

清·陳鶴撰

清嘉慶間著者手稿本 楷書

讀書改過齋叢錄

不分卷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讀書改過齋叢錄不分卷

清陳鶴撰 清嘉慶間著者手稿本 楷書

此稿爲著者日記。始於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止於嘉慶十五年十二月，按年逐月記載。舉凡陳氏所撰詩文、信札、讀書心得及日常瑣務，無所不包，又追記少小時事於卷首。全編楷書工整，秀美有力。前有清李紱序，後有鄒士超題辭，沈辰吉、劉榮桂、陳應元、王鴻、孔憲彝、吳雲等觀款。鈐有王殷泉朱文「王氏二十八宿研齋秘笈之印」。

著者字稽亭，籍蘇州，乾隆五十七年舉於鄉，嘉慶元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服官京師十餘年。晚年館於江寧藩署，兼主講尊經書院，詩文皆有法度，均按年月錄入。於並時師友同寅遭遇之盛，往還之迹，尤言之瑣瑣，足爲考訂乾嘉間人物掌故之助。

序

昔予與溪堂先生同登庠序訂知交三十年學問淵深性情醇厚粹然儒者也先生世居蘇之大姚村代有令德教子孫讀書敦本先生屢躋場屋恬然安命令嗣嵇亭壬子捷於鄉丙辰成進士官虞部今春相見於京師笑言舉動宛如溪堂古人所云如逢故友良不虛也以溪堂先生之學問人品而不過於時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矣因索嵇亭著作而讀之其於經史也考訂詳明折衷盡善雜著又復縱橫變化出入歐蘇之門而詩古發抒性靈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名之曰叢編非務多也蓋觀其聚也夫著作之事固難言矣苟非家學淵源醞釀深厚鮮有能博大而昌明者嵇亭之學有根柢皆溪堂先生之教也予既不獲見老友而見嵇亭得以朝夕話舊談詩論文亦予之幸也夫

嘉慶己未仲冬同學世弟李森拜序



讀書改過齋叢錄

余始館杏花春雨樓日記瑣務以自考覈後又補記少小時事及所爲詩古文積久遂多嘉慶二年秋攜家北上由邗溝達潞河舟行頗暇復補綴所嘗塗竄處成一編焉稽亭記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九月十七日卯時余生於盍簪坊祖居之墨妙齋

本生先祖取明林脩撰大欽之名命之今名鶴初生善病得嗽疾至屢瀕於危期年始愈暨乎能言本生府君口授杜詩數章枕上喃喃成誦

乾隆三十年乙酉余九歲從本生府君讀書於虹橋陸氏行素堂

始受四子書燈下課唐詩余尤喜讀史架有于穀山所節鳳洲綱鑑暇卽披閱

八月二十三日本生祖卒十二月某日暨本生祖母合葬於硯山祖塋諸學士廷璋撰墓志銘

遺訓曰孝友爲立身之大端廉介爲立品之大節吾承先人之志不敢不勉而今而後汝曹勗諸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余年十一

先府君卒於是年十二月七日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余年廿二八月二十三日本生母卒

先慈事舅孝故本生祖頗鍾愛鶴嘗曰此孝婦之子庶大吾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余年十有三九月出為先府君後死日祖卒

余是時讀書行素堂易書禮春秋左氏傳以次卒業復粗記史漢唐宋大家之文及明人制義二百餘首遂執筆為文矣迨出嗣之議定而家難隨作假館受業竟多寒暴既而歸依所生思欲復理舊學患難如故由此蹉跎此半生恨事無從追補所以百不如人非盡關鈍拙也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余年十四從徐爾毅先生受詩於北街蔣氏借綠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余年十五讀書於唐思誠母舅山居之自求堂

賦得菊殘猶有傲霜枝 幾處園林半夕陽固窮留得一枝黃乍疑瞥見神偏淡每訝重逢氣倍揚寂々秋容遲老圃稜々晚節鬪嚴霜綠知陶令歸來日采向東籬興未忘

是歲又有哭世父敬菴府君及裕昆母舅二詩今不錄世父每家居輒聚子弟使錯舉經義互相質難或做孔門言志余願為志節士世父大笑世父著述甚富余間請受一編世父顧而歎曰子弟當如此矣

乾隆三十八年癸己余年十七讀書墨妙齋始應吳邑童子試 廩保范

馨谷先生履歷書本生三代名諱考名士俊  
五月初八日縣試

題 則以學文至雖曰未學 經題闕 五月鳴朝得鳴字五言六韻

六月二一日府試 長兄貢南陸嵩士同寓花街巷張氏

題 邦君為兩君之好 經題闕 高樹早涼歸得涼字

九月廿二日學院試 從兄耀寰聲昭鈕奉裁同赴崑寓青雲城倪家

題 母命之 君視之 父作之 六二之勤 賦得平仲君夢得枯  
字五言六韻

余嘗聞先輩多以通場卷獲雋者效顰為之或以違例惜我然固不成  
文未得遽為屈也是歲始於城東月聲菴會課

乾隆三十七年甲午余年十有八讀書蓋簪坊巖妙齋有雜文一首

冒雨遊虎邱序 甲午之秋九月上泚陳子偕其兄秀巖蘭坡將尋登  
高之約選勝於虎邱微風夜起細雨朝零清興勃發不復可遏相與載  
簑笠攜筆現欣然就道由白公堤過青山綠水橋攀柔枝扶石磴履千  
人之坐訪回仙之選已登千頃雲之巔矣耳內松濤竹韻蕭疎欲絕劍  
池鐵華巖之水波又相與贈荅徘徊之際輒有所思昔駱賓王冒雨尋

菊偶為其事而後人以為美談遂：古今豈遠無義高之高情將奚求  
不章耶抑人品不足以傳而事亦泯沒耶况茲山名勝甲於吾郡而綺  
羅蕭管頗復為玷此之勝遊其又可忘耶俄而白雲滿塢夕照凌波飛  
鳥歸巢孤舟返棹亦天然秋山晚霽圖也道遙至夜樂幾忘歸因各為  
詩以紀其事而余為之序云

十二月廿六日應長邑試 考名雲鳳 廉保李葵陽先輩 同沈表文

晚如寓鈕家卷張氏

題 有斐君子今者君子學以聚之二句 膏澤多豐年得登字

乾隆四十年年庚子九月十九日府試始從學文於族父漁莊先生正月府試

題 紅紫雲行雨施二句 山春雪作花得花字

三月初七日院試 同蔣表文瞻蓼貢耀聲三兄赴崑寓通和橋唐家

題 有餘師 鳴鶴在陰二句 仁者壽得童字

時家難甫定補苴日急又三喪未舉前祖妣權厝未蓋余日夜焦灼本  
生府君見其羸瘠以書戒曰勿憂患以傷生勿飢渴以害心勿憧擾以  
墮業勿馳騫以弋名 是歲讀書丁香巷半劫月聲菴及城東大智寺  
仁壽堂會課始交於臻百潘坤維陶心傳程郁倫諸君



讀書日刻序 嘗遊神於虞夏商周之上夢想夫東西南朔之遠放之  
則治平卷之則格致登高山而望遠對孤影以自傷中夜起歎怆然涕  
下者久矣士不置身於前古後今間作自樹立計茫一天壤何以生為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十五入大學致其  
功也四十而仕徵其驗也夫秀靈之氣莫不稟之素位之行莫不願之  
而為問三代而上孔子之門墻禱者幾人泯沒凡幾秦漢以降不朽者  
何人所不朽者何事其他為世所遺而卓卓自見者又幾何人而湮滅  
不見者何可勝道嗟乎人生如寄荏苒須臾即身敗名沒悲夫悲夫余  
生以來十有九年矣家故貧無藏書從事舉業不足以開拓心胸又不  
能自奮飛以遨遊於世道家難學疏荒落者屢矣賢達之教頗多遺駘  
忘駘駘之質知當無稱以沒世耳然用是懼東隅易逝桑榆恨晚爰立  
此冊凡誦讀之際少有所得輒自札記聊以備遺忘資問辨庶幾沒齒  
不終為天壤間棄物耳先儒有言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余雖下  
愚願志於此然言之不作為之也難過此以往未之知也雖然使余淪  
落韋布終無所表見於世則草木同腐此書猶當費吾志以不沒也夫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某日同蔣俊伯寓太平街張氏應長邑科試 考名

鈔 康保張南陔前輩

題 子路問成人 言行君子之樞機 詩題闕

覆試題 禮也至禮也 賦得春城日出人皆醉不拘體

六月廿九日府覆試補正考 在糧廳署內考 宿心傳宅

題 民無能名焉 謙尊而光 賦得一葉報新秋得秋字五言六韻

先是余以負氣不復作文因而不與府試臻百極力勸駕為余經營補考事宜勉取一名為院試地雖不獲售厚意不忍沒也

九月十七日同臻百坤維赴崑余獨寓裡城河顧氏心一日院試

題 人少 其旨遠其辭文 賦得鳳雛得清字褚明諧心傳同歸

是歲月聲卷會課

雜詩三首 昂 = 千里駒辱於奴隸手矯 = 雲中鳳駢死難驚後嗟人

生世間倏若風過曠侯生老藍門毛萍藏於酒不遇信陵君鄙薄掛人

口千歲萬歲後安知某與某 經義足千古雕蟲可漫言達意故所貴

論學重淵源吁咈堯舜朝諮詢孔孟門作者甚寥廓所著豈浪存恨不

起韓歐一與相談論 大節苟不虧細行或出入何如聖賢心跬步不

容失忠孝在一生平素所植立豈有歲寒時修行始汲 = 人道有其端

治生固所急環二市并求母乃不憤術所當勤與敏慎勿安與逸少壯  
不再來思之增戰慄

對月憶臻百兼呈長兄 明月影纖二照我碧紗窓可知枕流客同此  
翫清光臻百所居曰枕流書塾抗懷映讀者晶我母相忘

五人墓 義憤一朝激姓名已百年幾人虛黨籍之子竟流傳墓掩殘  
生骨情深當代賢英風知尚在雲護斷碑前

劍池 應知霸業死還休埋劍空煩地下謀所恨三千埋未盡屬錢又  
作沼吳憂

幽獨君 半掩荆榛半白雲虎邱山北有孤墳吁嗟生世多淪落那問  
當年幽獨君

是時坤維臻百無日不聚無聚不爲文或數行或數語頗有視全篇較  
勝者惜不自收拾無從追憶片語矣此樂既不可常二君又皆下世何  
必冷風黃葉始足愁人也耶

是歲秋日夢在長庠明倫堂試平定小金川賦中一聯云半夜襲蔡不  
煩常侍良圖八日龔公差勝岳侯神算大為主者所賞贈以書扇上有  
絕句云崇霞臺上神仙客術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

付雪兒歌

乾隆四十有二年丁酉余年二十一

十月五日合葬祖考前祖妣於硯山祖塋考附葬未嫁先姑兆域之側賴懿戚欣助始克歲事焉

先祖考奠記 先祖考姓陳氏諱燦張字良友號忍伯世居蘇之長洲雍正中分長洲地置元和縣故先祖考爲元和人積學砥行言笑不苟於先世祠墓保護尤盡力由增廣生援例貢太學生於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二父太學諱樹璫府君母秦孺人配沈孺人張孺人子一卽先府君吳庠生庠諱廣勤先卒女二長亦先卒次適庠生胡璜先祖考始有子及先祖考卒而無子乃孫再從兄子元庠生名曾懋之次子鶴

沈孺人

欽旌孝子永吉公女及笄歸先祖考生於康熙五十年五月十八日卒於乾隆三年十一月十日享年二十有三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丁酉嗣孫鶴謹奉靈匱合葬於吳縣十四都十三畝硯山鞠養宇圩祖塋之次先考府君附焉別有記初先祖考病甚急於立孫甫立孫三日先祖考卒

有起而構譽者臥而飄搖矣鶴之本生父不忍則堅辭而祖母堅不許然亦未得寧處六年難始稍二定而家有七喪沈孺人權厝祖塋未安窀穸鵲奔走衣食朝夕不暇給倉卒襄事故不克求大人先生志銘仰惟先祖考潛德未曜尚冀立言君子表墓道以不朽感慕山邱嗚呼痛哉孫男鶴記愚再姪於福書諱

先府君墓記

府君姓陳氏諱廣勤字立勲吳庠生父增貢生諱燦張

府君母沈孺人張孺人府君為張孺人出生於乾隆八年七月二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享年二十有五聘某氏未娶嗣子鶴於府君為同高祖兄之子府君資性開敏長於肆應為學尤刻苦講習往往徹夜張孺人育心痛疾府君顯天所代府君歿而張孺人之患竟愈以故族長老尤痛惜焉府君墓以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丁酉墓在硯山鞠養字圩祖塋之次從增貢府君兆感慕山邱嗚呼痛哉男鶴記愚姪於福書諱

先姑母墓記

嗚呼此余長姑母之所墓也姑母為增貢府君長女性

婉順勤於女工許字馬某未行而卒年二十有七按家礼成人無後者祭終其兄弟之子之子曲礼女子于許嫁笄而字說者以為許嫁有成人

之道矣又余家產已盡廢所賴以供祭祀者向所授姑母之奩田則姑母之封兆尤宜慎保之也墓在硯山祖塋增貢府君墓之東少南數武  
姪鶴記

十一月一日長兄聲兄同宿舍間二日應元邑試 自此始考名人鏡

廉保王康侯先生

題 樊遜從遊於舞雩之下一節 經題詩題並闕

十二月初三日盍簪坊宿初四日府試

題·寬 經題闕 賦得六出兆豐年得豐字五言六韻

覆試題 十二月至 君子平其政 賦得清如玉壺冰得清字六韻

是歲白塔子卷吳氏校經州廬會課有雜文五首今不錄已後不記

贈郁倫二首時程將有相鄉之行 子長生龍門耕牧河山陽弱冠去

故土杖策走四方南遊涉江淮泛舟沿瀟湘北造燕趙間交遊多慨慷

丈夫故有志安能設老故鄉如何讀書士藉口卷而藏所以見既不廣

何以能文章以此愧知己俯仰增傍徨 程子粹養士藹然其可親結

交近三載意氣彌復真今適忽辭去逝將有遠行此行亦非久秋選去

當春贈君無別言加餐勵昏晨詩書具在茲簡編願時陳遊覽得奇氣

刮目慰良朋無為采蕭艱貽識兒女情

大姚祭始祖墓文 於惟始祖肇我族譜孝慮慈烏風追先古顯二  
世用光我家典型里閭嘯傲煙霞遐哉贈公泥塗軒冕顏氏能藏遠境  
可卷四世繼述維義維仁維不忤物義不失身蓄之也厚寸累銖積發  
之也長服疇食德如彼河水出於崑崙執行其流而忘其源霜露既降  
予子孫心惕爰潔藥醴爰薦鬻鬻高陳湖之濱大覺之傍儂乎有見于孫  
之將尚饗

硯山祭山神文 山有廬神居之山有墓神護之山有松柏神使無翦  
伐松柏既叢墓池既崇旨酒嘉肴敬報神功尚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余年二十二課徒益善坊兄子德舉從余學

韓蘄王墓 青城草枯宋祚圯鐵騎長驅禍未已將軍挺生安危擔手  
扶江水限北南宮碑魏二救雲日大書韓王戰陣績遺言千載仰高臥  
自古為臣豈諱忠 王遺訓我名世忠于孫毋諱忠字

三月初四日院試 學臺諸城劉公名壩係第二任

題 猶水之就下至鷺也 六二之動二白 翡翠戲蘭苕得金宇

是考也余自瞻藜丈長兄聲兄寓新邑前顧家長兄於是乎獲焉

四月二十九日本生府君卒遺命季弟雲孫依鶴於半舫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余年二十三始館虹橋陸氏杏花春雨樓

九月初七日同王紹曾貢曾補吳邑歲考 認保王繩孫先生

題 何晏也 咸其輔頰舌 賦得獲之徑徑得成字

二十日府試 改認凌少穎先生

題 仲弓問仁 君子以自強不息 賦得垂虹秋色滿江南得虹字

十月某日同崧士赴崑寓東南門柏家考詩古

題 恭和

御製安期棗元韻 余考後復歸營本生府君墓事十五日同瞻夢丈再

往仍至崧士寓十七日正考

題 三軍可奪帥也一節 經題同府試 賦得明霞高可餐得霞字

是役也余持本生府君服既竟會紹曾昆仲自徐州旋里繩孫先生屬

吳邑主簿楊君同送應試然竟不得售劉公賢者交臂而失之者至再

命之窮也豈不信哉

是歲春夏以文就正于於靜遠先生 號望亭 吳趨坊陸氏春暉堂會課

昭明選詩偶鈔序 鈔昭明文選詩共一卷夫詩所以言志之所不在



雖出之自己而可有可無同於未作苟志在此賦詩斷章猶將取所求  
焉況先得我心彰二者乎諸詩哀怨之音或所未免然哀而不傷怨而  
不怒未嘗乖於君子而其言志委婉披心腹而憑肝膽矣探諸後  
世豈無同心故吾以爲言之在人猶在己也讀古人書而不能求吾志  
是不信好古人也可以明吾志而不相引是自信自好之不篤也以其  
哀怨而棄之固也故復書其所以錄此書之意如此卷中以太沖詠史  
始以靖節先生詠貧士終又可以明吾志所在矣若夫言必已出而爭  
勝於字句之間此街世而驚名也者之所爲余未暇出此也

與友人前足下屬僕書金剛經數本僕重違足下意爲書一冊今足  
下乃謂僕可共談禪理此大不然古人關佛之書具在足下試取而讀  
之當不待僕之贅說矣今士大夫鮮有能爲昌黎程朱之學者朝夕營  
營大都皆謀利之心耳間有一二曠達之士號爲賢者則又雜以異學  
其實愈於言利之徒其間不能以寸也僕少承家學所聞者如此異日  
儻有所成就方思著一書以明辨之不容以是相浼且僕之長齋與佛  
氏絕相反足下乃援之而入於墨此不得不辨

勸之至意而鶴聞命惶恐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名祿增悲悼矣本生曾祖有言孝庸行也古之人不忍假父母以市名先曾祖一生苦孝通國皆知名公鉅儒欲舉以應賢良方正之選而堅辭薦剡寔然不自有其名況不肖如鶴者乎過情聲聞万死不敢當方命之愆幸加哀宥痛鶴兄弟三人皆失學潦倒本生府君在日每望鶴微幸一遇而鶴少壯無聞不能早遂捧檄微願至先府君易簀時以為淡憾此罪何可這且先府君孝德懿行卓然有以自立而務修潛德不求人知今鶴等又無能顯揚自茲以往恐遂湮沒前日雖少述事略而掛一漏百略重表輕既已有美弗稱矣抑又言之無文恐行而不遠奉卽幽宮亦既有日而願茲墓石闕焉無辭鶴舉措昏迷心煩意亂百端交集寢食無聊究何益哉伏讀宗譜溪樓公之沒莪齋公實為之狀以請王少參直夫之銘本生曾祖本生祖之墓皆請名卿掾筆銘其藏先府君仰承世德無忝所生喪祭從先祖茲事不敢少殺惟是以鶴等所撰狀陳諸立言君子之前恐其置之僭而無徵之列而不克得所請用敢仰祈伯父頤養之暇稍為詮次先府君行實俾得藉以求志銘於當代大人先生鶴銘心竊塘死且不朽矣荒途哽咽語言無次統惟矜而亮之

二十日本生考前妣妣台莫現山陞將侍郎元益撰墓志銘

明相臣優劣論代舉天下賢才之進退事理之措施而寄之二三臣之身則不第論二三臣之賢否而天下之安危所由係也有明二百七十年居相位者難更僕數而史館纂修又業有定論班班可考太祖定天下置左右二相徐達李善長皆開國勲而胡惟庸以謀逆誅於是罷丞相不設永樂中始命解縉等七人入內閣參預機務而三楊歷仁宣英三宗老成經國負天下重望幾三十年士奇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也以靜鎮之明世相臣統稱推首李賢知無不言贊天順八年之善政其所薦引盡為名臣可稱良相彭時持正得大體與李賢共事而有不同之節古所謂大臣者非歟孝宗朝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歷有年所君臣之間有魚水之樂而四人者又皆一時賢士明良相合近古為隆楊廷和調劑武宗翼戴世宗功在社稷斯為重臣張居正勇於有為蘆別弊政幾至富彊有宰相之才劉一燝韓爌於主少國疑之際正色持重托孤寄命君子人也然嘗論之以三楊得君之盛為國元老能弭伐趙之兵而不能困一王振身沒未幾遂有土木之變儻所謂繫天下之安危者耶抑何不能保子孫黎民也夫為國以得人為本天下之大非

宰相一手足所能支而汲引人才之責獨歸之宰相苟能不植黨不營私薦賢為國權之所枉委而去之不謂之公忠憂國者哉天順成化間如年富軒輓耽耽九疇王跡李秉程信姚夔之屬悉出李賢之薦引則達相業視三楊為更優惜乎奪情視事一肯幾掩大德耳至於欲正其君必先正其身精白居心表裏如一彭文憲劉文靖俱不可及而劉公始終孝宗十八年無赫之名無熒之勢則國文達之所未優為而明世內閣之所不數觀也明之始年未嘗專任內閣值文淵者不過備顧問而已大賢大奸悉無其權雖有萬安劉吉尹直之不肖亦止竊位因寵而嚴嵩誅鋤善類專擅二十餘年蕩然無復顧忌者何哉直以張桂作之伯爾夫人君之喜怒不可有所偏也世宗以議禮故盡斥廷臣而張璠桂萼得以乘其隙堅彊自遂報復私仇政府相傾軋日夕不寧尤而效之遂有嚴嵩之專恣張居正之貶斥異己沈一貫之陰險顧秉謙等之大興黨獄溫體仁之攻訐朝士揆輔之地噉噉噉噉喧罵紛競迄明亡而後已誰生厲階可不為之太息哉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至於宰相植黨則國事不可復為世徒知顧秉謙等依附魏閣之恥而不知萬曆四十八年分門別戶魏唐微馮銓之徒思一快意而假手於忠賢

世文徒知申時行開章奏留中之習以致宣崑齊楚浙諸宵小排擊東  
林無所顧忌而不知張璉桂萼甘心私怨身為黨魁江陵斥吳趙抑言  
路大決所犯漸積以至於斯極也它如王整毛紀之守正費宏之恭慎  
梁儲之愷切葉向高之德量楊一清之功勲孫承宗賀逢聖范景文之  
節烈並足稱賢其餘或用而不久或久而不專無益人國俱無足取夫  
人各自愛其名而宰相不宜與人爭名人各自負其才而宰相不宜以  
才凌人史稱劉文靖公正色率下光明俊偉而觀乎孝宗諸臣皆若勝  
乎劉公者嗚呼此其所以獨優也歟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余年廿有四館杏花春兩樓日記始此

都憲坊在查家橋西先中丞故宅也宅既售為官舍坊亦屢經有司修  
葺焉 魏二綽楔對朝陽遙見先人都憲坊一代詔留新國典千秋史  
記舊家鄉東西符合交輝映 謂徐都憲坊先後撰同重表揚 謂吳邑吳  
庚珍東花磚廬祖德懷賢況有愛甘棠

止月十八日到館過曰館凌念慈廿二日候范馨谷先生廿四日外兄弟  
唐運開企曾來廿八日郁倫來不值廿九日過心傳值陶耀青三十日瞻  
葵先生來是月始同瞻葵文貢文聲三兄為敏成約課竹村從父秉筆焉

二月一日郁倫來五日交浦課租十日候漁莊族父於蔚溪仙人好樓居  
候胡氏姑母十二日候瞻蓼先生過臻百不值

相思盡日詠三秋鄙吝潛滋不自愧我浮沈真儂蹇輸它迂濶盡臥  
流人稱下玉藏非久日寫唐詩富可求別有素心千載約空煩兩地思

悠二

十五日長兄及蔡啓昆來十八日郁倫雨中來十一日同褚明諧遊西山  
廿四日閻門道旁跪瞻

天顏

玉輅重瞻十五年春來雨露遍吳山

皇心本視民如子

詔許羣黎覲

帝顏 金闕西去萬人家扶叟攜童望

翠華唱徹迎

鑾新樂府山呼聲裏慶無涯

廿五日跪瞻

天顏廿六日解館廿七日至硯山坐廿九日過臻百不值三十日清明

半舫卽事 閑來事二足相於半舫蕭然容膝廬四立款傾罍冒壁數  
編擦亂蠹殘書香浮几席花纔放綠滿階庭草未除擬賦蓮初償夙願  
青山流水近何如

三月一日到館十日同念慈嵩士遊虎邱十四日硯山墓祭十六日歸自  
華山十七日跪賀沈文曉如候瞻夢文過臻百十八日到館同陸韜士觀  
燈竟夜十九日跪瞻

天顏廿一日賀徐師移居候唐思誠母舅寓齋心傳來廿五日先大中丞  
祠堂陪祭廿六日陪胡姑丈祭先祖考墓廿七日謝胡姑丈候仙人好樓  
居留食蓴羹廿八日拜貞節公祠張次翰先生來廿九日陪王慶孫姑丈  
復至硯山

檄 繁林是處隱斜暉花信闌珊綠漸肥忽動清風送香氣祇緣一樹野蒿

四月二日立夏五日同念慈明諧陸揆若遊師子林六日張訥言來十一  
日倉街馬氏送奠十二日候瞻夢先生候次翰先生十三日臻百來枕流  
書盤夜話十六日訥言來十九日申衙前吳氏慎德堂會課是日大雨廿  
九日本生府君大祥

我生之初多艱苦病魔三載纏肝膈瀕死吟誰育女親恩罔極奚勝  
數救療辛勤不計年杳然一命絲絲縷一朝兒病得盡除心血消磨然  
自補五歲稍幸疾病稀七歲康強侍庭幃別心不兒療兒饋菜二親  
是瞻依母跬兒步不忍違父朝出行暮望歸燒二幼穉親爲命階除惟  
願永春暉春暉怡真可愛人生樂事惟門內護我北室忘憂思喬植  
南山欣仰戴每向庭前受詩禮爲期式毅殷勤誨鬻子幼勞望亢宗熊  
丸燈火宵相對最傷失恃最初年一旦慈親長棄捐入室尚疑將阿母  
九原無路覓黃泉此時穉齒纔十二此際柔腸斷萬千讀禮深悲梧捲  
萍詠詩長恨藁我篇藁我篇什悲無已我受親恩寧止此靡依當日豈  
卿生痛煞嚴親怙兼恃先期飄零已可憐苦遭風雨相殘待毀得兒身  
漸成五回首星霜將一紀欲報涓埃說亦傷陡然冰炭置我腸生子古  
云不得力兩年親病真悽惶盡日營緣底事膝前湯藥誰親嘗安危  
利災日復日坐令二豎據膏肓膏肓一據醫莫救歷劫難逃寸心疚區  
區敢望彼蒼知妄念空祈眞宰佑倉卒還求續命湯誠難動物遭純纒  
無計重回一綫春痛心翻怨春歸驟忽終天恨已成枯魚索盡爲心  
驚遭逢未剖門閭望菽水猶虛烏鳥情孤負義方慚欲死追思併壘痛



難名庭幃苦況渾如昨廿二年華一瞬更年華更改今猶昔欲親顏  
世已隔閻孤燈薄暝時邊二髻髻來靈魄風雨空疑磬聲總幃何  
處尋行迹一宵忽夢遠存時夢回悲慟銜肝隔肝隔銜悲來自審春露  
秋霜忽二粒一杯土永訣承顏七尺軀還安榴錦衣錦食榴久相安背  
親忘恩終所難向來瞻姑瞻此淚併入哀絳慘切彈

五月二日候王姑丈三日龍墩課租四日候仙人好樓居候胡氏姑母過  
臻百五日候受業沈氏從姑母同臻百過文星閣至青松寺乘涼六日元  
邑納夏稅蕪蘭書屋會課復過臻百七日到館明諧心傳來十一日祥符  
寺恭盛氏友恭堂會課十三日同心傳吊郁倫尊人之喪始浴十五日草  
橋問安

每歲夏秋間二姑母迎養家祖母此雖姑母之孝思而余治生無術并  
鮮菽水之歡芒刺在背殊難恣釋聊題短句用誌愧慙昔聞仲夫子  
負米為親勞又聞李令伯陳情用濡豪有無貴詭勉報劉分所叨嗟今  
首箇匱憂思如煎熬翹首瞻慈烏反哺鳴嗷同為人子孫抱愧空我  
曹

十九日調曲五卷顧氏嘉樹堂會課廿二日候瞻葉先生過臻百過紹曾廿

八日過蔣文安

六月一日草橋問安侯仙人好樓居五日校經卅廬會課九日明譜心傳  
研曉來十一日友恭堂會課十二日仰沈表丈式增太孺人之喪十八日  
草橋問安

過文丞相忠烈祠 信公忠烈普天知此地嘗聞駐義旗一旅勤王甘  
蹈死幾番建國苦持危史書自載黃冠謗廟頌長懸衣帶詞至竟乾坤  
留正氣萬年祀典重綱維 采泰中道益忠烈

十九日虹橋張氏春暉堂會課廿日明譜來廿四日謁良邑教諭黃四齋  
先生

敢將詞賦擬凌雲短翼空嗟不及羣羸得當前一稱獎小齋盡日感斯  
文

附記月課題 冠者五六人 二句 奇文共欣賞得奇字五言八韻

靈巖山賦 以流出渠分徑轉溪合爲韻

四齋先生名遠廬江舉人來秉長鐸延接諸生口講手畫疊三不倦余  
顛頓潦倒郡縣有司莫不以爲不肖猥蒙先生獎拔期望以莊生言逃空  
谷者聞足音斐然而喜風雨斯文豈徒感哉

候曉蒙先生廿五日祝徐師六十

七月一日艸橋問安心傳過舍五日石子街顧氏小桂林會課同念慈韜士聲昭觀荷小飲七日草橋問安過臻百八日立秋十一日心傳來辭行  
歷年八載數觀身沉潦倒窮年全消壯志然猶改二汲二若與人爭一日之名何哉我家同甫有言要當博一第以塞謗然後歸隱讀書是吾心也期以三年

十五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過枕流書塾十六日友恭堂會課十七日到館廿一日本生府君禪祭廿四日文犀來廿五日城東天宮寺會課徐師枉臨小館不值廿七日郁倫來廿八日謝徐師於北街胡氏館齋  
八月一日草橋問安同蒿士韜士遊虎邱四日友恭堂會課五日校經廬會課十四日候仙人好樓居十五日草橋問安同韜士步月到館廿五日先大中丞專祠陪祭謝四齋先生天宮寺會課廿六日草橋問安廿九日候仙人好樓居

九月五日祝徐師母六十飲八日慎德堂會課十日大姚墓祭歸途順風復至天宮寺會課

我無秋水長天句何事一帆風送來為報傍人莫相愕前身合是住蓮

萊此詩亦當刪去

十二日到館十四日心傳來都倫來十五日草橋問安十九日賀馬廷表  
二十日張氏春暉堂會課廿二日過枕流書塾不值

偶成一首東臻百飛黃終當騰踏去與君雲路驂飛馭不然不羨為  
數奇與君偕隱亦有期丈夫久判如龍蛇鐘鼎泉石何足詩縱使出處  
兩二珠要出性分莫損加却今窮途阮神駿二十四年忽一瞬瓦全玉  
碎盡可傷臻百見贈有玉碎之語磊落昂藏總難信由來意氣不可憑  
還將琢磨望良朋生時知稀吾不恨但恨沒世無名稱嗟乎所恨沒世  
無名稱

廿四日友恭堂會課廿五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過枕流書塾廿六  
日過心傳三十日過臻百

十月一日草橋問安二日到館四日同念慈過心傳小飲七日候仙人好  
樓居觀盡

不數闌今與董源揮毫長自繞雲煙等閒遊戲起三昧認取分明是謫

仙

聲昭兄馬氏館小飲宿十一日弔沈表文佑文之喪二十日隨松亭從父

至花山宿廿一日至硯山宿廿二日歸廿八日紹曾來廿九日柳星來  
○哭黃四齋先生文 嗚呼一人知己可以千古一日之知可以終身思  
古人之潦倒亦自歎其沉淪得語言之獎借孰感激而非真惟此情之  
不忘於先生兮爰為文以自申惟先生以廬江之名宿司茂苑之陶甄  
方下車之伊始亟考課於初旬曰余願結文字之知兮許雕蟲小技之  
兼陳日省月試誘爾循○導款批卻誨爾諄○伊官常之不曠寔教思  
之無垠生不幸二十四年於茲而不能自拔起於編氓庸夫販豎憎其  
賤○簞食瓢飲增其貧竊徼幸於當世之科舉蓋屢斥于郡縣之選而遂  
巡分此生終為人棄兮行自放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忽得公一稱許  
兮方出所藏以相証公又奄忽而弃紅塵思公而仍生於斯世兮生亦  
未必相親迺公而不可復見兮轉不禁潛焉出涕之頻○繫相如凌雲  
之健筆兮歷千載而莫與倫公舉以相許兮余獨何人○士所守蓋有常  
兮不以譽喜不以毀憂而終不能無慨於底○如公之見許者鮮矣豈  
不悲悼於中而姑為是不病之呻將公數之有定抑余命之常也死者  
不可復生益令余舉此前此之感慨悉萃於茲辰嗚呼哀哉

十一月一日候仙人好樓候二姑母三日蔣文安來枕十日枕流書塾夜

話十一日候王姑丈十四日瞻蓼先生來十九日耀寰兄來舍宿二十日  
應元邑試 認保康侯先生

題 吾與回言終日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鶴鳴于九臯得聲字

廿二日郁倫來廿三日同念慈明諧心傳授若觀劇廿六冬至候仙人好  
樓居復同念慈心傳觀劇廿七日到館

十二月五日同明諧嵩士寓臬署前郁孝子祠六日府試八日弔王氏族  
祖姑之喪十五日候仙人好樓居二十日解館廿一日宿王山喬先生宅  
廿二日府覆試

題 黃衣狐裘 至 狐貉之厚以居 共登青雲梯得登字五言六韻

正考題 義之實 君子進德修業 雪不封條得條字六韻

除夕二首 高材定是爭先得大器安能待晚成如此年華真逝水森  
茫何處着浮名 因思藏拙焚文稿欲學長生買藥爐猶有青山堪托

足不妨閑歷遍窮途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余年二十有五館杏花春雨樓

正月六日遵臻百不至

讀楊忠愍年譜 耿二丹心誓不回至今諫草激風雷感恩但說九邊

起廢  
寵万里新從狄道來其二 經濟先規最小時凜然忠孝盡胚基泰山

絕頂雲飛處想見生平志所之其一 椒山有膽豈嘗寒視死如歸意

已安金甲神人多事否瀕危仍与一九丹其三 折檻空從龍比遊工

方請劍願難酬忠魂行補生前事旋見豺狼一旦休

過周忠介故居 終古梓鄉仰大賢可知忠鯁是當年如何七載爲天

子怡禁人行天啓錄

十日陳訥言來十七日天宮寺會課十八日到館小山書屋飲十九日心

傳宅飲二十日枕流書塾夜話廿一日候馨谷先生廿二日念慈揆若同

遊虎邱廿四日夜大雷電廿九日候仙人好樓居候瞻蓼先生三十日過

張訥言過心傳

二月三日霽

積陰經旬情頗悶捐夢回清枕忽旭日臨窻喜躍而起坐杏花春雨樓

上前後戶燭洞開覺和霽之氣溢於几席聞斯真不虛九十春光也

馨谷先生來明諧來郁倫來十一日曹胡徐卷盛氏送殯十二日候仙人

好樓居留竟日十五日同明諧至滄浪亭十六日竹邨從父貢耀擊三兄

同赴崑寓新邑前顧家十八日歲試蘇屬諸生二十日考古學點經

題 范大夫移家船賦 以題為韻 賦得春來遍是桃花水 七律三首  
以桃源行為韻 擬廬陵春論下 默寫易經井卦以下 是夜盡

卷始出幾四鼓矣鄰號二友各惠燭一枝後識其一人則同譜太倉王  
君名宣譽也

是日瞻藥丈來同寓廿三日同崑邑陳又濱遊花神廟廿四日院試余坐  
西虞字八號

題 子謂公治良 君子以教思無窮 賦得侍投擁矢 得壺字五言  
六韻

廿五日耀聲二兄張德周同歸廿六日到館廿九日同長兄復至玉峯三  
十日院覆試

題 亦有臣五人 至不其然乎 賢才輔則天下治 賦得幽處欲生  
雲 得益字五言六韻

三月一日明諸蔣受之長兄同遊半菴園小西門外觀射二日陳鴻皚來  
曉如丈來四日院覆試

敬默

聖諭廣訓第四條



侍投擁矢 少儀傳侍射逸禮記投壺棘矢偏宜擁嘉賓正可娛曲躬  
依席未拱手自堂隅詎敢期三馬還教挾九扶持盈心共凜奉杖貌寧  
渝味習慣成天性終身戒傲懣

賢才輔則天下治 有是心而後可以圖是治心之不純天下之治未  
可必也非吾心能治天下純吾心治天下之本也又非純吾心能治天  
下心之所能致天下所由治也記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主聖臣賢則相得益彰旨哉周子所謂賢才  
輔則天下治誠知要之言也試申論之昔者先王設官分職與天下之  
人共治天下之事既已成得其理矣而乃延攬英豪旁求俊彥豈好為  
煩擾哉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其勢固然其理固然也民之初生草木  
榛 = 鹿豕狂 = 然而十室之聚必有能者治之於是乎有里胥之屬若  
是者謂之小賢小才既有小賢小才則有遞進乎其上者則必有遞為  
治於其上者於是有守宰有卿貳其上有天子天子專治乎上卿貳守  
宰以及里胥之屬分治乎下由是觀之天下不以庸人理而以賢才理  
也亦不以一人理而以衆人理也且不以衆庸人與賢才共理而必以  
衆賢才相輔為理也此必然之勢也抑理又有可論者庖丁之解牛也

芒刃不頓非芒刃能也庖丁能也天下之大非特金牛也設官分職稽之乎以芒刃也任職不得其人則償乃事族庖月更刃也任職得其人則臧乃事良庖歲更刃也賢才相輔為理而芒刃若遊於虛則於治不難且天下事所號為難治者大抵起於倉卒投以煩劇二者而已矣能達之士應務優而倉卒臨大事當大任失所據而已拙朴之士靜守宜而窘以煩劇有謝不敏耳拙朴似賢能達似才雖似而實非賢才者其精神固於事內其度量止於事先不惟其守惟其達不惟其技惟其當德足以鎮能足以辨二者相為輔則天下治矣古之人君任一人以致治賢才相汲引而進也用一人而啟亂宵小在朝賢才伏處也其幾在二言聞而已則貴有知人之智也貴有與人之禮也貴身仁足以懷義足以合也故曰純其心為要也

出正案取第三名

初五日謁學臺彭公名元瑞長兄沈給美張翊庭同歸六日候仙人好樓居候瞻蓼先生候臻百七日候徐師到館八日長兄揆若韜士同遊虎邱十日候康侯先生十三日族父漁莊先生枉臨舍間十五日王岵瞻過舍不值十八日過岵瞻臻百來廿四日同陳左峩至胥門馬頭候學臺賀紹

曾廿六日硯山掃墓廿八日歸自花山廿九日大中丞公祠堂陪祭候仙人好樓居

四月一日蔣謹修來二日同臻百過坤維不值遊師子林值族弟瑞伯三日平江書院會課廿四日迎送入學瑞百今字聲佳  
自閏月至七月卧病五十餘日

入學言志詩 忝將鄙技列儒林休道驚人擬一鳴富貴豈容叅妄想  
文章未敢誇洋名懷當抗憂孤情迴心到潛時盛氣平悵望千秋殊渺渺願言稽古獨辭榮

雜詩 古人重朋友。此義在五倫。相接一以敬。投分自情親。交道貴久要。晏平得其真。何必忘形骸。始足展殷勤。曠焉慕古初。鬱鬱意未伸。病中自省畧得數條語。無倫次。韓公之為學也。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裨官小說玩物不喪志耶。不可一息無敬心。不可一息無恥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過情聲問。猶為可恥。况言偽行偽。以欺世而盜名乎。是故君子慎獨。母始勤終怠。母一暴十寒。母多言多言多欺。母責人而不自責。母自滿而不滿人。聖人發憤忘食。悠二忽二者何濟。

六月八日問名於朱氏

七月十二日到館十四日祝漁莊伯母七十五日候沈姑丈心培十六日過吳宗韓到館十七日帖瞻來同過明諧瞻蓼先生來十九日黃結來廿二日哀沈姑丈過金塘廿四日候沈氏從祖姑母廿六日心傳來祝於靜遠先生七十壽百尊人啟

醉向蓬萊殿問仙人東流滄海籌添幾遍七月風光堪玩賞早已天香滿院恰正值霞觴開宴膝下<sup>瑤</sup>衣勤戲綵更稱觥笑進華封願德宿聚卿雲燦先生著作追秦漢况情深惠嘉來學教思無倦好似著英會洛下邨子羣推碩彥只喜得大齡堪羨滿眼韶華岡陵頌佇期頤耆舊清溪畔鶴髮駐童顏換詞寄貂裘換酒

八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初聞鶴唳四日弔帖瞻祖母之喪七日郁倫來九日長兄來十一日張配禹來

是日五鼓夢本生府君臨杏花春兩樓披講盡心章句且曰勿懶惰人各有死期進修可不亟耶語畢遽起人鏡遂驚覺嗚呼人鏡十五早歲廢學荏苒一紀積嬾成性固已永隳箕裘而府君教誨式穀若逆觀其沒無稱近九京而目猶未瞑昊天罔極可勝痛哉

十三日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十四日過鴻隘十五日重詣仙人好樓居左我過舍十六日至硯山過外家唐氏山居留四日有詩四首

秘到琴山、路向琴山麓。山重碧四圍。桑麻都入畫。雞犬亦忘機。雲重深谿暗。風恬駭浪稀。此中有好景。為擬結柴扉。

同運開兄遊雙髻草庵

一徑艸蒼路。迢迢上小坡。桂香聞未得。庵中

古桂花過纔兩日

桐子拾偏多。僧出桐子佐茶。頓欲清塵想。何知發浩

歌。臨歧倍惆悵。願此數經過。

望漁洋不得登。漁洋山水秀。靈氣尚潛通。樹色微茫外。湖光迥薄中。詩

名驚謝朓。逸志托無功。知雨速遊屐。遺迹與古同。新城王尚書以漁洋

自號實未嘗身到此山也

雨阻琴山艸堂。秋風吹欲遍。秋雨下方頻。野徑忽無迹。遠山微有垠。

澗醪聊共酌。野藪亦兼陳。話到傷心處。鮮民淚紫巡。

雞冠花為運開兄賦。一庭分得數枝秋。瞥見丹黃已滿眸。聽唱五更

聲不惡。還餘佳色到林邱。祇疑好種自雲栽。五色繽紛次第開。對此

也應堪起舞。花名終古托雄才。

廿四日到館奉蒞來廿五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謝教諭施公候二姑母

過臻百廿七日到館廿八日候瞻蓼先生

雜感一絕 空寄前人百尺樓長翰陶猗得良謀書生合有饑寒相炊

火頻虛不祥愁

九月四日弔李徒父喪姑瞻來七日過姑瞻候沈氏從姑母十日大姚墓  
祭十二日候仙人好樓居十四日同長兄步月至禪興寺十八日紫陽書  
院會課詔山長查芝庭先生二十日過沈綸美廿三日文安來廿四日候  
祖舅張紹瓚廿六日徐師枉臨舍齊間配鼎過舍三十日過臻百  
十月一日候徐師候思誠母舅過都倫蔣玉華過舍不值二日候仙人好  
樓居賀族兄鄂仲權安化知縣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過姑瞻到館十  
日長兄來十三日候二姑母十四日過玉華十五日過臻百十六日館中  
凝和堂飲壺佐勳過舍不值十七日錢南山過舍不值凌景躔過舍十八  
日紫陽書院會課楊虎人過舍不值十九日弔韓東生先生太夫人之喪  
廿一日同左裁哭宋衡才廿二日過虎人廿五日姑瞻來廿六日過佐勳  
廿七日明諧來廿八日弔沈丹翰姻文之喪  
十一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冬至賀仙人好樓居九日到館十八日  
紫陽書院會課是日納徵於朱氏廿一日從叔母

欽旌沈孺人殯於硯山卧疾五日

跋表貞詩 右先叔母

欽旌沈孺人表貞詩一卷本生府君乞諸名士所作旌香先生挽府君詩所謂大端莫急飭彝倫者此其一端也蓋嘗懲患其家刻之而未果然亦君尤憐於表章乃孺人被

旌我麻君已弗及見為可悲愴先是清君以為孺人矢志之初年纔十九

中更數年而百折不回則烈丈夫之心而非徒奇男子之行而孺人嘗

語小子未歸汝家辦一死耳終得來此雖曰素志實意外也斯時也悽

愴之音嚴正之氣頑懦聞之亦能置死生於度外嗟乎人未有了於

生。死。而。能。了。於。節。義。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慷。慨。從。容。未

有。不。就。死。者。也。故。孔。子。曰。殺。身。成。仁。我。府。君。稱。以。烈。夫。夫。非。此。物。比。志

耶

十二月一日元邑豐樂倉輪租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十二日凝和堂觀劇

夜大雷電十七日帶祖舅沈大文之喪十八日祝揆若尊慈六十二日

鮮館廿一日立春賀仙人好樓居未見廿二日凝和堂觀劇廿四日賀朝

姑丈得子候仙人好樓居廿五日重候仙人好樓居

上漁莊族父 受恩深處感激難名重以庸愚益深內愧居常幽憂之際輒閉門讀伯父制義藉以自解間亦斂息窺匠心所至覺相題之始若與之虛而委蛇至於耳有所聞目有所見而後手寫其所得而筆力又足以達其心思而書卷又足以濟其運用故能繪影繪聲千載如晤姪乃何幸觀此奇妙復蒙垂慈教育以不中不才而有賢父兄之樂竊自喜此生之不虛所恨樗朽之質不可刻鏤不獲遂酬附驥尾之願耳所校稿中誤字謹繕寫呈上學問無陋用古處間有未考惟伯父鑒之耳咫尺之隔不能日侍左右有言莫罄無限瞻依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余年二十有幼家居

正月十一日同德譽姪字容發之琴山預祝三舅母六十留二日

登琴山望太湖 = 濱梅花盛開數里如積雪 絕巘登臨眼界開水光山色望周迴千層濁浪兼天湧一片清芬隔嶺來近接羅浮迷雪月遙連河漢走風雷乘槎待泝仙源路更取瓊葩闌苑栽

月夜上琴山尋梅 乘興杳然夜自良朦 = 淡月正昏黃雲封深谷微留影風度疎林遠遞香境欲移情選暗引清如到骨忽相忘分明一枕羅浮夢回首羞將儼衆芳



留別金曹 契濶於今又幾春  
昔年終誦愛相親  
太湖西去煙波遠  
我猶為觴熱人  
採香還接舊吳城  
雲水悠悠入望平  
好向五湖營一  
楫  
持竿近欲托餘生

十五日送三弟雲孫到館

與爾同孫露飄零  
祇自傷至今纔定  
魄憶往尚迴腸  
風樹悲何及  
箕裘幸有常  
是須勤夙夜  
莫使負青箱

十六日岵瞻來不值十七日候仙人好樓居過枕流書塾十八日孟在郊  
始來十九日草橋問安過心儕過訥言廿五日玉華來廿六日紫陽書院  
院會課廿七日鴻瞻來不值廿八日過鴻瞻不值三十日胡姑文宅飲

二月二日古市巷管氏飲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八日過岵瞻十八日紫陽  
書院會課廿六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

三月七日硯山掃墓九日歸自花山十一日賀靜遠先生鴻瞻來十八日

嘉禮成

羞將賦手擬張華  
懽飲提壺亦可佳  
見說徐州古豐縣  
清風未改舊秦

麻

廿九日玉華來

四月二日弔馬南平尊人之喪

小偷入室戲為二絕句 纔入華昏夢便驚堂前燈火太分明可憐貧  
士家如洗枉累而曾被此名 送窮無計正長愁書卷偏備凍餒遊起  
白寒齋重檢護早知度量愧王猷

三日書院會課十五日臻百來二十四日謁仙人好樓居二十八日賀王  
貢曾

五月一日初謁外姑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六日到古市巷管氏館十二日  
過臻百十七日鴻皚過舍十八日過岵瞻廿二日賀婦兄朱鴻肇得子廿  
五日弔唐瑞壽尊慈之喪廿七日外姑宅啟廿九日弔金表文龍士尊慈  
之喪清徽道院會課

六月一日候外姑四日玉華來十四岵瞻來十三日外姑宅啟十四日賀  
周璋翁移居過鴻皚十五日傳東伯來不值十八日弔元邑令姚公之喪  
廿三日弔陸如山尊人之喪廿四日弔盛於唐令祖之喪廿八日紫陽書  
院會課候仙人好樓居未見

七月二日唐弟德孚來五日賀外姑移居六日賀徐師移居八日嵩士來  
十一日岵瞻來凝和堂飲十五日草橋問安候漁莊先生於澹遠堂候族

父藝書先生時議修族譜過臻百不值徐師枉臨舍間

奉題澹遠堂新營池上書室 斜臨曲徑掩柴門。庭際時聞鳥雀喧。滴露研朱間著作。焚香高卧舊羲軒。釣魚艇子垂簾客。有竹人家近市村。湯道一塵都不染。緣知塵境會忘言。

十六日在郊左我來舍過心傳值褚肇璠十七日到館姑瞻來鴻瞻來廿二日外姑完飲廿五日弔楊謙山先生出慈之喪廿七日鴻瞻來

八月一日草橋問安候外姑三日候仙人好樓居候瞻慕先生八日沈表丈柳文同宿鴻瞻汪氏館十六日硯山宿二十日同長兄鴻瞻蔣襄廷表丈柳文丈姜擷華赴崑寓師古街趙家廿三日宗文渭占來寓廿五日科試

題 所以為蠟毒

榮問泰伯事實

賦得木上掛歌得流字六韻

廿六日歸

九月一日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候蔣襄廷七日同在郊張會嘉夜赴玉峯八日夜歸九日過臻百都文來舍十一日候仙人好樓居十二日祝心傳尊慈六十三日至琴山十四日哭思誠母舅

我生未三十遭逢多苦辛瞻依早靡所榮二為鮮民眼枯血繼竭夢斷

魂屢驚可憐方寸腸每日迴幾巡比聞舅氏亡酸來更相因歷境徒回首慘愴難具陳浮雲正蕭條韶光竟沉淪悲哉復悲哉續淚痕沾巾  
憶昔相親炙深我遠大期星霜忽十易貧賤猶如斯人生賦感遇刮目貴及時奈何忍孤負吐二歎數奇逝當邀天幸往者不可追宅相縱有成欣慰更為誰昔與寄責望今與衰天涯日斜西州路能無羊曇悲  
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瑞伯過舍不值十九日過在郊廿三日先中丞專祠陪祭廿五日候張舅祖廿六日弔蔣振元先生太孺人之喪廿八日負節公祠陪祭臻百過舍

十月二日大姚墓祭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四日到館七日外姑誕飲十日弔府教授俞公之喪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十一月一日賀朱朴安賀黃用賓賀瑞伯弟留飲賀族姪務敏三日外姑宅小飲五日陸氏小山書屋飲十六日過心傳不值過按若候王姑丈十七日兩祖舍間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十九日到館廿五日過明諧廿七日過臻百廿八日候仙人好樓居  
跋先白陽公逸事 不了雲山一抹青鳳凰梧竹憶空庭風流奕世芬彌烈繡閣爐香列盡屏 會稽女史李因刻旂檀像以奉公

十二月一日候外姑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候瞻夢先生十八日張配鼎來  
廿二日鮮館廿三日胡姑大宅飲廿五日柳星來來過枕流書塾廿七日  
郁文來三十日朱鴻聲來

蕭然斗室鬢頻虛細嚼黃齏讀破書一歲窮愁歸此日百年究竟定何  
如閒從新息悲遲暮病向興公尋遠初欲把行藏憑鏡卜謀生無託計  
托熙源

題畫二首 無吟空自撫有韻亦成禪試譜求凰曲何如雙下雞 廢  
書起長歎間將碁局數辛勤老蠹魚成敗共誰語以上三詩俱在行中作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余年二十有七館管民

五月十一日到館飲歸十七日到館二十日館齋飲廿六日紫陽書院會  
課

二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六日歸九日到館

欲語無言自歎嗟念情黯黯倚窗妙名花誰信春為主才是開花已落  
花 鼠肝蟲臂定誰司朝菌蟪蛄總可疑會得無生併無滅莫將泡影  
候情痴

十日候仙人好樓居十五日同長兄哭次翰先生

明珠江海稱賢先生自命為滄海遺珠少達多窮自古然才子家  
抱荆玉蓬門金石獨淵天不朽空將一句詩千秋品藻欲憑誰祇愁  
神物終當化欲乞瑤宮與護持先生詩稿甚富今不知有謝景初其人  
否其所著易解聞已散佚

廿一日同長兄哭瞻蓼先生

天道非無知為善良可恃斯人勵修行道達乃終否平生庶寡過所欠  
惟一死亦人之常橫殞嗟曷以欽承諸父行寸心久仰止終當紀芳  
徽留以告惺史

春暉圖為馬殿銓賦油 = 孩上草藹 = 三春暉孩草故可循春暉良  
足依人生八九歲嬉遊傍庭闈跬步盡孺慕眷戀那肯離十三學干謂  
十五事馳騁在年十八一朝與親辭含酸拜堂上咽淚不敢揮慈親  
對之泣行裝手自持鍼綫周爾身雨雪毋爾違丈夫志四海歸來故澤  
逢桑弧本初服浮雲竟天涯子行日以遠親年益以衰 = 羸且勿恤萬  
里心相追去時蕉新綠今茲葉垂 = 涼風起蕭瑟高堂影淒其始壯信  
子賢不如弱子癡弱子猶繞膝壯夢分飛岵肥瞻何日日月易改移不  
見老萊子綵舞同嬰兒

三月二日候靜遠先生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候仙人好樓居

語錄一則 忍而和患難可過儉而尚貧賤可守

候外姑候二姑母婦兄朱際唐來五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管霖霖來十四日同朱鴻聲至許關候其叔麗中先生十五日陳正夫來受業沈氏姑移居舍間十六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十八日硯山墓祭二十日歸自華山廿一日同鴻皚過姑瞻

答蔣玉華 數日不見遽奉長牋垂注之情能不愧荷僕雖非孟郊之

賢亦頗初於求友每讀書至兩地懸之句未嘗不為之興感千載企

慕究若平生歲月既多溫飽念迫自餘一切莫不淡如迴憶弱冠以前

磊 = 昂 = 自謂抱負此竟意蕭條矣不知天之獨生一無用之我耶抑

我之果於自棄耶有過而不自知當復受素居之累損不淺也無田衣

食故為難耳僕家素儉約薄田猶可以備齋粥然且艱窘萬端朝不憲

夕上慚甘旨下愧糟糠又所學淺陋甚慕安貧而多為物引所謂不堪

其憂假使其肺腸其委頓齷齪有不可為人道者則又踈遠三益鄙

吝日滋之故安望三日之別更煩知我者刮目耶小時未嘗了二大又

不能奇憂能憂傷人甚可歎也使回叙 = 未及即覆感來書之有以發

我故特盡言以告足下裁其何如

廿六日候仙人好樓居囑余勿復作詩

自題叢稿二絕句 敢同布穀門瀾翻應候唵蟲舌未捫所媿河津萍

夫子盡焚詩賦事操存 揚雲老去悔雕蟲劉子頻煩著釋蒙我幸半

生無譽望息機一任托蒿蓬此詩庚戌年改定今仍錄於此

絕筆、終朝說著書開卷無一字且學康崑崙十年絕樂器

四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草橋問安六日立夏外姑宅飲七日館齋飲八

日再飲十五日隨松亭從父至硯山宿十六日曉歸鴻皚來廿六日館齋

飲廿七日祝母姨夫鈕朗棠先生六十留飲廿八日弔王華太孺人之喪

卧疾家居六日

五月三日鴻肇過舍長兄過舍六日到館八日草橋問安十八日紫陽書

院會課草橋問安廿一日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廿四日過心傳廿五日

過鴻皚不值

六月二日弔從祖姑文沈東山先生之喪值鴻皚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

日弔左幾祖母之喪十日過顧湘佩十五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過

姑瞻過軌流書塾拜臻百尊慈



記從拜母訂交情屢道慈聞藻鑑明慘絲少年猶故我不堪親瞻說名  
卿

十七日鴻瞻鄭冠伯來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十九日府署決科草橋問  
安廿一日玉華過舍卧疾家居八日

七月一日賓興謁郡守胡公名世銓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二日候外

姑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過心傳到館五日弔金耀輩太孺人之喪文

屏來不值鄭敦述來八日草橋問安謝金文龍士祝姻丈龔省修六十候

靜遠先生於枝經盧館齋十日鴻瞻來不值十一日立秋十四日在郊過

舍外姑宅飲十五日過心傳值念慈王棟然過揆若十六日草橋問安候

仙人好樓居十七日解館廿一日聲兄來舍同念慈心傳郁倫棟然赴者

薄暮過虎邱憇心傳家祠微雨二鼓至澣墅關鄰舟鼓吹徹夜廿二日出

關過無錫夜泊蓉湖廿三日雨中行抵丁堰廿四日霽曉至常州廿五日

過丹陽舟人取土寶舟以禦潮廿六日至京口亭午開江水如萬馬齊奔

船則一葦徑渡望金山歷二如畫裏瞬息間臨風引去所謂風利不得泊

也廿七日過儀徵放舟黃天蕩余獨坐船頭取金文毅公文疾讀一過不

可鬼神情爽然午刻過燕子磯望先儒士公所繫鐵索不可見事見盧騰

龍蘇州府志 晚至水西門換小舟入城泊桃葉渡名勝索然但見蒼塵而已遂尋明諧同至淮清橋寓齋廿八日兩念慈移寓廿九日投交試卷

八月三日過蔡震男雪子寓四日過際唐寓八日進場坐西地字十五號

題 周監於二代二句 宗廟之禮二句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一段

鯤化爲鵬得騰宇是科始以五言八韻詩移第一場性理論移第二場

詩附錄 大道本堪徵嘗聞鯤化鵬潛鱗變踴躍健翮忽飛騰雙屈元

無象神奇似有憑乍疑雲影垂頓覺海波澄水擊三千里風培九萬層

竟隨王令瀉空下任公曾待到南溟息先階尺木升甄陶思蒙

帝力禹闢慶同登

十日破曉出場十一日進場坐西闕字八十五號

題 雲行雨施二句 凡益之道二句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百官以治二句 性焉安焉之謂聖

十二日出場過族父肯堂先生寓十四日進場坐東麗字三十三號

題 羣經 辟雍 官制 儒行 穀種

十五日出場復過際唐十六日買舟旋里擬遊栖霞諸勝不果十七日燕

子磯揚帆至鎮江日猶未午遂兼程行十九日初更抵家二十日候仙人

好樓居候二姑母候外姑廿一日過姑瞻候靜遠先生不值至竹村從父館中廿二日松亭從父聲昭兄同至硯山宿廿三日歸復候山人好樓居廿五日過心傳廿六日候徐師廿七日到館廿八日同黃紹武候仙人好樓居復值王棟然王念豐廿九日復同至硯山

九月二日歸自硯山三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四日到館八日候仙人好樓居九日候二姑母過臻百不值十二日報罷十三日祝松亭竹村從父六十過臻百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二十日貞節公祠陪祭廿五日吊外祖舅鈕自存先生之喪過蔣瑞瑩

十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八日候仙人好樓居廿二日過文安廿七日候二姑母候仙人好樓居值王揚孫先生

十一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隨地松亭從父至硯山始營先介賓府君改墓事

是日風雨狂驟叔及余以小舟徑行舟子裹衣盡濕暮至清川醋坊橋太湖水挾風力東注為橋門所束低昂尺餘舟順流而東遇鄰舟幸挽乃得上余捨遡風狂奔五里到丙舍眼昏花黧不能視心忪作悸遣人迎叔復同入山祀于山神祝曰某等萬不得已為先人無窮之慮耳

他非所計也尚賴神功百安茲新也

五日歸十日弔管太母之喪十三日張芬蘭過舍十四日候仙人好樓居  
過瑞百十九日過郁倫過臻百廿一日過揆若在郊過舍不值廿三日紫  
陽書院會課廿八日在郊過舍廿九日冬至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過在  
郊值呂元章留共飯

十二月十九日解館小除日錄宗譜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余年二十有八館柳真卷陸氏小樹林

正月二日跋自抄族譜

昔在先祖有孝有德厚積之光蘊蓄百年而不可掩大中丞公起家經  
術勳節茂著旂常方冊炳耀焜煌而子孫繩繩儒者海博吏者循良處  
著敦朴出者軼宕奇材異能交相為望職方荊州步武踵錯迺鳩屬籍  
書之於簡而陳氏家譜肇於此矣愈衍愈繁愈久愈疎親屬既竭地如  
塗人文獻將湮遂失稽考此亦始為譜者力所不能及也崇德公起而  
繼而之欲立宗族大會堂欲建始祖祠春秋致祭雖日昃不暇而獨以  
譜屬之後賢後賢文莊公以淹貫天人之才深仁孝繼述之思報上國  
史遊稽野乘訪諸垂白之老徘徊故居憑弔墟墓諸凡先世之出處言

行詞章翰墨罔弗搜考羅列披簡具在於是崇譜德公以前譜彬二  
備矣文莊公壁立萬仞置著書滿家勲在史書名在天壤而躬置義田  
復建中丞專祠上承下啓賢繫吾陳之望於我大中丞有光矣柱石既  
圯旅值鼎革江左忘亡喬木百年相守然譜文具在乃頗放失闕次前  
書就湮後書未續將恐名家子孫耳目漸忘高曾之行而不能永保夫  
遺書師晦府起而繼之兢二乎孰終身喪以古聖賢自期卓然為人倫  
坊表欲興置中丞祭澤以教姓欲立孝友家祠有心無力志餘於事而文莊公  
原譜乃以早歲勤錄成帙復有所增訂續輯徵文徵獻為後世嗣賴師  
晦府君之功也蓋因山陵者益增其高因川澤者益濬其深勿替引之  
前烈未嘗墜於地也而年近事繁則續書有待至於歷百有四十年全  
譜不修大懼遺文放失故事散亡上無以述祖德下無以聯宗盟良峯  
伯祖起而繼之網羅舊聞而整齊其文字書成六十六卷即今族姓所  
共寶者也方其修譜時度長昇職量力勸義鈔校則並手偕作搜訪則  
趨事恐後然殫心竭慮當論次之任微良峯伯祖弗能成也先世父敬  
菴公以先世嘉言懿行尚有缺遺乃復窮搜僻採繕成書為仁孝傳  
家集七十卷則一善必備片楮不遺矣本生府君續承祖考先世未竟

之志時決一見之行事而逆年校三書者繁去複補新譜所未備以續  
原譜所未有草創未就天不假年修身慎行之範著書立言之才孝友  
慈愛之衷矧睦任恤之誼一旦貴志長埋不慙遺為子弟表率此人鏡  
所以推心飲血者也乎澤所存具有次第而續譜數冊獨於殘編蠹簡  
中精光陸離不可磨滅人鏡不肖及今年二十有八矣自惟行誼不類  
先人為故家之大玷又早歲孤露奔走衣食并不能讀父書也夙夜詭  
勉仰竟遺緒如斯而已矣何敢云論譚全譜耶夫譜之為書也雖於一  
家之傳而紀載所及拾遺理學家証史歲歲蔚為國華本原忠孝上之則  
時政存焉遠之則世會見焉著之則風聲樹焉若夫奕世載德不忝清  
門則惟孝友之施于有政承<sub>二</sub>繼<sub>二</sub>餘澤未斬而豪傑間起至行卓犖  
方驚夫鬼神而感乎乎邦國今雖不足紀其先烈遺厥後來庶幾各尊  
所聞俟承家之才子於是排比新錄用續原書畧述編校次第與所竊  
取之義聞古不朽非謂世祿亦有箕裘繩武式穀遺<sub>遂</sub>

聖朝密被殊渥昭示來茲

天章栗陸<sub>續</sub>

恩綸錄一卷維文莊公當世斗山不草鐵券破柱清班匪貴榮寵氣節莫

報其死也。克大。配。修。頌。補。血。典。一。卷。昔。在。中。丞。名。臣。稱。清。越。二。百。年。重。  
光。阻。豆。文。孫。承。哉。世。其。不。柳。嶽。降。箕。騎。七。葉。先。後。補。祀。典。二。卷。爰。有。中。  
閏。栢。丹。自。天。大。節。如。山。清。心。若。水。  
帝。曰。褒。茲。表。厥。宅。里。節。義。綱。常。本。乎。風。始。續。旌。節。錄。一。卷。蓋。其。始。也。同。源。而。  
其。後。也。異。流。人。世。易。疎。忽。不。自。由。辭。二。角。弓。爾。無。相。尤。治。流。涇。源。無。效。  
俗。也。偷。補。宗。支。圖。一。卷。馬。遷。史。祖。初。為。八。表。繁。文。省。文。一。日。可。了。譜。用。  
其。式。是。謂。典。則。補。世。象。表。二。卷。康。成。大。儒。通。德。題。門。文。負。良。臣。故。第。承。  
恩。樹。之。坊。表。誌。厥。田。園。誰。歟。念。祖。半。躬。舊。軒。續。居。第。考。一。卷。蕭。二。北。印。  
白。楊。拱。把。自。我。先。人。從。若。斧。者。續。邱。墓。考。一。卷。於。維。文。莊。做。首。范。文。正。  
意。美。法。良。初。置。義。田。惠。我。族。姓。既。溥。既。長。補。文。莊。義。澤。考。一。卷。五。車。雖。  
亡。七。錄。具。備。盛。而。弗。備。謂。之。不。知。按。圖。索。之。嗟。何。失。墜。尚。遠。名。山。窺。此。  
珍。秘。次。著。述。考。一。卷。且。世。家。者。非。世。文。學。而。世。孝。弟。克。承。克。類。奕。葉。毋。  
替。著。之。手。澤。用。教。百。世。次。家。訓。二。卷。邈。哉。我。祖。累。世。名。家。既。有。寒。實。又。  
發。春。華。其。言。藹。如。其。風。肆。好。沒。而。立。矣。功。德。矣。實。先。世。遺。集。十。七。卷。  
名。班。竹。素。古。人。所。重。越。十。五。傳。象。賢。蓮。種。史。不。絕。書。可。歌。可。誦。補。史。志。  
二。卷。署。行。儀。年。紀。狀。垂。如。椽。巨。筆。書。之。碑。史。家。用。為。採。摭。資。續。誌。銘。表。

次述傳六卷賢人君子世所景企。歷數十祀方傳述為嘉話而流芬於  
懿唇齒。撮拾軼事用昭懿美。次外記一卷。節昔中丞為五同之會。厥  
維五人。喬嶽素成。當時尊之。後世慕之。詠咏篇章。珍重圖繪。次五同會  
補一卷。延維崇德。民情民怙。書勳之冊。為治縣譜。補毅軒政蹟一卷。文  
莊生平為度為律。師晦持躬。氣影逾密。補年譜二卷。先祖愚婆純孝格  
天。爰集多福。得其大全。同堂一體。合六百年。史次除夕紀。歲歌一卷。名  
卿鉅儒。宏獎風流。高人逸士。咏歌唱酬。江干車馬。雪夜扁舟。雅懷如昨。  
詩卷長留。續名公贈言八卷。自始荆譜。貽示於後。嗣武堽成。靡世不有。  
述其緒言。用昭世守。次序跋一卷。後裔人鏡。曰。鑒知幾有言家史事。惟  
三族言止一門。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人鏡用  
此競。自本生府君始。塋迄今乾隆四十九年正月。撰錄畧已成帙。謹  
序次如右。以是正於諸父兄弟。

族譜居第考二則 丁香菴有半舫本中丞公京邸齋名乾隆十八年  
返真公樹瑛構軒於舊居適重建中丞專祠成因仍此額 叔全公始  
居東城康熙十二年師晦公樹珏懷湖公樹江移居盍簪坊師晦公有  
二律今載集中公自題閣名曰宗相其東偏為墨妙齋二懸文三橋八



分書舊額墨石爲山蔕花成圃後俱荒廢半售他姓惟師晦公後猶居墨妙齋公長子愚安公燦策書對聯曰兄弟睦家之肥子孫賢門將大庭中有黃楊樹一株爲百年外物

族譜著述考跋 著述何爲而有攷也凡以著吾先人立言不朽之業也夫先人有立言不朽之業則藏諸名山傳諸通都大邑使不至湮沒散佚而何必攷也惟其不能如是二以有攷也夫先人有立言不朽之業不能表章至不免於湮沒散佚攷之又何補也曰此吾著述攷之所以作也自古賢人君子不有得於當時則垂空文以自見然而藝文所志館庫所收迄於今有錄無書者蓋不啻什伯於所傳彼其屏除一切竭盡心力於此豈有僅二願存其錄者哉然猶賴此史氏得以有所紀載千百世下得以攷知而歎惜其書之不復存今自成齋公以來吾高祖而上遺著百無一存吾祖而上纔十之二三吾父所手定亦頗有散亡矣幸書目未亡猶得想見精神所注嚮苦心實詣殆式憑之而藉曰毋考則所必傳者既不幸失傳而僅傳其錄而錄之幸傳又將終於不逆傳豈非余之罪乎作著述攷

族譜家訓跋 家訓文也卽實以先人之行誼猶文也夫先人以嘉言

懿行垂爲身教曷謂之文乎先人履蹈之爲實子孫傳述之爲文然則實安在曰使行誼不類先人雖日取遺訓而誦之不謂能世守也使循規矩中確然守家法如胡先生弟子不問可知則家法之留貽固已謝其文而佩其實矣不於子孫責而誰責哉夫萬石君家以不言而躬行顯公卿間然極盛難繼自慶而後孝謹益衰述家訓爲際其衰者言也然而未易言也

族譜白陽公筆記跋 謹按公以衣冠爲桎梏視城府若樊籠宜乎脫略不羈者然而撫時懷想則感切知非卽事關心則情殷報本避富貴不以危機之臨惟期天性之克全擅書畫非徒藝事之遊自樹高賢之迹不朽此誠我中丞府君之餘澤尚存而亦公之善承家教足以樹後起之風聲也

族譜芝臺公遺策跋 昔真文忠公被棄著大學衍義曰君苟用我教此以往先文莊蒙難而著經濟八編病中撰世法錄文成數萬不愧古人公所學長於易深於處憂患之道故其言曰天下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退居無夢有閉門猶是苦書生之句攷二著述將以爲萬世法則豈特窮而後工發憤有所作爲而已哉余忝公後不獲見

公全書恨舊譜所載簡略然管窺蠡測卽此知公之爲天下才矣嗟乎非才無以著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道無以守學文忠立朝未幾而爲羣小所擯公亦立朝未幾而爲魏黨所構矯<sub>二</sub>風節先後同揆夫豈虛談經濟而遂得自附於著作之林乎

族譜爾星爾清兩公集跋爾星公爾清公拔起收豎之中奮然而有志於學卒繩祖武至於今著述散亡僅有存者而精神餘蘊能使後之人聞風興起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士不可測方爾星公老困田間潦倒小試豈意其當致身青雲哉及功名已成一官一邑乃致挫跌抑亦命也而公何憾乎爾清公窮年斲<sub>二</sub>其自許亦當不凡而并不得列校官之籍又孰非命也哉命不可憑<sub>二</sub>之於學<sub>二</sub>存志<sub>二</sub>在果讀<sub>二</sub>公遺集者可以果其志矣

族譜鳴九府君集跋 李長吉生二十七歲遂赴玉樓越九百年我本生高王父適當其厄遺集一卷洋<sub>二</sub>乎董傳陸相之嗣音晦冥剝蝕久淹錦囊略載於譜而盡傳於家敝廬之內如聞絲竹之聲知斯文金玉忽於近者貴於遠隴西公子方將於九京之下謝春華不如秋實也

族譜傳野公悼亡集跋 悼亡之什始見兩晉或以爲私昵之情無當

大雅非也語曰觀過知仁釋之者曰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愛之  
際人品判焉夫夫婦人倫之始亦人情之始自聖賢言之忠厚之至何  
嘗於夫婦而獨薄自恆情言之於夫婦而猶薄其無所不薄可知矣故  
公之言曰是可忍也必無能為慈孫孝子弟三者也特不容厚於此而  
仍薄於彼耳余故排纂公集而推論之如此

族譜良峯公集跋 公詩彙著於譜者凡古體一百三十四首近體三  
首近體三百二十三首夢圃公曰兄晚年專攻於詩吟詠無虛日大抵  
諷諭閒適為多尤愛佳山水隨所憇必搜剔幽奇洗發其真面目性靈  
時復流露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未可棄捐篋中因錄而付諸梓今取而  
讀之決平盛哉歎觀止矣公老而續譜故藉猶在囊贄尤多故能勒  
成巨帙所編次班可攷以鶴之孱昧瑩孤露奔走衣食不能窮  
稽僻采文獻失墜亦知之矣又迫賤事不閒撰錄多割愛所謂忘已事  
之已拙烏能無愧前人乎余是以錄良峯公集而為之三歎也不已也  
族譜敬菴府君集跋 幼時見敬菴府君攷著書造次之際未嘗輟  
而弗為問請受其一編則顧而歎息近求之如彙公所藏本遂無一全  
書并所謂拙稿求載就正有道諸集都不復見僅得於斷簡中掇拾草

稿數紙吁可慨已墓草尚新繩武未艾郭璞之囊孰燬李賀之溷誰投  
而煙消雲逝公猶如此况高曾而上著述湮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  
族譜本生府君集跋 乾隆己亥冬十月府君莫於硯山先塋孤等略  
述行誼求狀於從族父漁莊先生求志於表丈蔣時菴先生矣復以詩  
稿求序於表姑夫張蕙洲先生既而先生以書來其略曰鼎傳頌首  
初足下青目承示令先尊遺稿披而讀之淚隨聲流嗟吾漢堂其人古  
人也其詩古人之詩也誦其詩而雅韻清詞依然如未寂思其人其  
安可見哉老拙庸材本不敢妄爲品藻顧念從前交契必傾懷吐露肝  
膈相率復何敢自藏其拙故開擬數言竅於行側大約尊公之詩名言  
不假琢彫至性自然流露邱山松柏時同子美之傷心錦檻芙蓉頰謝  
羲山之飾色真趣如此列諸風人而無愧者愚所贊揚輒及此旨足下  
歐棊蘇過之才李遜楊箕之器異日揚先人之藻彩必有士安鉅製同  
符欲貴不膠而千里愚得附驥尾以傳足矣善讀父書幸惟自愛某月  
日鼎傳白蕙洲先生潦倒抑塞世所罕聞然其於詩最爲老學所以稱  
府君如此亦信而有徵矣茲於遺集存十之五志哀悼亡存十之二試  
帖存十之一而繫此書於末次於譜

族譜誌表述狀傳續編跋 昔王荆公上書張殿丞表揚其先人謂苟得仁人君子之一言雖使不列史官不足爲恨其重之如此蓋三史而下半年近事詳故益都耆舊汝南先賢皆與正史並行流風遺韻得片言而愈彰者焉自此之後作者益備史書浩繁記誦有限有如張中丞致太尉其人非不俾使按之新舊唐書不如韓柳集之共見共聞至於王承福楊潛宋清事行至微淺猶然口相傳述而學士大夫或闕焉無聞聞豈其智願出百工技藝下耶抑又聞之記曰其先祖有善而弗稱不仁也必徵信以君子之言亦難寬于孫顯親揚名之責

族譜族高祖爾清公小傳

公名濟雅字爾清處士三陽公長子居瀆

川族人多爲農若工賈公獨儒累試不售以章句教授里中閒以經義啓誘之有興起者所爲文駁快而疎爽或作小詩清雋有思致旣老爲宗祭酒家居去硯山封塋不三四里每脩葺廢壞保護松楸及經紀祭產之租入公咸盡力旣而良峯公脩族譜公分任世系稽攷採撰甚有勞及病且革無子適族人有事於墓公邀至榻前出歷歲祭產所存貯家雖絕貧無銖紫虧損者以此知公之無所苟矣公卒未幾遂有伐墓木至三百餘株者或云其人蓄心已久向者憚公而不敢發耳族人至

今稱焉

族譜曾祖府君小傳 公諱樹瑛字乾生號返真先大中丞公八世孫  
先高祖別駕公長子生而岐嶷嶄然見頭角七歲而受經生學十七歲  
而試郡邑有聲十七歲而受元學二十一歲而習岐黃之術參二氏之  
典兄公一生於理學經濟文藝學術數無不涉歷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此  
其大概也若夫敦倫飭紀上承先烈下啟後裔尤公所自樹立之大者  
公始以病故志於元二而仍不廢儒靜坐一室益精研名理每試輒高  
等既而援例入北雍足蹈棘闈者數四其自勤勵如此公既博綜羣書  
遂耽著述手稿盈箱篋其最著者曰小七發曰哀子吟曰述祖頌曰困  
衡雜錄及自著年譜所存詩文皆可傳誦公之爲療子吟也始自母金  
安人之沒喪畢思慕哀怨未平故一抒其慘愴怛悼之意而播之於詞  
章扶綱植常又念別駕公老喪偶多所難堪始在喪次稍報器器泣相  
勸慰昏定既訖即侍臥榻旁如是者十有六年不歸寢舍及別駕公即  
世哀毀幾滅復續前作彙爲一編見者莫不歎息泣下稱公之仁有及  
毀先墓者有伐墓木至三百株者公告諸官伸法懲治或遂得保全  
居家也與弟師遠公怡二友愛終身不異爨弟現則撫孤姪延師篤謀

不異已出姪又早亡遺孤尤小公如意撫綏俾得成立生平篤於倫紀類如此而大中丞公專祠以累世以來所有心而未逮者奮然舉之廟貌煌煌馨香祖豆垂千古也非公躬建焉詎不爲後世子孫之遺懷哉公卒年七十有八子一卽先祖考諱燦張以公卒之後六年葬於硯山先塋墓道之東北公所行事及學問詳在自著年譜今撮其梗概以著於篇曾孫鶴謹述

族譜族祖楓垣公小傳 公名燦宸字衷一號楓垣太學生寶魯公次

子十四補諸生聲譽籍甚後以河工効力

今上初授山東之章邱縣知縣濱繡江河曲折數十里豪有力家多於河中湍激處壘石障水設水磨利數倍水潦盛至上下壅塞不得通利往二橫溢潰決隄防殺田禾壞廬舍無數乾隆四年六月間大水猝至萬民哀號公步行出視水已至膝急取朝服跪水中泣禱沉羊豕以祀神頃之水下隄三尺許公起沿河行二且至水磨所見石堰阻水高下文餘公命毀堰主堰者皆勢家出而與公爭弗得則謗騰於上官上官使人止公又弗得既而上官亦知其弊公遂毀水磨七十餘所約不得復設民歡而呼水患頓除公尋乞終養歸



族譜叔祖母徐孺人小傳 孺人姓徐氏本生叔祖省齋公之元配  
皇贈登仕郎庠生楫之次女也早歲爲父所愛授以四子書詩禮經悉通  
大義年十九歸省齋公貧無交誼之聲奉舅姑必以甘旨及舅姑繼  
歿襄贊喪區處萬難至於簞瓢屢空而孺人晏如也生三子二女皆  
口授句讀未嘗姑息又於家中設講堂教諸姪孫及里中子弟手未嘗  
釋卷乾隆三十七年卒年七十鶴始四五歲孺人教以小學客歲讀書  
於外氏琴山之第方欲歸祝孺人而不意竟哭孺人也因謹記此以志  
此以志不忘焉

族譜族祖南村公小傳 公名燦揚字名時處士念莪公長子家貧能  
自力於學問資脯脩贖供菽水累試未售年若干病歿初念莪心少失  
怙賴節母韓孺人撫孤以長及念莪公卒韓孺人猶在公事之克盡心  
力喪奠大事不以貧困故違禮韓孺人例得請旌會  
恩詔搜訪苦節公前當事得具題

旌表如例復推及親戚之守節者爲設木主祀之貞節公祠加意先人隴  
墓亦推及旁支之無後者當良峯公修譜時公所分任稽攷世系搜採  
誌傳尤力公爲人嚴正嘗笑不苟教子以義方雖成人毋少姑息三十

喪妻終身不再娶家無一餐之儲傲骨磷磷未嘗少敗焉子一基峻長  
庠生孫二大鈺瑒次大鈞

族譜從兄蘭坡小傳補兄名元鏞字聲昭庠生竹村公長子幼端莊有  
成人度及長有益沈靜讀書不輟應小試鏞有聲留心古人書畫全  
石文字多悉其源流故據精審書尤端楷有法爲人心細而質厚於親  
知之困阨者常周卹之不問己力之克濟與否慈和惻怛意馳如也余  
本生曾祖後兄弟凡七人而余與兄齒相亞兄先入外塾歸必誦所受  
書余攜卷從案頭效之稍長以經義相質難及爲舉業同會文尤久就  
郡縣有司學使者試未嘗不與偕余先爲諸生兄喜甚不以爲忌平居  
爲余謀者纖悉備至余與兄雖再從猶同父也兄體貌豐偉然內實不  
足掃墓現山偶感臥露歸病數日遂卒年三十無子今以余長兄之第

三子德祺爲嗣

此四月中作今以類錄於此

六日從父竹村松亭兄貢南從兄耀寰擊昭弟雲孫姪容發同至硯山十  
日介賓府君暨韓安人改葬于硯山塋竹村從父詩撰改葬記是日大雪  
十一日雪中歸十三日唐弟再張來十四日立春候仙人好樓居值紹曾  
十七日哭鴻肇二十日徐徒始來字貞吉過心傳值愈慈過鴻皚同過周

敬昭廿二日同過姑瞻廿四日到館廿五日唐第企曾來

二月一日候外姑徐佩馨先生過舍不值二日徐徒歸朱載岳際唐來三日鴻皚雪中來四日徐徒來六日江徒始來十九日在郊來二十日先夫中丞祠堂陪祭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廿一日候外姑到館臻百來都倫來奉我來是日樂極夜同備成小飲初食河豚廿六日在郊來族姪德輝來

陸烈婦詩

許氏女適南豪陸某早寡無子夫既葬自刎以殉陳子聞

而哀之作此詩也幾載聲幃淚凝紫臨穴呼天怨天只寡鵲哀二鶯

變徵高風絕絕絲調調起妾心起匪石更更慷慨慨以身事君以為君死為

三月一日往長兄館中候外姑五日徐徒歸六日過心傳不值七日護龍街疏瞻

天顏八日臻百同遊滄浪亭徐徒來到館十一日蔣德音來十四日候二姑母過韜士候王姑文值馨谷先生疏誦

御製伯夷頌詩十五日候麗中先生候景躔文飯十六日到館廿九日硯山墓祭

閏月一日歸自華山二日館齋飲三日徐徒歸六日過鴻皚過明諧七日

弔蔣瑞棠令祖之喪八日同陸備成遊支珊山是日大雨夜分歸哭聲昭  
兄九日左峩過舍十一日到館十二日候仙人好樓居不明諧來不值十  
五日候外姑十六日立夏十九日往竹村從父館中芥蘭來在郊來二十  
日祝府教授孫公五十耀寰兄來廿二日弔姻文韓本禮之喪是日縣誌  
廿四日徐徒來廿六日送徐徒覆試廿八日徐徒來候仙人好樓居

四月二日敬昭來德音來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日候外姑候王姑文過  
揆若是日府試六日徐徒來十一日朱維為先生過舍十四日竹村從父  
長兄及陳毓扶前輩同赴崑寓西寺前闕家十八日齋試

題

樂以天下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義衣如萑得嚴宇

十九日歸二十日候仙人好樓候二姑母候外姑廿一日到館廿四日耀  
兄三弟徐徒復同至崑廿七日歸三十日同備成心傳族姪榮椿觀劇候  
沈氏從祖姑母

五月一日候仙人好樓居賀王申曾賀凌介福二十日女稻孫生

七月二十日交郁倫來玉華來廿三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過瑞伯

廿四日候外姑過臻百廿五日棟然來廿七日周通成先生來廿九日弔  
張容端孺人之喪過鴻暄

八月一日在郊來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五日鴻皚郁文來十四日郁倫過舍十六日陸如山過舍十七日草橋問安過瑞莫不值十八日過揆若十九日大姚墓祭二十日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徐徒來廿一日到館心傳來廿四日館齋飲廿五日弔祖舅張紹璜之喪廿六日館齋飲廿八日紫陽書院會課詔山長蔣時庵先生未見

九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草橋問安四日候王姑文過心傳候外姑五日在郊來八日先大中丞專祠陪祭候仙人好樓居候周適成先生徐徒歸十日到館十二日草橋問安過在郊徐徒來十六日鴻皚來十七日德音來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二十日原明過舍過蔣文安在郊來廿四日弔山長芝庭坑生之喪至尤松亭從父館中廿八日草橋問安過凌晨躔十月一日賀履中先生移居候徐師三日紫陽書院會課草橋問安四日到館夜兩大雷電五日徐徒來七日德音敬昭來候外姑過臻百八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十七日徐徒歸十八日過紫陽書院同郁文文祝外姑留飲十九日過敬昭過在郊賀文安草橋問安廿四日在郊及其徒來徐徒來廿五日館齋飲廿七日郁倫來

十一月一日華橋問安二日候外姑過敬昭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芬  
蘭來九日過陳原明過沈霽光十日冬至華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候外  
姑十一日過臻百十二日到館十四日候外姑十五日華橋問安十六日  
過心傳候王姑文十七日徐徒來廿三日王姑文來廿八日候漁莊先生  
十二月二日在郊來四日隨松亭從父至華山五日歸六日到館二十日  
祝胡姑文四十

天上星回嶺上梅開正好歡娛喜年登強任春秋方富日臨初度物候  
旋蘇憶昔孫宏公羊始受建樹何須讓藻儒即今日亦吾廬可愛清酒  
堪沽雖然歎惜童烏箕仙果生遲期未踰時新夫外弟兼以慰之况  
文如潮海珠應出蚌庭餘梧竹鳳自將雛見說商瞿年過四十繞膝平  
添五丈夫殷勤祝願多男多壽此頌非誣寄沁園春

廿二日解館廿五日德音文來除夕有詩

我昔年華盡云邁小佈詩文持自慰今晨檢點正歲虛成度未有如此  
歲悠不改玩愒心舟俄驚壯年至三十不第俗所鄙四十無聞聖  
所棄後此茫不可期便恐身為兩間穢我昔早思自樹立用心頗與  
允兒異九齡入塾受詩書奮志欲窺往古事每緣閒史夜篝燈時裁短

札書偏記無端風雨歎漂搖無端塵勞增滯滯空持腐鼠嚇鷓鴣空傍  
鹽車說驥驥平生愛誦先儒言科舉之學患奪志梧桐苦寒竹苦饑志  
之不立長憔悴我昔知言拜牙曠逝將十年絕樂器今晨抗慨激悲歌  
中道修行暫援例悲歌未已夜漸闌弱女啁啾室人醉一杯且進勿復  
言未審來年作何態

賦得學足三冬限冬字學向冬時足曾聞暑情談堆城侈擁百至味  
飲兼三日短功彌永心虛志若貪掩關燈影寂枯坐雪光涵題品推行  
麓搜葺狹秘函待看來汨二功用及春蠶

是日先從叔母

欽旌沈孺人神主入貞節公祠

乾隆五十年乙巳余年二十有九館小鬱林

正月九日祝麗中先生德配六十留飲二十日送從弟欽明字協唐受學  
馮氏館弔羅熙載尊人時東先生之夜臥疾五日廿五日候徐師

鎮江陳君以師書訪余赦虛未達而遭墨誤或以告余二為料理其事  
萬事無成搃汗顏姓名殊未落人間春風自是多情思不放桃花分

外間

薄暮到館

二月一日候外姑過船曾過撥若三日紫陽書院外會課四日候仙人好樓居候外姑五日郁倫來十日候外姑十五日過郁倫候外姑十六日元庠交月課卷十七日候外姑十八日哭外姑十九日唐弟企曾來二十日弔吳邑教諭陸君孺人之喪廿一日在郊過舍午後到館廿三日奉叢來廿四日徐徒來舍廿五日送三弟及徐徒縣試廿七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謝教諭何君過朱氏廿八日到館廿九日吳聿新來徐徒來

三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日蔣大聲來七日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過玉華過臻百十日天雨泥十一日覲祭山墓祭十三日歸自花山十四日同備成遊西山

我本山林人。誤生城市裡。每行田野間。澹蕩朝野心。喜城西好谿。山名勝久入耳。驅車屢過之。欲遊還自止。結願餘十年。所欲天從爾。於時正暮春。選勝具四美。凌晨發晉江。春波清且駛。嵐光接市廛。遠郊亦孔適。須臾泊山塘。捨舟共鼓履。行來漸岑甍。入勝更遷迤。招提俯層巒。飛閣聳兩峙。亭傳放窠名。境以旋螺擬。陡聞寒山泉。冷若宮徵。何來清淨觀。一洗凡俗鄙。遊人正如蠟。舉目空羅綺。平生慕幽居。澗槩久自矢。所



嗟迫飢寒。此志尚委靡。今晨良勝遊。遐想不暫已。逝當謝塵緣。不待秋  
風起。傭身苟可托。飯牛安可恥。浩蕩擴胸襟。優游企前軌。有時雪滿山  
或值月如水。白裘而樓笠。歌嘯從此始。

十五日過在郊十七日過敬昭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廿七日立夏  
四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日元庠交月課卷九日心傳來十二日孝讓  
堂飲十九日賀肯堂族父廿一日館中晚香堂觀劇廿五日甲張氏祖舅  
母之喪

五月二日同備成遊虎邱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候二姑母四日候仙人好  
樓居拙菴家居八日九日在郊來十四日到館是日府試十五日徐徒辭  
往揚州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廿五一日候王姑丈過心傳過按若廿七  
日祝沈氏族祖姑母七十郁倫來廿九日甲張表文體元之喪

六月二日心傳宅觀劇三日紫陽書院會課草橋問安五日徐徒來八  
日郁文來十日甲褚肇福之喪疏西亭

名士曾聞痛飲時。糟邱終老覲襟期。不愁淪落不愁病。半是牢騷半是  
癡。經濟空懷三日醒。風流猶剩百篇詩。劉伶墳上多乾土。誰與招魂更  
問奇。

十五日草橋問安過郁文文黃氏館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二十日在郊  
來廿一日德音來

丙餘集跋 右在谷先生蔡家駒古所作古文辭也先生與李徵君客

山交客山推為畏友為文縱恣不及客山而峻潔過之一時作手皆莫  
之及客山叢稿既已梓行此書獨無問津者本生府君嘗為撰輯已而  
失去乙巳夏日余始屬沈表文郁文購得之揮汗疾書五日都畢原目  
允詩文百餘首先府君得其半茲所得又加少焉未始知自餘諸篇遂  
為廣陵散否奈舊嘗作後序一篇今不錄小門生陳鶴記

廿二日過臻百不值過在郊是日始得小雨廿七日張明善來廿八日紹  
曾過舍廿九日過心傳過按若昆仲

七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

八月八日鴻醴寢庭蔣敬仲郁文郁倫同赴玉峯寓方家橋陳家十日呈  
詞改名

余元名大欽本生先祖所命而鶴齡則最初時小名也中遭患難元名  
涉元邑案牘嗣後每考改名開四考而本生府君背棄故第四考之名  
因仍不改遊庠及手抄族譜並用之然於義為無取記曰樂其自

生禮不忘其始改從小名二鶴而字鶴齡亦首邱之義爾

十二日科試

題二天下之民歸心焉 策問水利 賦得垂露書得懷字五言六韻

十三日歸十四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十五日過心傳十六日到館

二十日候仙人好樓居過在郊始得臻百惡耗

驟聞知己喪痛定復蕩疑中道何其慘他生不可期待從主牽問先結

肺肝悲地下應同恨空餘萬種思數月不相見心如常吾君傳登

鬼錄那渡感斯文風雨十年契才華四尺墳窮途遭更酷輒轉益紛紜

廿一日哭臻百嗟乎臻百既則死矣魏文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未知

餘生當作幾度悲耳

九月一日草橋問安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候靜遠先生不值九日草

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十一日到館十四日徐徒來十四日先大中丞祠

堂陪祭謝何公弔在郊本生太孺人之喪廿二日弔靜遠先生令子之喪

哭臻百三首生別已可歎死別長嗟吁自子遘厲疾相見遂中疎交

道貴久要雖疎不相喻况昔相親日膠漆寧渡踰我憂時子鮮我憤賴

子輸短策與子共風雨維子俱倉卒隔幽明迴腸痛何如 余生鮮樹

立卅年負空談良人獨邁往長埋更何堪方其弱冠時羣書恣沉酣窮  
達故未下所志不朽三有風翼新苗秋雲佇壘如何不秀實而同惡  
草芟五年淹幽憂使我心如快好學不易得天意不易探死去勿復  
道賢達盡有之有文足自壽天壽亦等衰奈何高堂上白髮雙垂門垂  
門衰歎祚薄血液三為溢積善云存報一孫未見父一孫未可知積善  
云有報天理恐我欺免今尚有知此恨何窮期

預題三絕以後

聞臻百自焚其文所餘尚數十首異日當訪而傳之今尚未敢觸其尊  
人之痛也辛苦何曾恃古風臙脂盡手未全工藻芹亦是連茹地薄  
命從知萬事空當年較藝每同遊豈意知交取次休昨過花橋犬智  
寺冷風黃葉不勝愁大智寺會課同年硯者三人潘君紳維於前一年  
既真有以身難在亦堪驚之歎

傷逝集自序、亡友於臻百望亭先生之少子也初名應福應小試改  
名二在第三故於福之名特著始余年十七旅進於童子場耳其名殊  
甚未得與之也余年十九稍有志學先正大家為文乃得與臻百為友  
臻百與余同年生日先於余二以兄事之所居相距不及一里過從  
無間晨夕有所考談擬遊覽靡不偕如是者二年各以謀課徒於

外蹤跡少踈又四年益踈一歲僅數晤又四年以至今日終始凡十年而與之永訣矣臻百氣靜而志銳論學尚器識其親掇拾浮豔以弋取科名者蔑如也嘗與余欲做前輩讀書社法稍致羣籍沈潛浸灌之家貧困於治生又方從衆爲舉子業其爲舉子業也期於一發而得不得則益務爲高古深博之文以求有合見者益不之識以故每試輒窮吳中寒士十九爲人師臻百獨謂師者人所求非所求入者也往二辭豐腴弗肯就其所就者又不肯稍自貶損煥嬰以取官復往二與人齟齬發憤思棄去嘗謂余曰得五畝之地灌園自給讀書嘯詠以老足矣安能混二與世相濁乎余甚壯其志然竟用此忤悒得心疾時病時止以至於死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臻百父母年老矣而撫子極慈愛臻百亦克盡子道乃不得終子職其兩兄皆已先歿孤姪一人不可爲臻百後臻百有遺腹生女有文數百首其終也盡舉而投之火然其病近五六年矣當其少愈時嘗至余所談古今文章源流正變竟日媿二無倦容又嘗冬日應縣試有友單衣而至臻百急解己所服絮衣以衣之曰吾尚有縕袍也嗚呼此豈以疾亂其神明者而乃至於斯耶臻百之沒余旣爲數詩哭之而私心有所未盡自傷卑賤不足表章吾友潛德故略

述其學問識趣之大槩以及平日相與之情誌後死之餘痛君子表之庶幾助余以太息焉

廿八日過在郊張樹護來不值

十月一日草橋問安候馨谷先生過張德周芬蘭二日到館徐徒來五日弔王表兄錫公之喪郁倫來七日候仙人好樓居八日過樹護九日心傳來十一日過文安十五日草橋問安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廿二日郁文來廿六日張氏送殯廿七日在郊來三十日德音來

十一月一日左裁來二日過敬昭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日隨松亭從父至華山六日歸七日候二姑母八日在郊來十七日瑞蕙來候王姑丈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二十日冬至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廿一日過心傳不值到館廿四日三弟來廿五日明諧來廿六日郁倫來徐徒來廿九日明諧心傳紹曾同觀劇

十二月二日吳韋新來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紫陽書院會課九日祝族父履齋先生八十飲十日心傳來十一日過在郊十七日過郁倫十九日在郊來廿二日解館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余年三十館小鬱林

正月二十日過拱曾廿四日到館廿六日過德音廿七日郁倫來

二月初一日德音來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過鴻臚六日陸如山來九日候仙人好樓居十一日過楊虎人十五日往松亭從父館中十七日吳邑訟墓木被竊事十八日到館二十日在郊來廿一日郁倫來廿二日靜遠先生來廿四日候仙人好樓居

三月二日候仙人好樓居三日紫陽書院會課雪四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謝何公又雪六日清明候二姑母七日到館十日過郁倫十八日候王姑丈廿一日硯山墓祭廿三日歸自華山廿四日候仙人好樓居廿五日候靜遠先生明諧心傳韜士同遊涉園廿五日過在郊廿七日到館廿九日到館郁倫來

四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備成心傳同遊師子林

感舊 何事名園續舊遊當年景物尚盈眸。嘯歌記向林間發。履齒看從石上留。不是佯狂須荷鍤。從知多智喚臨流。可憐電火相催速。回首教人感百憂。為於臻百作

八日立夏十一日送外姑殯至西津橋十五日郁文來十六日候肯堂族父十九日在郊來廿一日哭族父履齋刺史廿三日哭表丈盛麗亭太學

廿六日甲族祖念章之喪廿九日胡姑<sub>文</sub>宅飲

書攤見潘子坤維行書小幘口占誌感 死別分明已五年感懷况是

落花天自攜卷軸從頭認物在人亡為惘然

五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五日候仙人好樓居六日到館七日郁倫來十

三日過在郊值瀉晴是日歸<sub>解館</sub>廿八日過紫陽書院十九日過鄭冠伯二十

日候王姑丈過心傳廿二日候二姑母廿八日過在郊

六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到館五日哭松亭從父十一日哭表文張

敬九十七日歸卧疾三日廿二哭從妹廿三日到館廿五日過瀉晴廿七

日候仙人好樓居候肯堂族父過岫瞻廿八日甲明諧尊人之喪

○松亭從父之女余妹也五年前父病危篤額天祈以己算益父算今夏

父復危病遂割股以進雖不克救其志足悲為賦二詩以紀其事父

生兒減筭父死兒割股父病兒身輕父沒兒心苦兩弟並整年有父方

有主那將一葉身不為喬松補喬松蔭空庭日夕慈烏聚慈烏啞啼

墜中淚如雨 寒家十五葉一垂忠孝懿維曾祖考潛德久彌馨本

生曾祖考德戴兩邑志 五世澤未斬閨門驗家教繩武源前修一節嗟

維肖曰余忝儒冠親恩翻未報雖承中箱學口耳徒竊對矢志在廉隅



窮途更潦倒。伊誰貽令名。感此長悲悼。陸商庭曾和余詩。今失之。

七月一日過郁倫不值三日始浴四日弔蔣振元先生之喪。魏香涇六日鮮館七日候王姑丈過心傳過鴻皚不值。

。婚女一首。嬌女初孩笑。依人態自慙。慰情憐寂小。多慧惜非男。客為

聞聲辨歌。因學語。語何當。詩美雪。待與教周南。

十日到館十三日哭從姑丈王慶孫太學號此亭德音來十四日立秋哭

表丈周紫顧茂才十五日周雲成過舍十六日到館十八日候二姑母二

十日候仙人好樓居廿一日在郊來廿五日長兄來廿七日弔吳宗韓尊

人之喪過敬昭廿八日過郁倫過心傳月芬書屋飲留宿廿九日弔白松

堂族伯母之喪

閏月一日同陸履和疏蘭庭蔣檢發松陵龐苗若買棹游溪薄暮出關二

日過無錫至青瑤入江陰界三日到江陰寓安利橋沈家八日錄遺

題 成於樂 策問數學 賦得神農嘗藥得生字六韻

九日歸自暨陽十日進關弔凌景躡孺人之喪午後抵家

奉題蘭庭先輩風木瑤三首 湯托哀詩播德輝十年餘恨舊庭闈南

陔華黍千秋業肯讓當年東廣微 不朽非關人爵尊家風清白泮淵

源三選事業猶良傳已向吳中樹德門。文宇機雲擅洛川。才華今更

邁前賢。好將毛義啣綸意。更譜風人將母篇。

○登君山三首。為觀滄海獨登樓。山有望江樓。士人以為望海。海氣空

泛雲外浮。濤二洪濤一天地。萋二芳艸。巖二江洲。嵐光儼列東西嶂。江水

常通日夜流。湯道一坏同部婁。蓬瀛總向望中收。大觀詩句。邈前修。

爽氣西來萬里道。艷預雷聲歸壑水。錢省灘登君山。大觀樓有直浸巴

峽。終歸壑之句。馬馱樹色隔江秋。靖江縣本名馬馱。沙敢言破浪平生

志。虛擬乘槎汗漫遊。有癖更同溫嶠想。燃犀直欲快冥搜。春申古墓

渺松楸。知有冤冤泣舊愁。強敵獻書開帝業。深宮執和失陰謀。千金已

逝。后奇賈四貴。還躡竊國侯。回首吳門封邑在。空餘青艸滿城頭。

暨陽歸途作。江陰旅店逢秋雨。便放孤蓬趁早涼。正是療飢無計策。

舟人指點到青陽。

附記試作一聯。味自分甘苦。功還奪死生。

十一日候仙人好樓。候二姑母到館。十二日郁倫過舍。十六日候仙人好

樓。居過凌人表。同鴻暄過吳宗韓。十七日弔陸如山。生慈之喪。到館十七

日在郊來宗韓。來二十日德音來。廿一日弔錢南山。祖慈之喪。心傳來都。

倫來廿二日館齋飲同蘇惟望在郊徒廿三日雨中候仙人好樓居廿四

日同鴻暄郁文文振斐宗文擷華金書傳殷彙吉徐紹初顧紹初赴省初

更出關廿五日過無錫遊慈雲寺觀放生池大魚廿七日鎮江泊舟廿八

日過金山行儂民港夜至栖霞廿九日過江晚達早西門書傳另寓

八月一日進城寓東花園毛氏係蘇人二日投交試卷四日鴻暄郁文同

遊雞鳴寺船初移寓六日哭朱際唐不及八日進場坐東為字二十四號

題 過位二節 威儀三千合下節 請野九一而助三節 賦得氣

與三山壯得鍾守五言八韻

初十日破曉出場同念慈過心傳寓夜始患瘧十一日進場坐東字字二

十四號

題 同人于野 井收勿幕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數往者順二句

制節謹度 是歲復用性孝經論与性理分年出題

閣中贈朱應占茂才 何事形增穢明珠朗照人 應占為余族父蘭臺

先生宅相 虛懷覘古道下問媿前津燕頰傭書客鷲肩旅寄身有才無

不遇拭目對君頻 晨雞鳴喔二燈火滿行臺寒士誠辛苦天衢藉挽

推錦長雲色麗花艷鼓聲催

聖主求賢地相期竭尔才

十二日出場黃用賓同顧開之來診視用葯十三日又服一劑十四日進  
場瘴勢尤甚暮雪于於點名處相值為覓開水飲之稱寒戰稍定坐東署  
字六十二號服太乙丹二丸鄰號鎮江張先輩送開水一碗

策題·經籍 地里 律呂 官制 養老

十五日出場眼昏花筆墨現俱為何人持去十六日同寓及漢琦宗文范  
詞宗同歸燕子磯阻風二日十九日過江廿一日抵家

歸塗口號

燕子磯頭風勢惡病魔無奈客心焦夜半布帆始有力便  
教解纜快乘潮。一葉舟乘東注水迤迤。遠別秣陵關行人愛說歸家

早錯把丹陽認錫山

九月十日報罷十七日三十初度

逝水流光最可驚撫時感惜歲華更壯懷已逐秋風盡愁思還緣春草  
生萬事茫茫難自必百年萬萬欲何成浮沉一任違初願苦志依然菜  
蕪莖 起舞中宵愈愴神我辰感觸憑怨歌新鑽研腐蠹空殘簡變化  
遊鱗愧要津未有纖毫能樹立都教埋沒向風塵可憐東髮承家學回  
首悠 = 二十春

○又沁園春一首 三十之年一事無成豈不痛哉湖早承家學放遺家  
難中更家累歷二興衰逝者如斯我辰安在有限功名志已灰傷心處  
是春暉寸艸報之涓埃 俄驚初度頻催論博學無方候正該有寓言  
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一任刑裁學若牛毛成如鱗角此事還當竭  
我才所憂者惟聰明智慧不復重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余年三十有一館小鬱林是歲五月從兄耀家殁于  
二月十九日同樣然心傳赴崑寓酒坊橋曹家廿二日歲試

題 不患無位 澤中有雷 水懷珠得懷宇

玉峯試寓卽席呈諸君子 不是嘉王好酒悲 來板觸只心知雖云  
異姓非同姓無奈今時憶往時折玉摧蘭千古恨素車白馬百年期舊  
遊刺有黃蘗在一度經行一淚垂為於臻百作

集蘭亭字詩四首 平江書院課題 樂事清時茂遊觀在昔崇娛情當

永日引興托和風趣与山林合懷將今古同慨然稽故迹抱此足長終

萬古幽人事風流昔所云靜觀能自得極目況情欣寄興知隨遇懷  
賢信樂羣永言同一騁述作托斯文 觴詠情無極臨流感在斯昔賢

嗟已化為樂及今期遊覽觀天趣情娛托歲時豈因形迹繫興會故相

隨林間一水合亭外萬山幽自有天然致言觀大化流竹林羣自集  
春禊會同修盡此生人樂無為托倦遊

賦得木葉動秋聲 珮 = 復悠 = 遙聞聲乍流小齋一夜響空谷十分

秋客思淒林夕騷情暢隴頭曉來尋落葉餘韻足清幽

輓楊謙山先生 早年譽望重瀛洲勇退偏能自急流秀野標此三

徑先生所居即秀野堂故址南峰高致又千秋 出處與南峰絕相似羸

將化雨陶吳越剩有清詞耀斗牛木壞那堪符昔夢儒林悲感未曾休

書清谿集後 右清谿袁鉞振業嘗為某書院山長書畫尤著名此其

詩文稿也詩長于疎放山水大篇有蒼莽自適之致經義亦矯健可喜

獨集後有論說三篇詆斥朱子讀之不覺愀然廢書而歎也所謂四書

析疑者專與朱子為異然未嘗擇精語詳盡取儒先之說折其中而所

襲者祇一家之說且北溪陳氏親見朱子諧著<sup>書</sup>偏閉<sup>家</sup>諸一字一句皆為

抄撮旋加磨刮則後人所據以相難者固非朱子所未見也其於大學

中庸一若不知為程朱所表章而特著論以駁朱子之序不知大學舊

在禮記尊信之實自兩程子始而近思錄觀聖賢一卷備述荀董以下

則朱子未嘗不尊崇先儒也大學補傳一旦豁然貫通攝之以為近禪

不知卽物窮理之豁然貫通卽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而不可訾也其所著講道說謂道在見諸行事無樹說獨得之理而證之以孔子之無言不知樹說獨得原欲見諸行事學之不講亦夫子所憂無言之云有為而發而欲以證成宋儒之支離尤非也且袁氏果博學詳說一衷於理耶則前人異議未經論定者當備引而歷斷之不當第取同於己者而異己則竟置之也其先儒所說已經後人駁難而復取之則當併著駁難之詞而明辯之不當竟沒之也其先儒所未發袁氏之所自得固當明著己意以俟後人之商榷而袁氏所論則又詞氣鄙倍豪無補於大義者也至於苟采小說傳會朱子之過失醜詞穢語肆以相加昔明季有諫官劾相臣而相臣自辨謂二百年來有糾內閣之科道無置內閣之科道余亦謂五百年來有匡救先正之儒者無詆謀先正之儒者匡救者天下之公論詆謀者一家之私言然則袁氏之書其何以示後前乎朱子與朱子異者多矣後乎朱子與朱子異者多矣使其義理所未安攷訂所未詳而果能匡朱子所未逮兼而存之可也而世之論大學者則蒙猶有惑焉以知止二節合于聽訟二章指為格致之傳始於矩堂董氏自宋迄今後皆指前公相襲矣然而聖經一章實大學本文

朱子未之改也改其文勢知止節与物格節正宜以類相次必難之使  
雜十傳之內恐經文反殘闕不完且讀大學而必立異乎朱子寧據古  
本耳同一改次而獨以朱子為未善析理異精於朱子乎戒欺求慊必  
先以窮理即據經文已可信其如此而謂朱子之補傳果可議乎袁氏  
又謂知止二節古本石經本貼格致之義漢儒竄入首章是并不知石  
經遠在戴氏之後又不知近世石經大學出於豐坊之手乃欲據是以  
斥朱子多見其不知量矣余友孟燧袁氏門人也以余數從求前人未  
刻之稿因以相示而所見者如此余為書其後而歸之孟君非沾一守一先生之說者  
也幸為我是正焉

顧氏兄弟字序、先王之以礼教天下者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  
於朝聘和於射鄉朝聘射鄉皆君卿大夫羣有司所有事其定為士礼  
者惟冠昏与喪祭人之生也自能食食能言以至於方名數日礼樂詩  
書之類莫不有教而所以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父者之行必  
俟諸冠故四礼者之中則冠尤重焉名也者質所受於父母者也及冠  
而成人益文於是乎有字故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又曰幼名冠字五  
十以伯仲周道也古者冠礼三加弥尊醮於客位賓降直西序東面冠



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其辭曰賓禮儀既備昭告尔字其重之如此後世世髻之子皆有字初不因乎冠禮冠禮之行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始一再見唐之柳子至記其事以為俗所非笑獨子朱子著家禮奮然筆之於書傳而述之者始各以其事為重然世之率循之者吾亦未之見也顧氏兄弟三人皆務農敦本業於禮意非所素曉一旦以其名曰某某二介所親來請字且曰其俗非二十歲不稱字必有辭以文之余竊歎夫古禮之變幾千七百年昏及喪祭存於世者猶十之四五而窮鄉僻壤乃復兢兢如此二冠禮之僅存而風化之美也既為之製字又述古人所以命字敬名之意俾之責成人之行不徒其文之稱且以告世之愛禮者毋以冠禮為難行焉

九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同心傳耀青觀劇十日候仙人好樓居朱  
襄周來舍不值十九日草橋問安廿九日弔王氏表伯母之喪  
十月二日女添壽生三日紫陽書院會課草橋問安九日送從妹適程氏  
十四日祝履中先生六十三日過心傳廿六日家居飲  
十一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四日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過在郊十二  
日弔沈氏從祖母之喪十四日冬至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十八日

草橋問安過從弟協唐廿五日雲孫協唐同觀劇

十二月一日草橋問安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六日過在郊十五日草橋問安十七日吳邑輸租廿一日解館候仙人好樓居草橋問安廿二日大雪廿七日候二姑母廿九日蘇受名來在郊徒三十日協唐來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余年三十有二館小鬱林

正月二日祝表母舅張念庭五十五日哭鈕氏從母十三日錢徒始來十五日陸徒始來字佩紳

論文一首贈在郊 古之君子交於其友未有不以直道者也孟子責

善孔曰久要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惟其告而必忠告其視  
已友也猶其視已也不惟其告而必善道明知友之非已惟恐視友之  
不如視已也心以存之本心以出之既懇以擊之朴誠以將之委婉以  
達之瑣屑以周之如是而已如是而吾言猶有不用非吾友也其下二  
語乃是絕交之文非僅全交之義故特重其辭使與大臣事君者同例  
凡以盡吾之直道而已下章所記曾子之言意亦如此故以文章謬贊  
人者其事等於不仁且夫所謂文者豈如世俗之論弋科第取榮譽已  
哉蓋上之則格物窮理之學也次之則立言不朽之業也下之則空文

垂世之思也作者代興於今為烈安悲今不如古如之何卑視之於是乎文衰於六朝而昌於韓子出焉道極於五季而有宋大儒亦出焉至於制義之作則前如震川後如豫章諸公我

朝如陸清獻李文貞而下高者見道其次亦極意於起衰故先人謂有榮世之文有傳世之文二者不以其體而以其道苟得著書亦可制義亦可且安見制義之非著書乎既已為其言又將見之於所行勉竭區區以聽其所至是以日夜望他山之助敢進以輔仁忠告之說也少陵云愧我栖求友詩求友也而至於栖交蓋可忽乎哉

十六日到館十九日弔蘇文西佩之喪

見說勤渠富纂言定知學問有淵源書傭愛寫先民稿為訪遺書幾種有

廿五日送雲弟佩紳縣試廿九日郁倫來

正月二十九日昔人送窮之期也迂踈骨相與時賢相背而馳貧賤憂戚生則受之其又可送乎彼韓夫子座上之客方恐招之不至耳鈔記疑第二卷畢而紙尚有餘因湯書所感

二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顧商霖來在郊來陳凌如來十四日始雷

十七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廿八日弔嚴方仲先生之喪

三月三日書院會課五日過程氏從妹七日過郁倫十三日硯山掃墓十五日歸自花山廿二日哭漁莊伯母

讀春秋記疑跋 右讀春秋記疑凡四冊十二公各為一篇無卷次鄉貢進士蔣維城心表撰余初於郡志見其錄書無刊本疑其失傳久之聞蔣氏尚有其書乃訪求之又久之而得此本蔣氏世習春秋鄉貢博學多通為此頗糾文定之失而條舉衆說貫穿熟成足以知其用功之淡余既手錄之復每篇為之題識以其得之難又以志余搜訪之夙心也余嘗讀謂前賢之著作有顯有晦其始晦而終顯者往二賴人以傳則其責存乎後進故時二求名家藏藁欲得其可傳而未顯者以撰為一編貽諸來哲庶盡余之責亦庶幾余之得附驥尾以傳然而此書已如茫然空谷之足音則謂物聚於所好者恐未可以信抑尚恐余信之好之二或有所未至而不敢以自解故姑志之於此二余之志也

讀儀禮、喪服傳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亭林謂此十四字乃經文也合下子夏傳自為一條今本誤連之鶴按此与上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文勢正同傳者於此自起兩例而兩引

舊傳以釋之耳不如亭林所言也

書史通二釋後、浦二田所撰史通二釋分條縷析世稱善本中所改誤字錯簡俱明注於當句之下尤為得體然亦有不當改而改者姑就所見記一二於此曲筆篇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下移入鑒識篇夫史之曲筆誣書至盜憎主人之甚乎一百九十八字二田所據以移易本文者特以二段皆有魏收字耳第次段云王劭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收齊亡之歲收墓見發當不及見君懋所作其云持論激揚者乃約隋書劭傳之文則魏收二字本誤文也而據此以為舊本之誤豈其然乎自敘篇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注云當作善志用左氏邾黑肱傳語則忘乎其為魏文與吳季重書也正史篇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孝穆崇二皇者桓帝之祖河間孝王追尊為孝穆皇父蠡吾先侯追尊為孝崇皇是也而注云五字傳寫謬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攸獻穆之立桓帝後四十八年其祖在魏高貴鄉公之世元嘉元年豈能預為立傳而乃以替舊本之謬脫乎又

和熹稱制班姬已為嫠婦安得元嘉之世其夫尚存而引舊注云曹壽  
字世叔即娶班彪女昭者亦為乖謬雜說中篇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  
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此言世祖舊稱武成世宗  
本号文襄作者但欲除去世字而不復細檢襄成之別遂至名与事舛  
兩相混淆耳文意本明二田疑所糾止於改廟為謚而於本文互易祖  
宗二字乃云下二句意未足疑有脫字豈非自生瘡痍乎凡此皆蒙之  
所未安也 曲筆篇秦人不死知符生之厚誣二田注云未詳攷太平  
廣記第八十一卷賢人類有云後魏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說  
晉時隱事驗之不爽嘗言符生雖嗜酒好勇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  
為凶暴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此段  
出洛陽伽藍記史通所云似即本此可以補浦氏之闕

呂元章黃紹甫索觀余課藝口占却寄 三十功名望轉賒空齷齪笑  
日增加隨風已分飄瀟灑躍冶何心鑄鑊鉞每念吹茅真玩日幾時画  
火尚名家還憑炳燭餘光在窺管撞筵送歲華

夢臻百 牛馬襟裾有厚顏每維改錯哭他山黃金欲鑄渾虛語此後  
何人与訂頑

四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七日候仙人好樓居胡氏外弟周醉飲八日  
羅熙載之夜九日弔松發尊人之夜十日歸臥疾四日十五日到館廿九  
日歸臥疾三日

五月三日過凌人來念慈留飯候肯堂族父六日到館二十日德音來廿  
五日韓氏寒碧齋會課廿六日候二姑母廿九日過在郊

六月二日茂如來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十日在郊來廿六日吳聿新來

七月三日紫陽書院會課候仙人好樓居六日過心傳七日館齋飲八日

祖慈七十有一誕辰飲十日施武廷來在郊來陸樹屏來十一日過郁倫

十四日候二姑母過在郊廿一日解館廿二日同顧兆德商霖心傳郁倫

樹屏赴省廿三日出關廿六日至棲霞心傳由陸路另行廿七日過江廿

八日到省余同樹屏兆德寓釣魚巷趙家商霖郁倫另寓廿九日鍾山書

### 卷院納卷

八月四日心傳招飲未赴六日過商霖八日進場坐西柰字四十二號

題 巍：乎其有成功也 節 日月星辰繫馬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賦得圭璋特達得真字五言八韻

十日破曉出場十一日進場坐東宇字五十九號夜大雨

題 我稼既同 五白 張仲孝友 鳳凰鳴矣 二章 於皇時周 全

天左旋節 時新例以五經分年試士是歲用毛詩題

十二日驟寒未刻出場張翊庭解余絮衣去十三日翊庭來晚過心傳十  
四日進場坐西出字五十九號

題 經學 編年史 翰林故實 考課 學校貢舉

十五日薄暝出場夜過商霖郁倫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論 古今言天者無慮數十家惟

周髀宣夜渾天三家最為精鑿然亦間有得失夫天本之數以著天之  
象以通乎天之理非聖人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論者誠能以契之言  
言為宗參證諸家之說復以心之精微審察乎天行之故亦庶乎有以  
得其情矣此橫渠張子順天左旋少遲反右之說子朱子所以深取之  
以為至當而不可易也請申論之夫天者理而已矣天以動為體故天  
行健天之旋天之理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二動而左天之旋  
而左亦天之理也理也者何也曰順也日從天月從星三行從日辰之  
次又從月皆處乎天之中則其實皆從乎天皆從乎天則皆順乎天所  
謂處其中者順之也然則謂日月之右行者何也天有九輪即有九重



其在外者其行速其在內者其行遲天行一日一周蓋周乎其度而常  
過其度之一日則每日僅一周天而無餘是日之行較天少遲其不及  
天者一度術家但紀所不及之度故謂日右行日行一度也月行尤遲  
每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術家但謂月右  
行十三度有奇也至五星之行則又各有躔度位次或遲或速術家以  
為有進退疾徐伏見之別也今夫聚兩器於此日鑿柄而不相容其敝  
必速使天之行而有順有逆雖天能容之恐亦難亘古而不敝天亘古  
不敝則知天之行無不順者理也天之行無不順而以為有進退疾徐  
伏見者譬如數達之道數人各行於一道已而前者後右者左非人  
有嚮有背而道固有紆有直自遠而視之者其目巧有及有不及也假  
使徒據一己之所見而以東嚮之人目之為西行不亦謬乎然則言天  
之行者亦惟憑乎理而已矣理者何有順無逆之謂也夫有順無逆與  
夫躔度位次之說固並行而不相悖也以為有逆則非矣何以知之以  
張子之言知之何以信之以朱子之言信之何以信朱子與張子則以  
孔子之言斷之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夫以聖人  
言天行而亦不過曰順而已也被百家衆說之紛二不可卽是以折衷

之也耶

戲與商霖郁倫啓 才非士季著書難示嵇康名豈魏收藏拙還期孝  
穆猥以棘闈之謬論誤來冰鑑之褒稱掃聞軒而繕寫事本非難襲腐  
鼠為珍奇人應共鄙撥雲見日所希益友之箴以管窺天莫笑書生之  
陋

十六日吳江錢葆霞商霖郁倫兆德樹屏黃昭甫徐蔚石同歸十九進關  
同商霖換小舟入城二十日候仙人好樓居過三弟鈕大甥館補祝備成  
祖慈八十一日晚香堂觀劇廿二日再觀劇廿四日弔張樹蓀尊人之  
喪到館廿七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又拜貞節公祠廿九日郁倫來

九月一日候二姑母六日過德音大七日吳邑完秋稅候王姑母過心傳  
值諸再彭先生念慈留共飯過探若八日候二姑母十日大姚墓祭十一  
日到館十三日報罷是日大雨十九日同雲孫協唐觀劇

十月二日家居飲十五日草橋問安十七日郁倫來過心傳飯夜同買舟  
赴崑十八日入城寓曹家十九日郁倫來同寓廿一日科試

題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未耨之利以教天下 舉古入官得官字  
時科試亦用易經以符五經輪試之例

廿二日長兄汪景堂楊維明同歸是日大風至晚始達唯亭朱應占方將赴崑聞既考矣乃附舟而歸為之絕倒

廿三日到館廿五日心傳來廿六日郝倫來廿九日傳明諧來飲

十一月一日草橋問安四日在郊來十二日在郊來十五日草橋問安

四日冬至草橋問安候仙人好樓居廿六日賀徐與報賀張麟周在郊徒

十二月一日張麟周過舍不值二日麟周末二十日解館

讀明文二十首有序昔元遺山王阮亭皆有論詩絕句余讀而愛之

以為標舉風流抒寫情素生平旨趣見於此矣夫人意有所至則發之

於言心有所感亦知形之於歌咏以今視昔未盡殊也余從事舉業而

志焉不在汎濫涉獵未得其精間以暇日讀唐歸福金陳文則知制藝

者與古昔立言有異體而無異道而流俗所尚浮艷詭術桃巧膚淺不

與存焉也因復繙閣名家制義明文治諸選擬其緒論次以韻語凡如

千首亦以節宣無聊陶寫歲月庶幾他日憑以荆藁耳或論謂余曷不

更綜熊劉以下論斷之勒為一編若然則余之為安人信矣敢謝不敏

經訓千秋日麗天宋元新義連相宣曾聞滄海難為水漢策唐詩湯

比肩汾水儒宗一代標數篇刺藝獨超經天緯地瓊山筆小試依

然五嶽搖 一字森嚴紀律存  
石流何得遠忘源 文章風氣江山秀  
莫祖終推震澤尊 王錢家法一時開  
嘉靖名流次第來自是 風雲真際  
會天風排溢海瀾迴 荆川矯  
孰躋攀 翰品應居唐宋間  
藻蘆不須徵俗說 古文端合匹閻關  
荆川古文辭與遵君並 辨玉唐說見明史  
祇知其配守溪耳 人材極盛推中葉  
熙甫選高百尺樓 閻雖淵源禹

彝器豈惟碑版照 韓歐 渾灝蒼茫只古風  
百年運會到嘉隆 思泉自是文章伯  
却在歸生函蓋中 歸胡並稱已久 此用桐城方侍郎之說

萬曆文章有正聲 滂淡機巧問前程  
論文寧下汪何拜 未免金針悞後生  
充棟文章未厭多 名場猶自廣搜羅  
江陵程式會稽墨 別有精神永不磨  
誰將迂誕唾孫石 此論如為未足憑  
試教有明清節士 一生氣骨抱堪徵  
同文錄評萬忠貞墨其說亦如此 是以正東坡之偏辭矣

妙絕清新玉茗堂 傳奇浪墨亦堪傷  
千秋亮節推高邑 古雅居然欲擅場  
化治才情已濫觴 末流作手更張皇  
不須深辨初中晚 各有摩天巨刃揚  
金文縹緲入層雲 椽筆選從蠶室分  
不是震川先造極 飄然白也孰為羣  
一脈元燈逸後先 揣摩費盡氣堪憐  
科名可是尋常事 不見章羅萬古傳  
明時有達官謂江右四家曰高而不雋何益四家

未嘗不爲其偉正不以其爲耳

奇如秋半曲江清快似麻姑癢處搔

俊逸樂人酬犬傳大士轉將麤滑薄韓豪羅儀部祭大士文所謂臚旨  
妍詞正後媼媚寔非敢頑聞諸公所及名士何容有妄談感時慨事

見陶菴半生自信千秋業不向虛言費討探雲間妙理有精心聽取  
冷：弭外音海上神仙不可接青山白水自遙深精東老人欲以思曠  
駕金陵之上覺自來公論不爾一寸浮華一寸塵東家空學西家輩

啟頑多少才人筆持較前賢恨不倫換骨由來要鍊丹併優偏喜竊

衣冠紛：競拾嘉魚慧底柱何人障倒瀾此亦補東之論神來原不

為鈔胥讀破還須萬卷書鉅釘空疎兩非計遺經獨抱持何如

雜感述自題四書文後五首先輩何嘗惜齒牙有時奇嗜到瘡痂半

生私淑多黃土負盡橋公墓上車授簡追維覽揆肯將俗學望充閭

王家豹憑誰信九歲青燈課史書童心未忘少年遊夢覺俄驚十五

秋雨集潦源嗟易涸當時浪墨況堪羞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余年三十有三館小鬱林族孫寶樹從余學

哭容發姪三首十葉中箱望汝承如何遽掩讀書燈門衰屢見總功

慘從兄秀巖蘭坡皆壯歲費志世澤淡憂莫可憑廿貧家辛苦廿年

嘗齏粥依然銳就將所恨嘔心二未已長生無處覓奇方每歎飢驅  
易別離那堪更是畢生期病中每念余及余弟雲孫豈料其遽當死耶  
九原送尔歸先兆回首含飴益可悲

七月四日余同族弟肇佳維翰族姪務敏厚培尤舜音吳觀瀾壺厚甚赴  
省應

萬壽恩科鄉試六日始出關十一日過江十二日至龍江關換小舟達水  
西門水關已閉借城外空船暫宿十三日進城寓理問廳前朱家十八日  
錄遺

題 知者動 能說諸心 涉江采芙蓉 得江字

廿四日投交試卷八月八日進場坐東規字六十六號

題 務民之義二句 書同文 夫義路也節 重与細論文 得和字

陰雨連日號中濘泥殊甚余下簾闥坐作首題凡三藝屬同號顧虞昌

楊觀旂持擇意見各異闔得其二作乃錄上卷焉

十日已刻冒雨出場十一日進場坐東業字五十四號是日晴

題 百穀草木白 日月得天節 同心之言二句 民為山五句

移風易俗二句

十二日晴驟熱午後出場十三日仍熱夜大雷雨十四日冒雨進場坐西位字八十一號薄暮雨止風急號板之工不減隆冬

題 經筵 經學 文選 貢舉 積貯

十五日出場十六日買舟抵江口月色微明乘興登燕子磯十七日過江雨中遊栖霞寺午後放舟初昏京口夜行一百八十餘里八十里曉達常州晚過無錫十九日進關登虎邱未刻抵家九月十四日報罷

是役也在郊意不欲往余以詩勸之中一聯云四元事業君須繼三黜功名我不嫌蓋用金史孟宗獻事也在郊竟不行而余之再黜若豫為之兆焉九月二十八日記

讀綱目偶記 余幼喜讀史家所藏本關略尤甚嘗欲竭貲以購全書篋黝屢空忽二未遂歲丁未從家左義借紫陽夫子通鑑綱目及前後諸編粗閱一過撮其綱為一書鈔校之下偶有所得輒筆之行間迨事之竣亦不復掛懷矣迨者料檢舊作始擇而錄之租年既增學不加長腐鼠為璞殊足嗤鄙聊復藏弄以俟他日若都無改定此直供覆瓿用耳覽者諒諸十月十日燈下書於半舫齋 趙顯王四十六年韓燕稱王考証云諸國稱王皆書而趙不書疑漏鶴按諸侯稱王趙武靈獨不

肯令國人謂己曰君故存其實、報王五十八年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分注不韋娶邯鄲姬云云鳳洲曰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為難信母亦不韋故為之說洩之秦王使知其為真父以保富貴而六國亡人侈張其事謂秦先六國而滅也鶴按此論真有特識史記譙周索隱之說蓋亦疑而未定之辭即其事莫須有而悠々之談宜絕智者之口也此義不明而以牛易馬及至正帝為瀛國之子談史者始紛々以曖昧加人矣 五十九年秦遂入冠考異云提要作秦遂入冠京師陷王卒鶴按周本紀是時東西周分治王寄焉而已矣入秦獻地乃西周武公秦歸之于周與王一時俱卒提要之文於事為近而東西周之滅尚在此後七年正義謂王報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朱子無統二字似亦本之此也 七國甲戌年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鶴按六國不劫秦未嘗不為秦所滅非丹謀之不臧也此時事勢亦萬不得已丹之志事有定應者荆卿書劫足誌其實例以攝政未足服其心也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鶴按孝惠崩太子即位高后紀言張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後宮之子安得遽謂之非劉氏孝文即位大臣乃言少帝及三弟非孝惠子綱目亦以呂后所名孝惠子書之綱目蓋



深得傳疑之法尹氏比之菅人滅郢恐非盡當時事實也。然則昌為以呂后紀年其文則史也史記有呂紀無惠紀漢書有惠紀沒有呂紀安得不據而書之曰綱目之修正名分而已呂氏亂政而一本舊史無所更正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彼少帝者呂后立之呂后廢之呂后又立之而孝文誅之而諸家之說或以為出自呂氏比之疑獄安得援帝在均房之例乎蓋以少帝為不可知也是亦傳疑之意也孝景皇帝中四年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云夏蝗當在日食下錯簡與四年同考証云因司馬公舊文之誤鶴按此二條並漢書本文通鑑及綱目不得而改其實非錯簡也師古謂月號皆太初正歷後所改或者此是秦之十月追改所未盡耶。義門曰是年史記有後九月十月或九月之誤。孝昭皇帝元平元年立皇后許氏鶴按立嫡立妾之別朱子本例甚明劉益友自立一例與朱子相反乃謂張后許后諸條為變例考諸后中惟張氏為孝惠婦子且與呂氏之乳尚可從劉氏之說至於許后孝宣於患難中娶之及蒞至尊未有失德居位日淺卒被霍顯之禍而劉氏乃以為立微者夫許后之微孰與子夫飛燕孝宣於民間聘之。又安得謂之微者。書法曲說害理莫此為甚胡氏之論蓋知正家之

大義矣。○又按上官后之立年始五歲且啟桀安龍之亂故綱目改漢  
變例劉氏乃無所說尹氏又謂文無敗詞皆誤。孝元皇帝初元元年  
立僂仔王氏為皇后考証云據唐立武氏詔書謂事同政君則此上當  
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僂仔必傳錄闕漏鶴按元后之立從孝文寶后  
之例足誌其實。自來以宮人賜太子及諸王見於史傳者非一初無聚  
唐之嫌。唐詔之文正所以自蓋其罪豈可援引虛詞証成妄論。同於魏  
收之為史誣蟻先代者乎。考証之謬此為甚矣。二年蕭望之自殺鶴  
按朱雲勸長倩自鴟奇節之士自爾不同明高忠憲之被急徵也無錫  
華時亨仲通先期刺知之因贊忠憲自沉其人亦礪節士而事頗不著  
余故述之以附朱游之後。成帝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  
鶴按朱游言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高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宋  
廣平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臨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  
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鄒汝愚曰方今小人在  
位君子屏棄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  
此數條足以廉頑立懦。西涯樂府責借劍不報蕭公仇當蕭公和藥

之後朱游坐與陳咸漏泄禁中事髡為城旦後來上書則蕭公仇已盡矣西涯苛論非事實也且安昌侯附和王氏其可誅顧反出恭顯後耶新莽卒末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攻異云寇從提要作塞是鶴按書法發明並云入塞汪氏所見或是別本偶然耳其餘攻擊斬殺頗有與本例互異者苟無害於義從舊文可也戊寅年莽大夫揚雄死鶴按子雲爵位例不書其卒書之以錄賢耳今若削去此條則貶之之意見而善之從長為賢諱惡之義亦無不備矣既書於冊則不容自亂其例而論者至謂朱子有意抑雄又何其謬也漢帝元更始元年鶴按更始之立朱子明有不成君一例止緣他處更無可相比故汪徐皆未及改正而尹劉之論則尤不攷之言也夫莽之為新桓之為楚篡而旋滅始斥書名自曹孫劉石而下莫不書曰某主且更始諸將皆得稱上公大將軍之号豈其於漢室之曹光武所嘗北面而事之君而獨靳其帝号耶名号例曰篡賊曰某新莽之類不成君曰帝某帝元之類可見凡書更始之名皆當冠以帝字惟淮陽之封在降賊之後則書名為宜耳攷異諸書毛舉細故而此等名分所關反闕焉莫之是正所謂網漏吞舟者矣孝安皇帝永初元年司空周章自殺攷異云不書周章為

司空闕漏也。鶴按例云自永初元年後三公因事乃書則非闕漏也。惟章武之元不書以諸葛亮為丞相則似乎承帝魏之文而未及盡正耳。又不當泥此例。建光元年尊嫡母耿姬攷異云嫡字羨鶴按耿姬清河元妃而曰甘陵大貴人非名也。特書嫡母正之。延光元年以楊震為太尉鶴按楊公危言殺身不悔所謂仗節死義者其人歟。胡氏尹氏之論奇而無當。雖曰君臣義合然既取尊官厚祿而居之安得一言不合遽引見幾之義而忘在三之大戒耶。北鄉援立濟陰反正楊公而在即不能有益於國其能為李子堅決矣。議之者正恐有言之不怍之失。考質皇帝本初元年榮免太尉固鶴按推舉侍醫事出倉卒。旅爭廢立奉身而退觀其遣子還家亦可謂數日而知死處者矣。自順帝以來定策之功往往出自宦豎貴戚乃由中興三公不任職事功臣權輕所致。至於醜制之事尤未易明。三日之間豈如後人據史坐論了然於賊之主名而責臣子以輕縱耶。李公於此能去之又能死之。揆之大義已無不盡。尹氏之論是責人無已時且不考當時事勢也。孝靈皇帝建寧二年渡治鈞黨發明云滄儉等不得列書於冊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鶴按此而列書將不勝書。尹氏之說非也。孟博之賢亦非死節

所及、熹平四年立石經鶴按此所立乃一字石經分注謂古文篆隸  
三體誤也、孝獻皇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鶴按操死其官爵蓋如  
宇文泰之例書法以為幸其死乃曲為之說也操死而王篡何幸之有  
昭烈皇帝章武三年丞相亮受遺詔輔政鶴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二語頗為後人口實余謂托孤事重不容失言使昭烈果有此言豈復  
伸大義於天下之本懷如魚得水之氣誼耶燕主儁將死以國讓其弟  
恪二曰陛下如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豈不能輔幼主以昭烈之於武侯  
既不應信不及此而晉簡文遺詔桓溫依居攝故事乃有少子可輔二  
之如不才君自取之語王坦之於帝前毀詔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  
下何得專自於是改詔溫依諸葛武侯故事然則自取之文非章武之  
臣都無文度之識改詔之後方依武侯故事則自取之文非章武之  
舊典明矣承祚雖曰信史茲事所關者大容或出於晉室君臣之意曲  
筆存之史通有言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不可以事出國志遂淡信  
而弗疑也 帝禪景耀元年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鶴按高貴鄉公  
曹氏之英主討賊而死為得其所不可以成敗論也劉氏謂養老惟髦  
非美辭悖矣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鶴按

吳蜀死節諸人。皆武侯所栽樹。讀張悌對諸葛親語名賢一顧矢死弗  
護雖無益於吳。所以處死者審矣。以武侯之忠純。所謂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姜伯約以親炙之餘。不能堅其大節。可為  
恨。孝惠皇帝元康元年。廢皇太后為庶人。鶴按張茂先依違兩可  
之說。令人謂其稍能持正必何如而後為踰檢尹氏持論每過於  
刻深。條獨失之寬。母亦為盛名之所矜耶。九年。廢太子遼為庶  
人。鶴按潘岳之罪大矣。元遺山責其拜路塵大約。此處一失足。則亦無  
所不至矣。名士戒諸。永興元年。侍中嵇紹死。之鶴按嵇侍中立朝正  
色。本是一代偉人。蕩陰之忠。所謂歲寒然後知耳。張宣公謂仗節死義  
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吾以嵇延祖下忠貞之生平驗之。猶信。  
顯宗成皇帝咸和七年。分注趙王勒云。鶴按高祖創業之君。光武中  
興之主。世龍倔強。借以斥有晉諸君。而自釋其投足。劉氏之故。蓋謂憑  
藉先澤。雖英武如光武。已猶不為之下。况孝元以下。鹿者乎。至於詆  
譏曹馬。亦明以斥晉氏之先祖。其言則是其人。非因其自許者。而許  
之則無識甚矣。安皇帝義熙十三年。分注姚泓之降也。于佛念年十  
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欲於我。不如引決。泓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

鶴按不意借國乃有北地王。宋魏丙午年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陳少章曰江州誤作梁州乃漢中地也。鶴按此等處陳氏所摘謬誤。余所見本多已改正而其餘復往。有誤字亦非陳氏糾舉所及疑皆刊本之訛。非元本如此也。韋孝寬加兵尉遲迥。劉氏尹氏皆曰堅兵止書。擊今本乃作討字。汪氏亦云傳寫之誤。與二家所見本復有遲庭知此書之互異由來舊矣。梁魏齊乙亥年梁王督始稱帝。鶴按考元慶心積慮希冀天統。戕殺骨肉。恠於冠盜。謂其獨能雪武帝之恥。亦一偏之辭。爾江陵雖曰附庸。較之乃叔頗無愧色。迨陳氏篡立。猶奉梁之遺統。三世而後亡。計年則永於周比德亦愈於齊。至於前之十六國後之十國。不啻過之。考其遺事。撰集一書以補前史之闕。是亦崔彥鸞之所欲。沒事者也。隋唐戊寅年秦主舉卒考異云當作珽。書法云不書珽。將與唐以正統也。鶴按薛舉林士宏不過羣盜之雄。事至微淺。特以世亂無統。書主書卒。究不得如符如慕容之屬。此綱目之權衡。二說皆非也。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年討梁師都考異云前此唐兵攻梁書伐書擊此誤。作討書法云書討呂狄且迷復也。鶴按迷復之說是也。朝陽既升。燭火當息。理之常也。武后永昌元年太后自名聖書法云當作

武氏以後俱當作盟不當書太后若周鶴按所書武后之事綱目義例已精不必盡如環溪之說也。其言不當書周則是。又言間無異事周字當削則亦未然。據周殺右將李安靜不書其及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書法以為皆心乎唐者。可見每條周字俱不可削。惟當改為武氏耳。久視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考證云文惠當作分注鶴按司空梁公皆中<sup>以正</sup>所追加。并其謚而書之。不以仕周累狄公耳。此自綱目變例不當與前後諸條同糾。中宗皇帝神龍元年分注胡氏曰張柬之等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即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賜之而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鶴按此所論甚得春秋絕不為親之意。然非聖人之可与權則臨幾而能斷者鮮矣。觀崔元暉之對則天謂此正所以報陛下而姚元之至於嗚咽流涕則當時事勢與後人之空言本不相合無惑乎反正諸賢之慮不到此也。太史公謂為人臣子而不達於春秋之義則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諒矣夫。二年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殺鶴按為所殺者不以惡逆加君子之辭劉氏尹氏演責五王及顏文忠非所以為訓也。且五王失之縱賊豈足掩其反正之功。文忠從



容就義亦何嘗處死之不審何必設淫辭而攻之耶 明皇帝開元二  
年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攷證云嘗書官者鶴按攷證是也書法以  
為不勝書故不書綱目恐無煩則都捐之法後倣此 順宗皇帝永貞  
元年王叔文為翰林學士鳳洲云叔文以一言合順宗亦未為非深遠  
慮至順宗即位諸所措注皆能革德宗大赦之政其最要且正者用范  
希朝為神策節度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  
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斃死即劉闢為韋皋求三川許以死相助  
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何其壯  
也鶴按此論本范文正公王伯厚然任文用事賈耽鄭珣瑜恥之不与  
共事稱疾不起則其人可知矣且其所依附者李忠言何能罷中人之  
兵柄耶○自古未有附和罪人而能為國家興大利除大弊者何能訓  
注究竟何如惜哉以八司馬之才而慮不及此 穆宗皇帝長慶元二  
年魏博殺其節度使田布鶴按田氏父子乃心王室庶堂處置失宜庶  
堂處置失宜使皆不得其死元稹末路蹉跌乃以排擯晉公之故勸穆  
宗雪王庭湊而使智且勇之行軍司馬屈而為宣慰之行雖使命不辱  
亦何補於國體之虧損與國是之清亂敬宗既知宰相非才又不擇其

人而任之逆亂之徒安得不接迹於天下哉。武宗皇帝會昌六年立  
光王忱為太叔太叔即位攷證云太叔古無是号自宣宗始晚年讒臣  
建議乃有拜姪之嫌不知藩王承統嗣君拜先君皆礼之所有當去太  
叔之號書光王忱入即位鶴按徐說甚可觀然綱目書唐末諸君繼立  
大抵據事直書以示戒尔又尹氏謂宣宗之立不書即位或據他本即  
位二字變文為立則於書法尤合徐氏欲削去太叔之名非傳信之法  
也。五代戊辰年鶴按稱唐天祐同作分注而加於開平之上。義例甚  
精。後人紛二欲以天祐虛名比之嗣聖以斥梁之僭偽乃不通史法之  
論耳。癸丑年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書法云書郭榮正之為周主  
子鶴按非我族類如何正之為子一書養子足見其失。餘仍本文而已。  
下云以郭榮為開封尹不云其子則榮固非周主子矣。薛氏兩條皆謬。  
夫以綱目事近義明說者猶多紛擾况春秋大義聖言幽遠而一以後  
人之見斷之耶書燕說可勝道哉。丁巳年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  
鶴按此寇字尤宜改正劉尹說非。續編。宋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五  
年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鶴按唐祖老子尚有其人所謂聖祖者果何  
人哉真宗姑妄言之以自欺耳嗣是而後神道紛紛無稽之說遍於天

下皆真宗啓之也書之於冊吁可怪哉 仁宗皇帝皇祐三年分注帝  
慮介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鶴按此仁宗之所以為仁然保其  
身何如用其言之為得耶明神廟在御久中外陳奏多不省或直言指  
斥亦不加罪于慎行稱帝寬大宋鑣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  
寧可或加之罪上意猶有所微者若概置勿問則如癢痺不可癢矣然  
則仁宗此舉固如天之度亦啓後世以虛文相應之漸 英宗皇帝治  
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鶴按藩王承統尊崇所生自漢以來為未  
定之論至於明之入廟稱宗而事變極矣夫稱考稱帝俱宜死爭明倫  
大典豈足以洗千古之陋然在有宋諸臣得失却自中半稱名之處當  
參用歐公之說蓋定名本生正所以著為人後之實故張璠謂不去二  
字稱考與稱叔無異豈待沒其父母之名始無二本之嫌也哉改稱伯  
叔既非必也正名之義而追崇爵謚又義之所不得而起當以程子濮  
議為正不可執一偏之論也○又按改稱伯父程子亦主此議然孝宣  
承昭而悼考稱考光武承元而南頓稱親是本無此典也惟審配上袁  
譚書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或者是東漢之末失耳 神宗皇帝熙寧二  
年王安石參知政事分注帝曰文學不可任耶云二鶴按觀此知文學

經術吏事皆非所以擇相。哲宗皇帝紹聖二年贈蔡確太師諡忠懷。鶴按此條於書法未合。若云贈蔡確官及諡則可。然亦不足以累筆墨。載之分注可矣。高宗皇帝紹興十三年秋七月分注洪皓云：鶴按。萬死之餘，卽極言觸時諱如此。忠蓋之氣過於蘇子卿矣。二十六年。淵口帝卒於金鶴。按周密雜識云：至元二十二年，楊髡發徽欽諸陵，徽欽初葬金五國城。宋遣使祈請得還，禮官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梓，仍納衾冕於梓內，不改斂。至此被發徽陵，止有朽木一段。欽陵止有鐵燈臺一枚而已。考淵聖殂逝在徽宗歸葬後十又四年。史言孝宗遣使祈請山陵，金世宗謂爾國何舍欽宗之柩而求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葬之。遂以大定十二年三月葬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是欽宗未嘗歸葬也。高宗於梓宮入境，不行改殯，心事誠不能逃後人之議。其實徽宗之骨金人亦何用，而必以他物易之，如泗水所言揆之人情，當不如此證。以欽宗之未歸葬，不辨而知為傳聞之誤矣。寧宗皇帝慶元二年十二月分注朱熹擬封事云：鶴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以為無此事。余謂其弟子相傳云，尔不可謂無此事。然疏既未上，自不當書於史也。嘉定元年王柵還自汴，鶴按四朝聞見錄有云：柵詣金庭，惟

貶号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与易弟為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據此則當孝宗正名之日似約為兄弟者与正史不同然他無所攷也 漢秦檜嘗謚鶴按函送首事之首宋之君臣貽笑千古而弗恤矣此之紕繆復何足書徒益繁蕪而已 理宗寶祐四年用竊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鶴按周密雜識癸辛謂是時學校之勢橫甚至賈相以利祿解之則翕然頌功德矣又謂黃鏞知廬陵文宋瑞起兵勤王鏞百計沮之癸辛言此者非一至比之典午清談當日士風蓋可想見然公謹之意若不滿於道學諸公則殊為不揣其本又以六人為劾史嵩之得名則異辭所當攷也○又按景定五年應詔上書詆似道者葉季蕭規亦太學生然季後竟仕元黨附桑哥而敗母亦如癸辛之所謂乎 元成宗皇帝大德七年蘭谿處士金履祥卒鶴按仁山宋之遺民其薦舉亦在宋世宜從晉徵士之例為是 武宗皇帝至大四年皇太子即位鶴按以弟為子古所未聞公羊之說仲嬰齊明為解經之謬矣武宗事不師古黷倫亂名終啓後日之既不改而正之何以為史余謂此條宜變文書立而皇太子三字与前領中書令二條皆當書仁宗之名罷尚書省一條則徑宜去之方合正名定分之義於本事亦未為

沒其實也。泰定皇帝致和元年分注王禕云：鶴按泰定升遐嗣君繼世改元天順幾及三月斷無不舉請諡之典之理疑文宗沒之而暴揚其惡元事擾攘史文脫畧遂致有舊聞之謬也。己巳年鶴按一統之世而有分注之年自綱目以來未有此例且明宗既立不應復用文宗之號余謂此條宜大書明宗皇帝和世球元年九字於分注天曆二年四字之上而自稱帝和寧之北以後諸條皆應削去周王二字八月丙戌一條亦宜書帝書崩蓋爾時天下猶元之天下明宗為武宗長子次序當立視晉王之繼統莫能相尚雖身未入中國而據事書之足為明審改從變例不足以正懷王之罪矣。立圖帖睦爾為太子鶴按亦宜書第。文宗皇帝至順四年鶴按四年二字宜去。順皇帝元統元年七字宜大書不宜分注。

御撰三編 景皇帝景泰三年于謙請解總督軍務不許鶴按忠肅以震主之功居猜嫌之地南宮易儲必有造辟密謀爭之不能得者又以景皇委任之重不忍決然舍去故有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之語歎奪門之事以忠肅之智豈不啻一料及此及其死也尚被迎立外藩之誣故野史載其有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之語此則天下后世雖有公論而君子

不肯一日冒不韙之名不可疑其說之誣也 英宗睿皇帝天順二年  
徵江西處士吳与弼為左諭德鶴按前史多不滿於康齊至謂其為曹  
吉祥作譜序稱門下士攷此事出瓊綴錄本尹直誦言非智者所宜信  
又張元禎遺書康齊責其子弟抗訟公庭泥首對簿其實亦屬誤聞顧  
端文嘗辨之七十老翁力辭禁寵不應細節反狼狽若此 憲宗純皇  
帝成化二年貶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提舉鶴按文毅見義之勇于載  
下猶當開風興起區區科第豈足為榮必如文毅乃足為科第榮耳  
匠成翹秀賦 湖句漏之名言仰陶鎔於哲匠斤所作器而運以一心  
天之生才而肖其万狀如彼作室兼收夫細榘大采謂之國工事本乎  
巧述智創惟審曲面執之咸宜斯左引右杖之各當有數存焉何羨乎  
古人之傳通是道也乃所謂天下之相大哉成之為義也本天之德因  
物之情既有甲而必圻亦在比而宜盈雷一動而万物皆作霜一降而  
万物皆成乃因材之妙用菁莪樂且有儀育才樂且有儀長喜試歌夫  
中江拔茅茹以其彙前進自協乎南征裁者培之豈特鍾夫翹秀區以  
別矣將自致其滋榮於是植勁幹萃榮條收而蔓致煙苗朝陽之生既  
歌萃二錯薪之刈亦頌翹二維彼英姿脫穎自知有異况茲麗質實時

共識不凋翹者舉也秀出而羣推軒舉翹又高貌秀發而獨見高標謂之華謂之英總非凡卉或為懸或為企早識維喬用輝映乎林薄寧寂寞乎山椒是知物之生也貴乎成而其成也惟所就彼情同檇櫟願處乎材不材之間質混萑稗未分乎熟不熟之候固老圃之為甘非藝成之待售猶且飲鑿食耕頤性養壽矧夫積木之所必登羣巖之所獨秀既乘時以向榮亦經霜而逾茂有不為匠石所材而情欣既覲也哉

請周易偶記一則 前人多謂古經之亂始於費氏又據高貴鄉公傳所謂鄭元合彖象於經使學者尋省易了之語證之鶴按正義明謂王輔嗣分象辭各附其當爻下高貴鄉公言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是經文仍如古本而注特有與彖象連解之處故指以為說費氏以彖象繫辭文言說上下經但不自為之章句而以經解經耳其實漢儒無亂古經之事也

歲暮言懷二首 朝經暮史千秋業擊水培風万里心漫說晚成儲大器且須希聖惜分陰悠々舊恨眞無及悄悄々新愁更不禁日月長來知愈促年華幾許任浮沈。百年究欲居何等萬慮終難任所之每念立樣應有度所嗟補過竟嫌遲廉隅正白窮途曠亮節都緣矯世垂一樣



衣冠多不朽此生氣象總堪悲

是歲紫陽書院山長係嘉定錢辛楣先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余年三十有四館小鬱林

二月某日歲試同鈕朗寰母姨丈赴崑寓新邑前顧家

題周室班爵祿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賦得文選舉得精

字五言六韻

五月二十一日子迎恩生取名德勉十月某日初謁見辛楣先生於春風

亭

手錄明人四書文小引屢試不利不知文章一道何者謂之時路諸

生之職自督學制府節使郡縣有司教官山長皆得課之每人而悅之

日亦不足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何風氣之當趨何好尚之

宜別乎二蕩二是曰康莊必尊以王制恢張以代聖人立言將恐舉一

廢百終同覆瓿必謂敲門磚楔無關學問則吾未聞卒五百年之心思

智力而學問不出其中者也先正大家之文具在熟之復之習以其暇

日彙而錄之使後之人得其本而傳相戒曰此某人所以不利場屋者

也則某人固已為驢尾之蒼蠅無疑也已

存藝小引一 余十二學文迄十八歲之冬所作無一篇存者匪直矣  
鄙可愧亦正在漂搖風雨時也午未以來稍自收拾而每歲不過三四  
十首則懶惰之故耳嗟乎以余椎魯卽竭區區砥礪萬分之一於文學  
君子猶且無能爲役乃奪於外患蒙於俗塵中於怠荒之志氣失時不  
學未衰先摧荒技已窮難脚空戀豈不可爲大噱可爲長歎也哉是卷  
所存皆家伯父漁莊先生點閣之作金丹可求而凡骨難換然雖墮落  
之餘尚以故鼎微功冀附劉安雞犬昔人謂若不到此便是虛過一生  
殆謂此也

存藝小引二 歲戊戌課徒盡替坊每日以讀書作文考史三節自矢  
無間本生府君扶病聽之稍向愈則爲之講說而三日荊棘一簣坐廢  
本生府君不以吾兄之得爲喜而以不肖之失爲憾馴至四月遽遭大  
故此不肖終天之痛終身莫贖之辜也已亥終制卽值科試頗以心費  
爲嫌瞻夢文援師晦府君執終身夜而屢赴省試爲解然竟不得售庚  
子春舉敏成彙課勉自淬厲而竹邨叔父獎勸備至越明年春余始爲  
昌彭公所取士得齒縣膠一衿之細也而余家父子兄弟之間罔不艱  
難困苦而後得之而不肖又以本生府君不及一見爲痛雖得微名不

亦重加戒乎自爲諸生潦倒猶昔於此道益浮沈視之四試省闈不得  
一當欲遂決然棄去顧念先世以來俱嘗耗竭心力於此而本生府君  
背棄時憐之意尤不敢忘又平日所得師傅友教頗冀有所成就而  
不可以遂已而數年以來舍己梁內竊人糟糠又頗自覺其弊因取戎  
戎以後所作見存者訂爲一編以自考鑒其爲友朋持去及始未存稿  
者則並闕如以爲纂無足追論矣嗟乎余生三十三年矣去日漸多則  
來日漸減自茲以往方思以其暇日考諸經之訓詁朔文章之源流以  
庶幾古作之者萬一而不遂以涉獵寒暑畢乃能事將桑榆之收恨不  
能逆料其竟何如耳也

名家制義題辭跋 先輩茂才周君璫貧而好著述往往在漁莊先生處  
見其論可儀堂名家制義題辭可以輯錄爲一書余因倣其意爲之於  
舉業之中有知人論世之學原序以爲可當五百年之史夫當史談何  
容易五百年之史猶不能不多所抵牾況其爲評選之餘論若乃砥礪  
實學表章隱德揚詡忠孝往之可泣可歌以當史論亦何所讓故不止  
爲文章家談助也本一百二十家呂稿在禁例今止一百十九亦周家  
先輩示

詠後漢史四首。高皇逐鄭君。光武攢馮衍。所見略相同。激揚寧盡善。  
義士抱區區。匪石故難轉。何爲更浮沈。汲。冀通顯陰。郭夔交遊詞。章  
費才辨。懟怨誠非宜。求榮毋乃淺。不聞達者論。近義言可踐。古人重  
知己。所重道與義。所以朱。今人重知己。所重名與利。不覺今人愚。安知  
國。抱精誠。中道棄。或捐棄。紛。鷺浮華。出入更聯。世路非。噉噉人心  
有榮悴。所以朱。公叔發憤。唱高議。康成事馮君。三年乃得見。一見遂  
絕羣。道東非妄歎。叶。向非善九章。旁人末由薦。安知門下才。矯。凌羣  
秀。誰無青雲思。所難在顧盼。不見董江都。弟子莫謀面。洛陽一市卒  
夏門。一亭長千秋。萬歲來思之。尚神往。男兒有奇節。勢利疇能網。方其  
默自安。襟懷更淡蕩。多謝齷齪兒。空自負駝驘。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余年三十有五。館小鬱林表。弟王芳辰從余學。字世曾  
立春日口占。又見三陽轉。剛逢正歲初。

頌書來史氏

錫福溢衛廬。家祖母年七十有四。容歲例得邀。

源

思存養。冰雪經冬淨。風光應候舒。非同昔感陳。長吉詩。回頭三十四年。

非余適當其數。回首更踟躇。

古詩卷之三

詠漢史二首 夜雨滿二燭影紅 偶攜青史湖流風 幾人責備心無愧

自古流芳事不同 賢證陳書關國體 狀山乘障是愚忠 何須更有掀天

紫磊二聲名未正 竅誰將獨力挽塵氛 每誦清風函頰芬 借劍要須

問張禹請纓何必效終軍 由來報主緣天性 只有排奸是大勲 千載理

輪傳士氣肯教同器混 藉薰 善其節母詩 景星御雲世一見 照耀陬溲無不遍 為臣忠君子孝親

從來大節關彝倫 古人並問本性命 所以立教首士行 六經原非有所 遺采風又錄共 姜詩濟陽有賢母 節操眾所欽 弱齡矢冰蘖之死靡他

心荆樹育枝 二挺秀移倚貞松 更榮茂清風苦志會 顯揚彤管千秋足 為志 豈惟彤管千秋壽

旌章煌二況可邁 恭惟 聖主關幽光倬 彼昭回燦辰宿 蓴洲閒嘯跋 張蓴洲先生之歿 余以詩哭之 云不朽空將一句詩 千

秋品藻欲憑誰 祇愁神物終當化 欲乞瑤宮与護持 蓋余嘗求先生所 著易解不可得 又先生自訂制義百首 欲以授余 二方厭苦舉業亦未 之受 至其生平詩稿尤富 今不知盡屬誰何之手 此閒嘯一帙 乃其早

歲之作余世父敬菴先生所論次吉光之羽僅有存者而鶴六義未明  
表章無術亦何足為先生有無益以信詩人之多窮矣先生名望後更  
名鼎傳五十餘始為諸生竟以窮餓老然浩歌自得無戚之態初應  
童子試以詩賦受知故學使崔公而不得雋及年踰八十例得以鄉試  
終場奏名又以校官之籍不符而止其遭際亦通人所吁云

正月十七日謁仙人好樓居留飯午後到館廿五日縣試廿九日覆試  
二月二日拜貞節祠是日縣再覆試三日雲弟來五日心傳來同食河豚  
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郁倫來辭行之粵東二十日弔顧小韓先生之  
喪廿三日先大中丞祠陪祭廿四日王繩孫先生來

三月三日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十七日硯山掃墓十九日歸自花山  
二十日弔徐佩馨先生之喪廿一日謁春風亭郁文來德音文來  
四月三日書院會課八日敬昭來貢曾來十日候仙人好樓居王揚孫先  
生來十七日滙川姪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廿六日介福來

五月四日同陸徒至府署值明諧同至滄浪亭六日府試十七日覆試十  
八日書院會課廿一日長兄三弟協弟佩紳世曾同在舍飲廿二日候仙  
人好樓居廿六日府再覆試同備戒送考值蔣霽先聲佳大雨

六月一日肇佳來三日書院會課四日過鴻螳

題一峯草堂圖 甫里先生舊隱居水雲淡處見嵩廬仙人自合栖方  
丈才子偏能賦遂初隔浦荷香朝冉二窺簾月色夜如二且何須更覓  
長生藥且共閒尋種樹書

八日館齋飲十一日過雲弟始浴十六日申曾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  
日過德音丈二十日得邵倫嶺南書在郊及惟望來廿二日德音丈來  
七月一日候仙人好樓居三日長兄來舍

戲作止奕詩 飽食當長日猶賢試一為寸心誠浪擲國手亦何奇我  
育局中算聊將敗者規十年同戲劇後悔竟難追

六日解館八日到館十日繼曾來十二日聿新來十三日解館十四日過  
心傳值念慈十六日到館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同長兄候仙人好樓  
居候族兄其友廿五日鴻螳來廿六日祝靜遠先生八十

十五年前幾追逐文壇飛將登堂處父慈子孝令人心曠世學曾窺黃  
卷裏高情每企青雲上詎無端請駕慰文休增惆悵 平陂事疇能量  
盈虛理元非妄見大來小往吉人天相萊婦仍高委蕃節小同早侍談  
經帳願從今安步到期願邀天貺

過在郊解館廿七日在郊過舍廿八日長兄鴻皚汪景唐同赴崑是日大風至晚乃行廿九日入城寓方家橋陳家

八月三日科試

題 昔者先王二句 秋郊子來朝昭公十有七年 地出醴泉得廿  
字六韻

是日大雨四日歸五日德音申遊佐過舍六日復赴崑至敬初陸徒字常  
平倉前寓

路出婁關出人從笠澤過雨來帆影重風急浪聲多隔浦聞雞唱鄰舟  
和權歌問潮尋舊館前路未蹉跎

十日三邑童生試十一日歸十二日雲弟來十三日佩紳來解館十六日  
到館在郊來十七日復赴崑宿肇佳通和橋寓

廿戴崑山路兩旬三過之一帆風自送百里驥能馳岸識頻來客潮符  
再至期何年謝塵俗閉戶獨哦詩

十八日維翰觀瀾盧振雍同歸十九日賀三弟得子到館廿日長兄同至  
硯山瑩廿一日館齋飲廿三日明諧來廿九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卅日

佩紳來



九月二日德音來三日候仙人好樓居十六日備成心傳同觀劇十七日  
心傳來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

題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上月攘一雞 詩題關

余久困童子試及爲諸生而潦倒如故肄業書院殆將十年前巡撫歸  
安閣公嘗拔置第一而復抑之己酉冬日始爲山長辛楣先生所知嘉  
許有適常格是考也巡撫覺羅公名長麟大會諸生七百餘人於可園  
而甄別之余得超取上舍嗣是一年之間尤試冠軍以至徽幸一舉皆  
辛楣先生獎導之力也

廿日馬南平過舍廿二日墨妙齋飲廿三日吊肇佳婦喪廿五日德音返  
佐過舍廿八日瑞蕙來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

十月三日書院會課四日謁春風亭候府教授顧公六日同協堂弟至硯  
山瑩十四日吊汪氏從妹之喪十八日書院會課廿一日過介福廿九日  
吊沈豫元尊人之喪

驟寒 入夜北風急寒從戶牖生薄氣渾似鐵濁酒不成兵忽有求安  
意頓忘學古情空漸洛陽客卧雪襟艱負

十一月三日書院會課六日介福來同過載岳九日心傳來十二日候二

姑母十五日棟然來十八日書院會課

書尹山傭事所識段氏家有嬖嫗尹山人也居於段數月矣偶出爲逸馬所傷扶而歸使人呼其子未至嫗傷重死嫗之死也驟體復有傷段氏大恚以爲苟無他辭棺斂直所弗計矣其子至則蹙然曰此吾母也敢煩主人棺斂乎且吾有母弗能養致以慘死吾之罪大矣吾且僞爲母也病者負以歸成送死之禮焉何敢煩主人棺斂乎段氏聞大慰遂以錢若干與之亦辭不受陳子曰因親之死而以爲利稍有人心者宜不出此返於其室成送死之禮則非知禮意者不能也被傭何知焉嗚呼其亦可風也夫

十九日候王姑母廿一日在郊過舍不值廿二日蔣賡仲來廿四日解館  
廿六日過在郊值蔣丈襄廷候沈丈曉如廿七日仙人好樓居賀至廿九日到館

十二月三日書院會課八日書院會課九日弔族嫂守貞蔣孺人之喪十日謁春風亭廿二日解館廿五日弔朗寰先生之喪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余年三十有六館小鬱林

墨妙齋斂後作 忽二驚看又一春我生祇是逐風塵十年未遂巖栖

願尺水猶淹瓊屈身命合昇仙休道妄夢為得度亦疑真壯心欲耗憑誰說呼取明瓊擲數巡命合昇仙明張西江壽朋語

三日汪景堂同過報恩寺九日胡姑丈宅飲十日雪十二日立春再謁仙人好樓居十三日又雪十八日到館二十日蔣徒始來名錄廿二日郁倫來蔣廣仲來廿四日諸同人公謁春風亭過在郊不值廿八日書院會課二月一日郁倫來二日南平來三日書院會課同念慈過心傳

為心傳悼內 十載論交密深知德曜賢那堪偕老頌翻作悼亡篇霜冷銅荷燭風淒錦瑟絃徽音今已矣彤史尚堪傳

四日德音丈來五日弔胡晉修之喪七日弔施振雅尊人之喪過介福九日至盍簪坊郁倫來十一日族兄方增來十二日明諧來十三日候仙人好樓居賀胡姑丈十六日過德音不值十七日弔世曾叔母之喪

張節婦詩

周貫時姑母適張氏夫族盡亡依其姪苦節六十年

十餘卒余哀其志追賦此詩 絕澗有負松冰霜曠相守但失歲寒前

安知歲寒後逆二十春此志竟不負張家更無人妾是張家婦

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南平過舍廿一日鴻蟄來廿二日過鴻蟄同弔

心傳孺人之喪過尤亮來候揚孫先生廿三日李備五顧希翰李尚之來

聖弟來廿五日介福來廿六日在郊來

三月二日拱曾來三日書院會課五日至盍簪坊九日羅少白來十日解館胡姑文來舍十一日雨中候仙人好樓居十四日到館祝棟然太夫人八十余族妯飲十五日謁春風亭值藍振雅十六日郁倫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長巖謝教諭何公到館廿一日到館廿五日郁倫過舍廿七日硯山掃墓廿九日歸自花山

四月一日到館三日書院會課過在郊四日同世曾弔賡仲孺人之喪七日過李備五不值八日蔣徒母喪卒哭來館郁倫來九日雲弟來十一日心傳來胡姑文宅飲十五日立夏十七日瑞巖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廿日候仙人好樓居同備成觀劇廿四日過心傳復同觀劇廿六日祝本洋趙師七十九日郁倫來德音來

閏月二日館齋飲三日書院會課四日念慈備成同觀劇心傳書樓宿五日復同觀劇夜分歸六日弔姜擷華尊人之喪七日候春風亭元邑完夏稅郁倫來八日長兄汪企棠同觀劇

陳湖某氏梅園圖記 凡水所匯之處多勝區蘭亭以清流激湍勝滕王閣以臨江渚勝岳陽樓以上下天光一碧萬頃勝自古之高人浪跡

先生天隨子之屬往：浮家汎宅并舟賈東書水雲逆逆煙波來往故  
隱居之樂惟湖鄉之樂為深水陸草木之花亦大造所以怡悅人也或  
宜於園亭或宜於富貴者之家惟梅花則宜寂宜僻宜竹籬節舍宜平  
橋淺水面流背岡之地多而益韻近而彌遠是以孤山處士好焉余職  
胡君好遊於陳湖得某氏舊園地五六畝土園四周之古木翠竹中有  
梅花百餘樹其東則湖光蕩漾一望無際蓋兼隱者所好且樂而克有  
之宜其眷戀之至於不能舍也爰命繪圖以寄其意陳湖余先世所居  
族人尚<sub>經</sub>勤耕牧其地然自歲時展拜邱墓未嘗少畱一窮其勝胡君既  
得其勝而樂之矣聊試問傍湖樓閣帆堂之故址結廬其間則他日踐  
偕隱之諾者非余而誰哉

十七日至盍簪坊哀癆從妹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過徐鳳輝廿二日  
在郊來不值廿三日過心傳廿六日過瑞棠倉街諸氏值靜遠先生

五月二日解館三日書院會課過在郊值其徒袁汝霖五日候仙人好樓  
居候二姑母過表妹夫陸政施不值六日<sub>劉</sub>館十一日候春風亭繼曾來  
過陸如山德音來十二日郁倫來十四日<sub>瑞</sub>百來候二姑母

丙餘集後序、察在谷先生丙餘集本生府君撰輯時已不見全書後

併其本失去鶴訪之范先生顯桂得四十篇視府君所得知少中心耿耿  
者數年於茲乾隆五十七年得本於徐子上翔凡九十餘篇頗有舊  
所未見者乃合兩本編次錄之而府君所輯有詩歌三十餘篇不可得  
見別有草彙黃隱君行一篇類于韓子董生行然非先生手書未敢以  
入集也夫古之立言者其傳于後蓋亦僅矣或有其志而不及為之  
而不克成之而不足傳是以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作然且不久而  
亡或久不免於亡嘗攷隋經籍志凡別集八百八十餘家而亡書居  
其大半經歷唐宋存者益鮮其見于晁氏讀書志僅一十有九家見於  
陳氏書錄解題者三十有五家自唐而後作者時有史志所收又不下  
數千種其存與亡大畧視此然則守言之傳既難傳而不終於亡者又  
難然則苟其可以得傳而幸未至于亡者何可不重為之愛惜哉昔白  
香山自序其詩為諷諭閒適感傷諸類又寫為數本分貯廬山蘇州東  
都佛寺及外孫從子各付一帙蓋言之所以傳必有合于古人不苟作  
之旨而其所以遂傳則罔羅傳寫之事殆不可少此本生府君所以倦  
二者也至蔡先生行已之槩與其言之有合于古人鶴舊嘗述之而未  
備且已見於李容山先生之書茲不敢復贅焉

答貢曾 得吾兄七日手書述汪先生垂詢厚意媿荷媿荷僕於此事雖嘗好求諸老先生之緒言餘論其實未嘗用功豪無所得爲諸生潦倒十餘年轉更無志特未決然棄去之耳近雖頗蒙錢夫子獎導而空疎猶昔淡恐負其明鑒諸同學索觀課作不敢出以相質之諸同學尚不可況敢質諸汪先生乎但馬齒加長而舍此更無一端可以稱道故不敢自愛其愚而其欲爲有道者獻且其胸中所欲就正者尚多而願俟之於異日也茲寄到文二首惟汪先生教之希道意不宣

十八日書院會課廿三日費玉衡來同過李尚之廿六日過心傳

六月三日書院會課候仙人好樓居四日郁倫來十四日樹屏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過德音屬至省先代納試卷廿一日候仙人好樓居廿二日在郊來廿七日弔陸文允康之喪過鴻臚廿八日過肇佳

偶感一首。君不見古成手劍求韋高彼昏聞之懼且逃名教維持賴清議雅琴雖古難終操送死由來有中制不肖焉者跋而遠道升俗降幾轉移此理昭二未虧蔽浮屠之法始何年儒生發憤後指前流俗易惑已可歎誰謂末失同風愆何來鼓吹喧入耳大者爲宮細爲徵借問備樂將何爲云是修齋飭喪紀人心不死天理存習耶瀾耶詎可論喋

同寒蟬亦吾恥非力所及膺徒捫惡民有口未讀律莠良不齊乃其質  
祇今承宣盡名卿何不留心更表率

七月一日貢曾來二日哭沈氏從祖姑運開兄來舍三日賀殿銓得子到  
館飲五日館齋飲九日謁春風亭十二日世曾來辭往顧氏權館十三日  
至盍簪坊十六日候仙人好樓居十八日郁倫來二十日同趙禹會吳觀  
瀾肇佳維翰赴省廿一日出關廿七日至鎮江同肇佳維翰遊蒜山廿八  
日同觀瀾肇佳遊栖霞寺廿九日過江午後入城寓理問廳前朱家

八月四日樹屏厚培來寓飲八日進場坐寒字十一號

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二節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無曲防三

白

賦得天影落江虛得虛字五言八韻是日出題最早妻弟凌介

夫適在同號因就余共談余謂此題以兩段敘題兩比咏歎正格也祖

先輩吳仲升之說於書法上著意奇格也因先作正格一篇又作書法  
一篇復作二三藝及詩藝時已二鼓遂就寢矣意若有不釋然者五鼓  
起挑燈五就一藝筆勢頗橫恣然終以破體爲嫌念時已促卽錄之上  
卷雖遇合有數而竟不得以範我馳驅雋也亦命也夫

十日未刻出場十一日進場坐餘字十二號



題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九年 齊師宋師曹

師城邢 僖公元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冬築鄆圍

昭公七年 聖其合德二句

十二日出場十三日過在郊寓十四日進場坐月字一號

題 經注 禮器 象緯 選舉 兵制

十五日出場夜同肇佳步月十六日同寓因起早留止一日余獨登舟至城外泊何其武過余舟談半刻十七日同姚元調黃振初厚培遊燕子磯永濟寺乘興行三十里遂至棲霞尋同寓諸人共止宿十八日同復遊寺中已刻登舟行二十日二鼓抵家廿一日館齋飲廿二日又飲廿三日至盍簪坊廿四日候仙人好樓居候二姑母廿五日哭二伯母廿七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復同協唐弟德祺姪拜貞節公祠三十日同長兄至虎邱尋菊黃紹甫過舍不值

九月二日臬憲汪稼門先生決科三日重謁稼門先生七日過心傳九日肇佳過舍同至圓妙觀過在郊不值是日揭曉余中式第四名十日得報漁莊先生枉臨舍間黃用賓吳震南始來十一日至盍簪坊盛於唐始來十二日同用賓於唐潘槐堂震南謁藩憲張雲船先生夏季慈始來十三

日蔣載常顧大千始來十五日吳廷錫槐堂始來十六日謁汪稼門先生  
謁郡尊馮公顧亦裝始來十七日劉文憲謨始來十八日謁春風亭汪樹  
蕃始來廿三日候徐師廿四到館靜遠先生來廿七日郭戴商始來廿九  
日祝震南母夫人五十彭承慶吳步周末虞起始來

十月三日胥江舟次謁座師李雲門先生五日諸同年同赴江陰八日謁  
學憲胡豫堂先生填親供十日歸十四日於唐宅飲十八日書院會課二  
十日諸同年及六合陳爾安婺源俞禮南集憲謨文宅率觀楷先生枉臨廿  
一日禮南始來廿七日賀宋銀陶先生賀盛思元先生

十一月三日禮南招集觀劇四日心傳備成震南肇佳同觀劇過詹麟飛  
五日用賓於唐槐堂震南同餞禮南回婺源觀劇六日解館八日赴宜興十  
日謁房師阮昉巖先生十二日歸十三日到館十四日槐堂宅飲十五日  
謁春風亭候仙人好樓居十八日書院會課二十日同於唐謁撫憲奇麗  
川先生廿六日舍下飲廿九日過朱麗中先生族姪贊元來不值

十二月三日協唐弟娶婦飲八日書院會課九日謁春風亭十日候唐學  
誠母舅十一日過運開兄候族叔祖廷佐十二日歸自先福十四日過張  
珊廷廿二日解館廿三日戴商宅飲

讀春秋偶記四則 說春秋者莫善於孟子兩言其中義例則究以左氏為近是但有春秋之例有夫子之例左氏兼收而並載之如列邦之事不告不書及所謂稱君二無道諸條大抵皆春秋本例魯說兼禮舊典猶在不應史失其官都無一毫成法而或事迹易明於義兩有所當又或史文久闕夫子亦因而不改至如狩河陽一條為夫子之特筆左氏特揭仲尼數語昭如日月又謂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此處變文起義自指夫子已修之春秋詳攷於此而采二傳之精者附益之微言大義猶可十得六七余經學荒蕪媿未及此姑識所見以俟有識者攷起焉、夏五之為闕文舊矣邵二泉氏謂不補月字為不誠於後人勸按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著此條蓋有本事并月字而逸之不容筆削之際獨補月字故存其舊以著闕文之義不得謂之不誠 鄭伯斃頑卒於鄆與宋公佐卒於曲棘正同而特詳其文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此似有微意其不正名為弑者則所謂傳聞不勝簡書是也必謂舍傳從經恐舍傳而經之意愈晦矣 定之元年蓋春王正月也說非不是但隱莊不書即位不以無事而不書正月此是元年必書正月之證而定之篇無之即謂之無正可矣

書潁川分祠記後 乾隆五十七年之秋鶴得齒貢士名將以來年三月觀光於禮部有同姓玉林者介宗人交於余意甚厚已而持王侍讀文治所撰潁川分祠記示余則其所祀者自余先都憲公而上又下至余族祖元甫公咸在而自以其五世祖考紹之蓋余家譜自文莊公而來屢經纂輯而子姓散處無考者甚眾鶴幼侍本生府君談先世遺事未嘗不以為憾及見斯文所述至詳且明中心喜之以為誠然雖然元甫公身雖流寓哲嗣歸吳為時不遠以余宗之故祭祀以時舉尚有與族人共守之者義田贍族尚有相承於勿替者又裕臺公昆仲於時甚盛皆其有服近宗何竟不相聞問以至百年之久則即其所謂詳且明者亦不無疑義焉又其謬者以文範先生為初祖而自余家始祖而下咸附祀其旁夫文莊公之為譜至為審慎矣以遷居大姚者為始祖以為可考者如此也文範雖賢者而非遠有承傳譜系最明安知其為吾祖也以文莊公之所不敢祖而祖之則其建是祠也亦妄作而已矣嗚呼譜牒吾族之不修五十年矣族之尊者賢者皆莫之留意鶴之過計懼或者之大有以亂吾族也夫收族者宗子之職鶴勿之敢僭也然而甚願為之役焉故書之以俟族之尊者賢者共相考正云尔

後梁春秋評 余客歲欲作後梁春秋以所見古書少不能脫葉擬評數則不忍棄去姑錄於此云爾

評宣帝 宣帝任術好謀知人善任論者以為有霸王之略英雄之志焉夫葛藟猶能芘其本根而帝當淮海版蕩宗社淪陷曾不是恤方擁衆自固外連強援卒使江陵傾覆梁祚再新惡觀其為英雄者乎迨陳氏代興東南尺土已非梁有帝獨撫有全楚位號無改觀其著賦愆時憂憤歎吃蓋其所志者大故尚有所就也奉梁遺統享國傳世三十餘年雖未光復舊業其志亦少伸矣舊史為宣帝立傳雜夷裔僭偽者之列至唐左史劉知幾著論以為宜云世家今取其言以為春秋新例評明帝末帝 明帝續業密邇寇讎乃能內事撫綏外修好大國以禦侮而固圉沌口南紀之役陳人之欲逞其志者屢矣然竟不能得益帝孝弟仁慈有君人之量御下有方賞罰得衷朝周及隋皆見崇禮保世克家號為令主非偶然也管公大去其國遂為外戚不復自持抑亦守滿之一道也

評諸王 余觀安平義興羅川之事而歎民之乘彝存不以義世而滅息者如此其昭也梁之始興非有伐罪弔民之實也又非有深仁厚

澤之貽也。而故國舊君之思歷<sup>陳</sup>梁迄隨未之有。豈非君臣之義出於天性者然乎。而况能以三代之治<sup>得其</sup>之者乎。古之王者所以統<sup>其</sup>於民惟邦本而不敢<sup>其</sup>虐<sup>其</sup>之者良有以也。

評蔡大寶大業 余於後梁得死節之臣三李廣許孝敬皆將帥獨蔡大有以守土之臣死於其職當有學行可稱而傳沒不見僅書其名於宣帝篇中惜哉蔡氏於後梁多當重任大寶以智略為宣帝佐命至論者比之武侯名亦顯矣大業之救裴政明各為其主之義而居喪以孝行稱大有當亦其兄弟可謂一門之內有忠與孝允恭以舊家子紀述故國其書不傳重可惜夫

評魏益德尹正薛暉 魏益德尹正薛暉皆以雄武之材自奮<sup>於</sup>功名豈非以其時哉當魏入江陵威震南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而尹德毅乃欲掩其不備反敗為功可謂雄略事雖不成其志亦甚壯矣昔之奇挈族虞公執于家奉身魯侯逐卽墨謀廢王建餽<sup>王</sup>廣武計<sup>成</sup>安<sup>謀</sup>皆成沮授流涕袁宗滅此皆成敗之幾在於俄頃而聽言者莫之能用適不占人所歎勿謂國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雖然天之所廢亦有非人評岑所及者姜維之事可觀已

評岑善方柳莊袁敬 梁始草創轉側危殆非附強援不可得而立將命之功於斯為大初梁使如魏周文使東閣祭酒榮權報命嘗稱其人未嘗失信梁雖叢爾禮尚往來傳稱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岑善方其有焉袁敬所爭事在國體使附庸小朝得伸於列國專對不辱其斯人歟方梁廷諸臣勸明帝起兵應尉遲迥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柳莊一言使梁室危而復安夫帝王之守與人臣不同盡節保世各有其義柳莊其可與權矣

自課三則 元畏齋程氏作讀書日程使人日記課程以自考核今略做其意如左

一補讀書 儀禮 公羊傳 穀梁傳 孝經 爾雅 每晨起講授

之暇自課四百字或三百字以熟為度再通數日所補讀背四五遍若無暇則盡日力若燈下為之又不得然後且閒

一溫理書 易 書 詩 左氏傳 國禮 禮記 每日補讀諸經

書後若尚有餘暇則盡日力理從前已讀書無暇燈下為之先理已熟然後補所刪節盡補所刪乃節讀傳注其史子集以下不能盡補擇要焉可也

一玩索書 諸事已讀者 諸子已讀者 韓柳諸集已讀者 隨時  
考究性理治道制度涵泳文義 右余庚戌歲自課也自己酉報罷達  
時之技至此已窮頗思自勉於古人之業兩載以來甫誦習甫有次第  
而一經鄉薦俗塵遽深此後又當馳逐舟車未知何日始遂此虛願也  
姑錄於此以諸誌時過後學之憾云小除日書

擬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辛亥觀風作序文未錄 鄂渚靈區湘鄉奧域衡  
巫南嶂鄴鄧西翼江迤磯迴浪隨浪蝕地接化城山開香國厥初構址  
自宋之秋維釋慧宗擁錫來遊班荆蔭松背巖西洲法雲自在智海常  
流經行有室禪誦有堂烏依交露幡承杏梁維孔與蔡行則有常崇基  
雖構丹雘未遑高軌難追藏身易遠僧徒散逸壞椽虧損不觀其佳孰  
知其反盱靈靈兆棲遲幽捷有齊撫運釋網重維化成有象治定無為  
明二江夏為光為基除殘以肅御眾以慈爰揆珍田爰宅靈宇掃除塵  
垢芟別朽腐剗楹刻楠營樓架廡如鳥斯革如翬斯舞暗二內深軒二  
旁敞千櫺風疎万拱雲上紺髮星開青眸月朗花臺出沒寶座瑩爽維  
釋曇珍淳修在初屈知寺任永奉神居煙房桂深霧道松疎我刊貞石  
千秋合譽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余年三十有七赴都應禮部會試

正月九日同黃天墀先生翊廷潘黼堂用賓榭蕃於唐槐堂買舟啓行

初上公車別大兄三弟 兄弟只三人有如形與影所嗟以事牽所願

時合併曰余承世德名場始徵幸逝將理舟輿暫爾去鄉井因茲念疇昔回首觸悲哽况乃高堂恩復欲曠溫省留行事已難且住亦儻傾皎

二上弦月照此離筵冷

十日出關順風揚帆下午過無錫夜行十一日晚至丹陽泊舟

吳侍中韋昭墓、直道推前史銜哀見上章遺文仍寂寞往事益微茫  
坏土迷寒艸殘碑隱夕陽回思五品士誰更記榆桑

尹和靖先生墓、幾度經過舊隱樓樓前有和靖讀書樓墓門今見枕寒流獨更憐  
逐：風塵客時向河邊來繫舟

十二日黎明放舟風不順牽挽至京口泊十三日大風雪午後渡江抵由

關

一葉衝洪波飄搖對風雪陽侯態方驕布帆勢欲裂激撞無時休  
響不絕燃犀疑有覩隱隱見猶督危坐共正襟動色為捫舌頗思忠信

全尚想企前哲

十四日晚至揚州十五日過靈應廟登船頂觀邵伯湖一望無際過高郵三十里泊十六日過寶應十七日過淮安至清江浦十八日渡河至王家營寓楊行始舍舟就陸李慈及贊元來十九日雨阻留一日廿日晴午後買車行至漁溝宿廿一日曉行至重興集飯至仰化集宿廿二日行至順河集宿廿三日書畫集飯燕臺集宿廿四日官河飯過邳州至义河宿是日亂流而濟者三

邳州道中次樹蕃韻 壯懷銷歇幾經年每向春風夢著鞭攬轡已冷情蹙 = 問程猶自思絲 = 衣留鳩杖縫殘綫首藉蓬門坐破氈何事汪倫傳絕唱教人歸志欲淒然

廿五日至馬蘭屯早飯入山東界有蕭望之故里碑

蘭陵古縣草芊 = 細雨春風弔昔賢麟閣畫圖空想像漢朝閣閉竟流傳抱關未負春秋學和藥空酬顧命篇門下尚餘奇節士平陵過訪更

何年

又有荀御墓

官遊為祭酒避諱托林垆鄒嶧堪同傳申毛盡受經卅篇書未朽兩廡事先停好古何人極是荒邱更勒銘

有漢太中大夫王良故里晚至陰平宿有袁安舊治碑廿六日早至臨城  
驛飯晚至南沙河宿廿七日界河驛飯過鄒縣有亞聖祠碑：有世襲五  
經博士宅祠側古碑甚多

亞聖祠堂一首舊是三遷里新高萬仞牆穹碑書亞聖古木護祠堂  
願學心期慰時中澤更長顏曾倫可擬鄒魯地相望秩祀元豐重推恩  
景泰詳門人參俎豆末裔奉冠裳道自象瞻東岱功施協夏王無因酬庸  
拜春戀不能忘

晚至中山店宿廿八日過兗州府城至高吳橋飯有柳下惠墓卞莊子祠  
至汶上縣城外宿廿九日早至東平州飯由城中行有宋梁顛梁園翰父  
子狀元坊至東阿舊縣宿是日山行

西楚霸王墓 路出東阿日又睡自墓摩殘碣驗遺文江東子弟天亡

劍魯國弦歌禮葬墳好事祇餘張教授名昉初雍正傳疑爭說李將軍  
碑陰載楚將李君殉  
竊事與田橫客相類由來善：春秋法可恨無人弔鄭君

二月一日曉至銅城驛飯晚至荏平縣宿二日過高唐州

東邦多碩儒豈是之前模誰知懷古者偏自說韓駒

至平原縣腰站鋪

東方朔故里 曾於青史識猶龍  
此日經過想舊蹟 寒郊曠望白雲封  
直諫居然我獨醒 滿車書早布宮廷  
後來但乞休 儒粟太史何由認 歲星

三日晨徑恩縣至苦水舖飯午後過德州渡運河而西至雷智廟宿有直  
東交界坊連日大風揚沙是日尤甚四日徑景州入直隸界孟河飯午後  
過阜城縣至富莊驛宿五日徑獻縣至章家橋飯徑河間府至二十里舖  
宿是日樹蕃於唐分道之保定

河間府是族父履齋先生舊治、城關畿南麗民居大郡稠我來經冀  
野初見古瀛州名德賢王著高風處士留謝屐餘政澤一為訪吟謳  
夜大雷電六日晨起雨雪留止一日七日晴霽至任邱縣飯過趙北口

言經趙北口風景似江南遠岸波光接長堤樹色駘參農人春布穀客  
子暮停驂何必江湖上煙霞趣始諳

至雄縣城外宿八日曉至高橋飯過新城縣至涿州三家店宿九日曉過  
涿州至寶店飯晚至良鄉縣城外宿十日曉至長新店飯微雨過盧溝橋  
晚至廣寧門入城余與翊廷同寓巢子巷萬順店十二日移廷壽寺街長  
元吳會館李慈贊元寓所樹蕃於唐亦來同寓十五日同樹蕃於唐李慈

謁座師鐵冶亭先生十六日北橋同年顧贊王來十七日同季慈候同鄉諸先達是日震南來同寓十八日弔韓峻維太恭人之喪十九日吳澗之先生來同寓廿三日禮部投文北橋同年吳振威張學海來不值廿四日過呂元章過陳栢亭廿八日翊庭移寓廿九日度起來同寓沛霖姪來三月六日進內城寓東磚門德宅七日憲謨文來同寓八日進場坐唐字四十九號

題 古者民有三疾一節 或生而知之三句 孔子曰操則存至莫知其鄉 賦得繁林翳蒼得賢字五言八韻

十日出場十一日進場坐陽字四十七號

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庶事康哉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定公十年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諸經輪

試既周於是始用兼五經矣春秋改用三傳廢胡傳不用復有以禮記改用鄭氏傳請者部議不行

十三日出場北橋同年楊載南來十四日進場坐昆字十二號

題 三傳 詩樂 文體 貢舉 積貯

十三六日出場飯後仍至會館

出關口占 點盡三條燭歸歎意緒繁親庭應計日稚子或盈迎門帶  
郭名山近開絨手澤存樂飢吾願足何必問鷄豚

廿一日過學海廿二日鄉先生招集諸同人於才盛館觀劇廿四日侯邵  
二雲先生不值過戴南不值廿五日立夏鄒丈茲三來飲廿八日慶廷颺  
三十表姑夫倪敦仁招飲顧鳳儕來廿九日諸同年集才盛館觀劇

四月一日同門諸先達以治亭師命招集永慶堂觀劇二日過尔安六日  
廷颺招飲是日報罷十日治亭師處辭行賀憲謨丈十一日贊王來十二  
沛霖來敦仁丈來午後同載常大千亦裝買車南還是日至長新店

出都口占 碌二竟何事坐看歲月徂所慙無抱負空此效馳驅辛苦  
雙行卷淒涼復傳孀分當安寔劣不敢冀桑榆

十三日早至寶店飯晚至三家店宿十四日早至白溝河飯晚至雄縣宿  
趙北口見月 辭家見月幾回圓前在維揚後在燕今日歸途心一喜

夢魂先到畫堂前

十五日任邱縣飯河間二十里鋪宿十六日商家嶺飯富性驛宿十七日  
孟河飯留智唐宿入山東界十八日苦水鋪飯腰站宿十九日新店飯荏  
平縣宿廿日銅城驛飯舊縣宿是日渡河過嶺各一廿一日東平州飯午

後微雨至汶上縣由城外行有榮啓期故里碑

、榮公九十新潛原野行歌豈是求名者此中真樂世莫聞偶遇知音一傾

寫吁嗟勞生溷塵俗優閒未得歌聊且攜來象齒不辭煮盡蘭膏不

肯捨百年倉卒能幾時若逐奔車若走馬狂泉既酌無奈何一任疎頑

未陶冶達人安知世擾攘如彼蒼二高視下一憂一樂迥自殊意趣

能暫相假我謙高風持節歲度使餘生益濟灑齊物由來尚莊列矧聞

君子本安雅我為此詩持自箴度遣塵懷得瀟灑

廿二日晨起大雨飯後行至高吳橋宿廿三日至中山店廿四日早至界

河驛過滕縣東門有碑云滕文公行井田處晚至南沙河廿五日早至臨

城驛晚至陰平廿六日過馬蘭屯十八里至臺兒莊暫寓馮行即買舟

上宿廿七日放舟至河定牖值漕艘不得渡泊

五月二日雨午後解維未至姚灣七八里泊三日雨下午過宿遷關夜行

四日早至楊家庄渡黃河天妃廟拈香抵第二牖守牖自未至酉歷三時

放牖至茶安口泊是日晚晴夜推篷見星光粲然為之心目開爽五日過

清江浦至淮關觀競渡至黃浦口泊舟微雨大風六日晨過寶應暮過高

郵至露筋廟泊七日微雨順風午刻過揚關薄暮渡江夜行八日曉過丹

陽晚至常州謁昉巖先生於舟次夜行九日曉過無錫倚晚到關嶼小舟入城初更抵家十日謁仙人好樓居十二日拜徐師殯宮十四日謁春風亭十八日紫陽書院會課廿日心傳宅飲廿五日虞起來

六月三日書院會課十日館齋飲同心傳於唐佩成十八日書院會課廿一日弔巖鳴盛之喪廿八日祖慈張太孺人卒

行述 太孺人姓張氏父處士佩東母管氏太孺人年二十有三歸先祖考元庠增貢生忍伯府君逮事先曾祖考太學府君太先曾祖妣素孺人所生先府君吳庠生諱廣勤姑母二人長姑早歿次適長庠生胡璜太孺人年五十有二先祖考卒先府君前歿未娶奉遺命以不肖鶴為孫越六年而撫之膝下娶孫婦朱氏生曾孫男一女二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戌時太孺人終於內寢距生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八日辰時享年七十有六嗚呼痛哉太孺人家故饒親串多素封而寒家獨貧及先祖考卒遭外侮產盡廢不肖奔走衣食甘旨不給太孺安之之所以憐而俯慰之者甚至暇則多述先世舊聞生平所經歷之事苟及人情世故日用纖悉靡不思慮周詳以訓不肖嗣以安貧讀書嘗謂人生遭際各有定分求非分之獲必有意意外之損若馳騫以邀名譽則



學問不真汝祖考數從名師後有顯達可階進干譽者未嘗不遠嫌又言奉事先祖是子孫最要事汝祖一生力保祠墓獨任族中無主後墓地官稅一百五十餘畝歲時祭祀必極其誠敬汝宜仰體又言人處貧賤持身尤不容忽俗所指目非笑之事卽無害於義亦不可為汝祖平居一笑一言一取一與未嘗有所苟且故衆推為端人而尊信之又言汝父為人先意承志非尋常所及處事接物則肆應咸宜有以橫逆來者太孺人謂此事能容之則我量宏且親者無失其為親交際之節存其大體可也二十年來胡氏姑丈姑母迎養太孺人歲或四五月惟客歲未往然聞時卽思念姑母姑母亦思念太孺人太孺人謂不肖曰吾老矣思至女家情也設有不諱將死不瞑目是以寧弗往耳不肖幸薦賢書來賀者多稱太孺人之明太孺人曰吾夫婦於倉卒中定嗣豈能有知人之鑒所恃者自鶴之本生父祖而上累世積德冀邀其餘蔭今果然矣蓋太孺人之明於大義若此太孺人九歲喪母事繼母無間言來歸之歲秦孺人卽世太孺人主持中饋喪莫大事哀戚備至綜理有條事太學府君如事父也睦於先祖妣沈孺人至戚隆於己戚歲丁卯太學府君重建先都憲祠公祠先祖考適往江寧鄉試太孺人襄贊於

內及時落成嘗言我為裔孫婦或得蒙遠祖庇以嘗盡心力也先祖考之歿外患壘至頻年不解太孺人焦心勞思艱苦備嘗事定之後補葺日急時三喪未舉沈孺人權厝未葬太孺人立命棄膳田以供事嗚呼不肖謀生計拙又早歲孤露所後所生曾無一日之養獨仰侍太孺人愛憐曲體方幸近年得抱曾孫承菽水冀稍盡万一而一旦背棄豈不痛哉昔先祖考之葬太孺人卽自營生壙遺命葬必如礼毋逾期今不肖將以某月日奉靈篋并合葬謹述言行如右伏冀大人先生錫之志銘感且不朽孫男鶴稽顙泣血撰黃圖新墳諱

丹徒同年馮右宜來弔

九月六日哭漁莊先生九日謁春風亭十四日到館十七日謁春風亭卅日拜硯山瑩哭唐弟德孚憲謨文過舍不值

十月三日哭贊元十四日哀麗中先生之喪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謁春風亭廿四日霞南來舍廿四日五日書院會課廿六日槐堂過舍

十一月三日書院會課載商來舍不值四日謁春風亭介福來舍十日潤之先生來舍不值十一日廷颺來十五日王玉山前輩來十八日書院會課廿一日李尚之備五過舍廿九日來安同年朱南台來不值

十二月一日謁春風亭三日書院會課七日謁春風亭八日憲謹大來十日張太守竹軒過舍十一日載常大千來十七日奠張太孺人於硯山

辛楣先生撰墓志銘

十八日拜華山塋十九日郁倫過舍廿二日解館震南宅飯廿五日朱氏送葬

外舅誠齋先生墓記 先生姓朱氏名雲龍後改名炳奎字繡若號誠齋先世居吳江縣

國初先生之高祖某始自吳江徙居許墅以質雄於一鄉育子爲游擊將軍又再傳家日替而先生兄弟始以文學顯先生長邑諸生再赴鄉試不售乃挾藝北走天津某公見而器之館諸其家爲之延譽先生益自刻苦詩及書法皆工絕爲人長身偉貌行謹而氣象名聲大振會得母氏凶問遂絕馳南歸家居奉父不復出而先生弟高濬亦僅以歲進士需次訓導終焉先生配沈孺人賢而才當先生在北時以筭篋供甘旨費及賙恤親戚之孤寡者以稱先生之意所生子女各二子長者爲從兄某後次先卒有孤孫一人乾隆某年月日奠先生及沈孺人於吳縣縣西津橋某字圩之阡季女塔陳鶴爲之記

承慶過舍不值廿七日歸自西津橋是月同居沈氏姑他徙吳韋新移居其處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余年三十有八館江右信州太守署之聽雨堂

正月三日至盍簪坊四日雪同肇佳買舟赴嘉定五日過崑山候呂訓導叔訥留飯六日至嘉謁辛楣師留飯過沈起大七日自嘉返棹三鼓至婁關八日抵家胡姑文宅飯十日雪用賓來十一日過奇友兄十二日備成宅飯於唐來晤虞十三日文安來十四日至盍簪坊重候二姑母弔曉如丈太孺人之喪十五日鴻瞻來大千亦裴來是日買舟赴杭三弟三姪同送余至胥關謁昉巖師於舟次夜行十六日曉過鶯脰湖夜至康市十七日雨暮至塘棲夜分抵北新關十八日入城謁雲門師於學使署留宿十九日無錫同年蔡其相來晤飯後候張方伯松園廿一日過其相不值登吳山始見西湖廿三日登同揚州程大卓亭登天竺入韜光過靈隱坐冷泉亭觀飛來峯汎西湖遊花神廟廿五日復汎舟西湖拜岳鄂王墓登放鶴亭入大佛寺廿六日其相來留宿廿七日送雲門師按臨嚴衢是日松園方伯招同杭州何東甫俞芝亭飯始定江右行期廿九日朱又陶先生來晤使署餞行抵暮出城二鼓至六和塔舟中宿三十日雨中自錢唐滌

流二鼓至富陽泊舟地多小偷舟人終夜擾

二月一日晴大霧午後順風申刻過桐廬兩岸山巒甚多江勢曲折可喜  
初更過七里瀧泊二日晴風不順牽挽行過嚴州四五里泊三日陰午後  
晴霽湖風行江中灘瀨甚多岸側石磯尤爲奇秀薄暝至女埠地忽平坦  
遠望澄鮮仰見新月意緒悠然四日晨到蘭溪縣令鄭君來送食物午刻  
風順揚帆至七都泊始見水碓燒山五日晴風利未過龍游未至衢州二  
十里泊六日晨到衢州有造舟之梁一夜至三洞橋泊七日雨風順自蘭  
溪以上急灘淺溜所在皆是雖遇順風猶須牽挽又不得上則以篙助之  
力盡聲嘶僅乃得濟至水碓水磨之處邪許尤苦暮至常山泊舟夜大雷  
電八日雨留止一日縣令丁君來送人夫夜大雨

夫州縣敬大吏禮也因大吏而及其弟又及其弟之客豈得已乎余躬  
拜其賜益甚感而深媿之

九日晴自常山上嶺至草萍飯入江西界夜至玉山寓城外吳行縣令石  
君來送食物大雨十日晴已刻買舟行驟雨薄暮至廣信署始晤上饒劉  
孝廉毓芝亭揚州許茂才璞菴謝司馬曉村如皋石太學崑霞及竹軒之  
姪蘭圃是日聽雨堂之西齋宿

重錄舊作小引 余早奉庭訓復從族父漁莊先生講授及亡友於臻百砥礪甚力邇歲以來又沐山長辛楣先生教澤濫邀鄉薦然而學問文章竟無所就所作制義數百首旋更焚棄或為友朋持去考課之作多不存稿其所僅存則不忍并棄之暇日錄成一編以誌二十餘年之消磨歲月云爾

十六日竹軒自南昌回署十七日令其第三子壽舒從余學是日晤山右

清孫古香

上卷  
凡人

蔣表叔慕緘行狀 蔣表叔慕緘諱士熙字瞻蓼世為蘇州長洲人七世祖育馨明福建清流知縣有治績崇祀名宦祖學海通五經康熙乙酉舉人授績溪教諭父志本處士兩世並娶於陳教諭公之配余曾祖姑處士配祖姑也表叔為人醇謹舉止端慤跬步不苟色和氣清可愛而親幼事父母愉悅承順父母愛之殊於他子父病痿痺表叔晝出課徒夜歸調劑寒暑無間者五年初教諭公得官以親喪未吉祭不赴迨處士益貧表叔早歲即以脯脩挈供甘旨及是母卒父病而長兄用光以盡瘁侍養勞苦得疾死二子皆幼孤寡伶仃衣食不繼表叔一以自任不貽父憂既而父病不起弟晉子兄子永康相繼歿拮据喪葬備極

艱苦至不暇寢食忘其身而為之其事寡嫂教養兄之長子遇辰尤至  
遇辰年十一再就學再廢表叔曰若是其情也吾何以慰吾兄乃自挈  
之館嚴立課程晝夜督率久之遇辰亦能記書史操紙筆為文章矣處  
士公之歿盡棄舊居僦屋滄浪亭南得兩廡陋甚乃以內室居嫂已所  
處纔容一榻戶西向烈日大風雪未嘗至嫂所有所商卽於牖外鞠躬  
盡言鄰里咸迂笑之表叔弗改迨嫂亡而後已平居重然諾慎取與遇  
事有執操祖墓在貞山或割冢旁地售他姓盡伐其木表叔亟告之族  
謀止之族莫能為力者則告之於官力弗逮不顧為文崇尚先正清醇  
有旨趣應小試輒不遇無愠色亦無懈色乾隆四十八年卒年五十先  
是晉子未娶季弟調元夫婦亦早亡無子表叔喪葬之一如其於兄嫂  
之事嘗曰吾遭際困厄至不能娶妻有子姓其以殤子永康後我及歿  
後十年而毅有二子遇辰有二子乃以次子春陽繼永康為表叔之孫  
葬表叔於貞山余本生府君嘗稱表叔賢以為馮伏波漢之偉人功績  
不勝書史猶稱其故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及還書誡兄子以為美談蓋  
門內之行古人所難若表叔所行非其尤難者乎謹撰次如右以備志  
獨行者采焉謹狀

承天公既卒之實德非  
對厥躬也若夫家室  
皆仰而不不亦其德之  
也心之所存者善也  
河子也第其善人  
命上存其善也  
自其善也

自其善也  
命上存其善也  
自其善也

與將時堂 辱委論次二表叔行實自惟卑賤不敢輒為重蒙督責至  
再至三且謂知表叔之悉無如不肖者用敢敬述一篇錄呈記室大表  
自不欲表暴故只隱括言之未識尊意以為何如 另有事實再當補  
入也二表叔懿行亦以此意頗有所刪蓋篤行君子可書之節自多要  
不若敬事實嫂教養孤姪至盡廢昏娶之事而不悔為尤難能而可貴  
也世之哀死者孰不各有所述不擇其一 二卓 三者書之多述瑣屑徒  
益繁蕪易得湮沒若二表叔行誼實可儕于古人恨不肖所作不足發  
揚其美惟不敢稍有誣飾寧蹈弃鄙之誚庶幾識者以為可信并惟吾  
兄裁之

同年朱君夢麟常熟人榜後未及相見聞其介然自守非義之贖一毫  
不取竟不克赴公車安貧知命庶幾古之狷者余南還倉卒遽罹大故  
未得一相過從而君已作古人同人聞者無不愴悼附書於此以志不  
忘二月廿又六日聽雨西齋書 朱君字學虛

三月廿五日得憲謨丈南昌書

四月九日劉芝亭石崑霞趙芸莊同遊上饒縣學觀明人所刻朱子忠孝



廉節四大字 = 各徑六尺許又有六經圖碑出城西門至信江書院依山臨江踞一郡之勝復入城遊景德寺有夏文愍自銘家廟銅鐘

六經圖攷、上饒縣學有六經圖六碑易書詩春秋周禮 = 記各一各表裏刻之無款識縣志云六經圖碑在縣學明倫堂宋朱攷亭書州守盧天祥刻廣信志學校篇云府學至元廿二年總管盧天祥復修又鑄六經圖尋厄於火惟圖獨存名宦篇云林志盧作虞許昌人至元中守信州刻六經於石立兩廡下碑之刻于至元故有可據縣志云宋州守者誤也府志寓賢篇云孔濂至聖五十三世孫任信州路教授著五經圖說行世嘗摹聖像勒石學宮其自敘云吾先祕閣公奉遺像來衢百餘年以兵燬至元壬午兄祭酒被召拜祖庭演奉歸勒石於廣濂蒙恩分教於信摹而刻之按關里文獻攷四十八代端友崇寧二年襲封衍聖公宣和三年轉通直郎除直祕閣建炎二年冬祀赴揚州陪位遂寓三衢則所謂祕閣公也端友五傳至洙紹定四年襲封元至元十九年召至闕勞問命為國子祭酒承務郎兼提督浙東學校事所謂兄祭酒也特濂之名不見於子孫著聞者攷耳濂既有五經圖說又嘗摹聖像刻石信學又仕當元時與盧或得相值則以此圖為出自濂手似較之

指為朱子手筆較為有徵矣余舊讀朱氏經義政有宋紹興中六經圖  
布衣楊甲撰撫州教授毛邦翰等補其為目則大易象數鉤深圖七十  
尚書執範撮要圖五十有五毛詩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周禮文全大  
全圖六十有五禮記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三春秋筆削發微圖二十有  
九此碑所刻雖無鉤深發微諸名而所圖之經適相符會撫與信地相  
比連其流傳殆有所自朱子生平著書不聞有六經圖雖身嘗去信去  
立碑之期至遠不能確見其為兩手寫竊意此特紹興之圖天祥取之  
刻之而濂因為之說其書之者或即出於濂後人因其名不甚著而歸  
之朱子均未可定姑記此以俟攷

讀禮記偶記二則以禮弓為懿伯之忌不入注謂敬叔有怨於懿伯疏  
謂敬叔殺懿伯故難惠伯然同在君朝又奉使相隨不相畏難者但為  
防備今入滕圖是由主人防備之事不復在己此說誠不可通故劉原  
父有忌日之說而陳可大取之今按左傳杜氏注云叔弓禮椒為之辟  
仇正義曰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逢其讎敬叔不入以  
禮惠伯欲使報仇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而鄭注云是鄭之謬  
然則此條鄭氏之失前人已明辨之似可以補陳氏之闕陳氏又引左

傳注謂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攷杜注無其文不知據誰氏之說也。雜記期之喪至十五日而禫注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祭法顯考無廟注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鶴按此二條皆譌誤之顯然者鄭君明注於本文之下甚爲得體後人猶譏其好改字陳氏集註則徑移之而改之矣使不觀鄭氏之注而僅見集注又烏知古本果何如乎。

讀大戴禮 大戴禮一書宋時列之爲十四經夏小正及曾子書十篇尤其最醇而可貴者明國子監刊刻羣經以注疏爲主故此書不與焉傳世之本踏駁特其乾隆戊寅戴氏震盧氏文昭校正而重刻之所援据刊正最爲精審鶴讀禮記正義復有二條爲校本所遺因補錄於此月令注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閏蚡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蓋也者不盡食也正義謂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今考所引文亦小異所謂說曰者說者之辭卽綱目前編所謂戴氏傳亦經傳未消之一証又學記注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正義謂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校本引鄭注而黃字之辨則未之及又校

引正義謂西折而南爲鄭所加考正義祇謂南字鄭所加非謂一句皆鄭所加也至於主言篇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與家語合而校本開作間袁公問於孔子篇言其喪真好實無厭則庶物從之矣俱與小戴合而校本算作莫實作色物作民係傳篇太子廼生與漢書合而校本廼作及又衛將軍文子篇晉平公注祁奚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俱與左氏相違而未及舉正義戴德篇仲傀困學紀聞云當考而云卽仲傀朝事篇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與小戴合而作然時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二先生學問博洽必無謬誤而所見本或不盡同故復撫而錄之以備參考云

△讀太平寰宇記 此書成於宋初尚沿十道之舊而劔南江南山南已各分爲東西二道及至道三年遂定爲十五路則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東廣西蓋自此始稍開置矣興元府之西縣三泉縣皆直屬京師後世直隸之名亦始於此其每道下總敘府州軍監各若干考唐置節度使統地甚廣其以軍名如天雄成德之類皆兼數州之地其季年始有一州而自爲軍者宋於州者爲軍王伯厚言太祖受周禪軍監始自置屬縣與州府並列蓋

一代之新制矣

詠史樂府跋 右明李文正公東陽詠史樂府百篇序稱宏治甲子歲蓋入內閣已十年特以文學領誥敕又當孝宗之世朝多君子文正黼黻潤色雍容於其間一時名士咸集其門公退之暇不廢吟詠讀其詩可想見其時之盛也夫文章之道未有不以刻苦而成文正作此在官成之日疑未暇以專意而世傳其與謝鐸方石以詩詞相切劘凡所譏彈應時改定端禮門一篇蓋往復再四而點定古人好學深思至於如此抑亦可以為後學者風也余愛此而手錄之十有餘年矣今歲客江右之信州有昏明府燕亭者好古之士也見此以為行世本甚少因以贈之余所見本乃粵僧大汕所刊紙墨甚精大汕事見香祖筆記非真知風雅者而能表章此書猶為好事也

何東甫思子詩跋 權文公三歲能變四聲為唐律人錢唐何東甫先生有愛子震叔亦三歲能變四聲乃十四歲而夫先生慟之甚以思子名其室又作詩三十餘篇道其慘愴歲再周言必涕泣蓋久而不忘若此昔計甫草哭其孺子過時而悲汪鈍翁作文規之論者以為甫草之情深苦文之義正今先生於父子之情至矣余讀其詩而不能以一言

相爲慰籍則是所謂悲者不可爲繁啼而有愧於古人之義也

△上辛楮先生 歲初拜別至二月十日得抵信州迄今兩月有餘無日不神依函丈伏惟入夏以來起居萬福鶴質本下材過蒙引掖獎導方冀仰托教益勉自濯磨庶得有尺寸之成就猥以飢驅遠離講席古人負笈從師或至千里今之所爲正復相反其爲暴棄不問可知深恐自茲遂當擯棄且慚且悔莫可名言引領瞻戀以日爲歲時文久不爲轉更茫昧館齋有諸經義疏稍取讀但百不記一亦未知克卒業與否羈旅之懷用此益增感媿耳不過展久欲瀆陳者頗多容俟續上氣候乍暖乍寒伏惟珍重鶴再拜

五月六日始得家書九日竹軒聞太夫人之喪署中諸友同進弔十日得用寶樹蕃摩佳書

六月四日同東南東還五日至玉山六日過嶺至常山寓徐行七日買舟行五十里至焦堰八日早過衢州晚過龍游至蘭溪縣楊港泊九日得憲謨大書午刻過蘭溪微雨薄暝至嚴州夜行十日晨至桐廬午後過富陽風日晴美望中雉堞憑山聳臨江游較來時所見煥然改觀二鼓至六和塔十一日肩輿至杭城買舟宿孺子門下十二日晚過長安壩至石門縣

夜行十三日曉過嘉興午後過吳江薄暮抵家十四日至孟簪坊過肇佳  
用賓十五日謁春風亭候二姑母十六日哭備成之喪十八日書院會課  
十九日戴常來載商來陸致施來廿日弟陶耀青之喪候王姑母廿一日  
候肯堂族父廿二日拜華山陸廿三日拜現山瑩晚歸郁倫來得李慈都  
中書廿八日張太孺人小祥廿九日大風雨

七月三日於唐來廷疆來同過震南飯七日大風雨八日弔張翊庭之喪  
弔嚴俊中之喪九日謁春風亭十日虞起來十五日黃湧峯先生來潘雲  
浦先生來十八日心傳完小飲同郁倫明諧廿二日過亦裴同過於唐廿  
四日張蘭圃來聞竹軒太守之喪廿八日履南來過步周

明經陸君傳代君名煌字佩成姓陸氏四川保寧知府某之曾孫侯選  
州同知某之孫太學生某之子君生未暮而父太學母陳孺人相繼辭  
世賴祖父母撫以長既長事祖父及叔父某如父祖母戴安人及叔母  
如母專意讀書師張先生應詔為文心細而法精尤長於小題有隆萬  
間名家風補吳縣博士弟子聲譽方起以祖父母年老遂絕意進取益  
務明習世故理家政奉朱栢廬氏格言為法外內并二祖父卒叔父病  
且久喪葬事悉君任之咸中於禮戴安人年益高跬步不離側偶以他

事出至晚必歸曰吾祖母暮年不敢有曠定省才識素優諳練久益充  
展親知見其能多以事相就咨度或竟以相屬君咸盡心力往肆應  
不窮其視天下若無不可為之事然愈自卑約執雌持下得於老氏之  
學者為深初娶陶孺人再娶趙孺人皆婉順有婦德趙氏卒不復娶子  
男四女三長男基陶出也讀書應試能世其業次壻次堅次壘皆側出  
先是叔父沒無子戴安人命君行三年服而以堅為之孫未頃之而戴  
安人卒君復以嫡孫持重由是遂衰減某年某日驟病卒春秋四十  
五 論曰余始游庠序唯君及陳君贊元過從最密二君皆經世才意  
其必有所建樹然竟無所遇陳以孝廉累因公車君明經不第先後賈  
志悵矣君少失怙恃事祖父母人稱其順雖無所試其信義著於鄉黨  
方之古人殆虞詡王烈之倫歟

書顧燕謀所藏先世手蹟後 余讀郡志見節愍顧公與忠文楊公同  
舉於鄉始相見各以忠孝自許卒如其言未嘗不嚮往其人又見忠文  
之後易亭之高尚皋里之文學又未嘗不歎君子之澤長也節愍之兄  
曰石屏公石屏五世孫燕謀與余善出其所藏先世手蹟自石屏公而  
下凡八幅詞旨高潔筆墨清勁書光之習有足珍者於是又歎澤之長



為可信而燕謀之用心為不可及也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傳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推燕謀之心可以至於無窮節愍公遺蹟雖不可多得二其一二以慰嚮往者之私亦足矣燕謀尚加之意哉

西湖汎舟圖序 汎棹圖者吾友黃子用賓為西湖之遊而先輩顧君為之點筆者也自有唐以來詞人學士為時傾慕往二入諸圖畫若襄陽吟詩則右丞寫之常建冒雪入關而厲歸真為之圖此其例也西湖天下之佳麗也黃子才名甚高藻采艷發其斐然之思適年之相稱鄴元之所錄鄴侯之所治白文公蘇文忠之所題品黃子則流連焉欣賞焉作詩七章以道其遊之所得模山範水窮幽探峻弔孤山之幽寂賦飛來之奇秀歎葛嶺之淒涼田叔禾遊覽之志數十卷不為多黃子之詩數章豈為少哉同人之工於詩者既屬而和之猶以為非賦詠之所能盡此圖之所為作也昔謝太傅汎舟滄海風起浪湧孫王皆色遠太傅貌閒意說吟嘯不言人之遊也有性情焉觀此圖即以見黃子之為人也可

一日紹甫來不值五日明諧心傳同遊虎邱十五日用賓來同遊滄

浪亭

名區在城闔窈窕如巖谷小亭致幽一殿斜陽澹梧竹步隨石磴轉愛此  
微波綠勝遊良可珍翻嫌日不足況我同心人相將罄衷曲

大兄三弟來十九日用賓樹屏同至虎邱二十日過肇佳廿二日大姚掃  
墓連日大雨

九月四日同大兄三弟買舟及肯堂叔肇佳弟至花山望午後移舟由太  
湖入琴山哭三舅母之喪湖中風浪甚大舟人為之失色五日過胥關吊  
竹軒太守之喪於舟次

輓言 望雲纔見哭春暉豈謂身還化鶴飛白叟黃童攀不住吳山越  
水送將歸半生績紀山公續九死哀銜菜子衣顧我交淡綠更淺重來  
掃榻益歎歎

六日三弟協唐弟送余至虎邱始請協弟督迎恩課七日出關過無錫十  
里大風泊舟十三日至鎮江十四日過江至揚州始晤張靜山得肇佳捷  
之喜而不寐十五日自揚州放船過灣頭晚至宜陵鎮夜行過泰州十六  
日晚至海安鎮三鼓抵如臯十九日入城館張氏冒家橋弟有希賢堂戒  
養堂癖石齋晤張嘉亭蔣旭亭張栢亭

登如臯城樓、城樓高處溢清寒、乘興同來倚曲闌、一半人家藏樹底、  
數重堆堞出雲端、水連海、浪翻潮汐地、接江臯、雜葦萑南望、更聞鄉路、  
近不禁客淚欲沈瀾。

思歸 髮鬢歸途夢裡尋、故鄉不見但沈吟、淒涼只有寒燈影、照見羈  
人夜二心。

十月六日開館松園子壽康壽泰竹軒子壽恭壽峯壽權並從余學

讀左氏傳偶記一則、董狐古之良史也是言其平日之為良史也書  
法不隱是美其質言盾之弑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是言其平日之  
為良大夫也受法受惡是言臣不討賊之非臣而不得辭弑君之惡名  
也惜也越境乃免是言其未出山而復偽迹顯然而并為與聞乎弑也  
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之曲而當乎守道不如守官守道者守君命召  
不俟駕之道也即所謂經也守官者守不見皮冠不敢進之道也即所  
謂權也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之簡而盡乎聖人之言雖見於諸子傳  
記近似駁雜猶當篤信而深思之左氏所載乃其醇者而紛二議之是  
豈有所不得已哉是好辨也

書望溪集後 望溪所論古文尚書非荀蓋以下所能偽為其文之易

曉必秦漢間儒者苦其奧澀以顯易之辭更之說既美矣至於武成康誥周官儀禮以及太史公書皆摘其瑕疵以為莽歆之所竄則何其果於立說而前後之相違也莽飾六藝以文奸言正以其所傳會者盡出本經故足以惑人之觀聽若偽為之而偽蹈之是兒戲之不若也而謂藉是以傾動一世莽雖愚應不出此且天生德於余漢兵其如余何此亦莽之言也盡如望溪之意則論語亦莽所增竄也而可乎嘉定錢先生曰苟讀經而若此則亦無所難矣惜乎望溪未之思也

寄用賓 別來忽三兩月有餘寤思飢渴與日俱演遙想垂注之情亦復不能遠釋特羣居之與獨處其景况究不可同日而語耳比者起居何似伏惟佳勝鶴自出門以後數日得達如皋館中喪事紛煩又復數日至十月初纔得開學張氏西席五人各以事不得來學徒總在此間嘈雜一堂頗復疲憊而更闌燈燼愈益淒其來歲斷然不能作客須於家鄉覓館仍如三月間致厚菴札中云也半生碌碌俯仰未免依人猶有肺腸能無浩歎又況

慶踴屢開厚菴拔幟於南栢亭揚鑣於北足下及諸同人方且鳳觀虎視翔步而起人文之會千載一時而鶴乃以銜恤廬壘不敢夢想其盛又

沈交忝雁行名。慚龍尾平生學業百不如。人加憂患勞心風塵役身聰  
明智慧迴非往昔。每誦魏文言偉長。懷文抱質獨為不朽。又謂德璉斐  
然有述作之思而美志不遂。一則以慕一則以悲。如何如何未可言喻。  
此本非日前所宜。漬陳特寒夜苦長索居多。慨寂寞之至。遂不覺觸緒  
紛來。述作五七字二首。錄呈教正。又院課藝一十二首。秋間曾蒙函及  
故亦并呈。竹汀師處不及具書。見時希為代陳一切。又聞樹庭以抱恙  
未與覆試。想已勿藥。亦希道候餘情。縷不盡欲言。

十一月廿又三日得李慈都中書離索之感。又增悵觸也。

十二月十七日自皋還蘇。十九日至揚州。廿日至鎮江。是日抵暮渡江。凡  
易舟者三。廿三日到家。廿四日同三弟至琴山。廿五日外祖父母合葬於

琴山

外祖唐府君墓記

府君姓唐氏諱存仁字秉元五世祖瑤池始自陝

西來家蘇州居城西之湯家巷瑤池生少泉少泉生聖熙聖熙聖郊聖郊生  
祈誠聖熙聖郊祈誠並諸生祈誠後以事見法聖熙即日遁迹就其第  
六子汾調之養於湖濱琴山琴山有唐氏自此始汾調名蕭絕意進取  
然讀書甚力所與交多當世名人嘗有句云蓬迎未慣甘稱拙譚笑無

心豈識機其風致如此有三子長彥昭發憤力學得瘵疾早歿配何氏  
守節撫孤備極艱苦卽府君考妣也府君爲人長厚習賈人業以所得  
奉母間作小詩甚有天趣年四十有二與配顧孺人相繼歿所遺一子  
一女復爲節母何太君所撫育及見成立女卽鶴之本生先親也旣歸  
於陳誠敬事舅稱於家於族於戚黨之間教諸子必以大義家甚困而  
好施予歲時舅氏過從每論何太君節操弗能顯揚輒嗚咽流涕察其  
所以則皆府君之遺教舅氏又念府君之殯久弗克葬以爲恨先親之  
志大略相似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某日府君及顧孺人合葬於琴山  
甚字序祖塋之次距府君之歿已六十年距先親及舅氏之歿二十餘  
年矣鶴嘗讀書外家見其系譜以爲世有隱德重以何太君之苦節府  
君之孝於親而篤於行並宜昌大其後而今尚未有以見又念先親之  
賢早棄不肖等或將有以大庇廕之俾得成外家之宅相而不肖等又  
萬不足以副焉追念往昔感觸目前悲來刺心不能已不自知其涕  
之零而語言之無復倫次也外孫陳鶴謹記

至郁社過顧效韓廿六日歸自郁社過肇佳拜肯堂族父之喪

乾隆六十年乙卯余年三十九詣太平巷兩苔軒楚北劉氏寓齋

衛志

正月十七日到館劉縣丞九峯之子祖禧從余學十八日歸卧疾三日十九日郁倫來企曾來廿一日聞以言來廿二日到館廿四日謁春風亭廿七日紫陽書院會課廿八日同用賓於唐哭樹蕃之喪劉祖禧今改名璣二月一日虜起過舍不值是日始宿館齋二日戴常來三日書院會課四日大千來

送諸同年入都會試二首

驪歌高唱出煙嵐正是長堤柳色斂已喜

扶搖培九萬從教竹箭擅東南鸞鶻翰墨人爭識龍尾聲名我獨慙此  
去高材盡先得春風杏花苑羨同探韶華又見滿燕臺結駟相攜勝侶  
來未必雲泥真隄隔却因今昔幾徘徊晚霞色映連錢馮春酒光濃翡  
翠杯莫問舊題存幾許重題還擬竭粗才

七日潤之先生過舍不值九日送潤之先生北上過心傳過亦裝十日衰

王氏從姑母十二日肇佳來

謝僧可韻惠畫兼送還鄆。我非韓潮州子豈異文暢萍蹤暫相合性  
海香難量偶然施妙手下筆寫清曠煙波興已遙翮芬芳足相餉是時  
春雨中江波接天漲閒雲自往來征帆乍飄颻我聞洞庭湖想在青雲  
上夢寐屢遊之覺時轉惆悵恨無遺俗緣與子共移妨願持區二心為

我謝禽尚

十八日書院會課十九日謁春風亭未見廿一日紹甫來廿二日吳登瑤來廿五日觀瀾來廿八日謁春風亭過紹甫值尚之廿九日承慶來在郊及蘇受名來是月妻之兄子朱文鍾來就余家讀書

閏月三日書院會課家居十餘日十八日書院會課

三月一日硯山掃墓三日歸自花山四日辛楣師招飯命壻許蔭堂從令學字仲升十七日立夏

送春作、往年春在燕京住去歲春從信州度勞生祇是日營：何嘗花事從容賦今年戢影息舊廬自謂心意得暫舒誰知塵俗染更甚一春擾攘春先除嗟我行年三十九萬緣已分居人後春去春來只自傷花開花落頻回首問君春去何足悲四時代謝會有期秋冬亦復有佳日何不早尋幽境開雙眉

送萬秀才方惺回漢陽鄉試 楚北三千里荆南十萬家風騷傳藻采羈旅識才華取三盃中酒英三筆上花春明還有約攜手共公車

送劉衢萬權宰溧陽 驥足寧惟百里馳牛刀初試此為宜大官自識清廉吏下邑偏逢德惠師待看鳴琴同奏績何須對樹更哦詩慙余虛



擬臨風送守拙田園亦可嘆。離秋只三日送子竟如何。梗稻花應發  
川原澤尚多。惟當勤撫字。莫厭拙催科。別後無窮意。頓看鴻雁過。

六月廿八日張太孺人大祥

七月以後家居同姓瑞琪字仲玉瑞昌字鳳占從余學

九月廿八日暇除

避寒集序 徐子夢白捋其近歲之作得五七言如干首緣相規者之

意而名之曰避寒集鶴諗之曰夫天地之運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是歲之所以生也是歲之所以成也於時為冬於行為水於人為智於

四德為貞物得之而斂藏事得之而足以幹大化得之而終則有始皆

是物也何寒之避詩之以寒名者孟郊之詩子韓子亟稱之以為高

出魏晉又曰劍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搗擢胃腎神施鬼設問見

層出又為詩以薦諸鄭相餘慶詆之者一元裕之耳裕之識鑒不高

於退之以退之。所推而裕之排之固不足以厭持論者之心而窒其

口初唐四子之文可謂富且麗矣然裴憲公以為非令器沈宋之詩工

力冠於時然其人不可問也夫人之操行將務其大且遠者而苟歷顯

榮而不改乎素則人必以為難取人以言与取人以行雖大致較殊要

以其歸一也品不惡寒吾又惡知詩之必無取於寒乎然則為徐子告者空何如曾南豐不云乎詩空為樂歌薦諸郊廟文空為典冊施諸朝廷此則不以規而以祝而不待毀吾素以徇之者也蓋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卽韓子之於東野亦嘗云尔已矣

李備五四書文序、士之所以貴乎天下者為其有用也羣天下之士而試之以文其端肇乎西漢賢良之舉而每變逾下自有宋之世始以經義取士行之至今至於末流庵雜盡變其初體而有用之士未始不出乎其間則吾不知其所以致用者果何在也嘗以此意求諸先正之文凡其淳古淡泊寶藏其中之所得而有合乎清真雅正之旨者其人必端士也凡其奇警詭炫綠飾於外而聚穢於內而不合乎清真雅正之旨其人必非端士也以此衡之河津之理學新建之事功揚左諸君子之氣節上下三百年間莫之違也矣余之持此論至久而未敢以語之人三乾隆己酉之歲嘉定先生始來主紫陽書院講席論文不主一格大要以清真雅正為宗其平居提命則務欲進之於理學事功氣節之途一時學者皆知通經致用之為貴從事於博文道古而不敢以苟且而鶴也以其空疎淺陋之質亦得与乎其間每覽諸君子之作輒惡

然而內媿怙然而心為服也備五亦余所心才則既服之一人也年少而才高貌厚而氣銳其所作矯然有以異乎人然吾聞古之交友者未有徒相諛而不致其箴規之義者也備五之才則既勝乎人矣循是而進焉山九仞而以一簣揚之水盈科而以涓二視之沿流而下苟不止必至於海卽所謂有用之通儒將必有合焉而徒以其文乎哉

甘肅某縣典史聞君墓志銘、長洲聞上舍學詩將葬其父縣尉君於吳縣某鄉某原先期手事狀授鶴曰惟吾父吾母之事吾祖母也實能行人之所甚難吾蠢愚冥煩未嘗敘次其事恐久而就湮今先人墓有日矣子丐我以銘庶後世猶有所稱道鶴禮辭曰子銘先人之墓欲不朽先人也予之文不足以不朽子之先人奈何以銘學詩曰不然夫門內之行甚難而獨易以飾吾求諸工於文者而以飾應我猶弗得也子之詞曾弟為我質言之庶後世之猶信之鶴遂不敢固辭按狀君諱某字某世為太倉望族曾祖某始徙居郡城祖某父某並處士君早喪父事母孝母嘗與學詩一時俱病危篤諸醫束手君時祇一子弗顧也惟晨夕母氏側顛天泣禱割臂肉和藥以進母竟得痊學詩亦無恙人以為孝感配某孺人亦有婦德君初仕為某縣典史母年老不能同赴任

所君乃留孺人奉養母而子身之官母老性嚴且善病需樂餌費不貲  
又至五更輒心作悖得飲食少定君既爲吏而家益貧困孺人自食粗  
糲盡斥所有供甘旨多方以慰母意五更則起作糜粥雖嚴寒長夜不  
懈親黨以是多孺人之賢而益信君之善事母爲能感乎家人也君  
以母憂去官久之復爲某縣典史乾隆五十二年以勞卒官春秋若干  
從官十餘載囊無餘財學詩乞假故舊僅得奉觀旋里嗚呼可謂以潔  
白事親而終於立身者矣子二人學詩其長次曰某早卒孫一人某學  
詩國子監生恂 = 自好而工於文書法尤有名其所以不朽其親者正  
自有在銘曰 太倉之聞曰文山之裔避難隱栖改厥族氏絲 = 延 =  
越五百年或隆或替而長洲以遭君固廉吏爲子則孝爰及令妻儷德  
惟肖孝行之傳內省或慙以君擬焉是曰克堪有子善述義方之遺勒  
銘貞珉千秋是期

張孺人墓志銘代

孺人姓張氏家世松江人宋元間有以孝行顯者

志所稱孝五公也父某處士孺人嫁凌秀才奎秀才父正衡先生端士  
也多讀書善持論於人少所可獨雅重孺人時 = 稱其賢孺人生養舅  
姑以至死葬撫子女自少小以至嫁娶不使秀才有內顧憂秀才因小

試久孺人鬻水飾佐膏火資紡績以供食。不得稻麥多食菽若菜蔬。冬月猶服練裙謂秀才曰但讀書成名雖飢寒死弗恨矣其賢且明若此。范史載樂羊子妻勸其夫致力於學後以烈見觀孺人所言不可信。其志哉特安常處順而未有以見耳。乾隆某年月日辛春秋若干子三人壽祺爲其世父某後次某。女如干人孫一人壽祺從學於余。恂。自好遊吳庠試輒高等以孺人將葬持狀來請銘。曰。困而弗豐其行也庸維是女宗用銘幽宮。

與仲升 前承寄犬示近作三篇卽略爲評點并作一札奉寄矣嗣後兩得手書備蒙厚意注存悵。無已兼稔近況清佳惟是家事殷煩不能專志用功以爲深歎謙約之思溢於豪素私心愧荷無以克當然以虛受益卽此卜竿頭之日進矣前所論多讀多做藻米機調之說原屬深陋無取特爲臨場揣摩不得不然至於作文本務則固不在乎此讀書多析理精必有不期工而自工者足下以家學淵源復在吾師春風化雨之中涵濡日夕所謂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惟望優而柔之廢而飲之則冰釋理順自當迴出於尋常刮目之外也賤體頗復強健新歲擬束裝入都自惟燕陋無所莫倖場後若有館地或當留滯一二載稍

理舊學以圖再舉後晤不能預定何時然大略不遠也承諭服劑調攝  
數日來想已全可尚宜加意珍重不宣

雪中集張氏齋分韻得寒字 鳴珂舊里開良會織翠華軒集古歡香  
篆似雲當室暖雪花如絮隔窻寒酒珍元露傾猶易曲賞陽春和獨難  
佳兆更占來歲近泥金齊向畫筵看

嘉慶元年丙辰余年四十公車北上

正月十二日同族兄奇友姪厚培及亦裴用賓潘錦堂陸黼元買舟行舟二  
十三日已刻出關順風晚至無錫夜行十四日曉至常州十五日曉至丹  
陽過丹徒鎮泊舟十六日曉至鎮江已刻過江暮抵揚關十七日早過關  
同遊平山堂諸勝初更始回舟

遊平山堂雜號五首 一灣淥水繞城隈便有清光拂面來想見春風

二三月畫船簫鼓幾滌回 虹橋勝地舊風流橋畔何人起畫樓我欲

鑑湖分一曲年三春楔及時修 怡情最是綠楊灣曲檻回廊宛轉間

更有名園高詠地共言風景冠平山 四圍古木護崇岡中有前賢大

雅堂千載廬陵書法健依然集古為垂藏 仙蹤宛在武陵溪際夜

歸舟路不迷明日秦郵重回首白雲無數接平堤

十八日用賓館堂黼元遲周啟昭未發余舟先行至邵伯鎮十九日午後  
過高郵至六安鎮廿日順風揚颿過寶應至軍餉關稽察甚苛夜抵淮關  
廿一日過關午刻渡河抵王家營小洞街李公茂行廿二日微雨已刻買  
車行過漁溝至來安集廿三日晴大風晚過重興至仰化集飯晚至順河  
集宿廿四日晴風新店飯壇頭宿廿五日陰大風黎明抵一河渡者甚眾  
歷二時始方舟而濟至官河飯至邳州至汴河宿

邳州道中感舊、邳州城北草如煙草靄蒼二接遠天曾是故人酬唱  
處不禁回首一凄然

廿六日晴微風過古陶邱入山東界至馬蘭屯飯陰平宿廿七晴臨城驛  
飯南沙河宿廿八日陰界河驛飯過鄒縣至中山店宿夜分雪廿九日子  
刻起雪未止丑刻始行晴過兗州府至高吳橋飯至汶上縣城外宿  
二月一日晴東平州飯舊縣宿二日晴大風揚沙銅城驛飯荏平縣南門  
外宿三日晴風愈大揚沙蔽目過高唐州至新店飯腰站宿四日丑刻微  
雪卯刻晴過恩縣至甜水鋪飯過德州至留智廟宿五日晴大風揚沙入  
直隸界過景州至孟河飯過阜城縣至富莊驛宿六日晴商家林飯過河間  
府至二十里鋪宿

曉發富莊驛、明星方有爛客于愛遠征隱約千村靜蒼茫四野平揚  
鞭沾露重捲幔受風輕漸覺晨光動朝曦上古城

七日晴大風沙蔽目過任邱縣至香城鎮飯過趙北口至雄縣宿八日晴  
過新城縣至高橋飯過三家店至南阜店宿夜雪九日寅刻登車雪漸止  
過涿州至寶店飯長新店宿十日晨起過盧溝橋關吏需索歷二時始行  
至大井茶中刻進廣寧門至會館

入都口號二首 萬里春明志未灰三年舊夢首頻回  
菑川豪俊元無數慚愧孫宏是再來

廟堂盛事邁唐虞

汪濊深思遍海隅合有歌謠酬

聖主不妨翔步到康衢

十一日移寓椿樹街衙關帝廟李慈震南來沛霖姪來受川姪來十二日  
送陶凝求回南候敦仁文不值過邵皆山十三日同亦裴謁雲門師候同  
鄉諸前輩晤潘黼堂槐堂載常十四日雨雪廷賜來十五日謁治亭師未  
見韓禹三來十六日過用賓過范詞宗遜廿日過呂元章廿二日同亦裴  
再謁治亭師廿三日家柏亭朱秋濤宋醒菴來

此下友朋  
多書別字

廿四日禮部投



文廿五日黃杏園來廿六日顧夢生來廿八日盛賡廷來廿九日廣德樓  
觀劇

三月三日韓聽秋寓齋飲四日慶樂園觀劇五日杏園賡廷來飲七日進  
內城同花橋姪寓羊肉街街舖又至牌坊街街顧鐵芸寓飯八日進場  
坐西潛字四十七號夜小雨九日飯後雨

題 雖曰未學二句 莫見乎隱二句 不愆不忘二句 賦得春雨  
如膏得柿字五言八韻

十日大雨辰刻出場衣履俱沾濡復至鐵芸寓飯薄暝始同花橋買車回  
寓夜月色微明夢寐間謂爲雪憶少時祈於神有紫微晴雪帶恩光之句  
以爲佳兆呼花橋告之醒而知其非爲之大噓十一日晴地泥濘買車至  
鐵芸寓入場坐西收字四十四號

題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惟勤至應侯志 南東其畝 滕侯薛  
侯來朝 隱心十有一年 一道德以同俗

十三日破曉出場作家書寄首場藝回南十四日進場坐東閨字四十四  
號

題 經解 史例 儒行 文體 詩品

十六日出場復同鐵芸花橋至槐樹衙寓杏園來十七日聽秋來賡廷  
來十九日韓桂齡招集諸同人飲廿日呂松亭招集於北孝順衙新館  
觀劇廿一日廣德樓再觀劇是日始得家書廿二日杏園賡廷吳雲谷夏  
方米集敝寓飲廿雲谷留宿廿三日廣德樓觀劇諸同人及吳棣華敝寓  
再飲廿六日寓齋飲廿八日立夏李世兄招集諸同年飲廿九日倪隨軒  
文招飲

四月二日慰棣華得悼亡之信是日鄉先達招集梨園館觀劇余未赴四  
日諸同年集才盛會館觀劇六日賡廷來飲因留宿七日揭曉余中式第  
三十三名認見座師紀曉嵐先生金聽濤先生雲門先生房師羅碧泉先  
生八日

干門謝

恩禮部填親供謁治亭師九日送賡廷鐵芸回南杏園花橋姪赴保定過  
雲谷不值蔡式齋來十日肅園姪移來同寓

是日作家書略云榜發遂得微幸兩日來人事酬應馳逐風沙中目酸  
楚出淚恐於覆試不利因在寓靜養亦隨例日作小楷數行以此轉得  
恬適余意無著望惟事二以義命自安引

見後僕得一館選國爲萬幸否則歸班就教於生平志願亦已足矣家中諸事以儉素爲主不可失寒士本色也

十五日買車赴

圓明園同家芝房楊大杏村李衡塘寓大樹廟周家十六日同杏村李衡塘遊昆明湖十七日

正大光明殿覆試

題 學而不思則罔 二句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 賦得道德可常

得經字五言八韻

午後買車回椿樹街衙寫得家書開蔣時堂遊序爲之一喜潘芝軒來八日蔣筠巖來十九日諸同年集才盛會館觀劇過吳玉松先生二十日清河張澁亭杏村丈芝房同寓禮部則例館廿一日

保和殿

殿試

題

制策一道 聖學 法古 民風 兵制

抵暮回寓廿二日謁碧泉師謁雲門師廿三日杏村丈來廿四日玉松先

生來廿五日

太和殿傳臚鶴蒙

欽定第二甲第十二名

賜進士出身是日潤田兄掣籤得雲南尋甸州知州芝房來衡塘來武齋  
來同弔紀師母馬夫人之喪廿六日禮部

恩榮宴李太師母誕辰觀劇送方米回南芝房濯亭杏村女同寓宗人府  
夾道費鶴江戶部宅廿七日

保和殿

朝考

題 至誠無息論 讞獄詔 論治疏 賦得正誼明道得淳字五言

八韻

未刻回寓廿八日

午門謝

恩謁治亭師未見送朱秋濤回南

五月一日杏村濯亭同赴

圓明園寓邵朗巖編修直廬二日

勤政親賢殿引

見五日奉

上諭新科進士一甲三名趙文楷汪守和帥承瀛業經授職外戴殿泗李錫恭王鼎吳邦慶張錦枝許應階陸以莊黃煨望秦淵趙慎吟汪德鍼靳文銳邱勳沈學厚陳蘭疇蔡維鈺陸泌石時桀那爾豐阿韓克均李可端李華庭邱立和劉潛嚴煥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慕整趙麟陳鶴黃躍之龔麗正張文靖李培元林紹光李林松吳應咸史祐鹿維基祁嘖楊健劉名戴袁樹鄭鵬程周宏綱王敬之周泰元成格程體常札蘭泰劉玉湛劉嘖徐維城張大維胡萬青著分部學習吳光悅韓掄衡周之域董彩鳳桂齡蔡炯顏允琛許庭椿李于培王恩注俞日虹蕭德充姚學煥楊中龍姚遠楊廷琮譚元程俊丁玉燾董義何允徽珠隆阿曾寶光蔡毓琳常泰覺維清昌著以內閣中書用黎承惠曹松篁鄂山靳金鼎來珩崔本譚兆燕徐雲龍著以知縣即用胡本淵郎汝琛萬世發陳毓咸賈名仲程健學辛紹業楊尚琳譚景韓郭龍光著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餘著歸班銓選欽此

六日送栢亭沈書山回蘇州棟華赴河南八日周約齋吏部招同潤田兄

欽十日吏部於

圓明園掣籤余未往日暮顧竹所遺告余曰子得工部矣十二日謁曉嵐師番禺徐八愚孝廉來同寓十三日雲門師招集才盛館觀劇謁碧泉師十五日同湖北李春皋赴

圓明園謁諸尚書侍郎尚書彭公余遊庠座師也是日堂派虞衡司行走十六日弔潛山胡平階太孺人之喪送筠巖回南十七日到部十八日弔蓼生太孺人之喪候同司山東牟松巖諸同年集浙紹會館觀劇十九日謁雲門師過芝軒候同司泰興家虹江廿一日謁治亭師廿二日謁聽濤師廿六日謁碧泉師未見候同司陽山鄭貫亭河間盛儲齋茂才來寓三十日哭碧泉師

吾師於翰林中清望最著揭曉日玉松先生過余曰不賀子得第賀子得出碧泉先生門也一見如舊相識語余曰子卷呈薦最早迨革雲門先生即能口誦其文迨草榜既定因謂此江蘇卷非陳生不能為榜發果然一佳話也初擬房首後改置本房第二故程文中獨以付梓以示相賞之意又評余文曰沈摯之思高超之致攀之無從味之無極非寢食於正嘉以來大家之文未易臻此又曰識曲聽其真可以一洗華富

耳矣蓋吾師見待之厚若此

六月一日過松巖屬其代爲請假薛又州來俞澧蘭來王蓉亭來二日過碧泉師宅松巖來

題巖棧華披裘垂釣圖 鬢眉元似畫況乃畫圖中垂釣餘天趣披裘記古風語非名士妄占豈客星同正是炎煖候彌思大澤東

又題 四圍山色遠清沙把釣何人倚晚霞爲有披裘遺事在風流知是屬巖家

四日謁雲門師過碧泉師宅過秦李雲夜歸卧疾四日五日芝房來六日蘅塘來杏村文來八日玉松先生來九日弔碧泉師之喪過吳筱南十日辭行十一日詣碧泉師宅十二日詣碧泉師宅十三日大雨同儲齋八愚買車行過通州晚晴暮至張灣船上宿十五日潤田始來十六日開船至河西務泊是日晴十七日晴晚至北倉暫泊二鼓抵天津關十八日候蔣雲隈先生過聽秋已刻過關大風雨泊舟十九日晴至靜海縣之大黃莊廿日晴至滕官屯廿一日晴申刻雷大風暫泊二鼓至青縣廿二日晴午後順風揚帆暮至滄州廿三日晴揚帆申刻過馮家口雨暫憩二鼓過薛家窩野泊有糧艘新爲盜劫舟人及營汛頗相驚擾廿四日晴揚帆酉刻

至東光縣城外廿五日晴揚帆酉刻至安陵廿六日晴揚帆過桑園入山東界至老君堂廿七日微雨午後晴有風過德州至四女樹廿八日晴揚帆已刻過直隸故城縣境二鼓至鄭家口廿九日陰已刻晴揚帆未刻過夾馬營大風雨暫泊暮至武城縣夜雨

七月一日晴揚帆至王家淺二日晴已刻至臨清申刻過關三日晴揚帆至新開四日晴辰刻過東昌府揚帆至七級下關五日立秋晴揚帆過張秋鎮暫泊夜至戴家廟開六日晴揚帆至袁家驛口開七日陰午後過南旺柳林開遇大風泊舟晚晴八日陰已刻至濟寧州過王通守愚谷寓飯九日晴至馬家口十日晴未刻至夏鎮涉江南境申刻至西灣遇大風泊十一日晴風大舟時行時止過嶧山湖水色清明波光潏灩遠山一抹相對隱然頗有浙東西風景晚至鉅梁關十二日陰已刻至臺兒莊午後晴十三日晴順流行二百里薄暮抵宿遷關十四日晴午後始過關行二十餘里遇大風雨泊歷二時復行至白洋河十五日陰未刻至揚莊夜雨十六日晴渡河碧霞元君廟行香抵天妃關十七日晴過關水高下四尺餘陸險甚方舟乃得下至二關三關勢稍平矣午後過清江關水高下不如惠濟而驚瀧急湍特為駭觀兩處俱上岸行一二里若四五里乃復下船



坐申刻抵淮關十八日陰午後始過關放舟至寶應微雨十九日陰子刻解維揚帆已刻過高郵初更抵揚關廿日晴辰刻過關申刻至瓜州廿一日晴卯刻過江初更至丹陽亥刻解維廿二日晴辰刻至常州亥刻至洛社廿三日晴未刻過關換小舟入城薄暮抵家

亡妻朱安人以六月十一日產後病歿余至家始知之酸來刺心不知所云夜卧墮側反覆無味成一聯云先笑後號容有數爲貧傷命獨堪悲回首生平可勝於邑

廿五日至盩厔坊詣春風亭候二姑母是日移榻孝讓堂

八月一日爲亡妻修齋四日候諸親友六日患瘡十三日移榻內室營室於舊寢之北十六日候諸親友廿五日拜花山瑩廿六日拜硯山瑩廿七日至光福廿八日至琴山廿九日歸自郁社

九月十三日文莊公專祠陪祭十七日四月初度登虎邱

沁園春壘三十初度韻 霜冷秋高一棹獨遊亦曰快哉奈榻來名第

方酬夙願無端怨恨又觸新哀索露傷心白炊噩夢有命莫堪問劫灰  
吾嫌我嫌高天厚地着此塵埃 依然歲月相催潮虛志空期万卷談  
況

堯階小草同依舜蹈匠門寸木別有量裁燕榜榮多星曹  
恩重揣分何當濫不才遠溪愧讀書求志錄盡由來

廿二日送潤田之尋甸任

序 嘉慶紀元之歲余族兄潤田以前升秩知州謁選於吏部得雲南  
之尋甸六月自都旆里省祠墓會宗族將以九月之吉攜家之任州縣  
吏於近日號稱難為尋甸地當衝途星使日至供億甚繁又自家至滇  
水陸万里資斧不繼意甚有不釋然者夫為吏而患貧乃吏之榮也吾  
兄從仕有年所任多煩劇脂膏自足宜以自潤而家無餘財此其守有過  
人者今以万里之行用有所不足雖非雅相知者猶將慕其風而效焉  
而何至有不達之慮抑聞州縣之職在於親民其責甚重供億過客特  
其未務耳雲南民風淳樸無澆僮之習為尋甸者多以得民稱稱職其  
地本貧瘠吏吏皆知以培養為意不肯過有所浚今吾兄所事又皆賢  
者則夫不然之慮又所不必矣知州之屬於府者其所治實一縣之事  
而章服獨以五品蓋古雄望之職若治行尤異者得之吾家自贈官詹  
公以循良著前史我河間府君寶繼其後吾兄少侍官舍所觀聽皆足  
為師法其升秩本以卓異今得大展所負以益崇其業將所謂不病民

不妨法報循吏之最而無媿乎清白之傳胥於吾兄望之矣鶴辱兄愛厚相依者累月於其所慮固宜有以釋之

廿六日大姚墓祭廿六日大中丞公專祠陪祭又拜貞節公祠廿八日至

許聖候諸親友薄暮出關廿九日大風過無錫卅里泊三十日至吳橋

十月一日晨至宜興候山長韓旭亭先生即留寓陽羨書院二日登吳閣

謁周孝侯廟昏燕亭來三日謁防巖師晤丹陽姜茂才晶齋五日荆溪令段可石招飲六日防巖師招飲七日燕亭招飲八日徐苑鴻來申刻登舟夜行九日未刻過常州十日暮過丹陽夜行抵京口十一日過江抵揚關十二日過關晚抵六關三鼓至白塔泊十三日過泰州夜行十四日午後至如皋過張氏齋石齋晤荔亭栢亭及新茂才壽康昆仲十五日荔亭招飲癖石齋夜飲二鼓登舟出水關五里值靜山自揚回皋舟次晤語二刻許復解維夜行十六日順風揚帆二鼓至泰州十七日夜抵揚關十八日過關過謝曉村飯未矣江來晤薄暮放舟至由關夜大風十九日雨風勢仍大作午後過江風浪相薄舟人皆失色過鎮江夜行廿日夜至常州雨

廿一日二鼓過無錫夜行廿二日薄暮抵家

族兄甘肅安化縣知縣韓菴家傳代

前安化令陳君名奎耀字鄂仲

別字韞菴先世居長洲縣大姚村號大姚陳氏都御史琦及太學生道復及祭酒仁錫並著前史祖序輝歲貢生有盛名於時學使者往刊其文以示式於易中庸天命性道無極太極之旨尤有獨得父之劍諸生君十六而孤祖父老病卧牀尊者累年未嘗離左右篤志力學喜觀乙字部書上下今古議論卓犖不屑為帖括常語久之補邑諸生數從族父基成研究義理所作文益道上年三十三舉乾隆丁卯科鄉試計偕入都留滯十餘載益務學與賢士大夫講求實學歲丙戌

天子以歷科舉人滋多入仕途隘

特命王大臣遴其尤者先與銓選君於是得安徽省之祁門縣教諭母老欲請終養母諭以祿養之意不許乃奉母之任明年丁母憂服除起宣城縣教諭課士兼取文行下及愚民無不諄諄化導申之以孝弟之義在任七載風俗以淳升任甘肅安化縣知縣安化民俗强悍樂於私鬪本爭奪殺傷者一歲至以百計君開誠布信一以教化為先坐堂皇反覆勸誡如家人父子然聞者感激泣下多悔悟以去其尤頑梗不可教者則立懲毋少貸民畏威感德期年之後爭訟日衰西土貧瘠君務恤民力常平義倉糶新之際必少增其值以公事行所部必給供億之費

毋纖毫擾民尋以年滿七十引例乞休總督李侍堯聞其得民重惜其去復勉留一載歸里之日貧不能治裝家居困苦有過寒素然不少戚二恆以讀書自娛又十年而卒年八十二子錦江太學生孫寶樹論曰師儒之官古者謂之博士故漢成帝詔欲得明於古今通達國體者誠重其選宋時校官除授出于三省為館閣進用之漸明初各府衛州縣學師能舉其職而最書于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令得薦擢者授以州縣吏論者以為待之太卑而錄之太輕然教官之選益輕以州縣為繁劇得升秩者數要以教養斯民未有不能於教官而能善於州縣之任者也君在教諭時導民已如縣令為縣令一以為教諭之道行之可謂矯然不羣能無負設官之意者矣

凌先生傳、許墅在蘇州府治西北三十里又北至常州府之無錫縣七十里而近自無錫至蘇州必由焉當明之季儒者講學東林恆往來於其間蓋高顧諸君子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康熙中吳陳枕以明程朱之學重於一鄉自時厥後則必曰凌先生云先生名封祝字正衡長洲庠生後分屬元和始祖謨自無錫貫莊徙居許墅謨生烈二生世忠

三世皆處士世忠有膂力明末嘗集鄉勇衛一方子雲升鄰庠生先生雲升之子而學於陳柷刻苦讀書一以朱子爲宗自章句或問語錄文集以至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諸書咸貫穿其義指一時知名之士王廷士沈道然沈光熙王宗源余外舅朱炳奎及其弟高濬皆從問性命之學澹野有前吳後凌之目陳柷歿歲時必至其家設神主再拜平日與相知者過從講學久而能敬相稱謂必曰某先生家居無一戲言燕處必衣冠雖溽暑不暫去也嘗率其幼孫出孫欲行問道曰行不由徑爾不聞耶其跬步不苟如此嘗謂修身齊家是儒者事業素位二字乃其經濟聞者以爲名言乾隆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五始生以九日晚年自稱重陽老人云 論曰余讀陸子書論高顧爲興起之師未嘗不深慨慕而怪承學之士不能擴充其緒如豫章延平之有朱子然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欲其經明而行修苟能推闡儒先之緒言躬行不忘以友教於里黨間所謂一鄉之善士愈於詞章記誦以相高者固已多矣先生娶米氏余外舅之姑子奎孫壽祺皆諸生與余善壽祺屬余吹先 生言行因爲傳敘其大略亦使後之學者有所興起焉

書凌爲章遺墨後 鄭康成作書戒其子益思其末云若忽忘不識亦

已焉哉古人手書訓子猶慮其為伯魯之簡牘尺簡寸牘豈能久而勿失余嘗稱友人顧燕謀有尊祖追遠之心義蓋如此今戒甫以其曾祖遺墨裝為長卷乞諸名公題詠以傳其用心與燕謀相似凌氏自為章先生始為諸生再世皆有名戒甫束修自好言動必準諸古義方駸二然大興其宗卽一端可以信矣余家先世翰墨流傳人間者甚多而余不能稍為蒐輯觀戒甫及燕謀所為媿之媿之

洞庭山張氏世譜序 洞庭山張氏先世有子祥者當元之世居大同路之雲內州再傳至文質自雲內徙大同子大猷明永樂中官同知江南有子二人一居江都一居吳縣居吳縣者再傳至惠安定居洞庭自惠安之孫某始譜一修於大猷再修於希明三修於暘若而四修於今大猷以先世譜牒燬於兵燹述其所可知而略其所不可知者此子祥以上所以無攷也希明之居洞庭繞四世故自子祥而下皆可譜暘若之去希明又十餘世矣元譜散佚乃斷自惠安以下此續修之譜所以別為一編也元譜既已散佚有節婦翁者獨藏一本珍重而保護之越三十餘年復為族之賢者所得細羅撰次更為一集此新修之譜所以較備於前也夫自元至今五百餘載通人鉅公後嗣凌替至不能問其

子姓之有無者不知凡幾張氏僻處其區而譜系最明又遠承其未遠以前之祖此其先世殆有餘澤元序稱子祥多善行者庶幾近之然譬之木焉植根雖深非善爲之培護不能暢茂條達歷久而逾盛以張氏之相承至遠蓋必有善爲培護者惜余未得見其全譜不能爲之發揚其美於禮始遷洞庭者宜爲祖而推之惠安又推之大猷又推之于祥則其追遠之思亦略可觀矣譜旣成張氏子姓曰筵鍾自述願未介楊丈廷琮來請序於余旣嘉張氏之不忘其世德而又重違楊丈之意於是乎言

。黃西樵畫像記 此

封文林郎黃西樵先生遺像也先生以布衣行善於鄉夏則合丹藥以蘇病者冬則製絮衣以覆寒者值歲大祲則爲食於路以食餓者建渡嬰堂以育遠道之嬰孩建義冢鳳巢山以瘞無主後之棺槥至于廣仁堂之創建咸與其事孳孳爲善維日不足旣而仲子以名孝廉出宰江右祿養者十有餘年子若婿若內外諸孫掇巍科登顯仕者歷久逾盛於是瞻先生之遺像者益景行其人而仰止之蓋爲善無不報者理之固然自感應篇功過格諸書雜以二氏之說而通儒轉以爲陋然其說實



時見於六經易之文言書之伊訓其尤著者也而太史公傳伯夷獨  
津二於善惡之爽夫報者以寄其憤何所見之不廣趙文子不云乎譬  
如農夫是穰是裝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夫天之所以培栽覆傾亦若是  
則已矣吳文雲記先生事止言嘗返遺金而不及其他鶴與先生之孫  
一機同舉於鄉因從讀其家乘所載備書之以諗後之贊先哲畫像者  
知善無不報之說之果可信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買妾王氏

嘉慶二年丁巳余年四十一家居

正月五日同厚菴聯佳買舟赴嘉定七日祝辛楣先生七十壽

以序嘉慶二年正月七日我師少詹事錢先生七十壽辰門弟子將以  
一言稱祝竊維先生以古義自處以實學訓後進世俗祝嘏之詞固無  
足陳於前而道德之高深學問之淵博又非管窺蠡測者所能盡方凜  
凜然一言之不智是懼其何以冀先生之嘉其知我而爲之進一觴雖  
然不敢不就所知以爲言蓋古之立言者十四經之外惟二十二家之  
史爲最鉅然自周陳而上一代之紀載或分爲數家自晉隋而下一時  
之撰述或成於數手其間踏駁謬戾往々而有又偏記小錄郡書家史

各有傳聞競為異說故非盡讀古今之書不能定二十二家之史先生於學無所不通而史學尤精作為攷異一書援據窮載籍抉擷入微眇實事求是不為可喜可愕之論至於輿地之古今異名僞置殊所職官之沿革迭代冗要逐時莫不精加釐定不留一豪迷惑故攷異之書成而二十二家之史於是乎可讀劉知幾所謂命世大才能刊正其失者非先生莫之當也自

本朝以來閩通淹雅之士閩百詩胡朏明萬季野陳亦韓惠天牧父子王與中江慎修戴東原學者多誦其遺書而鮮得其要領先生則次其行事取其議論之精者薈萃之人各有傳讀之不啻親炙此又先生之作為一經集諸家之成者也早歲以獻賦受

上知既乃一切棄去專務樸學經義之紛糾天文術數之精微聲音之微眇古今金石文字之繁富靡不蒐討而貫通之在禁廷時

天語褒嘉有碩學淹通之目屢典文衡於山左得李郡丞文藻於浙得邵翰學晉涵於禮閣得尹閣學壯圖皆海內人望洎終養家居專以陶鎔後學為事誘掖如恐不及顧蒙下材啟發成就未嘗少吝媿二指示於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大得先生一言皆可為終身法此又門弟子之

所躬承而先生且不自知其為盛德之至也竊嘗論爵與齒與德天下之違尊三皆天之所以優夫仁聖賢人者也以先生望實受爵於朝本未可量而急流勇退弗臻其極然爵位之所建樹在一時而教思之所成就與夫著書垂訓所以開成來學者其為建樹無有紀極今先生方壽開八秩年益高德益幼耄期稱道致不倦天國將獨隆其德與齒以為邦家光以為承學者矜式繼自今繩其未有艾此則士林之所交祝理之必然而無疑者豈區區門弟子之私言也哉

二月二十二日莫亡妻朱安人於硯山本生府君兆次并自營生壙於左  
皇清例封宜人工部主事陳稽亭元配朱宜人壙銘

賜同進士出身

欽授國子監學正宗弟毓威篆蓋

杖期陳鶴杖淚撰并書

自范奕始

劉年改葬誌

傳列女後史因之其所錄不盡奇節苦行蓋有以庸行傳者今世婦女惟以節烈著聞其次則工筆札善吟詠亦見稱於學士文人之口至於綴粧操作挽車提甕前史所艷稱與夫順翁姑和室人禮家之所重反以為無足述余本生先親唐太宜人孝德懿行為族黨女宗而余不敢過有所稱述蓋以此也亡妻朱氏歸余一十五年遠事先祖妣張太孺

人余不問生計亡妻亦不以生計累余亦未嘗以匱乏窘余之用如詩所謂何有無詘勉求之其艱難實有然者先祖妣本慈愛自亡妻來歸而祖妣之慈愛余尤至故余謂其庶幾有先親之風性不解書然喜聽余讀居陽縣君墓志歎曰篝燈相待嘗聞余論班氏女誡請錄一帙以為女子二誦誦過於村塾中本遠矣又嘗聞余讀南陽縣君墓志歎曰余今并嫁時衣亦付質庫將何以斂初余外舅老困場屋獨奇愛其幼女遺言謂必嫁一諸生及外舅歿而外姑以亡妻歸余故平日常以安貧知足為言前所言特戲耳余遠客江右又再上公車家無宿盡之糧亡妻益自勤苦節縮衣食以經營其父母及余外祖父母之葬竭貲財以襄事或有以糧絕告者至輟朝餐與之余潦倒半生晚得一第不欲自改踴涼之素貽書兄弟謂慎無浪費而亡妻所慮乃過於余產後暴病至不欲醫藥以死嗚呼此豈可無絕特之行之行而遽沒之耶書諸墓中之石附先親家傳後俾子孫有所攷焉亡妻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六所生于男一人女二人以卒之明年二月葬於硯山祖塋之次附於本生府君兆而不於先府君之兆者限於地也朱氏家世詳余所

撰外舅葬記中銘曰 嗚呼余妻爾不負台二乃負汝使汝辛苦將亨而殄胡命之蹇嗚呼天耶疇使然耶硯山之陽十葉是封我卜幽宮終焉爾同

作亡妻壙銘畢復題斷句、賻錢十萬為修齋未慰憂幽愁淚滿懷欲寄賦相思無別語青山与尔骨同埋、十葉衣冠此地藏墓門碑表有輝光亦知弁鄙難傳後願托家聲夫不忘

二十四日大中丞公祠堂陪祭

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並硯山墓祭二十四日花山墓祭二十七日大

姚墓祭二十八日象峯山祭漁莊先生墓

祭文 維年月日族于工部主事鶴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徵仕郎甘肅直隸階州二判庚午副貢族父漁莊先生之靈嗚呼夫子之文章而不一遇迺令小子獨受陶鑄一名幸得為時恨暮所生所後未拱邱墓以夫子之相期而年不少駐空負當年盡心啟悟嗟小子之觀聞自舞勺之時眾議僉同謂繼嗣其曷辭禮之所無今也則有心所弗忍覆謂余咎多艱之會在歲甲午哀二此情孰知余苦匪義伊義惟夫子余許亦語小子我其告汝我之抱負莫之能吐我之憂患更僕難數蓋夫子

之高明而峭直自將古道遠矣不狂謂狂有所不朽文學令名彼紛紛者亦復何傷所嗟吾黨結恨山頽履茲宿草如何不哀昔夫子之治命謂汝必執紼以安余寔寧庶安且吉屬以計偕遠違北域寔不臨穴疚心何極追思慙效有淚沾臆尚饗

文林郎湖南永興縣知縣郭君家傳

文未錄

六月十一日亡妻週忌二十一日問名於汪氏

閏月二十日嘉禮成

題顧希翰禪隱圖。希翰悼亡後寫此以償其夙昔偕老之願也。人間豈有再生天如此情淡亦可憐顧我食言如郭重不堪同問小葉禪。題陶寧求西山讀書圖。吾黨陶生嗜奇士窮年汲古誼經史文章近。欲紹王唐一洗澆風薄頽靡往年挾策謁

金門願盼羣儕莫与比意氣難教俗客知結文每用青雲擬是時方

詔廣求才鳳舉鸞鸞一時起白頭傾蓋盡英才接席浚談行接軌邨子羣

推日下豪夏生舊屬南邦美就中吳子更秀出賞於疑奇不暫已

帝京之西多名勝巖壑幽奇踰百里層城閭苑竟何如西谷書巖無乃是擔登結侶托僧寮恍惚仙蹤郭与李松濤隱。隔書帷鶴影翩。親

凡毘陵逸客擅煙霞一幅新圖為摹似永平令尹老名宿小篆親題落  
藤紙樂事能教聞者誇美談直欲千秋紀榮枯世事本悠二失亦何悲  
得何喜別有榮名不朽傳開圖為尔先屈指君不見右丞曾作襄陽圖  
後之視昔猶今耳

息爭解、陸生以應受於鄰之產為其鄰之未即授也訟於有司而反  
歸其半於鄰意甚愠雖然陸生何愠夫人之生於世各有所職縣令官  
雖卑實則一邑之長一邑之人皆當父母事而師保嚴之者也彼之職  
在折獄我之職在從上聽訟而有所不得其平則固彼之失而於我無  
與也因其聽斷之不平而求伸使其果有切膚之害求伸焉可也事非  
不可以已而伸亦未盡可必而於從上之誼又大有所失焉而何為汲  
汲乎且陸生之不伸其小焉者爾江南財賦重地以一邑計之有糧之  
家不下數十萬今有司且倍而收之則是數十萬家常抱無窮之屈抑  
而莫之能伸也他又何論乎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今之  
鄰非我擇之則固非我之不智也訟之端自我啟之則又未必彼之全  
是而彼之全非也今陸生從我之說有從上之義有睦鄰之仁有息爭  
之禮一舉而三善備焉何憚而不為哉不此之務而區區以訟之不勝

為恥此世俗之見鄉黨不自好者之所為甚為陸生不取也

答希翰、辱寄示文二篇送羅序前已見之以鶴之言而重有所改定足下不恥下問而虛心集益至於如此鶴雖欲不盡其愚其可得乎抑古人有言曰身在堂上乃可以斷堂下之是非我之與子則皆堂下之人也欲使我斷子之是非固不能已假以鶴為嘗有志於升階而欲就求其術則不敢不陳其所見韓子曰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又曰行己不敢有媿於聖賢古之人未有不以此為本而能淡於文章之事者造詣純粹則其言明白而無疵識見超卓則發必當於理器宇闊峻則卑瑣之論固其曾臆聞所本無矣自古文章之士其卓然成一家言者功與德未嘗不有所就彼其讀書求志之日已務其遠且大者矣故文章之與道德功名非判然為兩事也舍此而言文章則亦無所就也已鶴之於此非敢云有万之一之得也終日而言之非敢云有万之一之合也顧常以為志而已矣字句之修飾其末務已然亦不可可不講也嘗聞之先師曰文章之妙在於曲而有直體六經諸史之文無論即屈子莊子支離覆蓄甚忽而詭眩亦莫非以一意自為反覆也夫子所謂辭達要如此耳其所以能如此者氣有以運之故曰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也嘗試取己所作靜而思之則夫氣之不  
充与夫辭之不順者往二而見矣鶴常抱此媿故亦不能不爲足下言  
之也足下裁之諒之

張氏譜序 余友吳君攜張氏譜一帙請序於余受而讀之伯起幼于  
日觀又華世所推稱者咸在洵名家也夫名家與世家不同世家特簪  
紱相繼已耳名家則必其先世多能自樹立之人道德文章重於一鄉  
而其家聲始歷久而愈光王謝累世高門袁憲謂自謂過之職是故也張  
氏得伯起昆仲足以傳矣而又華又以節義高之豈非世濟其美能自  
尊大其族望者與史言南方之俗有里居比戶而不相宗者故或同姓  
而不同族或同族而不同望張氏吳中舊族宜若同出一宗而余前序  
洞庭山張氏其先來自雲內今所序張氏其先又來自鳳陽皆非吳中  
之舊然數張氏之賢者未嘗不及伯起諸人其平居言論涉乎伯起諸  
人未嘗不知爲吾吳之鄉先生而欲爲之攷其世系次其生平也矧其  
一家之子孫也哉凡譜之作莫善於屢修而張氏之譜幾二百年而不  
一修而乃今始修則其先世之遺風餘烈不可以驟泯而又有以見其  
近日之子姓爲能念尔祖而修厥德也余故樂爲推而道之

管氏新修宗譜序 先祖母張孺人管氏出也管松庵先生娶張孺人之妹故先生之於鶴分最尊情最親而器重鶴亦最濇歲壬寅命督子若孫課相聚者再閱寒暑得聞先生孝友之行最詳今歲先生壽七十鶴適以里居得與奉觴先生手一編授鶴曰此吾新脩管氏之宗譜也吾管氏自族曾祖于磐公始撰譜其後族祖王吉公先君子安谷公相繼修之顧自先君子迄今二十餘載族屬益疎而子姓日繁勢且漸就渙散大有相視猶塗人之懼吾是以鳩集之庶祖宗之緒日引以長又曰吾管氏故有家祠吾承先君子志復建門廡若干楹產之供祀者薄吾稍增置之與族弟耐軒定其出入之經計庶享祀無缺後之人可以世守凡此子皆爲我序於簡端鶴固辭不獲命竊維宗譜之作有本有文列宗支敘世次詳其字號配偶出處名位生卒之歲月其文也尊嚴祖考使孝弟之行卓然爲子姓表率其本也讀管氏譜有以見其世德而先生早歲處境甚困以勞苦起家迺能專意於尊祖敬宗之本務善則歸親昔左氏傳論管敬仲宣世祀後人攷之世本始知其信今而後我知其有以婉美也書以復於先生庶先生之許爲知言也云尔

60 重修三節婦祠碑、蘇州府治葑門外有三節婦祠祀明旌表節婦周

倫妻蔡氏吳會妻姜氏上虞丞周偁妾董氏姜與董皆以死殉其夫蔡則撫孤全節而坎慄以終身者也當明之世節烈之被旌者鮮非大有力家則必其事行尤彰著者高風亮節傳於人之口而後姓氏得以達於有司其閭閻之下備嘗艱苦而湮沒無聞者甚眾獨三節婦得里人士陳詩之好義棟宇而俎豆之不可謂非一時之幸我

聖朝以風化爲首務  
世宗皇帝特詔天下府州縣俱建貞節祠窮鄉僻壤一介之婦苦節自矢者罔不受

旌典崇廟食其格於例而不能上達者亦多附祀其間其前代之所褒崇年久易湮然苟有聞於有司亦必脩舉廢墜以仰承

聖天子之德意長元貞節祠既經重脩乾隆五十九年邑諸生宋錦入太學應順天鄉試於闈中感異夢歸而訪求所謂三節婦祠者久之并得其始建祠之碑及從祀節婦一十五人之事略及康熙以來重脩者之主名然亦幾為守祠者所據有煩言於有司然竟得還祠宇之舊觀距明神宗二十六年始建祠之日凡一百九十八載屢晦而復顯共相稱歎以爲節烈之不可湮沒者有如此也祠既成里人工部虞衡司主事陳

鶴文於其麗牲之碑其詞曰 萬彙云生大化潛鼓何以貞之維倫之  
序儷皮之制遠自三五道本夫婦先乎君父士行尚矣婦貞室數道升  
俗降此義常著昔在明世葑水之許有三節烈若聚而處蔡本世曾簪  
紒綸組生則逢憂悲來填臍瀾為其難呱 二 是撫八十餘年冰飲荼茹  
姜也少年堅貞自主勁栢為心凡卉肯伍姑實使我匪忘服補就義從  
容孰敢余悔董命不猶副蓮是輔見義則喜不義若怒豈我輕生心則  
已許冰玉為銘此焉不腐終身不改禮經所取之死靡他風詩所與後  
史有作亦傳列女維三節烈爰得其所厥安維何上棟下宇厥奠維何  
木丘竹簷昔秘其蹤今踵其武維三節烈恍惚云觀我聞秉彝人所共  
樹詎以綱常賴閨補亦媿而奮亦歌而舞維三節烈千秋万古  
書碑陰 余撰此文不覺粲然有動於心蓋吾鄉諸先正祠宇之不脩  
者亦多矣以余所見如襄毅韓公翰林待詔文先生皆近在耳目之間  
傾廢褻慢所不忍言吾輩既不能力為之倡而官斯土者亦莫肯以典  
章風化為務徒使脩建之舉見之於節婦之祠豈不重可惜也余并書  
此以俟有心世道者采焉

鶴白訂

讀書改過齋叢錄

嘉慶二年七月十五日攜家入都陸蘭皋蔣尊汀同行酉刻登舟十六日泊楓橋十七日晨至許墅巳刻過關三弟二姪三姪母舅唐學誠表叔張立綱妻叔朱謀圖表兄唐運開婦兄朱載岳汪秋巖及其母舅蔡雪崑友婿顧南雅驛輪表妹夫陸政施俱送余出關十八日順風揚帆未刻過無錫夜至洛社十九日午後至常州雨二十日大風兩揚帆行百八十餘里至鎮江南門廿一日曉至江口飯後回尊汀遊金山迎恩從行

扁舟南北幾經行久識山靈最擅名  
万里波濤卷石湧一天風露大江  
橫步隨曲逕心逾遠望向高臺眼倍明  
佳話古來傳玉帶不論形勢為  
昇平

舟次晤謝曉村廿三日晴寅刻過江申刻抵揚關過關泊舟廿四日入城過松園方伯留飯過家山橋號如廿五日風不順牽挽至高郵三十里鋪廿六日過高郵十五里至新口子廿七日至泛水鎮廿八日過寶應二十里至戴家灣舟次晤平湖屈太守漱六廿九日初更抵清江浦  
八月一日至三關二日初更過關維絕舟欵僅而得濟余兩過惠濟此險得未曾有也至二關三日過關至惠濟從越關上出口至風神壩四日五

鼓渡河揚帆至桃源縣之崔鎮五日順風揚帆已刻至宿遷過王春巖  
號於縣署留飯晤邑令安郇兩六日順風至山灣野泊地有竊盜驚擾竟  
夜七日晨至姚灣八日揚帆至徐塘口聞運河水淺糧艘遲滯九日微雨  
舟右旋行二里許云此地舊有一河風順可達臺庄十日晴午後解維北  
行水勢瀾漫一望無際問之舟人云皆故田也行十二里許泊十一日初  
更抵臺兒庄十二日順風至丁厰十三日午後過三灣水溜船故又一驚  
也夜至韓庄十四日至西灣

卽事。堤外疎林二外山滿船明月泊西灣客心已覺秋宵永燈火誰  
家未掩關

十五日晨過夏鎮申刻泊珠梅關北

中秋夕至珠梅關黃水灌注四顧皆巨浸自北行以來是日始有鄉思  
舟中被酒率賦一律寄大兄三弟浪捲風馳節候催廣寒宮殿正重  
開澄鮮一色宵如晝歎薄千層鏡有臺明月從知天下共孤雲還自故  
鄉來遙憐兄弟持盃處雁影繁思又幾回

初更風大順復解維揚帆行十六日五鼓過南陽晨過仲家溪有仲夫子  
廟未刻抵濟寧過黃司馬小松又過顧萼庭不值張研堂名壽恭來十七

日小松來萼庭來是日至長溝十八日晨過南旺龍王廟行昏順風揚帆  
初更至戴家廟開十九日至七級開二十日午刻至東昌暫泊夜至梁家  
開廿一日順風申刻抵臨清關廿二日午後過關出衛河夜行廿三日四  
鼓至武城縣暫泊雨晨過夾馬營已刻至鄭家口不行廿四日晴大風申  
刻過德州夜分泊老君堂廿五日順風夜分至滄州廿六日順風夜至滕  
官屯廿七日順風未刻抵天津關為關吏所阻不行廿八日已刻始過關  
遣奴子入都覓寓是日舟行甚遲堤外積水空明遙望往二入画未至北  
倉五里許野泊廿九日至楊村三十日至蔡村北五里是日大風

九月一日至河西務二日至高莊三日未至李兒店里許舟着淤淺處中  
流泊焉四日辰刻抵張灣五日松橋姪來六日買車入城至繩匠街新  
寓蕭園姪韓聽秋韓毅堂顧拙齋俱在寓相晤是日大風揚沙七日行李  
始至寓自張灣通州至齊化門晉吏需索尤鉅十日謁聽濤師十一日謁  
治亭師十五日謁聽濤師曉嵐師是日投文十八日曉嵐師招飲二十日  
同後南赴

圖明園謁尚書福公

彭

雲楣先生侍郎趙公范公廿一日敦仁文招飲未赴  
廿四日到部聽濤師招飲廿八日桂齡來

詩家銘、無錫賈君<sup>若</sup>奠其鄉顧觀察光旭所選自漢以來鄉先生于一  
百一十家之詩之叢稿於慧山來京師徵詩余謂既為冢銘為室銘曰  
泉冽第二山高九龍清風動樹斜陽在峯駭壇乍空才鬼羣嘯落霞  
潛泣青蠅嘯弔我思古人淚下交頤陳編雖森精爽若來函以古壁襲  
以文錦千一百家共此一坎選臺千古馬鬣四尺幽魂可招藏血欲碧  
尚有光芒散為雲霞斗間寶氣太史占耶

十月一日

太廟時享巨觴得與執事

午門賦詩蒸紀 噶旦初聞戒駭奔百寮同此謁

天閣朝衫已被

君恩重

法駕先瞻

祀典尊隱=雲珮迎

輦路迢迢=

仙仗出

端門羣生久沐



重熙澤万国歡心托小言

六日

萬壽聖節吳霽峯來李世兄招飲九日禮蘭來十日吳友石甥來十二日  
繆石林來師仙舟來玉松先生來十三日桂舫招飲十四日筱南桂舫李  
世兄松橋姪集敬寓飲十五日謁聽濤師顧竹所來十七日家負白來十  
九日送李世兄之江西松橋姪之河南趙介山來仙舟來彭華開招飲未  
赴廿日朝房會稿邵皆山來廿一日邵壽民來廿二日石琢堂來理齋來  
郭地山錢榕庭來廿五日

午門常朝鄭貫亭來送負白之山西廿六日芝軒來張地山來始得三弟  
書廿七日

乾清門候月摺任寶芝來廿九日筱南來三十日禮蘭來

貞女辨、女未嫁而徇其所許嫁之夫論者非之余以為不然蓋曾子  
問所詳者皆事之變也周襄禮廢夫子与其徒<sub>相</sub>與講明而切究之使  
無失乎禮之中而不過責人以難能可貴之行非<sub>許</sub>有所恕也雖先王  
之制亦順人之情而為之防未嘗逆揆人之所無如何而強為之禁  
傳曰夫死妻禫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因之制為繼父之服

公傳在傳及詩注

云西有書注上元書

禮記宗法在文宗書

通文也生同羊以注

夏的傳五麻列注注

不以事此異過禮物

之矣。而後。未也夫

傳傳能令夫詳。以此托

良婚。而後。傳何去。這

既。其。不。事。其。傳。何。是。道。

非先王之開其為此也。以為夫死妻擇于幼而又無大功之親。則有母

子并死而轉於溝壑者矣。故雖已嫁之婦。猶不禁其改適也。然而媿世

厲俗之意。未嘗不存乎議禮者之口。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

嫁。此又吾夫子之徒講明切究以維持乎禮教之意也。許嫁而未行親

已嫁者有間矣。然古者六禮之行。為期非遠也。請期之詞曰。惟是三族

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故由納采納吉而遂以親迎者。其常也不幸有

吉日而女死。則壻齋衰以弔。夫死亦如之。固儼乎有壻與夫之名矣。婦

人不貳斬而使未嫁之女。斬衰以弔。夫婦之分。固已定矣。而胡為其不

可以狗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非受幣不交。不親。若既相知矣。交親

矣。謂父母主之。而女若弗聞也者。所謂甚難而實非也。女子許嫁。纓明

乎其身之有所繫屬也。而胡為其不可以狗也。故謂未嫁而夫死。而終

身不改適。為非先王之有明禁。則可謂其大失乎。禮之意。而不足以媿

世。屬俗則斷不可。詩之托始。關雎也。以其摯而有別。非摯無以見其別

非有別不能成其摯也。一札不備。則名之曰奔。男女之別嚴矣。而許嫁

而夫死。可以終身不改適。其摯為何如乎。而何可以男女居室之大常

相提而論乎。張左金之女許字其姑。之。陳茂才翰。潘未嫁夫死而歸

於陳以守左金述事略乞言於余作貞女辨貽之

十一月三日汪吳泉來四日冬至謁曉嵐師五日席竹雲來八日瞿秩山來十日顏麗堂來十五日自客歲分部卽請假南還是日始於

太和殿廷謝

恩諸同年集橫街祁竹軒寓齋飲十八日皆山來廿日介山來廿一日荷南來廿五日送友石之山西三十日杏村來虹江來

。過梁家園感舊。徹棘爭將佳話傳龍門乍喜望巍然武陵自寫阿房賦不向春官較論後先、夢幻因緣莫可尋低徊往事更沾襟所嗟徐穉懷中粟不逮成連海上琴

。題春燕圖、燕壘香殘燕子飛落花庭院繡簾垂此中有恨何人解付與傷春杜牧之

十二月二日韓若昉來三日得辛楣師書五日唐采江來郎經谿來七日弔玉松先生太安人之喪九日譚琴岩來十八日杏村丈顏春塘韓叢君集漱寓飲十九日諸同年集永光寺西街麗堂寓飲兼送來虹橋之任江西廿二日封印廿一日聽秋來廿二日虹橋來辭行廿四日史禮堂來廿五日澧蘭來吳見樓來廿六日同司龍溪黃丈正夫招集貫亭秩山虹江

飲廿八日周石苔來廿九日

太廟禘祭午門迎送三十日杏村丈來

嘉慶三年戊午余年四十有二在部

正月七日杏村先生寓齋飲九日隨軒丈招飲十二日松岩貫亭秩山虹  
江集敝寓飲十三日諸同年集才盛會館觀劇十五日韓叢君來從余學  
杏村丈榕庭地山集敝寓飲十六日邵輯菴招集北孝諸同鄉觀劇十七  
日進署辦事十九日開印廿一日同鄉諸君集永慶堂觀劇廿四日延韓  
甥葉君來敝寓課迎恩讀廿八日周約齋來弔石琢堂子婦之喪

題通仙愛梅圖、讀書不作章句儒遜迹不作城市隱孤山二高湖水  
深手植梅花成百本先生愛花非為花自寫高情出凡近畫工亦復有  
能事使我心神更遼遠

二月一日周綬青來從余學二日弔慕循咳婦喪三日周葵尊來從余學

四日弔史禮堂太宜人之喪六日朱香谷來七日弔玉松先生太安人之  
喪十日朱齋堂來就余寓齋學十二日祝麗堂尊人八十五日弔虹江  
令弟之喪十九日送稼成回南

聚首只幾日胡為君獨行故鄉原足戀徑草恰萌生河上春雲合江頭

邊暮蕙橫回頭向北望應見別離情

廿三日香谷招集梨園會館觀劇廿四日周雪樵來從余學廿六日諸同年集祝慶堂飲廿八日黃春池來三十日戴東珊來介山來

三月一日袁少迂來卧疾五日十一日顧執齋來從余學廿日祝李心菴

太宜人壽七十壽七十一日唁聽濤師悼亡廿二日弔周竹坡尊人之喪三

十日韓旭亭先生來

同杏村文崇效寺看芍藥牡丹和元韻 惆悵篇章佚海棠看花今始

問空王休誇定惠黃州寺別有溫柔漢帝鄉 遲暮豈知推獨秀摧殘猶

自壓羣芳清平我欲成新譜陋盡昭陽燕子粧 千朵移栽最可憐慈

恩何處訪紅鮮春歸韋杜城頭近艷發姚黃驛騎先

帝里風光垂手舞精廬空色散花仙揚州若解尋幽趣金帶何須耀綺筵

誰將組織托天孫瓊島飛來此尚指點已推紅粉艷品題尤覺素衣

尊分來蘆茵餘香氣種向旗檀雜樹根初地幾人嫌寂寞却教履齒破

痕破苔痕 棗花棗實久成塵綠筆爭傳麗白新自有深情留一片獨

將賭事駐三春招搖繡轂攜詩友點綴斜陽約酒人藻采古來推謝客

不放汲鄰任更均茵

四月六日弔金師母之喪九日約齋吳壽庭彭章開循陔理齋芝軒翟鄒亭朱曉江彭遠峯同邀旭亭先生桂齡所瞻嚴少峯集陶然亭飲

和旭亭先生韻

真車繞喜息征駮選勝同來古佛龕堆幾魚依

紫極煙雲万狀接青嵐詩傳大雅神逾健酒到中賢興倍酣為有北風頻入坐不須惆悵望江南斗山自昔溯昌黎早歲趨陪賴指迷每憶滄洲餘嘯傲轉欣京國接階梯寫心喜奉青雲袂照眼還憑太乙藜問字若容頻載酒雲亭不隔蜀山西

玉松先生來十四日韓甥以嘉禮辭歸廿日管韞山先生來廿三日諸同年集陶然亭飲葵泉來廿四日貫亭來是月吳志點來從余學

五月一日蔡式齋來唐梅岑來二日財神會館觀劇八日弔邱心蘭先生令子之喪九日送聽曉嵐師危

蹕熱河十一日顧竹橋來周巽齋來十二日薛又州來十九日諸同年陶然亭雅集未赴廿日弔徐荇洲尊人之喪廿七日芝軒來廿九日麗堂來六月一日式齋來二日虹江來三日杏村丈來八日玉松先生來十日弔韞山先生恭人之喪十七日芝軒來冀北海來廿日陶鳧香來廿三日後南來琴岩來蔣香杜來廿七日祝杏村丈五十飲廿八日頁白來友石來

七月二日宋杜江來三日沈小廬韓所瞻來杏村丈來七日玉松先生來  
八日旭亭先生來十一日蔣于野來十二日仙舟來十四日諸同年集財  
神會館觀劇十六日呂淡香來廿日請韓根堂大權督迎恩課時余方送  
外簾恐其荒廢故也廿五日旭亭先生來芝軒來廿七日又州來廿八日  
筱南來

八月四日杏村丈來七日玉松先生來八日舉場送考十四日式齋來十  
九日皆山來彭瑤圃來廿四日榕庭地山于野邵兩蕉梅岑友石石惇甫  
盛知安集漱寓飲廿六日玉松先生來送根堂孝廉之陝西學使幕廿七  
日所瞻來廿八日貞白來廿九日馮玉圃先生杏村丈彭脩田瑤圃輩間  
石琢堂韓桂舫李虎觀慕循陔潘理齋芝軒黃仲民張半岩招同二鄉  
試諸君子集財神會館觀劇邱春卿來

上辛楣先生 六月初奉書迄今又兩月餘想當駕返嶧城是以未行  
再脩寸牋將于野來傳示垂注厚意繼奉到五月十三日賜書誘掖獎  
勸溢於言表反復誦讀且感且慙依戀之私益神馳無已矣鶴早歲艱  
苦自孤露之後學殖益以荒落九經竟未成誦至於諸史大半未嘗寓  
目恐遂有負至教用勉竭駑鈍出則車上必攜一編歸則課讀酬應之

暇亦時披覽不以時過難成而竟輟所業自史記至漢書晉書已粗讀一遍思欲卒業後再加功切嗟然所記憶不及百分之一前讀邊讓傳覺其牴牾輒舉以敬質亦欲先聖莫夫子知其尚未至於暴棄耳日知錄乃經見之書而竟忘其已嘗糾及承示爽始爽然若失深自咎責涉獵之無益若此至胸中所疑則尚有數端所攜既無善本又無可以質正之處惟夫子弗罪其瑣瀆也續漢書郡國志魯國六城有魯國奄國奄國魯既爲國縣不當又稱魯國且奄國非縣並列之則是七城此當作魯本奄國而監本與毛本之悞正同又前書濟南郡有鄒有平臺續漢志則有臺有鄒平以攷異引溫序傳證之知前書亦刊本之悞又晉書王舒傳云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裒薨遂代裒鎮褚裒本在王舒之後不應如傳所言此蓋元帝子琅邪孝王爽嘗爲宣城郡公歷此職帝紀及元四王傳甚明而此衍一褚字又宋書武帝紀彭城縣綏里人劉延孫傳云帝室居綏興里南史則並云綏興里亦未知何者爲是所論晉地理志之誤攷異亦詳言之當再加鑽研以副至教冀儀部頗聞其有著述而未之見輒當往述來詢亦足以獎厲後學隱石大死未見北來想與膠田黔癡俱就南



聞若公車北上望早至也去歲夫子所鑒定通鑑後編未審剞劂之事  
不致中輟否臨楮縷二俟有後便再當續上  
同年祭王南沙文 往歲丙辰嘉慶初元逢  
國大慶

錫福便蕃取士逾額宴要有千疇兼承之維我王君維君之來安車蒲輪  
其旣戾止紛純藻筵豈拜祭啐式禮莫愆迺偕多士集乎春官揮棗落  
紙鸞聳鳳鸞燭燼三條神明炯然退居寓舍微疾偶于君曰命駕言歸  
必適維時新榜動於長安羣公相告慶為得人龍頭老成古有是言惟  
梁太素蓋非永年庶幾王君

國光是觀王君在道淡若弗聞謝此簪組返乎邱園孤死首邱人稱其仁  
顧我同人莫慰識韓莫君之來日月遂延電火忽逝訃音乍傳哲人其  
萎罔不悼焉我聞在昔哭諸寢門尚致尺書唁君家人一東生芻其意  
則處何以告之令名弗謏吳山峩二吳江沅二請書祭遇誌君新阡  
九月一日玉松先生來二日隨軒丈來三日式齋來四日旭亭先生來九  
日送玉松先生之寧遠十一日榕庭來杏村丈來仙舟來十六日丁莒鮮  
來廿一日芝軒來廿二日弔筱南世父之喪廿九日又州來

十月二日從南來四日諸同年集沙土園黃仲民宅飲七日請顏瀚濟上舍課讀恩讀十二日芝房來十三日杏村丈來十四日弔劉竹湄尊人之喪十七日弔理齋太宜人之喪邵壽民來十九日送友石之山右地山還南廿日旭亭丈來廿二日弔顧夢生之喪廿三日介山來

十一月二日送尊汀小濂還南五日芝房來弔又州太安人之喪廿一日弔江太宜人之喪

同議祭陳太宜人陸氏文 士之立身在所則傲獨至早孤恆恃母教惟太宜人幽貞履道始嬪君子綵舞同效才豐命嗇後毗先笑賢書方蕙修文已召拊膺崔踊泣血號叫匪吝身殉門氣是悼兄亡如單舅沒姑老吟 = 兩穉晨夕噉 = 不弗貯苟粟無儲窘嗟我何酷謂天弗弔獨為其難清風彌邵孤燈夜紡清波晨漂手未辭圻飢寧待瘞送往事居終養盡孝顧謂稚子急在啓導先人遺訓予訊予詰誨既諄 = 聽豈藐 = 一十五年力瘁心耗家聲既承經明有造勳職郎曹祇承

皇耀母曰噫嘻服官之要我聞先人惟廉是詔養毋求豐用毋求饒本既立矣用乃克劬詭勉從事勞不敢告豈謂稱職簿書不報繫惟令子飛超騰捷僉曰長才賴母先覺肅穆家規亦有戒約翟第煌 = 衣惟素縞

板輿雖適跡絕遊眺坐立有儀毋陂毋做嘖笑有常不指不嘯內外必  
嚴尼媪何好亦越仁慈暄如春曜解推及遠惻隱如憐優游帝帷變化  
啄菹平頗難量翻飛若翻穉弱頻推憂心增慘偶焉示疾效鮮醫禱萬  
里最驚寒風料峭某等羣僚夙稱同調蕪詞誅德證聞惟肖生芻既陳  
清酒未醕庶鑒茲誠神明所勞尚饗

廿五日諸同年集珠巢玉雲峯寓飲兼送高翠園之任粵東廿八日張地  
山來

十二月十二日祝霽峯太安人七十觀劇十九日瀚濤辭將往保定二十  
日封印弔同司蒙古五君之喪廿一日芝軒寓飲廿二日正夫犬招飲廿  
四日旭亭大招集壽亭庭瑤圃循陔葦間鄰亭芝軒少峯曉江飲廿五日  
贊亭寓齋飲廿六日得潤田兄雲南書家栢亭來謁雲門師

送石琰堂

情狀

之任四川序

自余從諸生試於有司而吾鄉之得大魁者

三人焉於辛丑則錢學士榮於庚戌則石脩撰韞玉於癸丑則潘庶子  
世思學士科名極盛顧未嘗亟二稍自表見其品槩最高庶子多酒食  
游戲之事然所志者大人莫能窺其際其局度最宏修撰踴厲夙發視  
天下無一難處之事其議論獨往獨來其才略最優嘉慶二年冬京察

百官御史以羣賄未盡平請優叙者歲與外轉越一歲而脩撰爲知府四川四川於今日爲賊衝人頗爲脩撰惜夫事不避難古之訓也惜之者固非然盤根錯節要非利器不能濟也兵興以來四年矣糜

國家之金錢不下數百萬內外之以功叙者數百人而賊之散而復聚者自如劍閣之險形勢甲天下而賊之往來者自如以余所聞軍帥蓋有不事<sub>二</sub>之寶璫心之宣慰淮西行營也謂賊勢力已屈特諸將心意不一不能使之遂就禽耳今日之事勢似之而昌黎爲行軍司馬先馳入汴說都統使協力卒以集事脩撰平日自視幾不後於昌黎今適往用兵之地以展其才其必以得與於平賊之謀爲念而不以榮身肥家爲念斷可知也脩撰之行鄉人之官於京者咸爲詩送之余蹤跡較疎恐臨於未回而言之戒欲爲而報者至再惟其熟計於賊之易平而不勝其區<sub>二</sub>之過慮也故始茹而終吐之學士方遠在萬里外因告庶子以爲何如也

何太恭人葛氏七十壽序代嘉慶元年四月湖南省以苗疆未靖請於朝欲得練達之臣堪任方面者以參軍事而刑部郎真定何子夢連銜命馳驛以往明年秋大功告成以親老請復補京職又明年太夫人年七

十何子乃請假還里稱慶而屬余一言以備介壽之觴余惟人之大端  
有二事君與事親而已事君之道在乎致身事親之道在乎養志二者  
常相成而非相違也蓋先王之所以理人性情而俾之自盡於君臣父  
子之倫者莫備乎詩之小雅采薇之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其在四牡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人臣不敢  
以將母之事廢王事而不違寧居如此賢君不以王事靡盬而不使其  
臣不以將母之情告之君上如此夫是以君臣俱榮奕禩流美今

國家大化翔洽而小醜間有跳梁何子當其任不敢以親老避軍旅之事  
事既畢矣以將母之情告焉乞京職便養余嘗賢之以爲有合於詩人  
之旨始何子與余仲弟同以拔貢生官刑部居相近而氣誼更稱莫逆  
何子蔬食惡衣出則買車而行太夫人皂緹不曳地凡其儉於持身而  
勤於當官得之母教者爲多今以時之可歸偕其昆弟子姓奉觴上壽  
知太夫人必顧而樂之也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今四川陝西  
羣盜尚未盡削平余嘗以爲必得仁義忠信之人如兩漢之張敞龔遂  
李固張綱付以一方之任俾守其地以撫其民而勵其兵則賊自可平  
何子之前事既有效矣益務以致身爲養志而絕勉以從事則其所以

進太夫人期頤之壽豈有涯哉

和杏村丈移居元韻 清時未許賦閒居小住珠巢暫結廬才望久推  
吳學士頭銜新署古中書祇贏奉粟千壺酒那羨謀生二頃畬自是銜  
鱣承世澤貽謀早已望充閭 芳隣求仲總詩家卜築南村願未賒起  
草共傳西掖句藝護恰是北堂花推敲已稱蠻箋寫愛護頗教錦障遮  
屈指板輿秋日近尚勞陟此望天涯

嘉慶四年己未余年四十三在部

正月一日

乾清門

太和殿廷朝賀三日

太上皇帝崩即日百官俱進署宿始朝午夕

景運門哭臨如儀二十日開印廿三日

梓宮奉移

觀德殿百官哭臨如儀十九日釋服旋寓哭隨軒文

二月三日

觀德殿哭臨皆如儀九日哀亡族姪士珍婦守節沈氏十日榛華來汪銳

齋來十三日花橋姪來寓十四日廣庭愈愚鐵芸來東珮來十五日江毅齋來吳志點來桂船來十八日陳妙士錢亦軒來廿日雲谷來廿二日弔韞山先生之喪秋崖來廿四日厚莒弟來寓廿八日李滄雲先生來芝軒來廿九日桐園來三十日蔣惕齋來令子靜菴孝廉來執贄惕齋瑞英号陳樓士丁熙堂來

上辛楣先生。歲底曾肅一票想經呈鑒矣亦軒大兄來都敬悉起居万福嗣又兩奉手書誘掖之殷眷注之厚誠非私心所敢冀倖自憮袍繫在遠不獲如從前時親提命益令瞻戀之忱無日不神侍左右耳前諭秦郡祇三十六魏晉以前未有云四十者堅信班書而不為晉志所惑寔足以破千古之疑非王伯厚以下諸人所及茲聞二者或未之信竊謂秦本紀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下卽云南至北嚮戶裴注不數南海三郡當由黔中一郡併省之故未明又不求鄣郡之所由起遂致此紛紛耳劉原父知秦無鄣郡而不知楚漢之間有鄣郡故當與裴氏同譏鶴本生先考留意地理所著之說与夫子所論適相合特手稿零落儻得排比成書當敬求鉅製以弁簡首也鄉平臺兩縣覆檢日知錄始知前書刊本之誤鶴之孤陋寡聞而勤苦難成卽此是一明驗兼稟

性迂疎言訥辭鄙實無學術可以與人相酬答竊伏自念如夫子之志其固陋而栽培之者蓋一人而已矣舊時所嘗論述輒自收匿不敢示人至於昔人所言偉長獨爲不朽德鍾美志不遂每念未嘗不爲增感鶴今年來益復艱窘幾於朝不謀夕且隨衆進退於公事本無纖豪補益出處之際思之頗審但初願以滿歲爲期過此以往則趨承之日正長耳嘒田二兄得補廩且隨侍院中天倫之樂敬羨無已春暮寒暖不齊伏惟順時珍攝統祈垂鑒

三月一日杏園來十一日潘樹庭來十四日曹梅溪來十七日陳謙山來十八日送榕亭還南廿日詹湘亭來顧芻庭來廿五日楊辰菴來楊暘谷來廿六日耳菴來廿八日徐八愚來三十日吳竹筠來又州來四月二日諸同年並來敝寓及芻庭聽秋靜菴談竟日賡庭鐵苦留宿六日揭曉厚葬中式彭遠峯來八日

恩詔以恭上

高宗純皇帝

尊謚

廟號禮成百官各加一級給封九日次子達思生取名德範十一日厚葬

達



覆試杏村丈來筱南來十二日芝軒來十五日

干門坐班謁聽濤師式齋來十八日旭亭先生來十九日送花橋姪還南  
過任歧園屬代具呈請

封廿日同妙士厚筭宿署中廿一日送妙士厚筭

殿試費亭來廿三日栢亭來廿七日澧蘭來廿八日送厚筭

朝考廿九日笑川來

五月一日送又州還南耳菴來與象來二日送厚筭引

見衛塘來三日請同年黃敦甫課迎恩讀芝房杏村丈康起山唐采江來

寓談竟日七日劉雨蒼來八日半芋姪自保定來尋還南十三日趙蓮樓

來十四日胡平階來十五日周味蘭來十八日李翰亭來廿一日鄭灌夫

來廿三日吳山尊來廿七日史望之來三十日楊介坪來是月望派幫辦

司事

喜族弟厚筭入翰林用朱尚書授書卽事元韻、席帽周旋二十年阿

連譽望故翹然

余與厚筭每試必偕

共承家世中箱學兩結歸門翰墨

緣嘉定先生王謙紫陽

守拙已甘成獨往

余方有歸多身終喜托羣仙

餘兄弟尤承獎借

林之志

蘭臺舊業青雲路登甲羞稱我漫先

一名我漫登先

依將湖海渾元

甲義山句也

龍尚有清芬衆所宗五世每延君子澤寒家累世讀書而科第頗少自  
著成化或成都御史成齋公天啓壬戌祭酒文莊至原葬適五世一家偏

得梓鄉嘉慶已未厚葬而三都御史至文莊至原葬適五世一家偏太僕丞皇士公崇德令毅軒公文莊公中丞事業開東觀祭酒風

徽重上雅聞道名人難繼起文莊公作族譜引方遜志之語莫教空羨

大夫松張燕公詩奈梓舊情恭

和杏村大夏日間居元韻。公退蕭然似隱居小庭日色正徐三劇談

客至頻揮麈問字人來共檢書對酒自堪澆塊壘忘機聊復任迂疎惟

餘一事縈心曲夢繞江南爲倚閣。我亦京華暫卜居轉嫌每事失迂

徐登高漫擬凌雲賦好古空撫倒薤書豈有涓埃能報稱祇愁生計日

蕭疎何年守拙尋初服托迹終教混里閭

杏村文壘前韻見酬有君未登瀛悔讀書之句復依韻奉呈二首瀛

洲本是謫仙居況我文章遜庾徐有命懶于東觀祿非才蓋上朔方書

雲峯歷二窺松牖鳥弄悠二隔綺疎已分升沈皆度外肯將榮辱問鄉

閭、抗志曾希古与居遜修日暮歎行徐卷中有限新吟句架上無窮

未讀書炳燭自憐光漸短扣柴人請智全疎由來觀海難爲水誰游星

源徹尾閣

和杏村大芍藥詩三首元韻 雨洗鉛華露洗塵深情猶自惜餘春乍

疑入市來清友忽訝當階見洛神漢 = 輕雲常共護翻 = 粉蝶故相親

千秋東武傳佳話玉作盤盃是此身白好種何年特地栽紫英綽約覆

蒼苔白公罷草方成句魏氏尋芳更舉杯步障四圍籠秀色膽瓶幾處

露叢腮春山杳靄煙光外知是瑤宮第幾臺紫浩態偏宜植紺園狂杳

時復出朱垣何須國色方酣酒不是野人亦負暄別淚灑餘還隱 = 盛

筵開處正喧 = 梢頭蘂粟揚州景珍重歌詞付巨源

昭武將軍浙江平陽協副將署溫州鎮總兵李公別傳、公名壽漢字

斌亭姓李氏山東武定州人雍正中州升為府設惠民縣治焉祖之芳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文襄父鍾麟江南廬陽鳳道副使世襲

拖沙喇哈番公將家子有文武才幹年十八補諸生名譽甚盛顧不屑

作佔畢態益深究韜略嫻習騎射會

詔許文武士互試遂中某年武科雍正二年成進士

授御前侍衛出為浙江湖州守備所至訓練士卒講明行陣進退變換之

法皆可施之實用浙有盜魁汪三為患久急之輒馳去即緩之肆劫如

故制府檄公捕之盜畏公嚴明與其黨將入海公輕裝急出手禽之於

寧波旅店制府上其功得

旨引

見超授江南太湖營遊擊太湖自康熙初巨寇既殄餘黨猶間出行劫營兵私其餽遺莫之禁公嚴治之設漁戶簿籍鉤稽人數年貌出沒蹤跡親行密察三萬頃若戶牖間而湖中劫盜遂絕升浙江撫標參將時有奏裁營中火器外委者下諸督撫議巡撫陳公以詢公曰烏鎗軍中利器行陣所先故步兵嫻熟此技得授外委此激勸之道不可裁陳公然其言據以入告乾隆元年

授階昭勇將軍二年升平陽協副將公曰此浙省要害先文襄討耿逆時百戰之地余何敢少怠既至喟然謂所屬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嚮關士伍知近日練習之方未盡善也廼修器械教兵餉增操期躬自教之騎射技勇戰守之法手書無倦二字顏於聽事由是兵將競勸平陽一協勁勇為兩浙最署溫州總鎮又署杭州協鎮王某當伏重誅其家糾眾將奪犯一城鼎沸公反復喻以

國法眾素畏服公且謂公固文襄孫也不我欺遂應時解散當是時微公幾為變杭協採買硝藥為利數公無私焉某年卒於平陽年若干公

友愛諸弟家事悉委之于四人咸以經義起家本樞辛卯舉人本棟乙酉舉人今為德州學正 論曰公塔工部員外郎劉廣恕為余言公美鬚髯體貌脩偉善稱說詩書工漢隸求者輒應之雅歌投壺洵儒將也然當官以武略稱夫

國家於文武未嘗偏重自太平日久而營伍廢弛所在皆是粹有小醜竊發以不練之兵御之以不事之將至於屢失事機果誰之咎也士固非有勇怯精練之則市人皆可使戰公所歷職抑可謂克稱者矣然則制勝之道尤在擇將哉尤在擇將哉

六月二日朱竹尹來得辛楣先生書四日第三女生六日弔同司滿洲智君之喪七日遊陶然亭

僕素不能飲偶為雷醉辱承杏村舍人五丈長歌見貽詩云無言不讎子曰小人文過謹依韻奉和兼呈筱南水部同年 君詩流傳遍旗亭畫圖一 垂丹青偶然得意便行寫振筆揮灑無時停珠璣錯落紛何數宮商諧暢靜可聽公中三日一趨直草麻夜鎖中書廡退食依然得聞趣郊原走馬鳴鐸鈴生機遞壇不暫已荷香竹淨多芬馨雨餘泉脈更浩 臨流何必尋南溟城南亭子勢幽敞遊蹤前輩留芳型憑欄瞻

眺極遠目聞來結伴時分庭去年我輩正行樂相攜屐齒行常經所好  
惟有杯中物醉倒不辭頭觸屏此心空洞更何有自言萬慮能安寧忽  
聞號呶若制孽又見淡泊如淵淳蓬萊仙人紛列麻駢鸞駕鳳來青冥  
嗣宗伯倫盡同調指點恍惚瞻精靈山公接羅時倒著歸及日瞑目欲  
瞑今年攀髯痛方劇鯨魚六月息北溟塊然土木歎無偶一編聊且迎  
虛櫺有時得酒自斟酌薄飲不醉還成醒詩成往二徹午夜短檠靜對  
光熒二賤子才疎向更拙戶小久已絕酒星無端獨邀避知己知己故  
是能忘形何爲忽逞魏收筆按之入地俾聞醒作詩謝君幸掩惡慎勿  
醒狂酒狂紛二名稱追漢廷

九日亦軒妙士來十二日張敬庵來十三日聽秋來十五日龔北海來辭  
行之任廣東十六日武齋來十八日芝房來廿一日張樹堂來廿四日介  
山來廿五日貞白來芝軒來杏村來廿九日黃季象來

與王樸莊先生 拜違道範修已二年每緣疎懶性成未及專備字通音開筴候

前月中聞兩外弟同登膠序方擬奉賀不意一月以來吾鄉忽興此大  
獄同人中表二者多在其列幾於一網打盡矣

聖人在上燭幽持平特將貪令革職審究足以大快人心特此二十餘人

禮際

聖世而終於淪棄每念殊為愴惻二兄被禍尤酷想緣素性激烈所致德門餘慶豈宜有此然雖在縲絏而非其罪則以平日之素行信之特不能少為申雪為有媿生平耳若夫古人之處憂患則自有道怨艾止於一身是非聽之公論慎勿以不平之鳴寄之筆墨遊戲間此則所祈諸君子相戒而勿諉者也鶴隨眾趨公豪無善狀食玉炊桂朝不慮夕恐亦未能久住樹堂來都數月曾往還兩三次而竟未一晤卽此可以想見冷況也

○荅徐直卿。直卿足下別子四年忽辱手書喜不可言開緘急讀則又感不能已嗟乎足下真能以義責人者矣此事僕於月之上旬略聞緣起而未得其詳十七日跪誦恭誦

聖諭及見兩臺奏摺粗具本末至於同知李焜非法酷刑煅煉以成此獄則未之聞也越日有自家鄉來都者始述其狀既而來者益多雖傳聞異辭大抵種<sub>二</sub>慘酷則信然矣自吾輩同鄉同學之士上而至於大人先生悉皆扼腕不平特以事屬懸揣未敢遽為入告或言須得被禍者身自上控鶴卽謂今此諸君皆多孱弱安分之人恐不能為此事或言

慮於兩臺難以廻護或又有委諸劫數者鶴又以爲不然  
聖天子仁覆海內無微不至特言者不知者又不言耳鶴人微言輕無

足比數惟有書空咄咄上媿

關廷下媿庠序而已足下又以子仙南雅與僕交親之故爲言則頗嫌其  
不廣自如禮門向亭英堂諸君何莫非僕二十餘年相知可以聞流言  
而不信者抑此三十餘人何莫非我

國家二百年來

深仁厚澤所教養而栽培之者兩臺第知士習澆偽不可姑息不知吾郡

中士風本淳若此諸人其平日讀書績學用意較然不欺何嘗少與外

事激成之咎已不能辭其咎責又况爰書出於酷吏之手此則姑使所

務在於刀筆筐而不知大體古今同慨何可勝言數年來先集維新已

已略見端倪僕久爲之深憂不意諸君子者適以無辜遭此橫潰不能

不相爲痛不能不相爲惜也吾鄉前事陸全卿則末路不終楊忠文則

遭時不幸皆不敢爲諸君子其望然亦可見古人中時有此事一定之

日惟宜慎之又慎可辨則辨之不能辨則姑安之士君子立身行已要

期無媿聖賢愛其死以有爲與夫可殺而不可辱義固並行而不悖也



足下更與諸君子共裁之辛楣師違傷其類事勢固然述菴侍郎已回  
南來書仍附去陳鶴頓首

送龔北海序、同年龔子北海以教習官學生課最出爲知縣廣東將  
行過余言別曰可以贈我余因問其爲政之指要曰某無他長亦思以  
勤補拙耳余深韙其言夫天下之事勤則成惰則隳豈獨一縣然哉天  
下之大非一人所獨治也設官分職以共理之一官不勤則一職廢矣  
茫然不知其事恬然若以爲故常皆罪之大者也職之要而責之重者  
上則宰相下則州縣之吏宰相近天子之光天下之事皆其所宜知皆  
皆其所宜知爲政一早作夜思務其大以該其細正其義以成其功一  
政之未舉一方之未靖一夫之未獲其所皆以爲己職之不盡負天子  
之委任而敢不以一息安也如是天下猶有不治者乎州縣之吏於民  
最親一邑之事皆其所能知皆其所能爲政一焉早作夜思持其大以  
究其細守其義以勗其功一室之未盈一賢人之未達一蹶寡孤獨之  
號無告皆以爲己職之不盡負天子之委任而不敢以一息安也如是  
而天下猶有不治者乎雖然亦各有難焉者宰相之地嫌州縣吏之權  
奪地嫌者際勵精圖治之主則無所於嫌而惟無以報稱之爲疚權奪

此係舊情  
六七十歲  
切切

者雖當君相勸精圖治而所事之上官不必皆賢不皆賢則且迂視其  
為善不禁其為惡不惟不禁而已導之以不可不從而迫之使不敢異  
已此古賢所以有掣肘之喻而有志之士必發憤而不安於俗吏之為  
也龔子年方富而才最優當

聖天子在上而總督吉公又賢必無有掣其肘者既以勤為要益務講求  
古道無為俗論所怵守之以廉靜行之以明察而本之以慈恕則夫吾  
黨所以相期為循良之選者亦無他道也已

○題周某素冊吳人其配繆亦工畫。周君書來索我歌我心不平可奈  
何君不聞蘇州通守猛如虎總捕同李規而傅翼恣嗜怒資郎墨吏何所  
知盡取書生作賊宮殺人媚人無不為君今自是悠<sub>二</sub>者筆底煙雲漫  
呼揮灑神仙眷屬佳人聞文采風流照吳下贈君詩為君幸<sub>二</sub>未膠屏  
列名姓一苦一樂相懸殊同類惻隱疇能無請將慘刻溫舒傳更繪淒  
涼立本圖此詩本非中道特於時事最確故存之

七月五日族兄葵齋自浙江來六日愈愚來七日熊介茲來十日葵齋來  
寓十三日貞白來十六日芝房來十八送韓所瞻潘樹庭還南十九日式  
齋來廿日半茅姪來廿一日吊席竹雲尊人之喪廿三日芝軒來廿五日

旭亦先生來杏村丈來廿八日亦軒來卅日邱春卿來

吳君夫婦六十雙壽却賀序 生日爲懼古無是也讀顏氏家訓則知齊梁間已有之矣世既有之吾何爲而廢之雖然有不可不廢者二國恤也家諱也余妻之表兄吳君叔來客歲自家寫書於余明年某夫婦各甲子周矣願得子一言以施之壽筵爲諸同人祝嘏者倡余方辭之不獲及今歲三月又以書抵余曰曩欲得子壽言今則不敢矣請以俟諸他日蓋吾鄉山川之清淑風俗之茂美士大夫皆知重名節維廉恥見有一不肖者出乎其間衆必指而目之以爲怪爲之慄然而不寧鄉里處士則皆畏官吏慕禮法知崇儒重道之爲貴不敢有所得罪於名教吳君居許墅甚敦樸而有古風故其所行獨能見乎其大有當乎君臣之義記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士之伏處閭巷者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可以見之行事至君臣之義則存諸其心苟心乎君臣之義則其能盡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必然而無疑也古之言壽者或以五百歲八千歲爲春秋達之爲言通乎天下古今而無有窮盡其愈於壯生所謂大年不既侈乎子曰仁者壽洪範之言五福也其一曰壽古之人之相

祝者未嘗不以壽為言然必憑乎義理言之而不雜以神仙詭誕之說  
斯為儒者所宜稱述而非徒世俗云々也余嘉吳君之義故承前誥而  
推言之以為異日期頤之券尔云尔

八月一日樓士來二日介山來六日移寓潘家河沿

移居聊復尔且住亦為佳知己戒凶宅吾生信委懷地猶慚陋巷心豈  
羨高齋最好中秋近清光已繞階。二載長安道一官如繫匏屢深清  
夜媿未卜出門交邀月下開徑栽花更翦茅素心常若此莫謂子雲嘲

矯首天南望偏憐雁影分余兄弟並在江蘇舊居遂初應有賦誓墓竟無文習

習出林翮遲二歸岫雲故園頓問訊終擬托耕耘

八日杏村及周雲村來九日送蔡齋回浙江十二日玉松先生來十五日  
貫亭來十七日式齋來廿二日介山來芝軒來廿三日滄雲先生來送玉  
松先生還南廿四日顧書巢來廿五日桂輪來廿六日杏村文來送馮寶  
菴先生致仕還南廿七日送羅世伯之河南

九月二日

高宗純皇帝梓宮奉移

裕陵永遠奉安百官留京者俱恭送至朝陽門外東嶽廟東如儀四日送

送吳壽庭之任四川李虎觀來五日送吳志點南歸六日查估國子監  
辟雍諸處工程因敬觀

御定石經碑又詣

文廟櫺星門內觀石鼓及門外

欽定石鼓庭中列科進士題名碑丁熙堂來九日衛堂來十日筱南來十

一日報到奉

恩旨禮工二部堂司官員各加二級是日堂派恭辦

三大殿糊飾等事十三日杏村文來貫亭來十四日芝軒來十五日送芝

軒督學雲南十九日

高宗純皇帝暨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百官跪迎於

大清門外如儀二十日

恩詔百官除前次已得封典外准給封典廿一日貫亭來廿四日黃正夫

來廿五日式齋來廿七日弔筱南從弟之喪廿七日芝房來廿八日李翰

亭來杏村來得潤田兄墨誤之息信為之悵惋

送潘芝軒序 嘉慶四年八月雲南學臣關維時例得開列者若干人上皆不用而潘詹事世思承

命以行蓋

上勵精圖治尤加意於人材自江蘇學臣附和地方大吏興諸生之獄特命平反

謂學校儲材之地為學政者當盡其培養之職故雖雲南邊遠亦必慎重其選如此鶴嘗竊觀今之人所由以進身者無他途惟鄉會二試而已是二試者皆非素知其人而取之也徒以其文爾及其進而用之則舍其文而責以政事以為讀書明理之士無所不宜也夫以其文而取之者不必惟其盡讀書其讀書者不必盡明理其讀書而明理者不必惟所使之而有兼長之用果何恃而以二試為良法要其所以進於二試者固非苟然也立之學校簡其俊秀厚其廩餼置其官師其肄業也有所其程課也有期其優劣也有等而又設學校政以總之凡諸生有德行道藝與夫自放於礼法之外者咸得考察焉黜陟焉又以歲時巡行其地稽其勤惰采其文章訪其風俗其行誼之優者得以貢之於

朝開十二年則又拔其尤異者貢焉其得人之盛與鄉會試略相亞然則成一邑之人材者在學校成一省之人材者在學政

國家之制以鄉會二試糊名易書之法防後世之情偽以學政之任舉優考劣寓古者鄉舉里選之意其放之不可謂不豫其取之不可謂不精而今者又當拔貢之期

上之所為慎重者殆以此歟若夫因其地之僻陋而振而興之如文翁之於蜀劉歆之於敦煌俾一方人士莫不奮勉於學以進底於有用之通儒則在乎學政之導其先路而已鶴與詹事交最久又同舉於鄉竊慕仲顏二子之義為此以贈別其詹事科名之盛公輔之望及今此離羣之感皆略而不書以為是一人之私言也

送吳生南歸序 入春秋兩闈不遇而歸者何限而子英為可惜其所為文律細而氣清余甚愛之而不能必人之盡愛之也以世家子弟辭父母而來遊京師三年於茲矣思得一第以歸為親榮而竟不得也入質就教職以少慰其親之心其交誼之厚臨別而益惓惓也其好學之篤欲然自以為未始有得而益斷進於道也此其人豈可量哉古之所謂文學非今之所謂文學也夫子之門四科而子游子夏居其後西河

之教武城之治所謂彬 = 爾雅之選而非徒文之謂也子曰我欲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爲子貢言士上之則有益於邦國次之則有所表率於宗黨又次之則有以自守其身苟如是 = 亦足矣程子曰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教官之不可輕也虞伯生之議欲得經明行修操履近正確守傳義衆所敬服之人既已爲其官則必於是四者一有合焉而後可以告無罪也當湖陸清獻公一代大儒其始復官而就銓也欲求改選教授遊士之有志者訓之此其用意爲何如而世俗之論猥以位卑祿薄可以爲貧而仕抑亦惑已且夫

國家之用人未有不求其實用者也子異其以教官爲之兆焉可矣

bo僧開悟壽序代崇義爲縣始明正德中史所謂有轟都山有桶岡有橫水有左溪有穩隘有十八面等隘者是也縣境九齡庵自崇邑未立之先已有之矣既而香火逾盛徒侶之衆幾於不能容僧庵淡庵乃更闢地龍鬚躬披蒙茸造廬舍余少時年爲方外之友卽其精廬講學有年朝吟夕披意恬如也淡庵再傳而至開悟尤喜文章雖僻處一鄉嘗求四於士大夫之文以爲榮余与之交如淡庵時嘉慶四年余以會試終場



奏名蒙

恩授翰林檢討居京師追憶少時讀書龍鬚之庵與淡庵游處如昨日蓋  
忽已五十餘年而開悟亦行年六十矣余嘗怪世之士大夫多好談  
禪上而至於賢公卿亦然昔富鄭公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呂与叔致  
書規之謂大道未明人趨異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而責之以  
覺民成物振起頽俗富公謝焉然則致仕之大臣尚不可少有所惑而  
况朝之公卿各有所職夙夜匪懈猶恐或曠顧欲兼營持誦之業儒非  
儒墨非墨此豈古賢之所以相期者乎雖然韓歐陽毅然以道自任而  
文暢高閑秘演惟儼諸序具存集中蓋因輟轉相請或身相与來往不  
能已於一言此人之恆情異乎趙周臣外慕衛道之名所為禪語則刊  
諸外集自為而自諱之進退無所據也余与開悟交既久見其所為利  
物濟人非近日縉流所及而余又自有俯仰今昔之感皆不可默一開  
悟乞余為壽序因書以貽之俾他日續崇邑之志問龍鬚庵之故實者  
得有所考焉若其精心苦行所以深於彼教者余固不能詳也

十月一日負白來二日送芝房還南三日史望來韓忠昉來四日桂齡  
來六日香村大來七日貫忘來八日蔣香杜來九日李次雲來十日送厚

莽弟肅園姪及家柏亭還蘇州十五日送嚴少峯之任金華秦率雲來十  
六日送半芋姪分發廣東十七日吊汪璞庵封翁之喪十八日蔣香溪來  
留寓廿日蘅塘來式齋來廿三日朱香谷來廿六日桂船來送貞白之山  
東廿七日杏村文來

上辛楣先生

聞已莅紫陽閣講席想諸大吏尚有國人矜式之忱亦

是及門弟子依戀本志聞之深慰不忍遽為決絕下忱也王生元辰讀

書教品素荷識拔今既獨為向隅恐所至之處有欲得而甘心者儻以

思慙默為呵護俾安心憂患不致竟傷其生則亦士林之所同感激也

前讀南史呂僧珍傳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畫直中省夜還秘

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於梁宗室臨川王宏傳不合覆檢

梁書則五年下有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一十六字

在旋軍之上疑李氏悞刪此文也又尋陽王大心傳大心以鐵舊將厚

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此下南史監本脫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

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二十字則似可以梁書補也又魏書孝文紀

太和三年二月四年正月兩出乾象六合殿成之文以北史考之當去

三年一條宣武紀永平四年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

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其下又云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  
流沙等諸國並遣使朝獻疑行其一律厯志上月行遜疾度篇九日十  
三度四百一十九分疑當作十二度二十七日縮積分一萬下有脫文  
又北齊書列傳每云食某郡某縣幹不知食幹之制何如盧叔武傳人  
衆敵者當用智謀鈞者當任勢力中有脫字又周書獨孤信傳與賀拔  
度等脫一拔字可贈太師上柱國莫定相滄瀛趙恆名貝十州諸軍事  
數之止有九州長孫紹遠傳附弟澄兒子兜不言其爲弟爲兒子郭賢  
傳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將彭樂因之楊紹傳紹率衆僞退城降並有  
脫句韋孝寬傳附兄賈直云韋賈唐瑾傳不言北海平壽人裴寬傳與  
二弟漢尼是和知名附傳有漢有尼是和二字疑誤呂恩禮傳乃求爲  
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行臺下據北史有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  
入關爲一十三字亦脫文也黎景熙傳河間鄭人也鄭當作鄭又云於  
於時儉輩皆位兼常伯未<sup>知</sup>儉輩爲誰梁主蕭歸傳謚曰孝文皇帝北  
史及通鑑綱目作孝明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沒疑當作沒  
北史無此二字此二書踏謬尤多以北史及攷異互證略可訂正然此  
數條尚未詳也希一示之

十一月三日黃春池來四日萬繼齋來秋崖來六日杏村文來十日蘅塘來十一日筱南來十三日杏村文來仙舟來貫亭來正夫來廿二日約齋來廿四日曹梅溪來亦軒來廿五日徐八愚來廿六日冬至

高宗純皇帝配享

圖立禮成復頌

恩詔十八日送曹梅溪之任桃源滄雲先生來聽秋來

呈滄雲先生二十韻 憶昔趨庭日多聞月旦評文章稱泰伯師友

伯

延平每以涵濡久而欽器量宏圭璋仍特達藻鑑果分明簪筆勤勞著  
含香職業清直廬吟未寂瑣院頻齊寔從梁園會關河蜀道程幾經持  
持玉尺茲復凜冰衡爲有江山助偏教風雨驚雄才如杜牧佳句似陰  
鏗已擷炎州翠還抽碧海鯨奇光看遠耀異寶識中閑萬首探驪得千  
言倚馬成小儒同咋舌大雅共心傾自我遊京邑欣契夙誠青雲纔  
奉袂白雪下傳聲善誘知無隱持虛本戒盈歌詩歌秋杜往事記嚶鳴  
御李初來愜推袁舊感生載思詩禮訓俯俯仰不勝情

○ 寄王禮門 幽蘭當庭階雖芳故應鋤本自空谷生胡更蹈險逢五月  
霜雪飛灾殃及池魚傾城逮名士相將傳爰書

聖明並日月灼然照其証

特思命平反解脫不須臾如何二句中掩涕獨向隅擁旄者誰子為計無乃愚不念

帝德廣但便一已圖覲面助鬼域磨牙縱虎緼稱天設穿獲乃陷三迂儒嗟我位卑下誠信未感乎奇冤不能伸念子空煩紆何以結久要尚想前聖謨憂患行素位守道慎勿渝

贈游孝子關人名階平

邊風註

夜捲驚沙路出伊州万里賒莫向陽

關尋舊夢故鄉回首是紅霞。承權合在海西頭年少何曾慣遠遊自古奇蹤緣至性不須紆陟岵淚盈眸。精誠是處格幽冥呵護從知百靈見說關山真險絕却教豺虎共潛形。生還有願敢嫌遲早是陽和布澤時剩與輪臺添故事又增孝子百篇詩

手錄業稿小引

余年十五六本生府君教以詩歌古文辭之法即頗

有所作聞一時輒多所刪棄雖學無寸進而每覺昨非嘗自題云非士季著書難示嵇康名豈魏收藏拙還期孝悌益有二志未逮之歎焉從仕京邑自審非用世才蒲柳之質又復早衰思欲以病自解返步邱園探究經史綜緝舊聞成一家之學則嚮日之所僅存未始非他日之

所盡棄也嗟乎余生四十年矣往日之日甚長而無所就也後此之  
虛願又不可必也姑存一編所謂無聊之思耳亦冀大雅君子有以董  
正之焉

。江浙漕弊彫隳說論

國家建都順天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以實京師而江浙居其大半其始  
蓋沿明世之舊額

列聖痼念民瘼屢議減省及

思詔蠲貸者歲不絕書由是民稍得蘇息其後通州倉穀虧損執事不  
能爲民生久長計於是始嚴米色輸祖於官者有駁換之苦有守候之  
繁有爭競先後意外之變不肖之吏從而上下其手以受財賄然而禁  
令甚嚴額外未嘗有絲粟之浮收也法久而弊起爲吏者務欲多取羨  
餘民有不肯爲所欺者益多方以巧爲之計積久而橫潰不可收拾先  
爲大斗巨斛以試其技後遂毅然增加米一石有加至三斗五斗者而  
額輕之地如山東諸省或加至三石五石又以浮收之米作爲正供而  
民間未輸者勒使折銀其費至數倍其夏秋折色如略相等日賤月削  
漸益不堪而開漕之事起矣尋夫開漕之始自一二達官勢尊位重地

漕米色不  
使持  
四  
也

方之吏優之使獨無駁換守候之勞自巨斛大斛之行搢紳之桀黠者有所藉口及顯然增加而喧囂益甚長吏畏其蹈己之瑕不得不少遂其欲遂其欲而安分之人益惟所魚肉而無所顧忌故余嘗謂開漕之事輸租者寔陰受其無窮之累而不肖之吏始日夜求搢紳之瑕又慮得罪搢紳終於已不免乃發憤而與諸生爲難其甚者至激成事變而不可救止往年湖州之獄首輸租者駢首就戮以余所聞當日毆殺人實非此數人特平日稍彊悍不肯增加糧米及釀成事端之後府縣惡其人以其名實之於時浙江巡撫素號清正然尚不免隨眾附和以爲漕弊之地不得不然其後吳江知縣因輸租責諸生開漕者益大譁巡撫亦不敢上聞僅將知縣離任以漕弊實有不便於己而蘇州諸生之案<sup>事</sup>至以追逋細故官斯土者同心協力以興大獄

天子赫然震怒

特命嚴訊又

軫念輸將之困加派之非法屢

詢大吏不許纖豪增加於額外而陰施其技以箝搢紳之口者至敢爲欺罔而不疑其意皆爲私增之數地方上下侵用已久不欲復減而奉

水手隨時雇俗  
自請教上石錢局  
者計也惟說  
多業共物明也  
自餘他項  
數補說起太  
至一二日  
事之口補補如  
無從補補如  
惟何時補補  
者十二三  
者十二三  
先如此  
實天中屬中

命議漕政者又以旗丁困弊為言旗丁有田此。行。有糧有例帶貨物已足贍其

家其經費從前無貼費而並無怨咨此亦不可不察必謂物力稍艱於昔不可不加無卹則例帶貨物似可許之少增此損於關稅者至為微末而惠於旗丁至大且旗丁未嘗困也惟水手尤可憫耳此例若開水手應得若干均予以定數則所許者有限而水手之感恩無窮若必不可通則寧於督撫以下養廉中扣存若干以充之何者養廉亦錢糧之耗羨也或者謂如此則地方官益因公事無所取資是又不然州縣雖有養廉其實未嘗實支大抵以供長吏之誅求耳以余所聞有三節之禮有生日之禮習見習聞以為故常其不在此例而特送者謂之漕規其數盈千累萬其尤甚者借彌補虧空之名公然以文書起送羨餘謂之漕餘余嘗開康熙時有以彌補虧空請者

聖祖皇帝不許又聞雍正初年各省請呈進羨餘而

世宗皇帝亦不許

祖宗之恩澤真如天高地厚哉

皇上之心即

聖祖



世宗

高宗之心而大臣不能推廣

德意豈不誤哉或者又謂如此則各省之虧空何由而補余謂虧空之補  
又不在漕糧之浮收與否哉

皇上躬行節儉

詔內外禁絕奢侈正所以清其源儻督撫以下果能大法小廉實心實政  
倉庫可以漸充實不然則前日之愈益浮收而愈益虧空者又何為  
也余又聞康熙時初無養廉之設

詔旨尚以嚴禁科派盡革火耗為言然則今之督撫遵  
上旨以禁浮收不必賢者而後能矣

大臣論天下之治在乎大臣或者曰聖君在上神明獨運臣下奔走  
率職奉令承教而已烏得曰天下之治在大臣乎應之曰聖君在上神  
明獨運臣下奔走率職奉令承教此為小臣則然也聖君在上則其任  
大臣也尤專而大臣之所以報稱者尤為不易何以言之聖君之為治  
也必有高出乎數千載之大志必將大破數千年因循怠惰之結習厚  
生植敦教化正人心飭吏治廣言路求賢才其極至於舉一世而進於

唐虞三代之隆此非大臣之有其學有其識有其力其何以濟漢文帝  
三代以下之賢主也其大臣如絳灌亦重厚可任之良臣也而賈生之  
論以為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豈惟漢文  
雖堯舜之治亦然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有堯舜之君則必有益皋陶稷契之臣無益皋陶稷契之臣雖堯舜  
不能獨成其治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人之自命未有願  
為容悅而不為安社稷者也及觀其立身按其行事未有能不為容悅  
而為安社稷者也此不可解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聖君在上言必聽諫必行而為大臣者不思推廣德意日夜講求民生  
之疾苦以興利而除弊推賢讓能精白一心以盡去其患得患失之私  
心抑亦可謂惑已語曰慈父不責無用之子明君不蓄無益之臣食君  
之祿乘君之車戴君之榮寵自一命之士皆當憂勞其職業而況於大  
臣誠能竭忠盡智勿居高位而習卑論勿見小利而遺大體勿安恬嬉  
而憚奮發勿工媵娶而憎正直勿蔽民隱而便身圖勿匿私意而壅主  
德夫如是則功名垂於無窮爵賞延於後世矣

十二月一日謁治亭師四日送蔣文研鄉慎齋之官安徽浙江六日弔楊

五橋之喪八日汪蓮亭先生來武齋來九日霽峯來杏村丈來琴巖來十九日封印蓮亭先生來廿一日李虎觀來薛耘廬來正夫來廿八日樓士來廿九日旭亭先生來卅日熙堂來

題亡妻小影 手擲丹砂恨風緣暫來吳郡更何年蕊珠宮裏如相憶  
應悔劉綱未學仙

題純扇圖 趙氏昭陽殿班姬長信宮曾聞純翰詠不敢怨秋風

是日又得蔡齋兄<sub>註</sub>錫悞之信家運如此重可歎也

嘉慶五年余年四十四在部

正月五日坐班十一日到署十三日哭聽濤師十七日旭亭蓮亭杏村三

先生介山武齋耘廬仙舟並來廿日開印廿六日弔沈地餘令祖之喪廿

七日朱竹尹來姚秋農來十九日李春華來是月教甫移館內城迎恩仍自課

三餘齋記 三餘之說始於董季直其爲教使人熟讀百遍而義自見

由是世罕傳其朱墨甚矣哉好學者之難其人也夫人之爲學也有等

其進學也有時少則習其數長則通其義故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

無方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抑又聞

之仕而優則學其學也正所以資其壯也之二說也蓋非相違而常相

成者今之人平居因陋就簡僅以求合於有司之程度而未嘗爲有用之學一旦當官茫然不知爲何事其才之優者則嫻乎簿書期會而止其暇日則馳逐營競之是爲酒食遊戲之是務一二恬靜之士則又尚元虛耽吟詠求其實以職業爲事而進求之理道如范文素之手不釋卷以儲大用千百中無二三也大興韓榘庭筮仕工部而讀書不輟葺其所居之齋以三餘顏之而屬余爲之記夫榘庭之讀書若僅如前所云則余不知善也若猶有以進於是焉余雖不足與於當世之賢豪間尚將殷然跂而望之

二月二日得濶田兄開復信爲之一喜三日謁雲門師四日送正夫侍御致仕歸龍溪

卜序 宋史稱文潞公元祐初平章軍國重事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在洛與諸公讌集用唐香山九老故事自古國家極盛之際必有老成耆舊繫天世之重望或在於朝或居於家其在今日則大學士漳浦蔡公其人也黃侍御訥菴公之鄉人以明經歷仕州縣入爲尚書郎再遷而爲御史以年滿七十亦謝事歸其鄉世言閩海間山川靈異其人多老壽今侍御之歸吾將慶關之人又見耆英之會也記曰大夫七十

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以不得謝之必有賜知七十未有不致事者而孟子之言去有所謂不得其職不得其言者去之道多端惟七十致事爲常而世之人或宜去而不去與不宜去而去皆不得其中今侍御之歸何其遭時之幸而以禮進退能如此也始侍御與余同在虞部見其端方敦樸未嘗不愛之重之及其遷官而往來如故今見其以禮自退不禁槩然有動於心自以爲弗能及也抑又聞古之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而元老大臣有與聞國政之禮侍御歸而見漳浦公道生平之歡自幸得生太平之時以優游暮齒憐之心當有不能自己者矣

送趙介山使琉球序、有以例而爲之事有以例而傳之人星華出使將母言歸古人之至情也至今日則例而已矣雖然天下事本無所謂例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惟思所以自盡如是爲之而足以自盡雖臨常襲故可也如是爲之而猶未足以自盡雖創所未有可也是以君子揆之於道而未嘗膠於例而夫是之謂變通乎例之權嘉慶四年冬有詔封流求國王溫而趙修撰文楷奉舍人鼎元選爲使既受命趙子言於其長曰某有母年七十矣某老家六載始將以明歲二月迎

養北上而某當使海外今母來既不可作書以止母之來又不可計距  
行期尚三月餘及故歸者往來足以自達於禮既受使命不敢復論家  
事然此情萬難已不敢不以告其長以

聞

上曰此孝子之情其聽之趙子乃星馳抵家為母具言

國家恩洽四裔流求雖隔大海常如內藩街

命而往不過數月程非古之使絕域者比於是母之心大安乃復星馳入  
都以五年某甲子偕副使就道車服禮儀悉如舊典諸同年相与送於  
都城之門外坐既定鶴起而言曰惟趙子受

命之日人或慮無以慰其老母趙子斷之於心決然以歸省為請於以見  
使臣有不忘其親之心孝子有不違寧居之義而適有當於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旨所謂禮以義起變通乎例之權也推此而言趙子

之所建樹必有超出乎尋常者而豈可量哉待期余早歲碌碌未嘗自力於

學從仕二載始自信其才之不足以用世思欲乞身而歸讀書求志以

冀異日之有所報稱此其事亦軼於例之外者并書以質諸趙子趙子

其當有以處我也

六日繼妻汪宜人卒

行略·余以嘉慶元年五月蒙

恩授工部主事六月請假旋里亡妻朱宜人卽於是月病歿余至家始知之酸來刺心不知所云念古人違子之志必三年然後娶子女小不能自養視乃買妾以居明年春營葬朱宜人畢將攜家入都親知爭家綜理家事非幼妾所能勝任余亦漸覺其然友人顧南雅爲言外妹汪氏瑞莊淑慎可以作配余遲迴久之閏月始成嘉禮卽宜人也七月從余北上舟中患瘧體羸幾至危篤九月抵都瘧良已而盜汗內熱自此始矣余家本艱窘乞假親故僅得具挾裝入國門日囊無一文宜人彊起課掃除出其兄所贈數百金爲余置車馬侍器用供薪水具芻菹以及交際問遺盡耗之無少惜余以公退之暇開門授徒其明年戊午科鄉試商量文字者日來或就余止宿宜人爲整食飲命僕人視起居幹澀補綴罔不周備又明年生徒俱謝去而族弟厚甫族姪花橋偕計北來舍余寓齋宜人病日甚然主中饋如故平居寡言笑善女工故不蔬食安之若素余課兒子扑責之稍苛輒力疾勸阻及余他往兒子頑嬉則嚴訓戒之女及妾或時嬉笑厲色禁之聞余述朱宜人賢必請道其

詳余常對之流涕嗚咽不以爲嫌也余材質庸下不能通知世事於案牘多不省記至於計量度程釐剔弊竇益非所長常自愧不足以稱職又早歲孤露祿不逮養追念往昔不覺歎歎燈下讀史見古時成敗賢奸消長治亂倚伏世道淳漓或君父憂勞羣臣庸懦與夫良臣烈士孝子貞婦一切可惋可愕之事往往顧影歎吃慷慨無聊終夜不能自休宜人又時善病支離牀蓐蓋三年以來未嘗有一日之歡怡也汪氏祖籍徽州宜人之曾祖始遷蘇城祖某太常寺典簿父某號卧雲太學生以善書名於時母蔡氏父母俱早喪宜人生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八日卒以嘉慶五年二月六日得年三十恭遇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章恩吏部題請

誥封宜人先是有

特恩工部官各加二級例得晉封恭人格於部議未得請也子二人德勉

朱宜人出聘無錫庠生

封翰林院編脩蔡謹齋之第四女德范宜人出聘浙江候補縣丞蔣大慎

齋之長女三人朱宜人出者二其一妻出也長許字陶路餘未字



廿七日恭領

誥命鶴蒙

授階奉直大夫先本生考先考

贈亦如之本生前妣本生妣亡妻俱

贈宜人亡繼妻

封亦如之

三月廿四日安徽李在亭來就余學寓齋廿六日大興郭筠谷來執贄通州李

達夫來就余學寓齋

四月六日復請葉君甥督迎恩課十五日滿洲孝廉法四如來執贄

己未科武會試錄序代嘉慶四年十月己未科武會試及期得

旨以臣紀昀偕臣陳嗣龍充正副考官進外場之士取其弓馬之入格編

為好字號者合以內場之論榮得士若干人錄其文進呈

御覽臣謹隨言簡端臣惟

國家學校之制科舉之法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材者至優極渥矣而

必兼設為文科者非徒以是廣作人之路為故事之相沿也蓋天之所

以生才與才之所以自效於世皆有能而不能而不可以相強是故優

柔平中之資使之自試於文學政事之科而凡強力勇敢之質則使之自奮於折衝禦侮之任而又養之以學校重之以科舉其待之優而進之慎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皆自盡其材進之慎則得之者必有感激思報之心天下太平日久而兵未嘗一日不備訓練營伍釐剔弊竇皆人所可自盡粹有小醜竊發則宣力戎行亦得盡其報效之實夫是以天下無遺才而有才者不至自棄於無用此

國家用人不一途而武居其一武之進身不一途而武科居其一凡為教育成就之方宜如是之詳且悉也若夫

國初以來元勳宿將不盡由於武科而武科起家之人時亦有樹奇功建偉績者蓋將帥之略雖復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必深究韜鈴洞曉古今而後有以為運籌決勝之本武科之法既校之以騎射之技復試之以孫吳之書使夫奇才異能之人皆得由此以進而與行伍並收其用此又設科之意所以待夫天下之能者而所得者或僅如昔人所譏挽強引重之粗材與夫記錄章句無用之學此則士之負科名而非科名之不足以得士也凡在於是者可不思歟今中選之日方且進於

殿廷

詔旨親第其高下自

簡授侍衛外俾悉効力於四川陝西軍營其以衛所用者又適當漕政肅清之時則夫爭自奮勉以仰副乎

聖天子教育成就之思者將於是乎在此則臣等區區之心所以厚期諸多士者而并不徒爲應武科者言之也

藤花吟舍記、入廣寧門而東北直宣武門爲市又少東一里所折而北曰四川營丹陽鄒蓮浦之寓居在焉鄉先生吳荆山任香谷之所嘗

居也而全椒吳山尊顏之曰藤花吟舍四川營者世傳故明秦良玉勤王入都駐兵於此因以得名其地去市廛僅數武五方之所雜處百貨之所走集湫隘已甚不可嚮逆而吟舍所在瀟然若塵外蓮浦卜居於此公退之暇焚香灌花與諸名流觴詠其中非其性情澹雅不能自得其樂若此抑非遭際太平不能樂其所樂其此也夫人之才不甚相遠惟遭際爲絕殊當明之季士大夫講求經濟留意實學考其所建樹或不如一女子其以文章著稱者往爲世所疵詬及

聖朝御宇綱紀備舉凡百有位率循舊章號爲稱職其尤幸者得爲翰林侍從之職而畢其心力以從事於文章之末以爲黼黻潤色之用可以

無所事二而至於公卿而功名由是以出觀於百六十年之間如兩宗伯者未嘗不歎其所遭之幸也今且去其人又幾十年矣居其地思其流風餘韻而因以溯而上之懷古之思不可慨然而賦也乎

和旭亭先生移居元韻、吳中甲第班衣戲

先生家居之樹本曾為百年計宗伯文章祇被多負文風雅世勿替後來餘慶屬先生第五之名

等驃騎不於其身於其子滿腹經綸欣有寄往年就養出炎州共說清操屏貨利并無意茲入歸裝何況明珠與翡翠間雲已分遠市朝舒卷無心又重至早歲交遊雙鬢改且喜天涯接鄰比世事時從局外觀心源悟徹無塵蔽偶因徙宅唱高言盥手教人共吟肆於人無求已不屈此意便為真富貴莫訝先生樂境多人生得此良匪易

送滄雲先生之任奉天即用見送南還元韻二首

帝遣儒臣為采風留臺地望最崇隆撫綏已自資良牧陶冶還須仰國工  
開創規模皆立極山川靈秀亦潛通行蹤從此稱奇絕不獨瀛洲接海  
東 蜀棧纒經叱馭趨盡攜書卷足清娛紀行詩似臨風錦入室才如  
委佩瑜此去定添新句富到來寧慮德鄰孤最難獨具知人鑒不怪東  
曹說贈鱸

又和留別元韻二首 朝看五馬引蛟旌又戴春風出

帝京多士已聞爭自慶故人偏是不勝情袁宏應對推開敏庾信文章屬  
老成一樣驪歌酬唱處總輸元禮獨風清 昌黎東去接臨榆觀海從  
知心賞俱織女雲車勞指點仙人方丈幾模糊文風自昔留絃誦士習  
於今絕怪迂共祝政成歸更疾速力持大雅挽迷途

閏月三日送香溪之河南十三日朴存姪自山西來十四日來寓

送年松巖請假還棲霞序、余少時竊嘗有志無能之辭以爲文章之  
道必有所托而尊苟非聞道德之奧綜治亂之源則當樂道人善誦述  
當世賢人君子風義之美舍是未有可以與於斯文者既又思學古人  
之文宜行古人之道古之道不苟毀人不苟譽人不以所好而苟同不  
以所不好而苟異不以風氣爲當趨而不衷諸吾心之是非不以俗尚  
爲可同而不考諸古人嘉言懿行之詳淡然曠然確然介然有所不爲  
而後可以有爲操乎所不變而後可應乎事之至變蓋志此者已三十  
餘年而後乎未有績豪之得棲霞年昌裕松巖與余同官工部初相見卽譎  
然可愛而與之交者稱其賢無異辭余固已心識之矣周旋既久見其  
勤於職事有知無不爲之誠其議論侃侃鑿鑿而未嘗以一己之進退

為意余嘗自恨不能如古人及見松巖又自幸得行古之道者而友之也凡工部有四司而虞衡居其一官於斯者尤多古君子無有營競之私竊凌之習而松巖為最賢一日同寮既集獨松巖後來探其懷出一紙則已請急作歸計矣同寮俱駭然而余尤惘然若失夫以余之無益於時久宜去而未去而松巖乃決於去如此則余之可愧為何如也乎松巖讀書明道理其才識可以有為非苟以去官為高尚者其去也同寮皆深惜之余初意欲如昌黎之留孔左丞而卒不果於其將行意不能遂已因道三十餘年區區之心以送之

書年蘭孫小傳後、年蘭孫者余友松巖虞部之長孫也生八歲而殤虞部哭之慟已乃作為小傳言其生有異稟知夙世事讀書數行俱下解悟出人意表其應事接物成人者不能逮疑其有為而生而不解其何以夭虞部賢而有文人皆愛之重之觀其所為傳有歎息不能已者余惟三殤之制聖人所為稱情而立文者至矣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喪蒙無受而經不膠垂又曰已雖小功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聖人知世之喪殤子必有過於其家成人者矣是故嚴其日月之制而不變其哀痛之節使之得盡其情而不敢

不節之以禮天之生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不能皆壽不能皆夭然而不肖者不宜壽而或反得壽賢者不宜夭而或反得夭天亦若聽其適然而無如何也聖人又知天下之大生人之衆必有殤子其年而成人其行者矣故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所以不沒其成人之行雖不沒其成人之行而終不能與以成人之名夫是之謂節之以禮虞部非一於情而不秉諸禮者也余特為之推其意所欲言者以釋其悲

新脩長元吳會館記 代滄雲先生

國家以科舉取士每三年大比天下諸生之得就國子監肄業應順天府鄉試者舉人之應禮部會試者集於闕下恆數千人於是各省府廳州縣咸有會館之設以為棲息之所而鄉人之官於京者經理其事所以推廣

右文之德意而又以厚夫桑梓之誼也吾鄉故有長元吳會館然偏近塵市應試者久不居之乾隆二十七年彭尚書啓豐始倡建長元吳會館於滄雲先生第若干楹堂廡宏敞室宇觀深尚書自為之記又為之立規條定經費俾來者可適而相守蓋迄今已三十餘載鄉之人士居於此

而撥巍科躋聯仕者亦彬二乎歲有其人矣嘉慶四年春禁以四川學政復

命入都則會館舊規頗廢舍宇亦有就傾之患亟謀脩葺之同人咸以爲禮而俾禁董其役會奉

命授奉天府丞卽日就道因屬兒子邦燮及楊舍人廷琮刻期鳩工凡棟椽之朽折者易之牆垣之傾頽者整之黝堊之使足以蔽風雨而不侈觀拂拭之使足以安吟誦而弗尚奇器始於五年四月間四旬而訖工舍人寓書於禁曰願以一言誌其歲月禁弗能辭也夫京師之大四方賢士大夫之所集職事之所聯氣誼之所洽豈獨鄉之人哉然而或聚或散或久或不久其暫而能久散而可以復聚者惟鄉之人爲多少而習焉老而歸焉其有是非未嘗不是非之流品之當辨未嘗不辨之然於吾心終不能忽然也是故於其交際之節少加厚焉謂誼固如是耳均吾之所厚而會館之設惟應試者居之何也以爲是京師也凡至於

是者宜思有益於

國家焉應試之道非得則失其未得則下惟勤業諸生之所以自勉者而已其得之則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吾分中所當有之責備而非



徒以文章之爾雅儀度之雍容也而又與夫未得而期於得者相勸勉於無窮焉夫是故間於鄉會試之歲則需求次於吏部者亦得居之凡有民社之責而當以存心利物為先者也吾鄉自

本朝以來科第之盛恆冠於他省然今之在於斯者皆有確然之志而不肯苟以科第為榮蔡謹書之以附尚書記後以為鄉誼之所以可久者恃有此而已

悼亡十六日作

減 = 復減 = 盡日腸迴百咄嗟三年來悲歡遞相迫

憶昨甫結襦千里事于役方憂行路難復慮調飢愁心非死女知意豈閨房適入門更多愁觸景增忤悵每惟始室賢哀悼不能釋惟子亦善懷遠念家人隔對月轉舞其看花時太息兩心互相縈坐心互相縈坐聽年華擲憂患足傷生奄忽疾已革嗟余薄祜少小遭辛螫失恃正垂髫家 = 餘手澤先大夫悼亡詩有幼子慘傷無恃早幽魂愛護册毛豐義躬行負神明久應致重歌破鏡詞之句重遊痛古人言親壽駒過隙空邀一命榮逮養何能得矧此值艱辛恍惚似夙昔夢寐觸前因追惟愈心盡吾生亦有涯昊天亦罔極此恨獨絲絲有淚填胸臆

五月六日東臯來寓十日安徽李平川來執贄十七日得家書聞三弟遊

庫遠念過庭愴然淚下

庚申

恩科貴州鄉試錄序代

嘉慶四年夏四月有

詔於庚申年舉行

恩科鄉試越五年閏月禮臣以貴州省考試官請得

旨以翰林院檢討郎禮臣某為正考官而某宦官臣某吏部主事臣某

副之臣山右下士至愚極陋由嘉慶元年

恩科清書庶吉士散館

授今職甫及一年即恭膺

簡命感勵交并悚惶倍切伏念是科之設我

皇上推孝思之罔極嘉與天下人士仰戴

高宗皇帝壽考作人之德意於千萬年無有窮盡臣欽承

盛典其敢不恪共將事謹與臣雲星馳至黔如期入闈進貴州學臣某所

取士而試之率同考官某官臣某等悉心校閱得士如額通錄三場之

文擇其尤雅者一十四首進呈

御覽臣循例題言於簡端臣惟貴州一省山箬亘亘巖谷窈深元時始置

宣慰使以領其地明初分屬湖廣雲南四川三布政使後始自爲一首  
建五州縣而長官司居十之八九其間禮俗人物學問文章後於他首  
遠甚及

聖朝御宇休養生息涵煦百六十年之久嚮之因其土俗視爲羈縻者因  
不漸仁摩義浹髓淪肌並入版圖俱歸學校禮讓之風吟誦之習彬彬  
乎遍於深山密林之間入闡之士皆能遍習五經兼通詩策無尚簡樸  
儂之患取足解額無非材濫膺之弊此皆

德澤之所涵濡

教思之所霑被遐陬僻壤甄陶蒸變不知其然而然故觀於貴州而天下  
之人文可以繁知亦觀於今日之貴州而我

國家

重熙累洽所以作養天下之人材者尤可繁知也至於以經解經亦制義  
之初體而流別綦嚴則自非六經之雅言不可不擇之至慎臣等兢  
持擇惟一以清真雅正爲準固不敢懲噎而廢食亦不敢推波以助瀾  
思與貴州人士共相敦勉以進於中正純粹之路以仰副

聖天子之德意於無窮云爾維時官斯土者某官臣某等例得備書

六月十六日遣家奉汪宜人匱由水路還南陶東阜及朴存姪俱同行  
上辛楣先生 入春以來心緒紛煩三次奉書未及詳陳東曲前月中  
得夏季慈書述老夫子期許之意有逾往昔竊伏自念立身行己曾無  
一端可以自信恐終不能無玷於門牆耳鶴早歲碌不自立志僅欲  
托於空文自見之列性懶且偷不能多見古人之書不能深求古人之  
用心今年已四十有四智識日衰此事已無所望至於講求經濟益非  
所能閤於知人拙於料事從任三載日夜抱愧今且面目無所施語言  
無所辭其為宜去更無疑義天地高厚涓埃莫酬欲行且止職是之故  
然終不敢以豪無裨補之身竊位苟祿恬然自安也昨已遣家南還一  
俟學習歲滿便當決計藏拙矣前讀隋書及北史頗有疑竇茲略述一  
二惟老夫子正之北史劉芳傳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  
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  
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謂四郊皆有  
虞庠鄭氏義本如此劉石經蓋主之與皇氏說正同其所引王制文據  
今本並作西部據此傳則古本當作四郊而魏書劉傳亦作西郊疑是  
後人轉據今本禮記改之矣鄭又隋書鄭譯傳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

此祿大夫轉左侍上士按百官志上士三命中士二命周書盧辯傳銀青光祿大夫正七命譯以七命之大夫轉三命之上士疑亦有官階職事之分然隋志於周之官制云並具盧傳不復重序周書盧傳則云史雖具載文多不錄則是當時典制刊落實多非獨體例之失也王世積傳闡熙新國人也按地理志朔方郡長澤縣西魏置闡熙郡開皇三年廢又廢山鹿新國二縣入焉蓋卽此縣而周書作新國魏書地形志作新國三者互異不知孰是又北史城陽王徽傳稱徽之美云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之人多來投訴又云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涕泣攀車不能自己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又云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按徽生平不足爲賢者魏書僅載并州刺史時開倉濟民一節此所書或有溢美然未考其所出不能定也其餘踏駁之顯然者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詔經則布葛在躬豈非經衰尚存經俱當爲姪五行志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淡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後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擒獸黃班之謂也兩虎字

誤增下條及韓擒虎渡江句同經籍志梁岳陽王譽集十卷岳陽二字衍楊建傳轉內史出爲鄴鄭趙三州侍郎刺史侍郎字當在轉內史下韋壽傳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廣當作昭韓擒虎傳擒虎本名豹此與五行志同一事而互異其文虎字妄增據北史只作韓禽楊義臣傳編之屬籍爲皇太孫太當作從元善傳祖又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又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將軍大青冀二州刺史按魏書元又傳庶長子推秘書郎又死之後亡奔蕭衍又弟羅梁州刺史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北史又子舒秘書郎又死後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子善則善舒之子羅其從祖父也誤合爲一北史齊本紀武平四年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大尉衛菩薩爲大將軍複出大司馬三字是衍文齊書亦複出三字元鑿傳詔改姓元氏姓當從魏書作其廢太子恂傳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山陵北海四字衍長孫覽傳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按隋書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此刪下句又刪之未盡也崔暹傳子毅禕嚴頤初暹之內定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暹弟義三弟諲二弟禕此脫諲字則與下四子不相應陸騰傳子

元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入關上脫騰字則元之仕齊不可解矣崔暹  
傳暹兄謀開從祖弟游按魏書游慕之從祖弟然則是暹之族譜父也  
北史誤矣王肅傳翊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末云子深按魏書翊肅兄  
琛之子其子本名淵唐人避諱改之而琛字又誤幾於祖孫同名矣崔  
鴻傳以劉元海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按此史成於唐時劉淵稱字以  
避唐諱而李勣則仍書其名亦誤文也馮元興傳元興世寒因元父之  
勢托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交疑當作父魏書亦作交何稠傳象州逆  
帥杜條遠云：偵倒一行蕭譽傳譽之居帝位百僚誼誣孝惠太子句  
上當有譽子蔡字又隋書蔡王智積傳載楊元感自東都引軍西上智  
積以計縻之此事為通鑑所取而楊元感傳則云至宏農宮父老遮說  
云：元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亦為異辭也聞鶴兄  
弟近俱肄業書院得沾教澤幸甚幸甚新秋乍涼伏惟順時頤養不備  
兩漢郡國考 漢郡國一百三京兆尹今陝西省西安府也船司空華  
陰鄭皆同州府地湖則河南鄭州地也左馮翊今同州府高陵池陽谷  
口蓮勺頻陽万年長陵陽陵皆西安府地霍道郡殺翊今鄜州地殺翊  
又今之耀州也雲陽今邠州地也右扶風今鳳翔府渭城槐里鄠藍屋

安陵茂陵平陵皆西安也。藤好時武功則乾州也。宏農郡河南之陝州也。宜陽陂池新安陸渾則河南府丹水析則南陽府上雒則今陝西之商州安河東郡山西之解州也。猗氏蒲反汾陰蒲州府也。聞喜臨汾垣長修皆絳州臨汾又平陽府地也。平陽襄陵楊北屈絳皆平陽也。北屈又為隰州地。蒲子狐講皆隰州也。漢澤端氏澤州府也。彘霍州也。太原郡今太原府也。榆次又兼有平定州地。平陶又為汾州府之地。汾陽二曲又為忻州地。孟上艾皆平定州也。界休茲氏鄆皆汾州府界休又霍州地也。汾陽又奇嵐保德二州也。上黨郡今潞安府也。銅鞮涅氏穀遠皆沁州涅氏又遼州也。沾遼州及平定州也。泣氏高都陽阿皆澤州府也。河內郡今河南之懷慶府也。汲共朝歌獲嘉則衛輝府隆慮蕩陰彰德府也。河南郡河南府也。滎陽中牟故市密開封成臯新鄭皆開封府陽武原武則懷慶府新成梁則汝州也。東郡今山東之東昌府也。呼觀范東武陽離狐廩邱曹州府也。東阿須昌皆泰安府須昌皆兗州府也。壽良兗州府也。臨邑濟南武定二府地也。濮陽頓邱直隸之大名府白馬河南彰德府地也。陳留郡今開封府也。寧陵襄邑皆歸德府酸棗封邱今衛輝府也。長垣亦大名府也。潁川郡開封府地也。昆陽定陵舞陽



皆南陽府潁陽室高倫氏皆河南府長社襄城郟許臨潁則許州郟成  
安則汝州也汝南郡今之汝寧府也陽安新息期思弋陽滎成陽今光  
州也也潁疆邵陵許州地汝陽南頓今河南西華項博陽陳州府地也細陽汝  
陰慎新鄭今安徽之潁州府也南陽郡今南陽府也犍魯陽汝州地也  
鄴蔡陽筑陽武當壽陵今湖北襄陽府地隨德安府地也南郡今荊州  
也江陵又兼有安陸府之地臨沮宜城郟中廬襄陽若襄陽府也夷陵  
秭歸今宜昌府也當陽今荊門州地州陵漢陽府地巫今之施南府又  
四川夔州府地也江夏郡今武昌府也西陵沙羨今黃州府也竟陵雲  
杜安陸府也安陸德安及漢陽二府地也西陽河南光州地鍾武汝寧  
府地也廬江郡今安徽廬州府也雲婁松滋潁州府也掖陽皖今安慶  
府也潞六安州也壽陽江西之九江府也九江郡今鳳陽府也浚道合  
肥皆廬州府也成德潁州府地歷陽和州也建陽全椒阜陵滁州也山  
陽郡今山東之濟寧州也成武鉅野單父平樂曹州府也瑕邱兗州府  
也湖陵江蘇之徐州府地薄河南之歸德府地也濟陰郡今曹州府也  
寬句又大名府地也沛郡今鳳陽府地也譙山桑建成城父潁州府地  
也夏邱泗州也蕭廣戚豐沛扶陽皆江南之徐州府郟故邱芒鄴梁河

南之歸德府也魏郡直隸大名府也鄴卽邲梁期武始邲溝皆廣平府也鄴又河南之彰德府地沙內黃繁陽黎陽武安皆彰德府也清淵平恩山東之臨清州也鉅鹿郡今順德府也廣阿饒陶宋子楊氏栢鄉皆趙州也臨平下曲陽新市皆正定府也鄴保定府地堂陽冀州地也常山郡真定府也下曲陽定州地也房子平棘鄆皆趙州地中邲順德府地也清河郡今廣平府也棗彊冀州地也清陽亦為山東二昌府地靈東陽皆東昌也東武城又為臨清州地鄆亦臨清地也繹幕濟南府地也涿郡今保定府也涿良鄉今順天府地穀邱安平饒陽皆深州地故安易迺易州地也南深澤定州地也鄭州鄉武垣高郭皆河間府地也勃海郡河間府也浮陽二信千童南皮高成高樂參戶皆天津府地章武東平舒安次文安皆順天府地也陽信又山東之武定府也重平山東之濟南府地也平原郡濟南府也高唐東昌府也樂陵初富平皆武定府也安惠龍嶺又河間府也千乘郡山東之青州府也溼沃又武定府也濟南郡濟南府也鄆平亦兼有武定府之地泰山郡泰安府也莊盧皆濟南府也蛇邱剛梁父鉅平寧陽桃山皆兗州府也蒙陰沂州府地栢鄉濟寧州地也齊郡今青州府也昌國濟南府也北海郡亦青州

也平壽都昌萊州府地也東萊郡萊州府也掖亦兼有登州府地睡黃  
曲成牟平昌陽不夜皆登州也琅邪郡亦青州府也不其黔陬計斤稻  
阜虞長唐高陽皆萊州府也東莞魏其沂州府地也贛榆江蘇海州地  
也東海郡沂州府也蘭陵臧繒合鄉承建陽昌慮皆兗州府也襄賁江  
蘇淮安府地下邳良成司吾徐州府地也朐海西厚邱陰平建陵海州  
也臨淮郡安徽之泗州也徐亦兼有江蘇淮安府之地也猶射陽鹽漬  
皆淮安也睢陵下相徐州府地海陵興揚州府地海陵又通州及太倉  
州地也堂邑江寧府地也會稽郡江蘇之蘇州府也曲阿丹徒鎮江府  
也毗陵陽羨無錫皆常州府也蕞海鹽由拳松江府也婁亦兼有蘇州  
及太倉州地海鹽由拳又浙江之嘉興府也烏傷金華府也餘暨諸暨  
山陰餘姚上虞剡皆紹興府也大末衢州府也亦兼有處州府及江西  
廣信府地烏程湖州府也餘杭錢唐富春杭州府地也餘杭亦兼有湖  
州府富春亦兼有嚴州府地也鄞鄞皆寧波府也鄞又嚴州府之地曰  
浦溫州處州二府也治台州府也又兼有今福建省之地也丹楊郡安  
徽之寧國府也石城陵陽皆池州府也黟歙則徽州府蕪湖丹楊則太  
平府故鄣則廣德州也歙又為浙江嚴州府故鄣又為湖州府丹楊又

為江蘇之江寧府也江乘秣陵湖熟皆江寧府也於替則浙江杭州府也豫章郡江西南昌府也南昌亦兼有撫州府地海昏又兼有南康府地也廬陵安平吉安府也彭澤歷陵柴桑皆九江府也鄱陽餘汗鄱陽皆饒州府餘汗又為廣信府鄱陽亦兼有安徽二州府地也贛粵都贛州府及寧都州也新淦臨江府也南城建昌府也又為撫州府地建昌瑞州府又兼有臨江府也宜春袁州府南楚南安府也宜春亦兼有臨江南楚亦兼有贛州也桂陽郡今湖南郴州也臨武南平耒陽桂陽俱衡州府也南平又為廣東南雄府地桂陽又為連州地陽山亦連州也曲江浚陽廣東之韶州府也武陵郡今常德府也孱陵岳州府及湖北荊州府地也沅陵無陽辰陽義陵皆辰州府地也無陽辰陽又為沅州府地鐔成亦沅州府也遷陵永順府也零陽充今澧州也佷山今湖北之宜昌府地也酉陽四川之酉陽州也零陵郡今廣西之桂林府也營道營浦冷道泉陵皆湖南永州府地也夫夷都梁今寶慶府地鍾武衡州府地也漢中郡今陝西之興安府也南鄭褒中成固沔陽今漢中府也房陵錫上庸長利湖北之鄖陽府也唐漢郡四川之綿州也又兼有保寧龍安兩府之地什方唐漢新都皆成都府也唐漢又為潼川府地葭萌

亦保寧府地也鄆潼川府也陰平道甘肅之階州也蜀郡今成都府也江原亦兼有邛州之地臨邛三州也青衣眉州及嘉定府地也嚴道旄牛徙皆雅州府也緜鹿蒲氏道汶江廣柔皆茂州也汶江亦兼有龍安府之地黨陵眉州境也犍為郡今敘州府也江陽又為瀘州符亦瀘州也武陽牛鞞成都府地也牛鞞又為潼川府地武陽又為資州資中亦州資也又為重慶潼川嘉定三府之地南安嘉定府也越巂郡寧遠府也青蛉雲南之楚雄府地也益州郡雲南府也邪龍麗江府也味律高皆曲靖府也葉榆雲南舊唐比蘇皆大理府也不韋永昌府也棟澂江府地賁古勝休臨安府也牂柯郡貴州之遵義府也夜郎又南籠府之地平夷宛溫皆曲靖府地也句町臨安府也巴郡四川之重慶府也枳又為忠州地臨江忠州也關中宕渠充國今保寧府也關中墊江宕渠亦為順慶府地安漢亦順慶府也魚復夔州府胸忍夔州及忠州也武都郡甘肅之階州也上祿鞏昌府也故道河池秦州也河池又為陝西之漢中府沮亦漢中地也隴西郡今蘭州府地上邽西皆秦州地襄武臨洮皆鞏昌府地也金城郡蘭州府也今居破羌安夷臨羌皆西寧府也天水郡今秦州地也莫徠道鞏昌府也略陽漢中府也武威郡今

涼州府也張掖郡今甘州府也番和顯美皆涼州府地也酒泉郡今肅州也玉門則安西州也敦煌郡亦安西州也安定郡平涼府也安定又為涇州烏氏陰密皆涇州也參綠今慶陽府地鞠卷寧夏府地也北地郡慶陽府也靈武富平靈州均行皆寧夏府地也鶻孤廉皆涇州也上郡陝西之延安府也淺水白土今邠州膚施高奴亦兼有邠州地也陽周慶陽府地龜茲寧夏地也西河郡今山西汾州府也團陰則陝西榆林府地朔方郡亦延安府地也渠搜鄜州地朔方寧夏府也五原郡今榆林府府也九原又為山西之忻州雲中郡山西之大同府也沙南為榆林府定襄郡忻州也鴈門郡今代州也樓煩為忻州平城為大同府馬邑為朔平府也代郡大同府也鹵城則代州廣昌則直隸易州靈邱又兼有宣化府地也上谷郡今宣化府昌平則順天府地也漁陽郡順天府也要陽白檀又兼有承德府之地右北平郡永平府也無終俊靡土垠則遵化州也遼西郡永平府也又為奉天之錦州府地遼東郡奉天府也元菴樂浪二郡皆奉天府境又為朝鮮國之地也南海郡今廣東之廣州府也博羅又為惠州府地四會又為肇慶府地也龍川亦惠州府也又為嘉應州之地揭陽今潮州府也鬱林郡廣西之潯州府也中

留潭中皆柳州府也領方則思恩南寧二府也蒼梧郡梧州府也廣信  
封陽兼有廣東肇慶府之地猛陵亦兼有潯州府之地封陽又兼有平  
樂府地也臨賀馮乘富川荔浦皆平樂府馮乘又為湖南之永州府地  
也高要端谿皆肇慶府也而高要又兼有廣州府地也交趾郡慶遠太  
平二府也又為安南國之地合浦郡廣東之雷州府也合浦廉州瓊州  
二府也又為廣西之鬱林州及梧州府地九真郡安南國也日南郡亦  
安南國又為廣西之慶遠府也趙國今直隸之廣平府也栢人襄國則  
順德府也廣平國亦廣平府也斥漳又兼有順德府地南和任平鄉皆  
順德府也真定國今正定府也中山國今保定府苦陘毋極則正  
新處安險則定州也信都國今冀州也下博則深州樂鄉則保定府脩  
則河間府也河間國河間府也武隧則深州也廣陽國今順天府治及  
所屬也留川國山東青州府地也膠東國高密國皆萊州府也城陽國  
沂州府也淮陽國河南之陳州府也苦寧平栢則歸德府地梁國江蘇  
徐州府地也蒙安徽潁州府地舊河南南衛輝府之地虞下邑睢陽則皆  
歸德府地也東平陸泰山府地也任城亢父則濟寧州東平陸則兗州  
府也魯國兗州府也楚國徐州府傅陽亦兗州府地也泗水國徐州府

地也唐陵國今揚州府也又為安徽泗州地六安國今六安州地也長沙國今湖南長沙府也羅又為岳州府地益陽又為常德府地湘南又為衡州府地下雋岳州府也又為湖北武昌府之地鄆承陽皆衡州府也京兆扶風馮翊宏農河內河南河東郡司隸校尉部也潁川汝南沛郡梁魯國豫州刺史部也魏鉅鹿常山清河郡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冀州刺史部也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兗州刺史部也琅邪東海臨淮郡泗水廣陵楚國徐州刺史部也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郡菑川膠東高密國青州刺史部也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國荊州刺史部也廬江九江會稽丹楊豫章郡六安國揚州刺史部也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巂益州牂牁郡巴郡益州刺史部也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郡涼州刺史部也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工郡并州刺史部也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涿代郡廣陽國幽州刺史部也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郡交阯刺史部也後漢與前異者省廣平入鉅鹿真定入常山城陽入琅邪泗水入廣陵菑川膠東高密入北海六安入廬江又分東平置任城國分泰山置濟北國分



會稽置吳郡分益州置永昌郡又以廣漢蜀犍為張掖居延遼東六郡屬國別領如郡又改淮陽為陳國信都為安平國千乘為樂安國臨淮為下邳國天水為漢陽郡楚為彭城國又以河南為尹以沛常山清河齊北海琅邪東海為國以河間廣陽廣陵長沙為郡凡郡國百有五省併縣邑四百餘所改隸者百餘所以陳國屬豫州勃海屬冀州其餘並與前同

讀新唐書儒記 困學紀聞言唐之科目八十六以選舉志考之自秀才以至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凡三十餘科其見於列傳者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盧藏用房瑄俱舉縣令科張九齡舉道倂伊呂科許景先席豫孫逖俱舉手筆俊拔科景先又舉茂才異等科豫又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解琬舉幽素科崔圓舉遺逸以鈴謀對策李麟舉宗室異能楊綰舉詞藻宏麗科高適李白俱舉有道科吳通元梁肅舉舉文詞清麗科韋正貫舉詳閑吏治科鄭珣瑜舉主文諳諫科馬懷素舉文學優贍科殷踐猷舉文儒異等科闕朝隱舉孝弟廉讓科李邕舉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王翰舉超羣拔類孫逖又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文藻宏麗等科嚴善思舉銷聲幽藪科凡五十餘科

大唐新語張文成應下筆成章

才高位下詞標  
文苑等三科

宗室表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按表尚有定州刺史房之麟秦瓊傳荊州都督譙國公紹按許紹柴紹俱封譙國公俱贈荊州都督此處宜書姓以別之

七月二日友石來同寓

八月六日學習期滿十二日移居珠巢街杏村寓廿九日本部奏留

乾清宮引

見奉

旨准其留部欽此

送人之浙江 我愛西湖好固遭萬頃山味留題品外韻在有無間入  
望總宜畫尋幽合趁閒送君遊宦去預擬共躋攀 我愛西湖好名賢  
往蹟垂隄傳白傅築井是鄴侯治碧血鄂王墓青燐少保祠送君遊宦  
去幾處佇題詩

王太恭人何氏七十壽序代嘉慶元年有

詔特廣戊午科各省解額越三年鄉試而吾陝西甘肅二省之士得雋者

如干人較往昔贏四之一實皆出吾比部師之門先是吾師奉

命之日吾鄉之父老咸歡然相告曰昔我觀察公官甘省二十年惠愛在

人至於閨門之雍穆家教之嚴肅皆吾黨所習聞者也士之籍南鄭者又相與言曰我何侯之下車號為神明其家世之華腴嫺戚之茂美亦吾儕一嘗聞之者也蓋吾師觀察公之詰嗣而何侯之宅相平日文章品望雍之人知之甚稔故榜發之日同人咸以得列於門牆為榮四年春偕計入都謁吾師於邸第辟乎其容而溫乎其言所見於吾師者遠過於所聞吾鄉父老之述所也進而謁太恭人於堂上溫乎其言而凜乎其容所見於太恭人者又遠過乎所聞南鄭人士之所聞也及居門下久見太恭人慈愛之胞摯語誠之諄切吾師板輿色養有愛日之誠一室中熙熙然有太和元氣之象則又遠過乎始時之所見也昔江左重譜牒而王氏實為之冠乃其先亦有內助焉世言鍾夫人之禮郝夫之法傳諸竹素以為美談蓋一家之興必先有一家之禮法其他之所以成未嘗不起於閨闈而后乃有推慈孝之理以化導民如房景伯之母者而后乃有本其累世之經學立講堂授生徒如韋逞之母者而天之於賢淑往二授之以大年宣文君之視聽無闕即其徵也以太恭人之懿德重以吾師之孝養其得天獨厚固無待於著蔡而由是以化導人以啓誘後學雖使古人復生夫亦何足多讓始觀察公在甘蹟而

復起朱嘗一日稍自暇逸故太恭人居甘省久吾師初入翰林常往來省親於甘及拜校士之

命卽在於陝右觀察公以名進士入諫垣有聲得邀

特簡吾師亦以清操醇品中御史選兩世之功名略相似而太恭人先後兩際其盛推此言之則夫家之將興必大有光於世譜而太恭人之所以媲美於鍾郝者不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哉五年八月某日太恭人壽七十吾師潔白之養謂世俗絲綈之儀不足以爲親榮而特屬門下士以言爲壽竊維頌揚人者必熟於其家世行誼而不可以苟矧夫兩首之士之所聞見均有不<sub>能</sub>於言者因備書之以敬備一卮以佐綵衣衣之慶

九月二日梅岑銀槎朗山蔚堂並來九日在部請假十二日揭曉朱齋堂李達夫俱中式是日辭行十四日貫亭招同杏村丈筱南秩山集其寓齋談竟日

○留別四首，薄宦不得意遊將謝病歸萍蹤一以聚欲別心先悲每嗟身世間忽若駟馬馳今此鮮樹立後此將安追豈不念生成所志與事違側身居下僚僂蹇誠非宜以茲決歸計聊免負衆譏。昔我始北來

白審苦不早，鉛刀冀一割。駕馬眇長道，荏忽經歲此。意竟滄倒趨，走尚難。任何況，論懷抱。曾聞古賢達，立身盡矯矯。而我獨非才，伏撫矢終老。有客來叩門，謂我何斷。及時貴自奮，身榮道亦尊。胡為甘自棄，寡衣卽荆榛。多謝客意厚，願子聽我言。

聖皇契天德，首在求英賢。位高任愈重，智大謀斯全。為臣既不易，清夜心宜捫。貧內乘高車，何以酬。

君思感于賦，此詩此詩不可刪。寄言二三子，努力求所安。霜晨何凜冽，管車遲將發。樹影落簷際，清光露曉月。故人知我意，照我見豪髮。本非隱淪子，尚自榮簪紱。翹首瞻神京，依戀雙關秋。風理漁釣春，風問薇蕨持。此一寸心區，無終極。

又題願留別杏村丈二首。陸裏舊炊扇，秋來絕可憐。弄藏還待用，不是便相捐。物舊情自長，室遠人逾適。置君懷袖間，素心只如此。

十六日買車起程杏村丈葭南硯北俱送余至廣寧門外王博齋同行薄暝至長新店蔣慶園李覺夫蔣軒霞褚驥雲亦來同行十七日豆店飯涿州南關宿十八日丑刻起行至新城縣高碑店小飲天色始明已刻至北河飯定興縣固城店宿十九日丑刻起行過安肅至漕河飯過保定廿里

至東石橋宿廿日丑刻行四十里至高陽縣又廿里至安瀾橋飯又四里至興村宿廿一日行廿里至河間府八里鋪又行至臧家橋飯又行至富莊驛宿廿二日漫河飯留智廟宿是日大風道旁積水甚多時作細浪亦北地所罕見也廿三日卯刻至德州慶園軒霞南分道之徐州余四人入東道又五十里至屈律店飯又五十里至平原縣廿里鋪宿

過平原縣有懷顏文忠一畝城久辨抗重圍擊鼓漁陽聽尚稀義士豈嘗忘國計書生偏自譏兵機從征稚子讎為命喋血忠臣鬼有歸千載功名同郡永畝今惟是對斜暉

廿四日出城縣十里房飯齊河縣晏城宿

禹城縣外日纔午遠見雲間碧四重行至晏城天未晚倏然扶杖看山

廿五日行廿五里過齊河縣又廿五里至長清縣杜家廟飯又廿里入山路又廿里至張夏鎮宿廿六日早起風雨行廿里至萬德店雨驟甚少憩飯已刻晴行卅里入泰安界並泰山而南又四十里至泰安府南關宿

望岱 突兀空勢不羣混茫元氣日氤氳自天雨露中峯合終古山川五嶽分秩祀燔柴尊舊典登封檢玉陋前聞何年尚副尋幽約日觀

峯頭數暮雲

廿七日行二十餘里過汶水又二十餘里至時家莊飯又四十五里至新泰縣羊流店宿廿八日三十里至翟莊飯又廿五里過新泰縣又二十里至整陽宿此兩日路多平坦廿九日四十里至蒙陰縣又十二里至龔家村飯又三十五里入沂水縣境又十五里至孫莊宿三十日行四十五里至蘭山縣青駝寺飯又五十里至豐城宿是日崎嶇尤甚

十月一日行四十五里過一河又五里過沂州府至南關外飯又行四十里又渡一河至李家莊宿二日行六十里至邳城縣十里鋪飯二十五里過縣城有漢孝婦祠又五十里至紅花埠宿三日丑刻起行六十里至嶧嶺飯地多積水繞道迂遠多行十餘里又六十里至宿遷縣順河集宿是日山行二十里四日仰化集飯桃源縣重興集宿五日魚溝飯王家營李行宿六日晨起微雨渡河至清江浦買舟午刻行至淮關舟次晤警齋薄暝過關至西河背泊舟七日晨至淮安謁漕帥治亭師晤耳菴及山東張栢亭已刻解維薄暝至寶應夜行八日黎明過高郵州初更至揚關泊九日午刻過關申刻過由關薄暝渡江

際夜臨江渚伊人獨溯泗暮雲千點合小艇片帆開風細浪猶急山遙

峯慶回歸期欣已近歸思益相催

鄉蓮浦來晤夜行水道狹漕艘甚多十日晨過辛豐未刻過丹陽三鼓至  
奔牛鎮十一日大霧已刻過常州二鼓至無錫縣北門十二日丑刻行晨  
至望亭午後抵許墅關換小舟入城將及齊門櫓壞又換一舟薄暮抵里  
居協弟宅之孝讓堂十六日懷遠林叢崖過舍

十一月六日移居史家巷蔣氏宅之存養齋九日拜先塋十二日送玉松  
先生北上十三日得杏村丈都中書十六日弔阮昉巖先生太宜人喪  
於吳江又過芝房十七日陶震黃名珞來執贄

十二月五日設奠於福濟觀十日送辛楣先生解館還嘉定十五日介山  
自琉球還聞計奔喪舟過胥門余往弔於舟次十六日得厚甫都中書廿  
三日諸同年及菴圃南雅集散居小飲

和南雅留別元韻即送入都會試知君日夕理征衣預惜同心耳我  
遠東處本難如鹿豕相期七况欲觀鳴飛識能斷事方稱守交到忘機亦  
可依顧我輾駒仍局促空餘清夢到

王畿

嘉慶六年辛酉余年四十五館懷遠林氏五月以後家居



正月一日胡蘇水來執贄四日過蓬齋八日至許關十日送南雅及諸同年北上十五日過根堂送靜齋北上廿五日謁春風亭

二月六日設齋於餘慶菴七日汪宜人殯於硯山八日合葬於朱宜人之北

壙銘 余宗葬於是自十世考妣以至子之翁姑甚安也始室在左又甚安也死而有知信子之賢其不永年匪人也天尚其吉矣庇我後人。王愬巖先生墓志銘。

今皇帝卽位之初有

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

予章服視六品上其名於朝以備

召用於是吾鄉人欣然相告語曰王愬巖先生其人也既而先生弗及

舉越四年冬先生之子北辰以書抵鶴京師乞爲文銘先生之藏則已

於某月日捐館舍矣老成凋謝盡然心傷以鶴居姻黨後共遊處者久

得以其文附先生行誼以傳所欣願也其何敢固辭先生名煦字揚孫

號憩巖姓王氏先世由唯亭徙郡城祖灌元庠生以醫名於時父岱東

乾隆丙戌進士徐州府儒學教授先生年十九補吳庠生與其兄丙並

有聲庠序教授之官徐州先生隨之任往來於江淮之間徐州及里中子弟遊其門者甚衆其學主於躬行自家庭以及鄉黨大要睦鄰任恤使然寡孤獨廢疾生有養而死有歸鎮江府之西有民居曰靖安厰窪下在兩河間自高資港疏濬之後恆多水患乾隆五十一年先生以應試過其地見兩岸積骨無數深惻隱之遂與同邑沈君敏來丹徒沈君吳君某力任掩埋之事拮据勞瘁開四十餘日迄九月始還里報罷已久弗介意也又欲於上流建牖以時啓閉備水潦為永久計作圖說告當事當事迂其言弗果用聞者高其誼長洲元和二縣貞節祠屢脩葺葺不久輒復傾壞及先生主其事經理得宜規模遂定又勅設妙濟堂具棺槨以與貧者力不能葬則為之奠冬月則施絮衣一切為之以實而持之以公其後當事令育嬰普濟堂咸取其所定規例以為法自明中葉袁中郎馮猶龍標舉一二鄙俗傳奇演義以為奇書其後口耳相習遂成風流無復忌憚先生獨竭力購其書焚之又與同學之士脩葺長洲元和兩縣儒學增建王仁孝矯文獻祠以為激勸其教人指趣多此類也先生平日嘗慨然欲有所建樹於世而苦於無所遇應鄉試屢不售獨其行誼彰著人交推無異辭遭際

國家非常之典僉謂當應其選然竟無人振起之者先生卒年若干夫人周氏陝西道廷燮孫女太學生某女子二人長某瑒次北辰吳庠生孫一人某銘曰世競詭隨已獨矯之或憚行義已則勇爲隱然抱負謂有所施莫振而起而不知誰惟厥自樹古人與追吁嗟先生百世永垂校補竹書紀年序、三代以上之書存於今者蓋可數矣六經之文皆聖人之作也如日星之明如江河之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故亘古而不敝遭秦滅學漢興百年古書稍出其言古事不倫太史公曰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又曰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卓哉可與道古者其必具此識乎讖緯之書起於哀平之際所紀載至迂遠至於洞冥拾遺諸書而益近誕矣竹書得於汲冢其文多與古經相應而亦時有異聞與古經相應則足以取信學者時有異聞則好事者之所喜又其書出自晉初徵證明白自杜元凱諸人或取焉則非張霸百兩劉炫古書及近世毛漸三墳吾邱衍晉乘楚檣机之所可比也然以余考之其爲後人所淆亂者亦有矣按杜氏左傳後序序及晉書束皙傳皆言此書起自夏世今本乃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事束皙言其與經傳異者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

文丁殺季歷今本後二語則相合前二語則不讎又史通疑古篇引舜放堯於平陽而今本無之皆非汲冢之舊又書中言伊尹事多可醜與孟子書劉烹要湯之說相類蓋皆戰國時人所記而非必盡出古書也然如魯有周廟共伯名和之屬所以供後人之考據者多矣故雖間有紕繆而好古之士往往相傳而不廢也族弟鍾俊篤學喜著述以暇日校補此書請余序其簡首余惟讀古書者必先辨其真偽而一証之以六經然後愈信而可久近世喜於附益而鮮所是正非所以尊古書也輒書所見以復吾弟其尚以余言更考之哉

家柳村自撰年譜序 家柳村以自撰年譜一帙問序於余以俗事攙攘未暇爲也既而屢書來促意似有甚急者余既已諾之矣不可以它故辭因撮其大略而序之曰自序之作始於史氏劉知幾以爲原本乎雜駁而二司馬氏承之子雲孟堅相沿不廢所論緣起良是至其所訶或記錄璣屑或因托先祖至哉言乎百世下莫之能易已年譜之作始於有宋之世子美退之皆古人之有重名者故考其生平而次序之其後有自爲譜者要於古人自序之義不相悖也今柳村以其生平所閱歷繫年而錄之其所書者

巡幸之盛典學校祠廟之掌故三江五湖諸水利之疏濬常州鎮江揚州名勝之地之興建皆可備它時之考據庶乎免於瓌屑之譏矣余以乾隆五十七年之冬始與柳村相識自言與余同族然所見穎川分祠記記獨以文範先生為始祖與余家異而年譜亦有是說夫文範去今遠繫世不可得而明唐史世系表宰相三人叔達而外希烈夷行皆別有所自出文人誤志傳或推族望以為遠有承傳不可遂為典據余嘗讀靖節贈長沙公詩或以為族孫或以為族兄弟其所謂大司馬或以為侃或以為青未嘗不心疑其故柳村之為此譜將以傳示於後幸於此更詳考焉毋使後人讀余之文而以余之疑靖節者疑余且為居業之所竊笑也

十日妻表弟蔡濬來執贄十二日起程赴懷遠迎恩及震黃俱從行三弟協弟二姪三姪俱送余至虎邱芝畦東臯黃畏堂亦於虎邱餞行十三日出關過樛園文館齋薄暝過無錫夜行十四日辰刻至常州風不順少泊未刻解維酉刻至奔牛鎮夜行十五日晨過辛豐鎮遇侶零談半刻

客路鮮情話相逢疑在家那堪逐轍異分手又天涯

舟大順

晚至鎮江漕艘多不得泊出江口至金山寺西來閣飯復換船揚帆行十

六日晨至燕子磯泊舟飯復解維行風力微午後至浦口車姓行宿十七日起羊余及震黃迎恩俱乘肩輿餘俱跨驢四十里至小橋飯有東葛驛又十里過西葛入滁州界又廿里至烏衣宿十八日廿里至滁州城外飯又卅里工嶺過清流關滂有關山寺

雄關高峙眾峯巔蕭寺深藏故壘邊鳥道千盤通負戴人家幾處傍郵  
傳春歸老樹新黃長風暖芳塋宿麥妍自是時和行路易轉因地險誦  
平二

又十里至朱龍橋宿十九日行廿餘里入定遠縣界又十里入山路又十  
餘里至戴山鋪飯又十五里至池河鎮坡陀始盡又十五里至崇家鋪宿  
二十日微雨行二十里至紅心驛入鳳陽縣界又廿里至黃泥鋪飯又四  
十里至鳳陽府西門外宿是日初更始抵店廿一日曉起霧過王朗齋廣  
文不值辰刻霧止行五十餘里至蚌埠渡淮入懷遠縣界又廿五里至林  
氏諫德堂廿四日開館

乍解簪纓出

禁宸又攜琴劍迓縹塵渡江波浪催殘夢過眼鶯花接暮春自歎識途非  
老馬已嫌作食似勞薪行藏到此真難料何處乘槎更問津

三月十四日過程南軒廣文登荆山望塗山

淮水從東來迢三幾十里過水往會之混。淮之淡過淮之兩間有山勢迤邐云是古卞和采玉嘗棲止遺蹤或可尋勝繁羣焉紀俯臨萬家縣次比猶尺咫過淮一高山屹然對相峙考地實當塗傳信徵前史宮跨其巔廟禹還祠啓盛德稱明禋蒸嘗永無已我思洪荒初神禹功何偉平成一手烈聲教訖新被聖人本天生利賴絲億載神明等亭毒覆育若怙恃當時玉帛會萬國共濟。尚想林薄間精靈儼如在微生信菲薄含戴亦髮齒慨然念生成肅然敬心起未獲登明廷臨風遠拜稽終當虔瞻覲有願如淮水

60 讀宋史德祐帝紀、嗚呼世皆謂宋之亡多忠節之士以為養士之報以余考之殆不盡然夫宋事至理宗度宗之世其陷於危亡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士生其間有能超然遠舉則深山密林跼伏而不見可也其仕焉者則竭忠盡智以求為一繩之維幸而濟則君存與存不幸而不濟則國亡與亡可也索此之務而平居則偷旦夕之安一有緩急則相率而逃遁此何道哉當理宗在位四十餘年所號為醇儒者西山鶴山蓋亦未嘗得究其用其它則皆依影附聲以偷取尊顯而一切用人行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此等事非君子不為之

政足食足兵脩內揀外交鄰禦侮之道悉聽之權姦之顛倒而無所於  
問而理宗於此方日務為名高國家之事泛焉若無所與於己其於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非不日為是說然實未嘗行其纖毫而不勝其宴  
安酖毒之患君臣上下以名相市于思所謂具曰予聖君之國是其日  
非者其此之謂乎而論者猶以身當末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  
古帝王之治者必自此始亦可謂不知言者矣嗟夫理學之說其初一  
本乎聖賢宜若久而無弊而徒務其名其說猶至於此況乎勢利驅之  
浮華率之空虛清之者哉是以孔孟之教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兵農禮樂皆其學安者懷少乃其志也曷嘗務其名而不究其實乎  
嗚呼世之君子不求諸實事而徒欲爭勝於口語之間其不致悞人之  
家國抑亦難矣古人所以慎密而不出者蓋為此也

望亭先生九十壽序、古之君子所以自脩而自責者非獨以其道也  
蓋亦有知命之學焉或豐於行而嗇於遇或舒於心而蹙於境或以勞  
苦空乏拂亂而有大任之降或終其身無所表見而流風餘韻有以師  
表後生砥礪末俗而君子者淡然粹然方其困窮拂鬱而不改其所以  
自脩自責非其知命之至何以至是故孟子言知天言事天而必極之



致壽不貳以爲立命之學故義理與氣數無二命也夫依仁蹈義父慈  
 子孝古人所謂其難而不可必得之境也死喪疾病世人所謂甚逆而  
 難堪者也得所不可必得而樂不堪其所難堪而憂人之情也得所不  
 可必得而樂堪所難堪而亦樂此自大賢以下難之至以其所不可必  
 得之境一變而爲所難堪之境而處之者極情盡分而未嘗失其所以  
 爲我此其中之浩然自得豈徒曰以理自遣而已哉於是乎命自我立  
 於是乎壽自我必世之人始羣然以爲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彼而在此  
 而不知君子所爲自責自脩而浩然常有所得者蓋已數十年於茲矣  
 鶴之得事望亭先生以交於令子臻百臻百卓然以古人自期而淵然  
 未測其所至鶴始年以氣盛以爲節從事於讀書學道者皆如此及開  
 歷二十餘年博觀天下賢士大夫而後知如臻百者不可多得也故觀  
 於臻百而知先生之所以爲教與其所以自爲者不偶然也初交臻百  
 之歲先生適喪二子竊謂有臻百在則猶有以自慰也而臻百且病而  
 臻百且死當此之時先生所以處之者極情盡分然極情而未嘗過乎  
 情盡分而未嘗踰其分自責自脩以不違乎天以無失乎所以爲我德  
 彌劬年彌高今且壽躋九十而未有艾則先生之所以立命者何如哉

昔先生年七十鶴以詞爲壽曰惠嘉來學教思無倦佇期頤耆舊清溪  
畔後十年祝先生八十壽又爲詞曰平頗事疇能量盈虛理原非妄願  
從今安步到期頤邀天貺今又十年矣幸先生之壽益隆又私喜其期  
頤之頌之必有中也輒推先生所以知命而立命者如右以敬備一觴  
亦門弟子之職也

○從游

赤壁圖記、舉天下之大上下數千百載自君卿大夫以至誦詩

讀書尚友古昔之彥自通都大邑以至山陬海澨窮鄉僻壤蒙若樵牧  
閭若婦孺遐若荒裔父子不必同好鄉鄰不必同嚮秀頑不必同行遠  
近不必同俗而有人焉爲所共見共聞道其名則交稱之語其繁則交  
重之考其逸事則交企慕而歌詠之人之樹立至此亦難矣哉有宋之  
世偉人輩出名之盛者曰眉山蘇長公其天才俊邁足以傾動一世其  
立身有本末議論通達治體足以生豪傑之景慕其詞采翰墨風流軼  
宕足以饜後生自喜之心自宋至今道其名則交稱之語其繁則交重  
之考其逸事則交企慕而歌詠之至使人主之尊有生不同時之歎嗚  
呼何其盛也顧子南雅性高明似長公所爲學問文章多效長公一日  
讀赤壁賦至二客不能從喟然曰恨我不與長公同時運命工繪一圖

曰從游赤壁蓋其嚮往有如此者為長公有道其天不可學也其風流軼宕可學而不必學也其立身其議論則不可不學也果如是則雖進求諸古聖賢之道亦將有所能兼者矣不能為其兼者不能為其似皆也南雅勉乎哉

歸雲圖記

蓮亭先生筮仕工部頃之以病解去因取靖節歸去來之

意繪以為圖一時名流題詠者數十人而屬余為之記余惟古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己也為夫道而已矣道可仕則仕而未嘗苟以仕為榮古君子之去也非以為己也為夫道而已矣道可去則去而未嘗苟以去為便故其仕則利澤及於人而名稱施於時其去則進退中乎禮而天下想望其風采此古之人所由以去就為大節而形為詠歌作為圖畫皆有風勵天下之意存乎其間也夫古之人所論去就之節詳矣而一己之榮辱得喪利害不與焉以為去就天下之公義也得喪榮辱利害一人之私圖也以公義滅私圖則合乎道而得為君子以私圖害公義則不合乎道而不得為君子故其仕也有所以仕也記曰事君量而後入是也其去也不失其所以仕也傳曰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是也惟其有是義故必求之於道惟其有是道故於荷耒耜者之流歎其累於忘世

而未嘗以爲訓凡以道不可不立之豫而義不可終踰焉也夫雲之爲物也至神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於天下此則君子之所宜審處而豈徒以無心出岫者乎遂書之以爲歸雲圖記

四月十九日解館南還廿七日抵里

涉淮賦、涉清淮兮北征渺故鄉兮千里既息轍兮還轅何棲遑兮未

已嗟人生之如寄兮等過隙之駒馳清夜以自審兮懷往者之不可追

昔束髮以受書兮謂庶幾其有造獨抗心以孤往兮希古賢之同調紛

吾雖有此虛願兮羌時運之不成始漂搖於風雨兮歷轆轤與曉巖日

月之逾邁兮忽壯盛之已及撫躬其何有兮懼脩名之不立念先人之

遺訓兮爰未撤薄夫功名累尺寸以自勵兮或艱難而有成將攬轡以

慷慨兮既幸觀乎時清思黼黻而潤色兮或遜濟之羣英昔夫子之大

哉兮歷九州而推聖縱衛卿之可得分必有義而有命彼大治之陶鑄

兮又孰順而孰戢何頑金之踴躍兮迺自蹈乎不祥馳勉以從事兮日

政其猶未逮委吏之可爲兮憂弗當乎會計誦伐檀之詩篇兮中抱

愧以三年遠投簪而解組兮行終老於水湄與山巔吾生之有涯兮本

弗慮夫飢寒矢三白而九食兮庶以求夫余心之所安辭故鄉以言遠

兮苟有食其從之奈胡爲此汲 = 兮夫豈非古賢之我欺遠家人之嗚  
嗚子違兄弟之怡 = 長戚 = 於天一方兮又豈非伊戚之自貽此邦之  
故兮本禹蹟之覃敷下和之抱璞兮何再則而尚連沁用振觸於往事  
兮心猶豫而狐疑魂愴怳而不得寧兮蹇弗就於息機思美人而不見  
兮望蹇脩兮未來誠非力之所及子又冀爲而入於吾懷亂曰已矣哉  
歸去來余非改乎此度也余不敢薄夫古人之功名兮而豈富貴之故  
也聊卒歲以優游兮亦何憾乎遷暮惟此心之耿 = 而不能自釋兮冀  
垂名於竹素

肩 = 來何肩 = 意倦 = 回首生平祇自傷萬事無成歸覩北一身作  
客寄淮陽窮途豈更求知己適志惟思返故鄉關歷漸能忘遠慮倚樓  
時復說行藏

山行二首、在山不謂高遙望始見之巉巖杳無際亦復有盡時物理  
本一同萬事皆知斯跬步足千里奮發在始基尚能無間歇雖遠猶可  
追願言躡芳躅高舉尋吾規、下山復上山用力唱邪許摩肩欲生繭  
揮汗已成雨嘉樹偶休蔭峻嶺又翔武路遠意慙、渴再三鼓嗟彼  
輿中人驕矜肆哮怒氣此隸僕夫洵難齊樂苦

五月九日移榻於虎邱山塘東臯家祠震黃及迎恩並從十九日程雲籬  
胡蘇水來蓮亭先生來廿七日潘榕臯先生及理齋蔣雲篁來廿八日黃  
畏堂來不值蘇水來

六月三日蔣鈞溪先生及筠巖來不值四日南濱兄來五日芝畦竹厂樹

約齋來

屏來九日陸紆瀾來十日桐園來不值廿五日郭曉泉先生來

○送蔣文賓岫之官湖北序、讀聖賢之書不惑於流俗之說內以脩於

家外以觀於世夙夜講求天下之利病民生之疾苦其未見用則坐而  
言之其見用則起而行之如是則可以無負於聖賢矣乎則未知吾言之  
米可起而行乎抑猶有所扞格而不通也於是乎學聖賢之學者進之  
以曉事之說嗚呼自曉事之說行而天下之臣節始一變矣夫曉事非  
不美之名也天下之事之不可以不曉而嘗試其理甚明也然而以是  
為臣節之變者蓋曉事則必顧利害顧利害則必審趨避審趨避則必  
發憤之心少而因循之念勝苟安自便隨俗波靡耳目之所濡染風氣  
之所轉移心志之所惑溺其於天下之事況乎若秦越人之相視以  
為是蹈常襲故者可以無咎於己也是和光同塵者可以無責於世也  
其所徇者一身之進趨所私者一家之溫飽不惟存之於心而又宣之

此種以事若不進行也  
則則多事多事多事  
第一事大行其先也  
則者為之也書者  
可以此等語矣

於口雖有嚴刑在前。大患在後。猶不足以奪其沈痼之習。此非曉事之至。何以至。是然則天下之利弊。民生之疾苦。果何所恃賴哉。夫天下之事。奮然不顧眾論。以至敗壞不可救者多矣。故吾非惡夫曉事者也。惡夫曉事而不善用其長。舉天下之事情。然若秦越人之相視者也。凡天下之職。以州縣吏為最重。亦最難任。百里之寄。朝發一令而善則夕及於民矣。夕發令而善則朝及於民矣。

國家所使愛養斯民者。莫要於此。然恆苦於臨其上者之多。而不得行其意。故余嘗謂為州縣者。惟當以為

國愛民為先。而興利除弊。猶在其後。使吾為

國愛民之心。肫然遍乎於一境。而後可以進而乎於上官。夫為

國愛民之意。乎於上下。而猶有弊之不可除。利之不可興者。吾不信也。昔張乖崖治益州。謂五年方成一信。其斯為真曉事者歟。鶴愚無以往歲。從仕京邑。碌碌無所表見。然未嘗不深思天下之故。欲有所自試。又以羣盜之未平。而歎為州縣者不能立功名於其間。然亦未知己之果能行之與否。今竇岫文之為官湖北也。庶幾能行之者乎。蓋有堅忍之力。有果敢之氣。有澹泊無嗜好之操。凡此皆竇岫之所長。而鶴之所短。

故嘗自以爲弗能及然其它趨嚮往二相類於其行也特盡言以質之若夫一身之進趨與一家之溫飽之無所繫於心則鶴與賓鳴庶乎可以自信矣

七月廿一日歸自虎邱

八月廿五日移家丁香巷舊居廿七日先大中丞祠堂陪祭

族孫頌升小傳 頌升名廷椒姓陳氏文莊公七世孫也祖右璋父範

倫並有文而早世祖母蔣氏以守貞被

旌母蔣氏遺腹生頌升年十八補元庠生十九而歿其本生祖南濱痛之甚屬余爲小傳以永其傳且爲余言頌升生未及見其父稍長聞人言嗚咽不自勝甚至性過人也就外傳讀書若所夙誦無遺忘者其慧足稱也歷從名師沈秀斐沈融軒及其外祖金少峯遊經其口講指畫所爲制義悉有法度可觀也學書於韓梅坡而書亦善也應小試輒前列越一歲卽受知宗匠聲譽方起意其有所成就不謂遽止於斯也其稱頌升如此夫人之傳固難頌升雖翻二佳子弟而早歲夭折無絕殊之行無可以永其傳者雖然于韓子有言少之與長也異少之時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故有名位顯赫致身心卿或居論



思獻納之職則責以致君澤民之道或身任闈外分寄民社則責以安良去莠興利除弊之實或遭際困阨於世齟齬發憤思著述則責以明道濟時有體有用之學此之不能其不傳也固宜若頌升之無所表見特限於其時之不及爲而迫於其年之不及待耳其性敏而好學其爲人美秀而文自族長老以及嬖黨多搯擊歎息之者不必其果不傳也先是南濱長子滙川以應試渡江舟覆溺死頌升亦以應試感風露醫藥不及救先後僅十年慘戚之事萃於一家父子間亦有足傷者焉

九月八日弔朱文蘭陔之喪十日蔣氏送殯十四日大姚墓祭廿四日芝房來

○荅顧南雅、前有一劄并所作從游赤壁圖記奉寄想久塵覽矣昨又得七月十八日手書知春閣薦而不售霜疏鬢廢聞者莫不惋惜况相厚如鶴者耶惟是吾輩區區之意必以自立爲先而科名得失非其所重苟有以自立則溫無所試是天之逸之也及其一旦見用而次第舉布不過舉而措之聖門所謂求志行義正是如此鶴嘗竊怪今之人自一介寒素上而至於大人先生所相與計議者惟在乎一己之進趨與一家之溫飽甚至友朋之相爲官師之相箴亦惟此爲先務不若是

則以為不歸。不歸事而於所當自盡之事則未之及。此風一熾。伊於何底。嘗作送賓岷序。痛切言之。然亦未知己之果能有益於世與否。所以出山之志。夙夜弗忘。而近來轉更懶惰。不敢輕於嘗試。始覺前此全無讀書求志之功。為可痛恨也。夏間棄館而歸。論者頗以為怪。惟孟奇村以為仁義兼至。既不克當。然亦自有其故。以未及兩歲失母之幼孩。托之於不甚可恃之弱妾。又時有勃谿之迹。而一身飄泊千里之外。謂鶴能一刻安乎。此實客歲急於餬口。又誤信為可以挈眷之故。然亦於彼處再四商量。至於情迫勢蹙。而後出此。不能獨任。爽約之咎。惟揆諸脩己而不責人之道。則猶不能無耿。耳自故里以後。剜肉補瘡。可以意揣。而近日陰雨過多。米價日貴。景況益不佳。然所憂者。則在彼而不在此也。著書要非易事。勤非明道濟時之伴。其言皆可屬其書。皆可焚也。故尚有見諸行事之願。特未知何日得遂。此願耳。臨楮縷縷。不盡。

十月四日震黃來就余家讀書。十一日弔徐復堂之喪。十七日弔顧庭槐先生之喪。

輓詩 早歲痛孤露。居恆欽父執。況兼兩世交。苔岑味相合。憶昨謁先生。典型儼可挹。古貌望已聳。溫言聽尤愜。平生手寫書。珍重盈箱篋。論

學見淵源尊行輝譜牒當年玉尺衡青紫許於拾先生與本生先生大  
取空將著述才妖嬖終焉螫欲成先友記性嬾遲戩晉風樹廿年悲回  
首潛焉注

○書洪編修所上書後 洪君上此書之時議者頗有異同今觀其書更  
無一字可議然亦人二意中所欲言當此

闕門達聽之際豈竟無一人及之何以此書獨撰  
聖怒又況

聖天子如天之度加罪之後尚揭其書座隅朝夕觀覽而當時何以必不  
免於訶謫此皆不可解之事故賞竊歎今之大臣非惟不能匡救亦并  
不能匡順且求一辛慶忌張萬福其人而不可得者謂此也至於詞臣  
建言康熙中自有故事洪君何不出此而獨上書親王大臣此則不無  
可議然當

求言之詔初下廷臣苟非有言責者莫不兢 = 自守反不如吏胥無祿位  
之人猶有抗言而無諱者洪君之書要足以開通天下忠臣誼士之氣  
又不當過求其備也

學耕堂記 黃子堯圃移居王洗馬巷顏其堂曰學耕數年於茲矣一

日過鶴而語之曰余之類此堂先君子所命也余家本貫金陵明萬曆間有以孝廉為名宦者自徙家吳中世有隱德先君子課子嚴學耕之義益有所取顧未嘗顯以詔余：讀班氏漢書有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意先君子或取諸此子其為我記之鶴應之曰善乎子之言學耕也夫學耕之義有三而藝文志所言為最善禮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講學以耨之此古之王者所以平治天下以臻於大順也其所謂學非一人之學而所謂耕非耕也子曰耕也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此古之君子所以謀道不謀食而惟學之為貴也其所謂耕固非其所尚而其所謂學又惟恐其岐而誤也若藝文志所云則古之君子伏處自修行乎其素位而無不自得者也其所謂學不以耕而損而其所謂耕亦不以學而廢也故學耕之義惟此為善雖然樊遲學稼子云不如老農而孟子之闢許行曰欲耕得乎又曰而暇耕乎若不可以兼而營者蓋聖賢之教莫嚴乎義利之辨而其所以為學則又未嘗獨善其身而遂已惟其未嘗獨善其身也期於祿而不以為諱古之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智足以效一官澤足以被一鄉以為是嘗學矣而量未充也自鄉而國焉自國而天下焉

其人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事則事神治民置產設學明刑講武立綱紀興教化正人心移風俗夫是之謂謀道夫是之謂憂道而已矣祿也者先王制之以使人代其耕也天子必建國諸侯必立家由是而卿置側室由是而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制之以祿使足以共是數者而已故其書者不至無以贍其妻子而其豐者亦非使之私其贏餘以爲子孫計也於是乎義利之辨亦由此而出焉則未嘗有服儒服冠儒冠而以一己之身家爲憂者也雖自食其力猶恐其涉於利焉此其所以不暇耕也後世田不井授爲學者或不免於饑寒以鄭康成之賢猶曰家今差多於昔至宋之儒者則曰治生爲急矣嗚呼由是而之焉鮮有不潰義利之防者而謂聖賢之效果如是乎黃子早歲舉於鄉方進而仕於朝其於衣食足以自給老泉所謂異乎饑寒而號者故爲推言夫學之量與夫受祿之所以爲道以廣耕且養之義或者其先君子之意亦有取乎此也

辨惑、好榮而惡辱者人情也好榮而并其近似乎榮者而亦好之惡辱而并其近似乎辱者而亦惡之猶人之情也好榮而反以甚可辱者爲榮惡辱而反以其甚可榮者爲辱此則惑之甚也何謂榮何謂辱古

之時賢者必在上不肖者必在下爵祿以奉之等威以崇之以爲是憂勞天下而已無所利於己也降而春秋賢者不必在上不肖者不必在下於是乎功利之說興時則有孔子孟子與其徒講明先王之灋崇仁義黜詐力以維持人道而萬世賴之自叔孫穆子之論以立功立言與立德並爲不朽而列國之卿大夫子產叔向之倫與夫布衣處士莊周列禦寇之屬各以其才智自顯於天下然而義利之辨猶斷二如也蓋禮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子產之言也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叔向之戒也貧者士之常列禦寇之記也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莊周之論也自周之衰以及兩漢上以覘有國之隆替下以卜有家之興衰未有不由此者是故榮夷公好利芮良夫憂王室之將卑李斯好利史遷歎李氏陵夷衰亡自此物此志也范蠡之在越也定傾節事以相與亡吳而已及其去而爲鴟夷子皮爲朱公而後營三致千金楊惲之在漢廷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及其失爵位家居而後營產業治室宅以財自娛也之二子者不爲賢者也然猶不敢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事也然則古之所榮者道德也所辱者功名也後世之所榮者功名也所辱者貨賄也以爲功名之道猶有補於斯世而可以無愧於聖賢

焉故亦不禁其榮之也世之以仕宦而致貨賄者吾慮焉彼其學未嘗不通古今其才未嘗不足任天下之事其羞惡之良與聖賢未嘗異也迺忍而出於此其始一人爲之猶相與非議之也其後衆人爲之則相與艷羨之矣見有一二潔清自好之士則反笑之以爲其才之不逮榮辱之見清而好惡之情奪此何異於狂泉之酌以不狂者爲狂者乎嗚呼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苟號爲士大夫而惟貨賄之是尚禮義不足以正其志廉恥不足以立其防此則賈生所以寒心雖當漢文之盛而不能不爲之太息者也作辨惑

廿一日唐母舅學誠及表弟體全來廿二日彭遠峯來廿三日望亭先生過舍廿五日弟三子會恩生往接出取廿七日辛楣先生過舍廿九日顏春塘來卅日旭亭丈來

○名字三子說、凡兄弟之名有一字而以偏旁相次者自漢人始有兩字而以一字相次者自晉人始余家自都憲公而下俱以偏旁相次自贈宮詹公而下俱以上一字相次余長兄之子始生本生先大夫命以永字爲次後因永字當避而族中諸子以德字爲次者多故改而從之以族姓餘行使如鴈行有序則尊卑長幼居然可知也余長子曰德勉

蓋生知安行者聖人也學知利行者中人以上也唯因知勉行則夫人皆可企及余九歲就塾質鈍性偷繼遭憂患讀書甚少行誼不足比數於古人深用自媿課德勉必以全經其質之鈍性之偷猶夫余也則朴責隨之親知相規者甚衆然常自謂余之愛子異甚於人之愛子也夫然豈惟讀書哉董子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字之孟起蓋所望者大也次子曰德范余以嘉慶初元登第後請急南還於揚州感異夢都憲公祠堂中門時朱宜人方姓冀其生男命以是名不幸母子俱死及再娶汪宜人而得次子因以命之范者法也言為人當循法度也字之曰獻吉周禮所謂獻吉夢於王亦觀光尚實之意誌徵兆也第三子曰德符是其生也亦有吉夢此于再登第冀其符驗也字之曰潛夫則王節信所著書之名亦余生平所有志而均望之三子者也古人子生三月始見於父故三月始命名余室宇狹陋子生卽見之故命名獨早也余本生祖父名從竹而余次子第三子之名亦俱從竹考唐人言杜鵬舉子名鴻漸因其先世有夢兆命世二名鳥旁而曳脚又漢陳球子曰瑤曰璠故不以爲嫌也三子俱未當以字稱然余自適歲彌覺蚤衰故豫爲此說以授德勉庶幾知



識新開它日得以顧名思義勉自秋植且以督率兩弟俾無忝於宗譜  
陶靖節不云乎厲夜生于遠而求火又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此亦古  
人之至情也德勉其敬聽之哉

十一月九日祝周文敏齋九十二日辛楣先生過舍蔡華齋來廿一日  
龔蘭亭來廿三日弔松屏侍御太恭人之喪廿七日旭亭大梅卷蕘園彭  
吾岡春塘蔚堂尊汀小濂南濱兄集侶雲弟燕超堂飲廿八日昉巖先生  
來杏園澹如大胡氏外弟二姪集舍間飲

十二月三日至木竇過周比部補梅留宿四日放舟至胥口大風肩輿至  
郁舍又至呂山又至光福留宿五日同族叔玉符遊香雪海觀司徒廟古  
栢氣候和煦早梅放者頗多又至竈上薄暮自光福解維三鼓至桐橋宿  
舟中六日拜硯山陸又拜華山陸薄暮抵家十二日蕘園招飲

樂志堂讌集序 時維涂月重陰沍寒林花不錄鳴鳥咸寂主人於是  
下重帘啓密室述樂志之論舉消寒之會聯襟歎洽厥有九人筵席既  
布壺酒斯設清言相酬開以善謔無絲竹之亂耳無粉黛之眩目昭其節  
也昔者鄒枚雍容於梁園應劉飛揚於鄴下逸少蘭亭之序近擬率倫  
香山九老之詩下開洛社西園則李伯時之圖玉山則顧阿瑛之集其

人皆顯英俊將之林萃魁傑書之士舉足吐詞遂成風流觴酒豆內卽已干  
古何其盛哉其次則太學彈琴同官之屬和桃李芳園羣季之雅作雖  
未足照耀今古抑亦一時之勝事也今之數人或出或處屬以暇日得  
相聚首職思其居歲聿云暮羔羊朋酒寶惟其時幸甚其歌以見意  
雖不必希蹤古人亦庶幾異乎俗士云爾主人於是爲詩二章以先之  
而同人和之以爲樂志堂雅集云

題獨立圖 獨立意何似曠然天地寬涉江清憶屈登華勇推韓我不  
孤雲擬羞同蔓草觀何當燕市酒與于一盤桓

書新刻僅存草後 倉卒災桀意本擬麻沙板樣太堪嗤著書未到張  
才叔過眼雲烟定幾時

是日府覆試十三日震黃來廿四日散館廿七日安山丈過舍廿八日候  
邵翔嶼

嘉慶七年壬戌余年四十六北上

留別詩四首 歸來已分老巖阿料檢行裝意若何入世自知爲計拙

退休殊覺負心多虞繚骨相長屯墮劉峻生平最聽軻遭際

聖朝無棄物不容標標竟蹉跎 故人聲價等璠璣才子多能賦遂初某

水某山皆可樂一觴一詠足相於諸君盡把風流擅下走惟將鄙吝居  
所惜去年恩促度數編贖業未成書良箴持贈意殷勤怪我仍爲出  
岫雲種書禮門兄弟深小點大癡隨品隲昨非今是漫紛紛長當祀竈  
師孫寶無復開衢擬鄭君語默自來由命定休教便誦北山文 中年  
歲月似相催小草經秋實易摧每恐身先溝壑棄敢期用作棟梁材郵  
亭樹色堤邊柳驛路春光嶺上梅從事曾聞歌詭勉祇慙報稱乏涓埃  
正月七日鞠嶼梅岑潘竹坪陸雲洲葵齋兄集舍間飲十日曉峯文招飲  
十三日唐蕙搭招飲十四日蔣文拙園招觀劇十六日送震黃從學於澹  
如女又送迎恩就百花巷安山丈宅從鞠嶼先生讀書留飲廿二日竹  
招同觀劇廿六日侶雲弟招飲廿七日二姑母宅飲廿八日何樹蘭招同  
觀劇廿九日家雲坡陸雲洲侶雲蓉帆兩弟集舍間飲  
二月三日家莘橋招同觀劇六日爲汪宜人設齋又弔蔣鈞溪先生之喪  
齋七日東阜招同澹如芝畦陸竹厂飲八日周漁村招同觀劇十日遣王  
妾率其所生子女同蔣竹村表丈眷屬附漕艘入都十二日南濱兄招同  
觀劇十四日秋巖別業飲十五日三弟往玉峯覆試十八日三弟移家舍  
間以兩子兩女託之廿一日協弟招同觀劇廿二日送三姪往玉峯覆試

蔡齋兄招同觀劇廿三日東華招同觀劇廿四日蓮亭文招同觀劇

王明君 非不惜離別其如忠信何思今日逐寇計豈奉春過青冢

城骨胡笳塞上歌回看同輩者空自覺雙蛾

廿五日戌刻買舟起程長兄三弟協弟二姪肅園姪未選三內姪俱送余  
登舟廿六日至楓橋過春塘飯即同行至游關候梅園大出關夜行廿八  
日至鎮江過同年新筠齋明府許春池學博廿九日過江

揚州製錦爲帆絲作舟汴州南下是揚州行人莫問煙花記堤畔垂

楊只憶愁

三月二日至淮安謁治亭師飯三日過河至王家營紀行宿四日買車行  
至重興集五日至順河集六日至同悟鎮

順河道中 一夜瀟三聽兩聲曉來且喜得新晴天寒霜襲美裘重土

潤雲迎馬足輕村舍幾家還有灑亂山強半是無名郵程漸與江鄉遠

回首北教客夢驚

七日至郟城縣十里舖有傾蓋亭

傾蓋高亭在千秋仰止心如何先聖定只傍祇林

八日至沂州府九日至探莊

山行見桃花 忽見花開一樹明  
積籬茅舍倍多情  
遙知此日天關路

桃李新正滿城

十日至整陽

蒙陰縣 萬頃芳塍繡不如  
四圍山色落庭除  
風流猶記公文介  
紅袖添香自著書

和春塘卽事元韻 盡日崎嶇意未安  
健行一杯聊復勸  
加餐側身每覺風塵迴  
放眼方知天地寬  
晚食不須謀盛饌  
故車何必羨雕鞍  
獨憐衛玠人如玉也解茫  
二集百端

十一日至羊流店

昔時人已沒此地號羊流  
我思尚書烈不減鉅平  
戾拒景同輪巧歸梁  
豈暗投如何峴山淚  
莫灑大航頭

十二日至泰安府

重經泰山 我昔曾經泰山曲  
盡日看山心未足  
今來重歷泰山陽  
飛塵遮斷山之麓  
始知看山亦有緣  
疑有神物持其間  
我今已覺不如昔  
俯仰四顧心茫然  
我欲排雲向天叫  
祇恐昌黎譏竊剽  
不然山靈怪我來  
神常蹤跡徒貽誚  
默然安坐靜自持  
天意亦復有轉移  
須飛塵淨

若掃千巖萬壑爭呈奇，巖廟森嚴帝王宅。攜侶經行杖同榮，槎枿老樹  
窺虬龍，輝煌古畫燦金碧。我聞登山泰最最高，直視萬里猶衡茅。胡為跬  
步輒自畫，徘徊祇在山之椒。直上千盤試登望，遙情應在青雲上。君不  
見絕頂雲飛思渺然，古來志士難為量。

十三日至張夏

雨後山行 山行宜雨後，瀟灑絕纖塵。薄霧銷應盡，遠峯望轉親。潤知  
表草長濃澗，土膏勻回首。相看處，居然景一新。

十四日至吳城

濟河縣 行盡山程，歷坦途巍然。雉堞枕通衢，無窮樹色添詩興。是處  
人家入畫圖，屋有蓋藏徵富庶。地連山重方隅愛，人自昔資良收學道。  
適端應問古儒，數年前齊河令某以  
遺端應問古儒，數年前齊河令某以  
遺端應問古儒，數年前齊河令某以

十五日至平原十里舖十六日至留智廟

德州 飛多輓粟若為功，千里江淮一葦通。我欲投書寄流水，隨波直  
到五湖東。

十七日至富庄驛

景州道中 去年此地困洪流，宵旰頻煩。

聖主憂盡起瘡痍登社席不教捐瘠轉渠溝救荒法美期能繼播穀時逢  
祝有秋聞道三農深望澤天心應亦鑒勤求

十八日至河間廿里舖十九日到雄縣

○鄭州道中、水患驚心已隔年停驂遙望思茫然危橋臨水疑無路小  
艇衝波欲到天瀛鄭古來稱澤國潢汙何日復桑田隄防宣洩司空職  
願續河渠太史書篇

廿日至三家店

題壁間句後 題壁何人倚雋才故園千里夢能回鄉心我亦紛紛甚  
入夜先憂成鼓催

廿一日至長新店廿二日入都

觀賑、是處行糜粥晨炊不斷煙悃瘵

君德厚覆育化工全已見羣黎感應知率土傳從茲返耕鑿勿復歎顛連  
至珠巢街厚甫第寓潤田兄花橋姪俱在寓廿四日諸同年集會館飲賡  
廷寓中宿廿五日投文廿六日弔邱春卿太安人之喪廿七日杏村大招  
潤田厚甫虎觀書山觀劇廿八日謁雲門師玉松大招同方米南雅飲  
四月一日諸同年集思豫堂觀劇二日同鄉集思豫堂招同會試諸君子

觀劇五日到部謁尚書縉公雲楣先生派營繕司行走九日到司十日起  
 圖明園謁侍郎蘇公劉公蔣公是日放榜十一日送方米菟園南還十三  
 送花橋南還十七日謁曉嵐師廿五日傳臚棟華得狀元於會館歸第同  
 鄉集敬止堂觀劇廿六日弔邱丈醒蘭之夜又弔鄒蓮浦尊人之喪

△送程紉蘭下第南歸序。婺源程組紉蘭與余同舉於鄉越六年相見  
 於京師又三年紉蘭官中書舍人會余以事請急還里其所以為余謀  
 者意甚厚又二年余重來都門而紉蘭以會試下第請假歸省其親於  
 時已五試禮闈矣方其初舉時名在第六才華為一時冠所至名士咸  
 折節慕與之交顧久不得一第意似有不釋然者余謂之曰子行矣充  
 子之才殖子之學其所成就當有大於一第者況一第亦終必可得乎  
 白文公試斬白蛇賦為主者所黜其後卒成宏詞陳龍川上中興五策  
 陳朝議欲官之拂衣去其後卒對策第一士之所成就有大於一第者  
 況一第亦終必可得乎且夫宜不至而不至者人也宜至而不至與夫  
 宜不至而或至與夫宜至而竟至凡此則皆天也天之生是人而非徒  
 使之炫浮華戈聲譽而已也其授人以聰明才智非徒使之競尺寸之  
 短長博一時之顯赫而已也是故居則視其所積行則視其所施志乎



大則不圓乎小立乎豫則不尊乎卒尊乎已則不隨乎時居其位而不能行其道者無本也有其才而不能善其用者棄天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聖人之教未有以耽宴安為隱鶩榮利為達者也知蘭已得官於朝其歸也將以遂其白華南陔之養而盡其讀書求志之功區區一第之得失又何足為知蘭道哉

同鄉祭邱給諫文 嗚呼士之踔厲風發藻耀高翔當世固不乏其人獨至於老成醇謹古道自處不能不誦壽蒿而歌先民惟君早發聞於膠序中歷職於徽省而終盡瘁於諫垣其獄獄西曹也史胥頌之為撥煩吏其持簡西臺也同列推之為清要官方其簪筆確容年勞久次將計日而外遷既而鳳綉司言西垣視草廷量能而授職而豈有羨乎班生之登仙豈乎龍墀叩額左掖望隆亦純白以自守而無愧乎懷讓之不羣監倉庾則如坻如京調劑得其宜而不虞乎紅腐之陳因督校試則為文為武甄序得其宜而不致乎弊實之紛紜雖歲月之屢嬗官寮之屢易而矢慎矢勤以自勉乎此度之不改者垂四十年至於分曹闕韻臨池染翰一脫手而筆相寶貴者燦滿紙之雲煙公餘課徒師道自居經其口講指畫者咸蔚然而有文友兄弟極二到雙丁之妙教子姓

1289284

盡謝蘭蕙桂之賢故當效氣而視手足咸克承家教而有以永清白之傳昔永叔居洛而書署廬陵子由居潁而系承眉山雖枳北櫛南踰淮已逾三世而維桑與梓故恭弗改乎後昆君身居冀北誼重吳門亦何古人之不可及而古處之不易敦憶往年之嘉會方將追九老而軼洛社而胡遽歎息乎几筵蓋適來時而適去順本人道之大常而追念疇昔不能已者誠不禁臨風隕涕之潛敬陳詞以薦酒魂髮鬢其來焉尚饗

五月五日澹香書山集杏村大窩六日始得三弟侶雲弟書八日送澹香之湖南

題呂澹香聽松觀瀑圖 疎松奏篁黃飛泉振鳴玉中有澹蕩人傲焉寄高躅識君竹戴欽君才神駿終上黃金臺東西南北且隨遇莫學仲蔚耽蒿萊

又題 瀑布懸崖百丈深喬松幾樹結新陰科頭自作洛生詠抱膝應爲梁父吟坐對煙雲銷俗慮寄情郊壑愛清音何時更繪少文室四壁名山一曲琴

廿二日會恩母子至寓廿四日余卧疾五日始瘳三十日寓齋飲

六月八日松巖貫亭集虹江寓小飲廿七日弔尤春樊太安人之喪廿九日哭李水雲是日得安山丈書

吳孝婦辭

吳孝婦徐孺人者太學廷鏗妻諸生嘉泰母嘗割臂肉以

愈姑病辛楣先生為傳紀其事而鵬為之贊其辭曰 猗歟孝婦至行

獨敦事姑如母於禮弗詈姑疾而顛疇能使延醫禱既卒喘息僅孝婦

心婦心惻內謀於神念姑之危義不獨完明 = 白刃可以自殘割臂肉

落血染袖殷天地為驚鬼神共歎投諸湯劑果有效焉彼蚩 = 者相譏

反唇誰非人子而滴天真吁嗟孝婦理得心安育其初之殺身成仁起

懦厲薄礙愚鍼頑書之彤史百世可傳

同鄉祭尤安人彭氏文 未錄

七月七日松巖虹江邀同水曹諸君及秩山方鐵船遊城西善果寺十二

日得家書廿二日廿三日並當月廿六日杏村文潤田厚甫同飲廿九日

送潤田之官宣威

序 升沈聽之天樹立信諾已雖信諾已而或事與志違至於侘傺無

聊不得為其意中之所欲為則豈非命哉潤田兄為知州雲南以公過

罷官尋得以功奏

EV 38/14

特詔還職需次吏部久之得宣威州以雲南遠遠兄弟相聚久別離之際  
意惘不自得雖然丈夫苟有所為即其辭使絕域立功邊陲古之人  
舉無所避況海內一統萬里若戶牖間潤田官其地已三載熟其人情  
風土從此可以大有所為余願有以廣其意而勿徒遠遠之患也古人  
急病而讓夷雖選事不為咎今欲講求州縣之利弊即其所謂必不可  
為者求其所以必當為者俾土之瘠者沃兵之弱者強而民之莠者良潤  
田行矣其所經之地皆時事所叢試詳而詢焉有所得則以來論焉其  
亦有以廣余之意也夫

吳母章太安人六十壽序 吳修撰棣華以嘉慶七年四月舉南宮第  
一人旋擢上第越九月戊戌為母章太安人六十設悅之辰於是鄉先  
生官於京者將以一言稱祝而俾鶴為之辭鶴與棣華居同里閉又同  
舉於鄉交其兄弟間久於太安人之懿範至詳且悉歌頌職也雖不文  
詎敢辭竊維壽莫大於名莫大於古聖賢之道其在婦德則莫大於  
教于昔劉子政作列女傳所推賢者六十餘人而後世所稱無過孟母  
孟母之見稱非徒以孟子為之子也蓋始則徙宅學宮之旁而孟子知  
揖讓進退之節繼則引刀斷織而孟子有勤學不息之熾暨乎仕齊之

日而猶有子行義吾行禮之訓故孟子為亞聖而孟母之名無窮其傳  
公甫文伯之母則又使其子擇嚴師益友而事之又訓之以勞則善心  
生瘠上之民嚮義而為夫子之所稱道古之所重教子者如此今太安  
人以諸子失怙早為之徙宅定居成一家之規事姑孝持家嚴勤而無  
廢事儉而不失禮屢延名師以教諸子諸子皆有聲膠序今且延及諸  
孫相方繼而起長君既薦賢書棣華早得魏科讀書中秘將必有以大  
成其名以副母氏之教則其所以為太安人無窮之壽者固在彼而不  
在此也君子之所謂名者非猶夫人之所謂名也苗卿子曰在本朝則  
政在下位則美俗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  
重脅也記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名果輕乎哉道果淺乎哉異  
棣華益顯達諸昆及于姓益隆一起太安人就養京師蒼顏白髮益臻  
大年鄉人之官者於京者躋堂而稱慶足以備京國之彌文侈鄉邦之  
盛事而要太安人之盡心於教子以自為無窮之壽者則猶不在此區  
區也故略世俗之詞而特推本言之以為壽序如右

同鄉祭嚴太安人陸氏文 維安人平原望族吳會名家天隨高隱笠  
澤才華文衡世學家教無頗閨門雍睦其儀孔嘉幼而端靜共推賢媛

長而相攸作配碩彥東陽詩宗虞山德選阿相既高叔問益振成禮明  
順著代有章絲麻布帛委積蓋藏婦職斯舉大義克明夙興盥饋迄有  
令名行動以禮言笑不苟潔取蘋蘩共惟箕帚身絕跛倚音無諍詬禮  
法所垂昭乎永久奉身以儉御下以寬婦如相處曾無間言推解誼厚  
任卹力殫周人之急罔攸吝焉乍喜展眉尚平願畢俄喪所天摧心刺  
骨哀鵲聲淒柝舟義潔掃地焚香長齋繡佛匪吝身殉門戶曷支有子  
盛年耽乎書詩瓊眉之事一身肩之事繁食少力瘁心疲暨乎垂訓必  
以大義讀書立品惟尔有志譬彼圭璋為時之瑞追之琢之以永成器  
繫惟令子觀

國之光驥足待展鴻文早彰維昔之制拔尤於鄉貢之

闕廷來遊上庠延絨蒞筭延理筆劄屬時維良誼日宜甲鼎以宦遊勉之  
以敬業晨昏雖遙聲問猶接維時令子僉曰長才翹然特出冠乎其儕  
迨進

大廷厥維允諧佇登仕版榮擢初階如何不淑赴者來論搶地呼銜冤呼  
天抱憾篋免東方徒跣扱社星夜奔馳雲山暗沒顧我同人惻然興悲  
昔聞母教今覘孝思生芻一束俯以蕪詞靈兮髮鬢其在茲尚饗

遊善果寺記并詩 七月七日同人相訂遊善果寺晨起至貫亭所向

車而出過松巖虹江以憩待偕遊者已復命駕自土地廟斜街折而西  
一里許復以南至寺二規模宏敞中為堂後為閣堂之前兩廡楹五百  
應真像頗奇古其東為僧寮習靜之所又東有軒五楹前後洞開有爽  
致坐以頃偕行出堂前槐花滿庭古樹垂蔭清風徐來交煽若夫相與  
席地而坐取楸枰布碁良久復至軒中案陳瓜果隨意取啣清言相酬  
不覺日之移也僧為具青藜麥飯獨戒勿飲醉酒同人有攜樽至者以  
盃傾之亦陶然竟醉不以為忤薄暝始布路而歸嗟乎吾儕終日碌碌  
得一日疎散便覺古人風致去今不遠聊復紀之以志素心也云爾

寂二城西路招提境最幽落花間自掃清磬靜相酬奕為忘機妙詩緣  
解語留餘生惟守拙無事乞牽牛

當月作

保直剛達此再周同寮散盡獨向留香烟靜裏當窻碧樹色

平分隔院秋性懶敢將公事廢官閒轉切素餐憂自惟報獻仍無術空

聽如駒歲月流

桃花扇為潤田允題兼以送別 妙手何人擅寫生碧桃和露一枝橫

從知披拂仁風處春滿郊原花滿城 五年南望寄相思聚首於今又

幾時欲為羣芳作新譜此花亦合號將離

八月四日杏村大寓飲十五日送秦來姪就其外舅范寶夫家讀書十六日得家書十八日寶夫招觀劇十九日同厚甫移寓保安寺街松巖虹江招同筱南秩山某貫亭寓飲廿二日諸同年奉邀曉嵐師李世經紀世兄某邗竹軒寓飲廿四日送南雅請假還南廿五日得家書又得郎莊谿書廿七日送棟華還南廿九日得家書

擬日食言事請保舉人才摺子 竊臣伏讀

上諭以本月初一日日食九分有奇十五日又月食

特詔九卿科道各陳所見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之至意

求治政二必欲比隆於堯舜三代之盛心跪誦之下欣悚交至復何敢撫

拾瑣屑以貢

聖聰輒就管見所及擇其大者為

皇上陳之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大乎得人而用人之方莫要乎隨才而器

使我



聖朝培養人才將三百年

皇上拔擢內外臣僚及收錄新進小臣凡數百人又

詔大臣密保賢能成經

聖鑒臣愚竊謂欲求得人則保舉一法可長行也蓋人之才具各有所宜或長於政事或長於文學或長於兵或長於農自古而然莫能違易其性今用人之法隨資而敘為此官也則為此事也其間明敏通達所任或宜者固不乏人而庸懦偷惰備員而竊祿者亦不少矣

國家憲章明備治法具舉此庸懦偷惰之輩濫廁其列固無可非刺而隨資按格以馴至顯達者時或有之然而多一庸懦偷惰之人即少一明敏通達之人而人才日壞矣今欲力矯其弊莫若仍用保舉之法而詳其條例伏祈

皇上敕下內外大臣各舉所知略倣宋臣司馬光所言可備獻納可備監司可備顧問可備著述善聽獄訟善治財賦諸科明著其狀分歲各舉若干人令吏部先為存記遇有應陞應調應補之處皆令據實分晰論資應用者為某保舉堪用者為某二為某所保某為某等所保開列清單奏請

欽點如黜用保舉之人即將保舉大臣姓名一併存記所保稱職者予以議敘如所保不稱其職則予以議處其或識見闇昧誤採虛譽濫保匪或背公營私心懷苟且所保不公不實者一經獨覺臣等別議處其庶僚之中有實在庸碌無能二三年內無一人保舉者及大臣二三年內不保一人者皆為不稱其職可以量為降黜如此則大臣皆留意人才小臣亦各自奮勉行之數年必可收得人之實效也至於內而學習外而試用人員本有甄別之法今亦一概保留臣謂與其壅積多人賢愚同滯孰若就其才具之稍次者分別改補既可疏通仕途亦可使入仕之始無冒濫之弊也至於州縣一官尤為親民要職

皇上屢降諭旨求愆恤無華之吏而外省積習惟以刻剝小民逢迎上官者為賢有差使者以差使累民矣有賦稅者以賦稅累民矣其故皆由於大吏之不法甚至有方面大員聲名平常已經

聖明洞鑿而督撫保薦以為通省出色之員者此風斷不可長伏祈

皇上嚴飭督撫痛改積習考察屬員不許違拗公論其有差使賦稅俱令妥為調劑州縣中果有勤求民瘼為百姓請命者俱令督撫特為轉奏毋許壅遏其壘田積穀義學保甲之類毋許視為具文俱責以實心實

政方與保薦庶州縣漸有起色又如去年畿輔大水

聖思加意撫綏災黎不至失所今江西等省多有旱蝗上厯

宸衷特詔京稍遠恐督撫以下意存諱飾奉行不力伏祈

皇上再降諭旨嚴飭各該督撫實心講求荒政其州縣等官果能拯救育

方不致百姓流離失所者並許特為保薦亦禦災之一道也又川楚等

省軍務即日告竣一切善後事宜已蒙

睿賞指示周詳惟是外省營伍本極廢弛今經騷擾之後必須力為整頓

妙選將才精加操練其各處鄉勇除入伍及歸業外或有可就閒曠之

地使之開墾如古屯田之法令地方有司專領其事臣不能遠度伏祈

皇上敕下經略參贊督撫妥為議奏施行仍令各舉堪勝將帥之人庶可

以得營伍中之人才也又學校儲才之地

國家設學政教官原以教養士子為先乃近日教官並無課士之實學政

則僅歲科兩試一經其地視為傳舍其賢者亦祇清介自守以為奉職

無過而於一切舉優考劣月程季課之事察不之問如此則學校幾同

虛設人才何由而出臣愚伏祈

皇上敕下各學政督率所屬教官實力課士略倣宋臣朱熹學校貢舉私

議元臣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之法俾士子皆敦行尚品通經學古其  
教官之中果能課士有明效者許學政破格保薦量加拔擢此可以培  
植將來之人才也抑臣又思人才之所以壞由於人心之好利

皇上加意懲貪凡大吏之簞簞不飭者咸賜誅誣而好利之風仍未衰息  
營競尚且之習尚未悛改臣愚伏願

皇上特敕九卿科道各舉清廉之吏其有操守素著衆口交推者出自

天恩予以不次超擢其貪黷之吏亦令一併參劾一經察訪得實卽立予

罷斥永不敘用庶好利之風可以衰止大小臣工各思洗心滌慮仰副  
甄隆之治庶幾有補於

國計民生之萬一臣愚昧之見如有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周易象象附經辨、象象附經始於費氏乎始於鄭氏乎謂始於費氏  
者據漢書儒林傳言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也  
謂始於鄭氏者據魏志高貴鄉公傳言合象象於經使學者象省易了  
也愚謂是二說者皆未足以爲明證蓋章句者所以解經也孔子讀易  
而作象象系辭文言卽所以解經自漢人傳易而杜田疋以下又各爲

之解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則無章句之說未必信也就如儒林傳之說亦必不以象象附於經何則古之為經解者皆別本單行禮記正義謂就經為注始於馬融氏是也融以前無是也費氏即果無章句果以象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亦必不以象象附經也鄭氏固嘗師馬氏者也所為易注附經以行亦猶馬氏之為周禮注云爾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是也謂其注之連於經非謂其以象象連於經也其言合象象於經者謂其注既連於經而又有與象象連解之連亦非謂其以象象連於經也其所傳固即費氏之本也其不以象象附經亦猶之費氏云爾然則象象附經始於何人曰正義謂王輔嗣分支之辭象各附其當爻下又謂輔嗣之文言附乾坤二卦是也其謂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非也然則象辭在六爻之後安知不出費氏鄭氏乎曰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易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則是費氏未嘗變亂古經也鄭氏注禮記於樂記愛者宜歌商雜記期之喪祭法顯考無廟皆譌誤之顯然後人所徑移而徑改之者而僅注於當句之下則是鄭氏必不變亂古經也且即以高貴鄉公傳徵之一則曰象象不與經文相連也一則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

亂以不合為謙也此實當日所見經傳未清之明證蓋於時王輔嗣之本猶未行也使當日所見之本而已如王輔嗣之本則高貴鄉公何所據以為難而淳于俊亦何所據以為答也耶

送南雅序、仁義道德非不美之名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夫子之所戒在於議禮制度考文之屬而非謂率性之道亦有古今之殊也至大至剛之氣不可襲而取可以養而致也不本諸古聖賢之道不足以為儒者不於風俗頹靡之會而卓然有以自立不足以為豪傑之士雖然莫之積也而易見其成也莫之倡也而疇為之和也終日而言之而所謂仁義道德者未嘗出諸吾之口也終日而行之而所謂仁義道德者未嘗措諸吾之躬也則世道何所賴而人心何所準此豈非士大夫之責乎南雅之嚶々然志古之道則吾既信之矣今其歸也苟即吾前說而思之就嚴師益友而講求之倡其同志之士而力行之以少裨補於吾鄉風俗之美則其歸也為不徒矣若夫出處之際則非吾之所能及矣然吾獨有見於既出而復處之有所不安於心也苟即吾前說而思之出而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講求而力行之以少裨補於我國家之風化之盛亦惟南雅勉之而已

送棣華序、嘗讀歸太僕集有云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以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飲酒歡譙為樂未嘗不心陋其言以為太僕負其文章有高乎出一世之志而所道胡齷乃爾既而思之太僕非徒為是世俗之言以相誇耀也蓋將推世俗之所榮以極人子事親之心而大為移孝作忠者勸也余同年友吳子廷琛以嘉慶七年及進士弟適其太安人壽六十餘既以同鄉諸先生之意為壽序贈之矣其八月吳子得請於其長將歸偕其諸兄為太安人壽始吳子舉於鄉而太安人壽五十餘與同舉之士登堂奉觴稱慶今太安人六十而吳子成進士皆適當其歲吳子又兩冠其曹

天子嘉悅

御製詩篇昭回雲漢使當今世有太僕其人為之張大其事其足以爭光乎古人而垂示乎無窮者固非前所云二所能盡其槩也然余於此竊又有說焉

國家所以孝治天下至矣有推恩之典有省親養親之制有乞近地以便養之令必使臣子先自盡於其親而後責之以自盡於朝廷而古之人之言孝者又必使之自盡於其君而後以為能自盡於其

父母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非立身不足以事君非立身以事君不足以為事親故立身者孝之終而忠之寶也吳子之歸有以榮其親矣處盛名之下而受非常之

慰又將何以自盡乎昔范文素自言骨相當大用故入仕之後手未嘗釋卷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堪而范文正公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凡公之所建樹則固可考而知矣在後之君子之能效法之耳余為太安人壽序既推本於教子之徽期吳子以成其親之名以吳子之遭際尤有絕殊於人為世俗所誇耀而不可不亟思所以自盡者爰更申言此義以送其行

書陶然亭分韻詩冊後、吾友貫亭水部以嘉慶六年越七年兩為會試分校所得士凡若干人以暇日集陶然亭為其師壽於是貫亭樂甚分韻賦詩以誌其事余受而讀之或天才艷發筆力排奐或風格道鍊意度閒遠皆克臻其妙而貫亭所作獨申之以規勸有魏晉間之遺音而不失乎臥人之旨昔昌黎與陸祠部書稱其有深忍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其意以為進士之科所以為國得人者固不可以苟今取士之法與唐時之法殊當其分校之際不知其為誰何之辭然及其得之



而進而用於

朝則又與唐無異分校之日所為進退得失皆先自定之而後達之於主者故諸進士師生之誼於分校尤親而得士之責亦惟分校為尤重又其審慎於未得之先而規勸於既得之後皆所不容自己乃今於貫亭見之矣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樂也古之君子之樂與今之君子之樂則未知其果同焉與否貫亭官工部八年行古之道而與物無競此其中殆有所以自樂者今得進諸士相與上下議論揚北風雅則其所樂又將同諸人余讀其詩而有以知貫亭之樂也余且悠然想見古之君子之樂也

移居作

淨凡明憲事偶然雪泥鴻爪漫隨緣榻來檢點琴書了講肆

剛宜馬隊前

餘相坐因處與馬

五老圖開

世澤留憲公五同購得先都誦

詩曾是戒相尤鷄鷄整作棲枝計洛屋休誇住兩頭

聞茲谿過訪敞廬口占卻寄薄宦還成隱萍蹤任所之感君相訪日

是我出山時握手更何地汗顏已後期惟將疇昔意珍重訂酬知

壽胡節婦詩 伏波事實嫂漢史稱其賢謝傳述嫂德高名至今傳吾

友胡水部敦朴而有文平居敬邱嫂禮節無少愆嫂昔賦寡鵠十九正

盛年貞松歷寒歲勁節凌層霄嫂昔奉高堂視聽形聲先婦順兼子職  
誠心慰重泉嫂昔撫孤子願復垂深恩放誨冀式穀母道於以全嫂今  
年五十歷久操愈堅盛服乍羅綺華粧毀珠鈿關幽逢  
聖世搜訪窮涯巔佇邀

廣嘉崇焯楔輝里門天道重節義餘慶理可延

白

齡慶方始絲禧降無垠

善山何崔巍婺水清且連願言紀貞壽歎賦旌門篇

九月三日寓齋飲卧疾五日七日得熙堂書十四日寓齋飲十五日坐班

廿九日得家書又得慎齋書

△五同會圖跋

右五同會圖一卷竊以嘉慶七年七月始得故觀於厚

甫弟都門寓舍圖中坐者為吳文定公李文安公行者為先都憲公王  
文恪公吳文端公與余家二譜所撫刻一三聘合圖之始作詳於文定  
序其後或藏於家或流傳於世徐太史鈞縉宮洗馬曰藻陸太守錦皆  
得之而余家所藏又燬於火詳於先文莊公跋朱太史彝尊詩話太守  
養病間記夫以五公名德之盛勲業之盛既已垂諸史乘照耀千古而  
休暇之際寄情陶寫形諸圖畫流風餘韻久而愈新世之君子幸而得  
之油然而生其嚮往企慕之誠而殷然自致其珍重愛護之意固非為子

孫者所得秘而私之以為一家之寶也然世之人於其先世之所遺一器一物猶必寶而藏之故鄭公之笏比於甘棠而況乎狀貌之所存精神意思之所寄雖世之君子得之而油然殷然之思猶且不能自己而況乎為子孫者哉顧鶴嘗館於陸氏十載屢訪是圖則曰無有又嘗求諸王氏吳氏之裔欲假歸臨撫亦卒不可得而厚甫乃竟能得之然則克繩祖武以光大吾世澤者是在厚甫也已是在厚甫也已圖作於明宗治乙丑距今歲壬戌凡二百九十八年

十月十日得家書十九日得潤田兄及韓桂齡書廿八日諸同年集正陽門內那東蘭宅夜秩山招同松巖費亭虹江飲是日連得家書聞大父於九月二日得孫深為欣喜

書叢良堂集後、仁和蔣兵部東橋所為古文辭八十餘首中一篇述其友周耕崖之說謂著尚書傳之孔安國為東晉太元間人愉之子據夏本紀又東至于醴集解引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為水名魯世家其在祖甲集解引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之文參之本傳證之其從祖沖以定之此前人所未有之說余謂孔氏傳為偽托則可謂作傳之安國為別是一人則不可無論當日獻諸朝而立諸書皆

以為誠先漢之本而太元間之安國卒於義熙四年梅氏寫獻正義謂於前晉奏上又云東晉之初今晉書元帝紀太興二年置博士員五人荀崧傳則云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凡九人是孔傳之獻在太興之先下距義熙四年凡九十餘載安得以名之偶同而遽謂傳文為出其手耶史記集解兩曰字是衍文觀其在祖甲條又有馬融曰鄭元曰之文可見以其說較新奇故錄而辨之東橋名師煥乾隆庚子進士官兵部主事耕崖舉人名某所著有讀相臺五經隨筆

同鄉祭一品姜夫人顧氏文 夫人之族肇自孫吳為四著姓冠於吳趨夫人之歸寓賢之系貞毅負臣施南廉吏夫人之福閨閣罕儕七由偕老一品崇階夫人之德如古鍾邾在困能亨居高彌恪惟司寇公惟岳惟泉入掌邦憲出總百僚有旅嘽二有黎總二登之祚席制其羈控夫人佐之閨內是司以儉以勤以仁以慈往益五谿歲行在卯蠡爾苗頑逞其兇狡魏貅萬眾悠二旆旌司寇統之討是不庭夫人憤激若疚在已謂是苗頑胡性之否厚地同載高天共瞻如何悖謬自取難芟爰自禡牙沆於秦凱素服長齋上誦真宰同仇之誼弗懈弗渝迨事之集

始還厥初每痛所生斬焉弗祀善必餘慶詎宜有此爰遣信使遠自衡  
湘東底吳會宗賢是商宗賢是誦選自近屬俾繼先人以似以續尊貞  
斯潔松楠有挺次弟以理丙舍墓田昔在風詩小戎伐駟女子知兵閨  
人仗義亦越載馳控於大邦顧瞻宗祏拯其舊封維君子行曰忠與孝  
夫人有之是則是微禮矣言肅采繁言誠鳴鳩言均樛木言平維女士  
行歌詠所及夫人兼之可師可法粉榆之雅夙仰令儀側聞大節述以  
蕪詞靈車虜鬚鸞駉鳳駕鑿此夢：翩然來下

題吳華南五湖泛月圖 皎月初生海東嶠千里万里同一照幽人乘  
興獨往來五湖深處尋漁釣澄波万頃境何如憶泛扁舟齋東書往事  
於今已如夢為君題句復躊躇

十一月五日送華南之臨清七日弔姜度香先生夫人之喪十五日弔許  
菴塘葉香太宜人之喪廿四日送虎觀之任永州

讀明史徐貞明傳、貞明字孺東貴溪人万厯初為給事中建言欲於  
直隸興水利墾田積穀以實畿甸而以次及河南山東陝西時未及用  
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十三年貞明  
自謫籍起尚寶丞廷議理其前說命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詣永平募

南人為倡明年二月墾至三萬九千餘畝而奄人勦戚占間田為業者  
爭言不便為蜚語聞於帝其事遂寢陳子曰言利之臣君子所弗與至  
本原之計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蓋聖人之教宏綱鉅領莫備於禮  
之大學其言平天下之道興教化而已矣戒專利而已矣慎舉賢而已  
矣其於財用之際未嘗不戒之以財聚民散怵之以悖入悖出也然亦  
未嘗不欲生之而足之惟生之也有道而足之也有方則亦不外乎生  
衆食寡為疾用舒而已矣天之生是人也并其人之所以養而亦生之  
惟其人不知天之有以養我而困於所以為術夫是以待養於人而常  
至於不給聖人知之舉天之所以養是人者還之是人自山陵林麓城  
郭宮室塗巷而外無非田也自國之俊秀之士以及百工商賈而外無  
非農也為之畎澮溝洫之制而水足以滋土 = 足以滋穀為之土化之  
法而凡駢剛赤緹墳壤渴澤鹵濇勃壤墮墟疆墾輕墾之地無弗可取  
而耕也如是而生之 = 道盡矣生之 = 道盡而食之為之用之 = 道昏  
視此以為之準矣禹之別九州也或田下中而賦上下或田上 = 而賦  
中下地力之有闢有不闢人功之有修有不修疑若一聽其自然者及  
觀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雖水患最深而一紀之後可以復乎故

則知古由畎澮溝洫之制土化之法而理之田與賦無不可進於上也  
故古者列國分爭秦趙燕齊皆今所謂西北之土非財賦之所出而當  
日之國用未嘗匱乏此其效也貞明之說蓋有以見乎此矣惜其用之  
而不終也及其末世而兵食益絀偷為一切之法以姑濟於目前民困  
而國亦隨之豈非不知本計之過乎且夫聖人之言未有不為万世之  
著盛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  
曰去兵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食明之末世蓋當去兵與食之時也  
也使當盜賊縱橫之際念大信之不可失舉其驕兵悍將勒餉練饜之  
屬而盡去之下哀痛之詔恤困窮之民瘡痍既蘇忠義自奮人自為戰  
家自為守天下之大惡覩其一旦而潰敗也哉嗟乎及其末世宜變計  
而不知所以變計當其數十年之前可以預為之圖而卒莫之圖也此  
不知本計之過也夫兵食之計固莫有善於屯田者也以待養之兵使  
之自食其力其初誠不免憚而生怨然兵之待養者未始不苦於所養  
之不贍也而又不能日練之練之不日練之則其力固且積於無用  
之地誠得有閒曠之土使之開墾俟其成熟而予為世業以其農隙之  
暇而習之兵法教之尊君親上之義無事不至以養兵為患而有事足

以收捍衛之效此足食足兵之本計也吾讀貞明傳而深有味乎史臣之言百世之利為浮議所撓而論者惜之也是以誌其後

上辛楣先生、鶴聞士生於世貴乎能自樹立而已苟有以自樹立則其出也自有以為當世所恃賴世道人心之所視以為轉移而不徒高爵厚祿之為榮其處也有以為鄉國之儀型推闡古昔聖賢曠世覺民之遺緒而不徒娛心意適支體之為便苟無以自樹立則其出也非有行道濟時之實也貪利嗜進而已矣其處也非有求志獨善之務也苟安自便而已矣然而由後二者之說常淡中乎人之私故有志之士必立去其私意以為矯抑又嘗讀韓子朱子之書韓子之書主於畏天命悲人窮未嘗一日不汲汲於進仕以趙憬賈耽盧邁之為相未能薦賢為國而三上書以求知遇以陽亢宗之賢天下想望眾采而當其痛飲無所建白之日則著論以刺其失朱子之書主於述往聖開來學故登弟五十載而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倦焉惟以所注諸經不得就緒為慮其道之不同如此然二子者其所著書皆足以發明古聖賢之道拯人心之陷溺其見用於時皆足以上匡主相之闕失而下濟斯民之窮困故得為數千載命世之大賢而至今傳述之未已鶴才質庸



下不為大人先生所知無由游歷其間而悉其衷蘊獨幸嘗得事夫子於講席躬被教澤竊窺夫子之書實能於稽經誦史之際綜其全而識其大而補正其遺闕為古今必不可少之作敘事之文表章當世賢人君子樂育道人善之誠平居引掖後學未嘗不以讀書立品蓄道德而能文章為言惟恐其汨沒於揣摩勦襲承謫踵謬之習故嘗竊謂今之士大夫去位而居於鄉者比肩而林望所宜為後進師而無負於古人著書垂教之旨者以鶴所知惟育夫子而已鶴早歲惑於俗見以一第為有成而進退可以自擇及讀陳同甫集見蜀志向朗傳而自信益堅及客歲聞居日繹葛聞始覺出處之道不宜如此而前之所見為非則未<sup>為</sup>知前之果非而今之果是歟惟是課徒自給則不可以安其身可以<sup>為</sup>溫飽之計而心有不安入都從來從事則不能安其身不能自振困乏而於心少安故姑為此一決碌<sup>碌</sup>塵土其出其處不為世所指目苟以<sup>為</sup>免於詬厲至於樹立無所有也入都以來八閱月矣心之鬱結未嘗一日而少舒者惟在於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況以大賢為之師又重之以知愛者乎鶴年已近艾終恐無所成就然朝聞夕死之訓夙夜誦之惟冀夫子加之教益示之以出處之道正與所自樹立之道

殺其既往而督責其將來則鶴幸甚

荅韓桂船書、鶴才識闇昧不能通知世事守之於己不得其道施之於世迂遠而不可用乞身歸田豈復有所不誠於中而為是矯情飾貌之事哉豈復有所願戀愛惜於升斗之祿不能自釋哉一旦改絰易轍自毀其所以為我報二然遍乞親故治裝北來一二知厚之士共駭且歎深惜此舉古人謂可為智者道如鶴所為恐盡一世之智者未必能信之而諒之也吾兄乃再辱手書所以獎借之者甚至謂矜名節立崖岸鶴豈敢當此哉持其所以復出之故誠有不在乎飢寒者鶴始年十六七時讀陳同甫集至博一弟以塞謗然後歸隱讀書心竊慕之以為士之於世苟如是亦足矣困童子誠數年為諸生又十餘年顛頓潦倒得未曾有而於聖賢之教難進易退之節有義有命之學未嘗一日敢忘於心四十升

朝為時已晚守其初心遂不欲變既而思士之生於斯世惟出與處二者而已其出也為其有所用也其處也為其無所用也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科舉以升進之榮之殿廷而

授之以職業固謂其有用也非謂其無用也士之挾其技以進於有司亦謂其有用也非謂其無用也鶴之去也蓋自審其無用非敢為名高也然而既已言出卽不當復言處雖自審其無用而不幸已臨有用者之轍昔朱游上書請見欲誅張禹以厲有位陽亢宗伏闕沮裴延齡而救陸相石守道作聖德詩褒杜范韓富而斥夏竦自謂勇過孟賁此皆足以激揚世風振起士氣於時若無所用而為用甚大而鶴惜非其人也學問疎淺窮理不精出處之際不能自決客歲之春授徒淮北脯脩之贖足以自給鶴如欲以溫飽為計則亦可以終其身矣然而不敢一日安於心者誠如前所云耳入都以來則又疑矣出無車馬趨公甚稀自長吏以至同寮多未識其面此豈當官之道而南中子女兼顧為難恐終不能為久計也廉使之職在乎抑豪強懲貪黷安良而去莠整綱而飭紀任甚重也廉得吾兄為之必有異乎世俗之為之者而豈惟是刑名之學奉當之成而已耶鶴於吾兄托交誼者三十年矣固不敢飾虛譽相取厚也敢盡布其腹心而復進其愚如此

總兵官劉公七十壽序代陸生之為陳丞相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盡合乎理道之言也天下當有事之時其所為折衝禦侮

者固在乎師武臣力矣然而發蹤指示亦惟相臣是賴使昧然不問其人之勝任與否而一寄之以閫外之任幸而勝則起而分功不幸而失事則為之掩覆救護其甚者至釀成釁端而不知恤此胡可謂非彼相之咎若夫處太平全盛之世而偶有竊發為之將者得效用於一時垂功名於千載雅歌載於國史狀貌炳於丹青若周之方叔召虎漢之龍頤營平此豈非人臣之尤幸者乎而謂天下之安遂不注意於將可乎洪惟我

高宗純皇帝聖神文武軼三王而邁五帝十全武功為亙古所未有於時為將臣者豐功偉績莫不遠過前史其間起自偏裨而濟登乎大帥以功名自見乎

聖世者亦指不勝屈若漳州鎮總兵劉公其一也公始以武舉選為守備

貴州會緬匪蠢動經略傅忠勇公稟成

廟算肆其捷伐公以材見選從軍南征戰比有功洊升都司游擊參將軍政卓異者再

特授副將旋升總兵官年及七十引例致事以功名始終然則天下之安亦何嘗不注意於將而士得生太平無事之時其可幸為何如也公之

六世祖忠烈公盡節明季越百卅餘載而

聖天子表章勝朝之節烈殷義周頑備邀非常之

曠典而公於

召對之際述及家世特蒙

溫旨褒獎又恭遇嘉慶元年

皇上登極思得廢一子為六品京官餘諸子姓亦皆才雋悉已登賢書入

仕版然則公之可幸又非尋常遭際太平者之所能及此其為尤可頌

也嘉慶七年某月日為公七十壽辰凡子弟得邀

恩蔭者俱通家往來思以一言侑介壽之卮惟公既已優游泉全其功名

慶公之遭而知漢臣之言注意將相者猶未躬際我

聖朝車熙累洽之盛而未觀乎理道之極也遂書之以為壽序

胡君孝義詩甘肅人名某於赫

聖世道一風溥薄海万里王路是遵王路是遵孝義是先義不遺物孝不

後親有美胡君河西之產錫類知仁力行惟善貌何莊二躬則勉二

弗渝弗弛以逮

盛典厥孝維何生養盡力意先志承悅容愉色能養能終哀號攀栢白

鴈靈芝天心斯格 厥義維何尊嚴祖考施始由親順彼長道集於津  
林多士是造城有新墉野無遺瑋

盛典維何大吏式之迺聞於朝

天子曰咨嘉乃懿德俾作世師

旌章煌煌綽有輝

皇甫傑士廷明史才善好之故邪賢是懷施及遐

邇同聲共推我作詩歌匪私輩儕彝好之故用示後來

十二月二日送彭吾罔之任湖南三日雲門師招觀劇得家書又得東單

書五日滄雲先生寓齋飲八日得家書十日貫亭寓飲十一日移寓米市

湖街

北處無常所萍蹤久如客浮屠住桑下聊復滯三夕揭來城南居俯仰  
感今昔十年七卜隣半歲再徙宅本無求安心容膝詎云窄祇惟束書  
齋取足布几席相知時或來慷慨罄肝膈嗟我亦何知所冀在三益  
長貧轉多暇性澹無它好五十行且至吾生幾何毫幸賴簡編存開緘  
理元要往二一室中得意獨歌嘯晨曦映前榮清氣入奧突百憂此暫  
遣寸心彌浩二只有素餐憂無時去懷抱

十九日循陔寓飲廿日得南雅書廿一日得家書又得辛楣師書是日封

印廿二日秩山寫飲廿七日式齋來寓廿九日得旭亭文及棟華書

△答方米論象象附經書

惠書示以鶴所為周易象象附經辨中有未

是處鶴於經義本甚疎淺此疑蓄之於心已二十載近始綴輯以為此

辨既以質諸足下又復自覺疎漏改定數處而於來書所指未之悟及

足下之為益於鶴多矣鶴近日頗有所作惜不得盡與足下定之悵

何時已耶然尚有所欲質者非敢求勝也亦冀得其是而已足下謂鄭

注雖行而從前諸本不應盡廢此言誠是也又謂高貴鄉公與淳于俊

皆據別本之異於鄭者以為說則鶴未敢謂然何則注言孔子作象象

鄭元作注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今之云者

實專據鄭氏之本而言故鶴竊謂鄭氏之經仍如古本而注特附於經

如馬融氏則禮就經為注之式此一解也其言合象象於經者承注連

之問是指鄭氏之注而非指鄭氏之經故鶴竊謂鄭氏之注有與象

象連解之處如程傳於詩卦之首皆附序卦為解而序卦一篇自在經

後說使後人更分序卦以冠諸卦豈可便謂序卦附經始於程子此又

一解也蓋古書之淆亂皆起於魏晉之世如杜元凱解左氏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范叔明注太元最元首一篇冠八十一家之前以元

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卽其事也而先漢儒者未嘗有是公羊傳文本繫經以發端而世所傳石經殘碑十年此公子翬也云二十四年何以書云二皆有傳辭而無正經傳之不附於經從可知矣鄭氏注禮記於樂記愛者宜歌商雜記期之喪皆顛倒之顯然後人所徑移其次第者而僅注於當句之下其詳慎也如此其有經傳合併者惟喪服一篇耳按喪服自馬融王肅而下有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儵之劉道拔周續之諸家之注別本單行安知不有清鄭之次第者而正義承之耶正義於十翼次第旣云自象上傳以至雜卦鄭學之徒並依此說矣又謂象象附經而空存其目又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其說往二抵悟故鶴竊謂惟輔嗣分象辭各附當爻下一言為近是足下更裁之所不然於心者盡言以告以終竟悽二相切劘之意無任企望

乘槎問源圖記

乘槎問源圖者周段樵之小影也段樵吾鄉人從父

其

賈於天津因附籍為天津諸生先是嘉慶三年鄉試休寧朱廣堂吾鄉薛蕙汀周小濂俱來就余寓齋讀書段樵及歛人吳子葵亦時以文相質及報罷各散去又二年復大比而滿洲法四如大興郭筠谷石球



李在亭通州李達夫相與講學論文如故往歲諸子惟賡堂來共商權  
餘各歸其鄉毆樵則以外艱不與試且佐權使者幕矣是秋余貧困甚  
請急南還賡堂達夫適舉於京兆臨別依二有不忍離去之色其明年  
余自淮北失意歸里聞四如成進士心喜甚然里中一二能詩之士獨  
為余言毆樵是圖不置今年春余重來都門賡堂達夫以下弟亦歸去  
在亭首其親於沅澧間四如筠谷聞來一相視歲將盡毆樵乃寫書及  
是圖請余為記急展視之貌豐於昔而傲岸之意自在於筆墨之外毆  
樵殆有所自得歟昔伯牙學琴至於海水汨沒山林窈冥而後歎將移  
我情其殆進於是者歟獨是余栖皇南北落窶一官窮無所嚮進維昔  
日聚首之樂渺不可再因毆樵之請聊為執筆記之而不禁浩然發乘  
桴之想已

送沈書山之任遂平序 天下之人才資格壞之也天下之資格士大  
夫之名心成之也翰林之官其初雜流供奉而已後稍隆重其選至宋  
而登瀛抱藜之請傳諸國史然必一時才俊知名之士試而後授至明  
而惟館選一途居其間者不十年望至公輔授以它官則不復樂為我  
聖朝觀於上古始有自它官入翰林及自翰林出為縣令者縣令民命所

寄古先哲后之所慎重以翰林為之所以養其才以儲它日之用故古  
人有言不更縣令不足以為宰相而或者狃於俗見以清華之選出宰  
百里為左遷豈通論也哉沈子書山以嘉慶六年進士高第選為翰林  
庶吉士越一歲而出為知縣河南書山之才足以為翰林而竟失之其  
為人精詳而耽摯尚為之必思所以稱其職不負其所學而竟得為縣  
令故人為書山惜而鶴為書山幸也初鶴為諸生尤心慕書山及蔣大  
賓嶠往視其進退以為一己之欣戚乃客歲家居送賓嶠為知縣湖  
北今來都門又送書山二君者方各造福一方為

國家有用之臣子而鶴乃以迂疎寡效之材旅進而旅退輒落而無所容  
也於書山之行遂慨然而為之序

嘉慶八年癸亥余年四十七在部

正月五日陽谷寓飲六日得家書

對酒贈蔡七兼柬薛六 同年偶同科況非親屬與君獨有緣微名

再同錄昔者識君初錢塘接天目一見情已殷重逢意逾篤君才合登  
瀛羣書志卓犖我懶落閒曹塵埋苦案積臭味差云迓葭草誼同屬相  
知貴知心所難膝常促長安少年子美好如冠玉輕薄事遊邀觴歌日

微遜富貴能幾時思之轉慙惡不如從所好於我亦已足徽垣有一薛  
人日向能績俱無礙 = 名并之容 = 福勝會及茲辰晷短且秉燭珍重  
一盃銜莫厭濁醪濁

八日同司集吉慶堂觀劇九日同又州式齋飲<sup>十</sup>日同遊陶然亭十四日  
立春<sup>去歲</sup>八日<sup>同</sup>計同年奉邀雲門師紀世兄集財神會館觀劇廿日厚甫寓  
飲廿二日開印馬虹歲來廿七日同鄉集正乙祠觀劇錢德齋來執贄  
送大學士王公致仕歸韓城序代嘉慶七年夏某月大學士韓城公以  
老乞休

優詔不允

特予告三月俾專頤養越秋疏再上

天子重違其請許以致事仍

詔俟至春和乃行

恩眷之隆錫賚之渥一時鮮與爲儷明年春某月公乃擬車馬侍糗糒拜  
疏

陛辭擇吉日就道於是公年七十有九矣始自禁近擢居卿貳遂預機務  
歷端揆方正之操廉介之節天下想望取采關四十餘年如一日啓沃

之言存

日月之際非疏遠者所得聞然識大體持謹議天下必以推公蓋誠信之  
孚於人者若此公又數典禮關謂夫科目者

國家所以招徠天下之才俊營競之風熾則貞介之士退故力挽澆風謹  
持公是與之所叢必精釐而嚴絕之其所獨賞或違衆而弗卹人情始  
而評繼而翕然以信而士習爲之丕變善夫先正張清恪公有言科目  
有正士而後朝廷有正人公所激揚爲獨見其大此士之所以尤仰望  
於公也昔伊尹苦歸載於商書而君奭之篇亦以召公將去位而作然  
商頌之述阿衡周雅之美召虎其辭略不備豈若公遭際

聖世以禮始終引年致仕遠尋舊典明良之媿足以照耀無窮而朝士大  
夫觀茲休懿著諸紀載發爲詩誦茂實休聲皆足有光於古公將行賦  
詩留別有祝

敬重來之白倦二不忘忠愛之意溢於言表一時和者咸衷某以庚戌禮  
試出公之門辱公之知尤深既和公之詩復拜手而爲之序

壽賈人某序代莊周曰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此言  
用小不如用大也夫業亦貴乎能世耳彼世二爲泝泝統足以長子孫

保家室比於取脂灑削足以兼利專業若裂地而封者一旦失勢求爲  
游辭統而不可得矣吾未見夫封之可羨與夫游辭統之可嗤也司馬  
子長知之故傳貨殖謂牧馬二百疏牛千疏角千足羊彘千石魚波千  
樹棗栗橘菽千畝黍桑麻竹苞苗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雖然  
猶有封侯之見存焉鄉之人某君以賈爲業居市廛而有爲士者之行  
久之以業授其子某築室湏水上嘯誦以自適推君之心方且不羨素  
封況真封乎夫詩之窮人審矣然司空表聖云儂家亦有麒麟閣第一  
功名只賞詩當夫得意忘言長吟抱膝雖千戶侯豈與易哉往者張太  
僕史葯房於詩少所許可獨稱君得古人之意有子克家老而能樂春  
秋佳日登高賦詩君於是乎足以豪矣嘉慶八年月日爲君八袞攬探  
之辰某請余爲文佐洗腆之慶余嘗聞葯房之論故亦稱君之詩而又  
推其樂之有過於封侯者以爲君壽

二月二日張銀槎來七日黃平泉來竹軒寓飲九日吊慕芥舟年伯之喪

十日送仙舟督學廣西

序 設官所以治天下也官盡舉其職則天下治矣宰相有宰相之職  
諫官有諫官之職牧伯有牧伯之職守令有守令之職此四者設官之

尤要者也。學道一官設於有明正統之初，兩京以御史十三省以按察司副使僉事，蓋猶有風紀之責焉。迨我

聖朝加意學校，始用翰林諸官爲之後，益慎重其選，改學道爲提督學院。居是官者，或官止七品，而體統皆與總督巡撫相等。恭惟

列聖之意，豈不以治天下在人才，而人才之成敗在學校。學校

所視以爲勤惰，故特重之。至於是歟。同年帥子以嘉慶八年正月承

簡命爲學院廣西帥子才甚高，凡事恢意乎處之有餘，其與人交有誠懇

之由其平日之爲將必有以舉其職而異乎世之爲學院者。今世俗之

論以爲潔清自好，關節不到，足以盡學院之能事矣。夫爲學院而關節

不到，特其自守宜然耳。遂以是爲舉其職，則猶有所未盡也。今學校之廢

弛極矣。竊嘗以爲二學院者必本古者敬敷五教之旨，必取周官鄉三

物教萬民興賢興能，糾奇袤察，過惡諸政而盡師其意，必用子朱學校子貢

舉私議程畏齋氏分年日程之法以教於一省，必使學校之官仿皆安

定先生立經義治事之齋俾士知所以自奮，然後爲能舉其職，風俗成

而人才出，然後爲能舉其職，此惟諫官可以爲

聖天子言之。惟學院可以行之。今吾同年趙子吳子方皆新爲諫官，或可

以此建白於上然諫官之所當言又有要於此者而又不必其言之而果行惟學政則爲自盡其職此吾所以尤倦於帥子也吾聞廣西山谷奇秀過於吳越故范文穆帥桂林自比於騁鸞帥子往矣勿以其地之陋而惟舉其職之爲務以大發其山川之光氣卽其所得又豈徒桂海虞衡之志足以傳諸好事而已

又送亦軒還嘉定程芝培寓飲十二日雪

入春已匝月韶光乍明媚娥看飛雪還晶 = 陳玉戲書愧動微明青纒動滯寒意衝寒持一盃陶然竟成醉吾聞雪澤深本是三農瑞過甚則爲灾時若氓所冀遐想格蒼穹精誠庶能至

十五日坐班十六日哭王雲峯廿日鄉舉同年集財神會館觀劇廿七日  
堂泐監印

鄉賢論 事有舉於一時而實繫乎千古之世道人心者恆人忽之君子慎焉鄉賢之祀於學校蓋古者國故先老之義今則覈其人之行實以上於朝

詔旨定其可否入祠之日爲文以告於先聖其典之重也如此賢有司必采之輿論以關幽表微爲己責而不徒爵位之是拘賢子孫必質之幽

獨以不愧不怍爲顯親而不徒榮寵之是誇而後下無濫請上無濫舉  
昔明劉健之當國也有司欲祀其父鄉亮賢健謝曰吾鄉賢有二程  
子在吾父雖賢豈敢及此亮有學行著於史冊健猶不敢當是舉卒之  
洛陽之祀鄉賢者世不盡知而亮之名無窮然則子孫所以顯其先人  
固有道矣吾嘗推健之意豈不欲其親之俎豆宮牆垂之不朽哉特以  
茲事體大宜俟日久論定而不敢以汲汲且當日之有司誠以亮爲賢  
而欲舉之耶抑以健在相位而姑徇之也以亮爲賢而欲舉之則當時  
雖不舉及久之久之而亦終必舉夫既終必舉矣而汲汲舉諸健在相  
位之日使悠悠之口轉得議論其後健以爲是未足以質聖賢而信萬  
世也若以健在相位而姑徇之則是學校之重典禮之嚴徒爲有司者  
媚悅相臣之具而不顧夫禮義廉恥之將至於潰敗則有司爲無識而  
哉其舉爲謬妄以無識之有司謬妄而舉吾親於鄉賢健之賢其肯聽  
此哉不汲汲於一時之榮寵而其親乃以不朽然則健之所見大者矣  
夫禮義廉恥世之競於名利者恆有所不暇顧獨特一二君子相與守  
之苟一旦而潰其防名教幾何而不掃地也吾不敢昌言於衆而姑私  
論之以俟世之君子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擇焉



示兒 嘉慶八年二月廿五日書告德勉我自去歲此日舍汝姊弟登舟忽二已一年矣況然之人久別猶且相念況父子耶不知此一年之中汝所讀書如何能稍講求爲人之道理否念汝素性偷懶我向來督課扑責甚於酷吏我年三十四而始生汝二母又早喪豈不愛汝憐汝所以扑責如此之甚者誠恐汝墮入下流欲汝奮發立志向上亦是父子之情不能自巳耳今既不能與汝相守汝若忘扑責之苦不改偷懶之習則是前功盡棄殊爲可惜汝不可不知也思我家自都憲公而下十葉諸生中箱之學守而勿失我承先人之蔭幸邀一第皆累代以來讀書立品所致今雖竊祿於

朝而官間道拙實與廢棄無異或者先人之積累尚能延及於汝然我之所望於汝者尚不在此但得毋墜家聲爲一經明行修之諸生足矣何謂經明經卽聖人之所定是也易書詩禮春秋是爲五經於禮之中別爲周禮儀禮二記於春秋之中別爲左公羊穀梁三傳是爲九經益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是爲十三經益以大戴禮記是爲十四經自宋儒朱子於禮記中取中庸大學二篇合於論語孟子是爲四書凡此諸經大都六十餘萬言而汝固已誦至五十餘萬言儻因循偷惰以至遺忘

是可惜也。既須溫習，又須尋究其義。如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便須尋究其理情性者何在，道政事者何在，謹節文者何在。又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便須尋究如何是孝，如何是弟，如何是謹，信如何是愛衆，親仁一字一句均先求其義。訓方有以承受師長之訓，方是明經根柢。又如宋儒解經與漢儒不同，而漢儒已自不同。如詩有魯齊韓三家，今三家並亡，而毛公之說獨存，所以謂之毛詩。小序卽出於毛公之本也。與朱子之傳有迥不相同者。先儒多以小序爲允，不可不知。書則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漢世所傳，古文晉代所立。故先儒多信今文，而疑古文。然古文中多有古聖王經世大訓，亦必遠有承傳，但當明其爲晚出之書耳。禮則儀禮爲本，禮記爲末。儀禮是訓，釋義理儀禮記是訓，釋義理儀禮純乎古書。禮記則雜以秦漢人之作。然禮記中亦極多精蘊，奔喪投壺卽儀禮之逸文也。又云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蓋儀禮切於日用，周禮則施之王朝邦國制度，詳明故先儒謂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易則義理廣大，象數幽深，最難尋究。然自大傳十篇卽聖人所作，以解經象象之文，往二專明人事，必穿鑿象數則荒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而後人不知其筆削者何在，惟孟子謂

春秋天子之事又謂其義則孔子竊取之蓋周先王之命史官原有是  
褒貶予之法奪而當時莫之能守故夫子取而修之觀二百四十二年  
僅有一董狐一南史則知當時之史不合於王制者多矣使當時之史  
而皆若南董所書則夫子亦不更加之筆削矣三傳之說不同者皆左  
氏爲長亦有當取諸公穀者比諸左氏蓋十之二三耳凡此皆讀經者  
所宜知也何謂行修蓋讀書不徒記誦貴乎身體而力行之如讀論語  
入則孝一章卽是聖人爲幼學而言一字一句皆當見諸行事故先儒  
謂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其大要亦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已  
汝不幸早失汝母繼母又早喪我又遠出無以盡汝爲子之道然我去  
年所以決然留汝於家者非惟牽於事勢無可奈何實以桑梓之地先  
人祠墓所在故留汝守視之凡遇祭祀須極其誠敬先儒謂祖考精神  
卽是自己精神自己要有便有自己要無便無一念恪恭祇肅如祖考  
來格便是論語所謂如在祭義所謂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此意須及今怵厲起來又汝於兩姊甚不循弟道向時汝  
年小不甚計較汝此後急宜痛改汝弟失母之苦更甚於汝二年稍長  
當知所以愛護之之道至事伯父母叔父母皆當如事父母蓋古人本

無叔姪之稱其在遠族則曰族父族子其在五服之內則曰從父從子  
至於世父叔父則直曰父子尤須盡孝敬之道處羣從兄弟姊妹亦篤  
友愛之誼則孝弟之道庶幾矣忠是盡己之心信是誠實不虛妄如讀  
書而不偷懶亦忠也與人交而不作妄語亦信也禮以恭敬為本揖讓  
應對進退為節義則制事之宜凡動靜云為皆當謹持其節曲合其宜  
斯亦可以得禮義之端矣廉是有分辨不苟取恥是羞惡之良心如孟  
子所謂非道非義一介不取噓蹴之食乞人弗屑皆廉恥之所見端者  
我數年以來乞假親故不無過限嘗深自悔恨不足以率汝曹之觀聽  
肯為汝本生高祖本生曾祖砥礪廉隅終身無一毫妄取親友齋頭未  
嘗輕於一飯凡為子孫者皆當奉以為法若世家子弟不可為市井之  
行無賴之談此尤顯而易見者矣汝本生高祖所著家訓事以聖賢  
為法此時不能盡述異日再當錄一本與汝本生曾祖遺訓云孝友  
為立身之大端廉介為立品之大節吾承先之人志不敢不勉惟願汝  
常誦此二言汝今年已十四須漸有知識求讀書立品之方不可安  
於舊習我近日眼花頭暈殊覺疲憊不知此生能再見汝與否故特書  
此付汝可求先生及伯父叔父時為推廣講究我書此之時心意堅

慙至不知淚落然許汝慎無忽諸

閏月四日弟法四如太宜人之後十日得家書十四日同衛塘式齋遊憫  
忠寺十七日得家書知三弟於去冬始食餼廿日得雲谷書廿三日霽峯  
寓飲是日得家書聞芝房物故深為悽愴廿五日諸同年集陶然亭飲

題山居圖 結廬空山下古樹摩空青村逕不自掃柴門晝常扃借問

此中人寂處何所營疑是羲皇侶注自著山海經

三月二日松巖贊亭虹江同遊憫忠寺時丁香花極盛十日同遊釣魚臺  
十三日衛塘式齋同過崇效寺看牡丹秩山亦至

吳春江傳代君姓吳氏名德達字璧塋號春江松江華亭人也少讀書  
知尋求大義及長工舉子業亟為同里焦太史侍江所稱賞年廿六補

華亭縣學生十應鄉試屢薦不售以諸生老性仁厚事父母以孝聞仲

弟早喪撫其遺孤子女子二凡六人自襁褓以至昏嫁皆盡其力塾師

歿後貧無以葬為悉力經紀之邑有負販者歲暮亡其所蓄窮無計將

自戕君聞之惻然即傾橐以助生平無它嗜好惟夙夜以讀書為事遇

試則欣考有喜色及見黜未嘗怨尤每讀書必盥手莊坐日披緇黃於

其所謂經且然况吾輩讀聖賢書而可弗敬耶作字必端楷終身未嘗

爲草書好聚書手校盈箱篋里中子弟經其指畫成名者甚衆最後子士超補婁邑諸生旋領鄉薦先君曰吾雖不售吾志亦稍慰矣士超教習期滿當得知縣君誨之曰言忠信行篤敬滿招損謙受益立身之道不外此四語又曰汝它日作吏毋忽公事毋輕民命當念一介寒微幸司百里責任甚重士超謁選以父母年老例得陳乞近便地君聞以書戒曰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而能公爾忘私吾家居菽水亦足自娛何必沾沾爲迎養計乞近便地耶居恆力行節儉敝衣蔬食安之不厭必嬉戲之具悉皆屏絕嘉慶五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有文稿四卷詩稿四卷雜文紀程二卷藏於家娶高氏當君撫孤姪時方斷乳渾忽生人以爲精誠所格繼娶屠氏亦有賢行並先卒又繼以屠氏之妹子二人長卽士超乾隆癸卯舉人今選山東武城縣知縣次子吉性聰慧四歲能辨四聲早卒 論曰自取士之法限以科舉士之斲：窮年不獲一第以老者何可勝數然或遇矣而弗見用：矣而不躋通顯躋通顯矣而碌碌無所建樹與夫不遇者何以異哉君屢試無所遇而所操多長者行至訓子數語隱然有古循吏風藉使君得志都榮膺於一時亦豈以被易此傳曰內自重則外物輕其君之謂歟

四月十五日李滄雲先生招飲令其孫湘芷從余學楊戶部蓉裳來其子浣齋亦來執贄十八日得雲離楚中書十九日得家書廿日弔韓簡堂太安人之喪

漁莊圖記 居家者不知家之樂也寄旅館則知之矣居鄉者不知鄉之樂也適異地則知之矣事固有忘乎其習而情固有殷乎其所觸者耶然吾觀世之人或居家與鄉不自有其樂及夫適異地寄旅館而反以爲樂何哉事固有徇乎其所習而情固有昧乎其所觸者耶許豎之偏有西漁莊故俞氏居也或曰以其地可臨溪而漁故名余嘗屢過之則以西莊丈父子寶居於是云爾余去之京師西莊獨謝諸生業教授里中已而圖其所居之景爲雲山爲竹樹爲橋梁爲漁艇已則扶杖攜幼逍遙於其間而寫書屬余爲記余其羨西莊之能自有其樂也雖然古人之居家與鄉亦何嘗以爲樂哉蟋蟀之詩曰職思其居又曰職思其外又曰職思其憂其在一家則憂一家之事在一鄉則憂一鄉之事而已惟夫仁人君子則憂其所憂亦未嘗不樂其所樂易太傳謂樂天知命故不憂也此非居家與鄉之樂而自有其樂也夫既自有其樂矣則雖畏天命而憫人窮而栖皇皇亦樂也夫栖皇皇者非其

人之所得已也其得已焉則其遭也然而一家一鄉之憂則必有任之者要以視夫畏天憫人則有間矣彼漁莊中之居者非歟余故承西莊之屬特爲記之以廣其意因以慶其遭

讀金史偶作 汴州四面起飛埃暮水東流不復迴太息七斤丞相語何嘗親見紀綱來

五月四日訪巖師來十一日貫亭集水部諸君秩山同遊南西門外金氏園亭十五日哭杏村丈是日山陰何帆九來從余學十六日黃季侯寓飲十七日諸同年集陶然亭飲廿二日滿洲明經永鸞亭暨弟茂才純浦來執贄是月得家書者四

硯銘 陽山鄭士超以端石硯貽元和陳鶴：爲之銘曰確然者其實鏗然者其不音利方以爲圓不匿瑕以爲琛我友之貽我銘其陰世莫貴重爾吾將抱爾終老乎山林

祭杏村文 嗚呼君年未高君才甚美有聞於時有信於已端緒既彰展布可俟胡爲卒：齋志長已沉君家門惟君是倚垂白在堂下僅樽齒待君而炊凡二百指嗟君若斯又何以死昔君成童聲騰泮水一時老宿避君席凡共謂飛鸞芥拾青紫迺更速遭才豐遇否中遭孤露



蟬聲聒外營泥域內維甘旨詞客依人大賢負米書記翻：爰從是  
始君之明略洞徹表裏手揮心營耳聽目視厥所擘畫咸中肯綮烹鮮  
弗擾次第就理君之遊覽歷久逾偉右拂太行左酌滄海燕齊迂怪吳  
會文采或平或傾可愕可駭提壺挈榼攜杖躡履痛飲空樽狂吟盈筵  
爰在山左獄疑罔假大吏聚謀論難議起君獨引經斷以一足果契  
聖謨羣公唯：著之

令甲以授司士刺決之才莫與爲比乃歌鹿鳴乃對

丹陛傑直薇省餽屋槐市有棘其事衆所廢弛君獨勇爲其氣倍從戴星  
輒興問夜未已詎勉當官勤勞罔怠瑣開校文夙夜研揣室有僂岑門  
多桃李鄉邦之誼維桑與梓地接宣南堂名敬止歷年滋多亦腐且圯  
葺之新之以復崇侈吁嗟揚君慷慨自喜負其豪俊陋彼凡猥酒酣耳  
熱議論疊：肆應多奇神明有宰詎意今茲一病僂爾力瘁神枯心結  
氣痞謂君灑落莫究所以嗚呼其故我知之矣君昔壯遊情殷陟屺越  
月踰時必復故里依：帝帷架：著：上奉觴上壽醉容有喜自蓮清班  
奄忽七載匪戀一官親志是體顧此東陽飛越密邇憂深慮切以致於  
此嗚呼哀哉易盡者形不滅者指臨玳瑁：有淚空灑上念

高厚下顧猶灑愆。黃泉此恨常在嗚呼哀哉。仰瞻蒼。疇室疇啓賦形。昇才疇造疇毀命不可知。時何可待。華巔遽臻。朱顏忽改。念昔綢繆笑。設樂愷隘。秘非薄戒。阮塊磊如何。一旦輻車方軌。薦君一觴。爲君索啼尚饜。

三進士傳 三進士者皆吾郡人嘉慶元年與余同舉於禮部者也王君巖未

殿試今制謂之會試中式舉人然今之舉人亦古之進士故舉而稱之從其同也三進士成名已晚未及數年相繼而逝余竊慨夫科舉之學世之窮年皓首沈溺於中其者何限及其得之或不能致於顯達或雖致顯達而無所建樹不爲世所稱道而窮年皓首老死牖下之士其行誼其文章亦時有可傳士之傳不傳固不在進士與否然鄉邦之志例有科弟表三進士者皆當列名其間余悲其尚有可傳之事而久且就湮故爲之傳 王君字山瓊號南沙其先居太湖長沙里從父其章始讀書成進士舉其家所稱琢如先生也君以乾隆九年應元和縣補府學諸生久之補廩膳生五十九年鄉試

欽賜舉人嘉慶元年大吏敦促入都與于叟宴遂中會試冠其本房是時

國家加恩會試下第年老舉子授以翰林檢討國子學正之職歷數科凡數百人然皆特爲奏名無一人合有司之程式獨君自取高第覆試之日有

詔亟詢而君以遙歸遂不及於

恩數知與不知無不爲君搢擊君家居又二年卒其同舉禮部成進士者爲陳君毓或揚君廷琮 陳君宇受之號芝房吳江縣同里人祖沂震刑科給事中山東學政父士寧副榜貢生君以乾隆二十八年補諸生尋補稟聽生屢應鄉試及

聖駕南巡迎鑾獻詩賦並無所遇四十七年以

萬壽恩貢太學四十八年舉江南省鄉試王光祿鳴盛見初題名錄語人曰余所知二名之士惟陳君一人及會試又數下第假館諸公貴人家爲縣應奉文字凡七應會試乃中第既

殿試授國子監學正需次京師項之假歸嘉慶八年春卒君辨有口尤熟於鄉邦故實與人談娓娓不倦所作詩及雜著凡數巨帙余方寓書訪之一子其幼不知其尚能不至於散佚否也 楊君宇象坤號杏村先世太倉州崇明縣人遷府治君以乾隆三十一年補吳縣諸生後補廩

聽生又援例入太學性剛敏達於治體與人交有終始高太守天鳳歷官直隸臨榆縣通磁二州山東濟南沂州二府事無大小咸取決於君所至辦治山東有狂易者殺一家四人於法當磔而狂易例止禁錮獄久不決君議當免其極刑以矜不識而請

旨卽時正法以慰冤魂衆曰善入告得

俞旨嗣是遂著爲令君所建也五十四年舉順天鄉試金進士梅令浙江之開化君偕之往踰年進士卒爲經理後事尤力旣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自大學士以下咸稱其才兼理稽察房誥敕房事協理侍讀事充文淵閣檢閱嘉慶六年順天鄉試同考官階徵仕郎八年五月以疾卒於官年五十五君與先大夫同時爲諸生余以丈人行事君然君獨以同親余君外和光同塵中實有尺寸遇事有執持人以事相諮度必極言無隱余尤以此重君平昔酒闌燈燼傾肝倒腸無所不盡臨歿執手喃喃幾數百言已聲微不可辨每一念及不禁悵然涕下也 論曰王君初中弟人爭以梁灝目之灝登第時年始二十三龍頭老成出自傳會然其名竟因此愈著若王君少違緩之事固有未可量者同一遇合猶有幸有不幸哉陳君之文學楊君之政事皆未易才而僅止於斯可惜

也先是余同舉於鄉常熟朱君夢麟貧而有守時州縣徵租不以法無藉者或持吏短長以取厚利縣令知君廉欲因以立名特餽二百金爲會試道里費君怒曰若以是污我耶麾之門外竟弗克上公車其猶介如此長洲汪君德煇字樹蕃號吟閣有詩才二君皆早世未詳其事蹟故不爲傳而附著於此後之撰鄉邦之志者尚有考焉

六月一日秩山寓飲二日又州寓飲九日得家書十日厚甫寓飲十五日祝曉嵐師八十

序 禮部尚書河間紀公以博學多文爲時名卿天下仰望有泰山北斗之日

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公亦孜二罔懈年躋大耋精敏如諸生時越嘉慶八年六月戊寅實惟公八十歲嶽降之辰羣公卿相祝於朝大夫學士相祝於室珠闌玉積溢凡盈席某等於公爲門下士稱頌職也尤不可已竊嘗觀公之時與公之遇而知天之所以福公者不偶然也公始以進士甲科讀書中秘考績報最擢授郡守遭際

高宗皇帝知人則哲器公之才復留館職於是

國家承累葉之景懿極意右文始開四庫之館校理羣籍延攬一時英俊

之士編纂於其間夫自天祿嘉則麗正宗文其所著錄不過當時自有之本共相纂而輯已惟四庫所錄則不然其載筆也遠追乎遺文墜簡之先而廣包乎瑯環宛委之外凡古昔載籍補綴闕略其間已晦而復顯已絕而復續者無慮數十百種而公遂以詞臣當撰次之任祕府之所藏弄寓內之所徵集羣才之所蒐討皆經公手定乃著簡冊提要一書品藻百家涵茹萬古此天之福公所寶珠於人者一也且夫自古以來所最難觀之景運未有過於聖相承格天受祖者也粵自唐虞之隆始行揖讓舍子傳賢蓋不得已降及唐宋內禪則皆值其變惟至聖朝重熙累洽

高宗皇帝享國長久當中天極盛之日於是創舉授受之禮

聖天子踐阼蒞政極尊養於九重之上洽謳歌於八荒之表魏蕩巨古罕觀而公遂以禮臣草定禮儀又作為邁古一論以頌盛美所撰述者典謨未備之簡所推闡者精一未宣之蘊傳諸億禩無有窮盡此天之福公寶珠於人者二也洪惟

高宗皇帝神聖文武震今轍古一時股肱輔弼之臣如古臯夔望散之儔

不可勝紀然獨公所對揚之典為尤鉅

聖天子嗣守神器益務脩明制作而文獻之望復歸於公然則謂所遇之非偶然者不其信乎公三典會試一典鄉試一視學政凡所甄錄皆斤斤以整正文體為先嘗謂浮華非才也鉅釘非學也亟亟為誘掖啓導惟恐人之沈溺督亂其成就後學有如此然則公之所以屬天下之望而來學士大夫之祝者又奚有涯量哉某等自嘉慶元年禮闈出公之辱公之教八年於茲嘗念廬陵矯軋茁之體南豐眉山相踵而出而今則未其有人以為公愧輒於稱頌之際撫實言之而不敢少有所飾庶一猶有當於公之志焉

廿二日曉嵐師招集思豫堂觀劇是日得辛楣師書廿三日得賡廷書

法先王論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曰法後王可也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嘗試論之未有治本有治跡治跡者闕一時而輒變者也雖起先王於今日猶將順時之宜而為之況後王乎記所謂得與民變革者是也治本者亘古不易者也雖更歷後王其變至於不可紀極而其本未嘗不與先王同稍一忽之而大亂輒隨其後此豈可以

身論齊俗之見擬議其間乎記所謂不可得變革者是也故孟子首脚  
子言各有當而史公第舉其偏則過矣雖然聖賢之爲說恆慎重於其  
本而不輕言其跡以爲得乎其本而有變有革猶之夏葛冬裘饑食渴  
飲隨其宜而已無容心也苟不得乎其本而徒取先王之跡循之則不  
變革之禍有甚於變革者矣是之謂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  
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雖猶先王猶有禍患沉重以易行之  
身論近己之俗變哉且荀卿子亦既明言聖王之跡矣而史公從爲之  
辭則所以滋後世之惑而開後世之弊者自此言始且夫後世之變固  
有甚不得已者矣井田之爲賦稅也封建之爲郡縣也此豈先王之法  
然而二者猶之其跡也井田之爲賦稅不同其所以因民之產使之相生  
相養者未嘗不同也封建郡縣不同其所以作民之牧而使之相導相  
齊者未嘗不同也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封建必得賢君郡縣必得賢有  
司而後民被其治繼世者不能皆賢先王以爲此無如何也是故爲之  
九伐之制變置之法以防之郡縣之黜陟有較之變置而尤速者非其  
善法先王者乎先王則不徒恃其後之有所防而獨恃其始之有所導  
是故爲之胄子之教使天下萬國皆加意於所當爲治之人而一範之



以正心誠意之學而又推其教化以行乎井田之間使農皆可以爲兵  
兵皆可以爲士後之有天下者苟詳明乎先王之所以爲教而又審慎  
於選舉之際則於先王之法思過半矣故法先王者亦法其意而已矣  
古之治出於一後世之爲治出於二出於一則本立出於二則多爲之  
制度而莫循其本法先王者法其本不法其跡法其教化不法其制度  
以教化馭制度則因時之宜順人心之自然而治道得以制度議教化  
則天下之情僞固有出於制度之外者矣因其情僞之日出而又爲之  
制度以救之古之制度愈不可復而古之教化亦若果無所益求天下  
之治豈可復得此不信聖賢之過也三代以下所爲治亂之跡備矣凡  
其治之弊者必其不法先王者也凡所以成一代之治不致遽見其弊  
者必其猶有得乎先王之遺意者也夫雖致亂之主未有不思救一時  
之弊者也惟其不法先王故愈變而弊愈甚賢君不然卽救弊之際而  
本之以法先王之意故變而不失其治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此必然之理也制度雖詳要之以教化爲本

正人心論 天下人才可造也財用可也理紀綱可立也禍患可弭也  
凡此數者皆天下所患吾以爲不足患也天下之患在乎人心之好利

好利之心熾而數者之患相因而起苟去其好利之心則是數者可以次第而理故言治之本必自正人心始曰何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有靈有昏其有得於仁義禮智之本則一曰仁曰義曰禮皆心所具之理而其所以去昏而卽靈者則尤在乎智之存乎心者其始驗於是非之端其究極乎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其所以持之則在乎義利取舍之介曰心之不正至不一矣昔者戰國變詐晉之世以虛無自唐唐而降以功利豈得曰一去其好利而遂已也曰人之病也寒燥濕衰哀樂憂懼所中不同其所以爲病一也人心之不正也剛柔善惡所偏不同其所以爲不正一也好利則私則天理亡而人欲恣由是而發於變詐則傾危之習成矣發於虛無則猖狂之行恣矣發於功利則卑鄙之情猶欠數者異病而同本故欲正人心必自去其好利之心始夫自春秋以降歷漢唐千有餘載聖賢之道若存若亡其間讀聖人之經能得乎正誼明道之旨誠意正心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已今則不然非孔孟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讀上以是求下以是應風化之盛宜乎非古所及而人心之卑鄙若此何也則好利之習然也夫好利非特貪黷而已利害之心明而趨避之計熟苟安自便患得患失其視聖

賢之教軍國之計教化之源風俗之本皆適足以爲牟利之具其念慮則非利不動其議論則非利不發其營謀則非利不爲心之不正至於如此則人無以爲人無以爲人則貽患何所不至正之奈何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庶人有趨嚮然而爲公卿者實爲士大夫者衆士大夫之讀書設道與公卿同而其所爲砥礪廉隅介然自守之節又非必有所待於公卿之激勸故正人心者亦正其士大夫之心而已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董生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因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事也使天下士大夫而皆服膺此言則其於正心也庶幾矣公卿士大夫之心正而庶人之心亦無不正上下皆正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風化旣成古道自復則推之政治之間何有哉

朝議大夫巡視天津濟寧漕務掌戶科給事中溫君墓志銘代嘉慶二年六月十五日掌戶科給事中太谷溫君卒於天津使署年六十五長子今布政使承惠方以陝西兵備道督勸禦軍中次子工部郎中承

志奉匱旋里權厝於某鄉某原越八年軍務大定承惠自陝西移任河南

觀陳情乞假營葬遂以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之新阡元配蘇恭人繼配杜恭人並祔禮也先是承惠將入都過余泣語曰惟先人夫志忠孝迨彌留猶手書以公爾忘私為勗會軍前亦需人某遂留滯至今負罪甚大惟寬宥之事尚有待惟公可我以銘既復具書詞及行狀以請余知君久弗可辭為叙而銘之按狀君諱某字某號某乾隆十八年副貢生二十五年舉鄉試三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遷山東道監察御史掌道事轉掌京畿事道晉掌兵科給事中轉掌戶科累階朝議大夫以檢討主浙江省鄉試督陝西甘肅兩省學政以兵科巡視中城以戶科巡視天津漕務又兼巡視濟寧漕務其間校書殿閣巡察倉儲監督振濟靡歲殆無虛歲為主試以同主試者病闈卷萬餘皆躬自蒐閱時稱得士為督學以教化為先誠士子敦品行守法度甘肅逆回變起凡回民之隸諸生籍者無一人及於亂為巡城值天津河間二府歲饑民多流亡

高宗皇帝特詔振卹君復上疏請修各府縣城垣以工代賑得略曰飯廠

之設就食者二千餘人計十厰凡二萬餘人城外五厰人復不少

皇上恩施已極優渥惟本處饑民尚多宜預爲設法各安其居伏思現今保定天津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俱有應修城垣若及時興築俾災民趨儲力以資口食則未轉徙者不致<sup>再有</sup>流亡已轉徙者趨事赴功亦尙聞風歸里庶足推廣

德意於萬一得

旨俞允中城有鉅蠹因賄成訟卽按律立治其罪爲巡漕躬詣水次督率疏濬漕艘得遠行無阻會濟寧巡漕缺

特命兼攝蓋異數也是歲以全漕竣事較早各巡漕並邀

恩議叙而君已不及聞

命矣方君視學陞辭之日

天語褒獎有明白誠實用汝尚不止此之諭

聖主知人之哲已洞鑒於十餘年之前使天假君以年所建樹詎復可量而中道齋志弗究其用然及君盛年兩子俱以功名自奮布政君金革無避用益光遺緒而大之教忠之語謹佩弗去口則君可謂不沒也已君孝友和平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交無睚眦之怨官京師讀書刻苦

如寒素所著有論語輯解及箋注尚書考工記春秋三傳孟子評選杜少陵李義山集凡若干卷藏於家曾祖某庠生

贈武功大夫祖某候選州同知父某庠生舉鄉飲大賓祖父並

贈如君階官母曰

封太恭人車氏蘇恭人候選通判滋昌女杜恭人上蔡知縣先瀛女咸有婦德孝於舅姑尤通曉大體詳君自撰行實中子三人長卽承惠次卽承志幼曰承思側室姚氏出女四人壻候選府經歷白士杰諸生蘇應培其二許字孟毓淳侯鍾閣幼未嫁孫三人啓鵬某官啓鼇啓熊孫女一人銘曰 君之先世爲德於鄉開徑表術厥聞孔彰武義武功始著

朝籍棟宇交輝旂常增色惟君篤生蔚然有文書讀東觀賦成凌雲

帝曰欽哉汝作司諫爲啓爲沃無悼後患謂君勃焉而胡忽焉孰推以人孰推以天有子善述洵受純嘏我爲之徵以諭來者

劉太安人葉氏七十壽序代嘉慶元年春余奉

命典禮部試凡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而惠州劉生名載居其一旣

廷對

制旨第其高下試諸司生得主事吏部越四年以外艱歸其里又三年

復來都門則部中需次之人三倍於往時凡資地優而年勞淺者皆沈滯無以自達一時人士頗莫倖有破格之

思獨生處之恬如無幾微不平見於詞色於是知其為能自樹立者又明年九月日為其母葉太安人七十壽辰先期請余一言將郵致諸其家以備介壽之危余既諾之已而思世俗之人所以壽其親者類多以富貴利達為親娛今生自射榮升

朝同時得官之士往以次遷秩願獨以年勞之淺廁需次之末又去親四千里而遙恐倚閭之念默不自得而何以娛其親不知通塞遇也憂樂性也不以所遇易其所性者道也士苟能自樹立雖極否阨抑塞之境猶足以榮其身而娛其親況乎榮名而筮仕乘車而食祿其所為沈滯不過偶遭其時而

聖天子與賢執事又嘗思所以振起之方大顯其用固自有日而何為不足以娛則使有捷徑於此可以取超擢於一時以震耀世俗之耳目吾知生必不為此吾知太安人必不願生之為此也昔尹和靖之母願其子以道德顯而不以科名顯豈太安人所見而顧弗遠是哉或又謂生既無意於富貴利達矣去其親四千里而遙恐倚閭之念默不自

寄輓芝房兼訪遺著 初聞山間信還疑回首依三泣路岐投老功名  
空復爾百年文獻更餘誰雲亭字有侯芭問江水篇無鄭翼唾寄語朋  
儕好收拾流傳猶待畢生期

七月二日諸同年集金氏園亭四日得望亭師書七日重遊善果寺八日  
送英秋崖之官山東十四日弔袁魁木太安人之喪十七日十九日兩得  
家書

好善論 自古人主保有國家莫不欲安而惡危喜治而厭亂然而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其故何也蓋納諫與拒諫之效不同也然吾觀自古人主係有國家亦莫不知納諫則治拒諫則亂自非大無道之主鮮有甘心於致亂者然而納諫之日常少拒諫之日常多何也則大臣好善不好善有以導之也語曰將順其美將順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納諫者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逢君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拒諫者此之不可不察也夫以大臣都高位戴殊寵一以爲心膂一以爲股肱宜其感激奮發日夜竭其思慮以講求天下之利弊汲引人才獎勵敢諫之士以期致君於堯舜而顧導君以拒諫何哉蓋後世之爲大臣者非盡以德舉也其間固有因緣遭際躡取顯榮於一時者其平居既無進思盡忠之節其啓沃於左右類多猥瑣齷齪因循拘牽之論見有侃諤二譎二稍能尋求乎治道者愧其言之不自己出而適足以形己之短是故不必糾彈之集於己而導君拒諫之心已膠固於中而不可解矣其甚者拒諫之事既成且謂吾君本不喜人之諫諍以杜天下之口於斯時也雖有願治之君英斷自己猶以爲此大臣也用人勿疑之意謂何故姑欲保全之以存國家之體及至斷乎不可保全而後去之而禍患之形固已成矣嗚呼國家亦何負於若人而必快其一時之私

意以釀成數十百年之禍患哉然而如此之人往二接時而有此之不可不察也夫自古人主暗昧不明任匪人以拒諫者多矣試以英斷願治之主言之漢文帝虛己納諫衛士上書止輦受之然賈誼之論則絳灌以爲羸踈武帝嚴憚汲黯至自謂不聞黯言又復妄發然公孫張湯之屬則欲因事誅黯唐明皇初用姚崇之言使羣臣小大皆得直言無忌諱謂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其後用李林甫則周子諒擗死於朝宋仁宗開天章閣召韓范富使盡言天下之事其後唐介劾文彥博則不免於貶竄此四君者皆賢主也然其臣猶如此由此觀之大臣不與拒諫期而拒諫之事自至拒諫不與禍患期而禍患之端自集仁宗幸而得彥博故天聖慶曆之後尚不失其爲治明皇不幸而得林甫使開元治不終藩鎮之禍至與唐相終始此非<sup>豈</sup>往事之明鑒與孟子曰夫好苟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矣至嗚呼千古之治亂安危未有不繇於此不可不察也

秦三十六郡攻跋 右秦三十六郡攻辛楣先生所撰以班志校之確不可易難者曰晉以後之說固不可盡信矣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

下以爲三十六郡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六國表所載盡同豈非三郡增置之徵曰不然也本紀三十五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由始皇二十六年至二世二年適十三歲是越君之降在二十五年三郡之置在二十六年故二十六年已有南至北嚮戶之文三十三年特取陸梁地以附益之耳猶之二十六年已云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而三十三年又有斥逐匈奴以爲三十四縣之文實則所取止高闕陶山北假中而並河之塞未之改也豈得謂先生不徵之史記耶難者曰南越之傳則固可據矣本紀昭襄王三十年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東越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則秦固有黔中閩中矣今先生曰無此二郡何也曰本紀言始皇立時秦已并蜀巴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無黔中之名則此郡已廢矣蓋當時郡縣廢置無常也東越傳言以其地爲閩中郡而先云廢爲君長當日郡縣皆置守令而閩中獨以越王後爲君長則後之後世羈縻州縣耳故不列於三十六之數也曰後漢志武陵郡本秦黔中郡非耶曰班志注曰武郡陵高

帝置則後書非也如廣川國景帝置而後書以爲高帝置此豈可信耶且先生非好辨者也此攷以班氏爲主而證之班史遷無不脗故知紛紜之議非矣

△書趙遂樓所藏舅氏書牘後 武陵趙侍御慎畛少喪其父心菴先生奉其母夫人之命從學於其舅氏王春埜先生既成進士迺取平昔論文書牘凡若干條彙爲長卷座主曉嵐雲門暨翁覃谿戴紫垣四先生既題其前矣已復持授其同年生元和陳鶴曰子爲我識於其後鶴受讀之竟迺復於趙子曰吾子所不忘舅氏之教而欲表章之者四先生則既言之矣鶴雖罄竭思慮復何以加且吾子亦安用夫贅言爲耶趙子曰雖然以我之交於吾子也子必爲我一言鶴曰唯之夫五倫之教聖人所爲本諸天教者至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皆知之而必繼以朋友者以爲道必有牖而明事必有相而立故嚴之則爲師而廣之則爲友師亦友之一倫也然而其道尊其事之尤不敢不盡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師又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在三之義所以隆也由是而同門爲明同志爲友皆以廣師之道而相切劘焉故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爲仁之資也故古之君子尊其師未有不重其友重其

友而尊其師愈可知也後世師道不立爲師者既無以自遠於古人其弟子於師則況二焉至於朋友之變又有甚焉者然則天敘之典殆可廢其一耶吾未見廢其一者之能厚於其四者也噫自吾所見數十年前其風甚厚也及吾所聞百年之前其風又甚厚也蓋無敢慢其師而褻其友者若趙子可謂能行古道者矣行古道不已則必將卓然有以自立而人亦皆有所感而興焉此則鶴所區區致望於趙子者也故終爲言之

秋林集序 秋林集者無錫諸生陶君之遺詩也君諱瀚方伯正中子好學家富於書披覽不少輟年二十餘遺疾食輒鯁餉每食不能盡一盂然讀書益力足不出戶垂二十載顏其室曰蟄存最後慨然有用世之志易之曰春谷而君死矣所作詩古文辭各一卷以秋林自號因以名集夫人所不可磨滅者志也世家子弟倚其門第取科名致顯達者所在多有然往二沒世而無可述君刮磨純綺習委已於學問一阨於病再阨於年可謂不幸然使人哀其志而歎想其爲人所著作雖寥二又使人卽其所已能而惜其所未至則君之所就固多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爲人因更其名考長卿生平惟奉使通西南夷一事不足與

抗秦安趙者比顧獨以詞賦名於後世今君亦慕相如手錄其傳題其  
端曰尚友然并不得如長卿之稍二自見於世其所存僅止此二尤讀  
君詩者所為歎歎太息不能以已也君卒年三十有九又三十九年其  
子銀以孝廉謁選吏部邂逅鶴於都門出遺詩屬為序且為道君之遺  
事甚悉爰為敘次如右惜乎未得見君之古文辭也

上辛楣先生 六月廿又二日接奉誨言并秦三十六郡漢百三郡國  
二攻反覆研究覺班氏本指為後人所清混者得此而始白雖有辨者  
累百不能易也輒不自揆撰為跋語一首以推演夫子之意非謂細流  
土壤尚足補益高深特區二之意有不能自已者耳鶴自早歲即嘗有  
志於古人之業中間專於外患蒙於俗塵中於顛頓潦倒因循怠惰之  
習失時不學老大無成私心愧悔戚二無已而每奉來諭必以撰述相  
勗戒我之思等於生我鏤心鐫肝詎足為喻立言垂世本非易事每覽  
昔賢潛夫申鑿之作昌言中論之篇雖不盡同要為於世有所維挽救  
正如鶴淺陋詎能逮及又平昔受病由於出之太易陳言長語一時並  
集而於憂二其難之境寡未有得所以不及古人尤在於此然亦不敢  
變其面目故為艱深以自文飾惟其意有所見而務欲達之庶幾所見

漸以高遠而所以達之者亦漸以爾雅此則鶴之區二所欲期之歿處  
者也近日所患在於酬應之作過多益復散散可笑求其稍有意緒可  
以存錄者十不得二三不知於此事果能有成與否然區二之心則猶  
耿二而不能自己茲錄呈近所作論書後序書傳等凡十首伏祈垂鑒  
又舊作兩漢郡國考一首亦以奉呈並冀詳加扶摘以開迷意以開迷  
惑承詢垂補官之期此時竟難預必特以去歲彊顏一出不欲再以肩  
肩去來貽人姍笑故始復留滯然部曹之允濫無過於今日實無一事  
可以自見恐少遲一二年終當作歸計耳近又有改就歸班之一例頗  
爲捷徑特鶴自以艱窘已極恐有脂膏自潤之嫌亦明知不能以一孱  
謀夫力挽外省沈痼之精故決計不爲要非有所戀於京曹也

程太恭人壽詩

詞年程儀部  
體常之母

介山迢遙接汾水中有絲之上宅由母

能借隱子好善高風亮節千秋傳扶輿清淑氣不息後來何代無古賢  
遭逢顯晦各殊異松筠冰蘖今猶先壽母家聲自麟閣天桃早賦儀無  
愆重闡歡養這喪冀艱辛早藉弱質肩無何玉樓召長吉歌成寘鶴猶  
芳年撫膺雀踊誓身殉絕粒自微軀捐立孤大義迫嚴命寒鐙敗壁  
空憂煎思勤拮据養復教毀巢何計能安全古來節義必昌後天意往

往相垂憐鳳雛毛羽一旦滿丹山萬里飛踰躡祠曹儀曹職清要教忠  
有自心彌虔幽光苦節忽昭著

旌門綽楔方巍然

聖恩稠疊賜服命紫泥翟第輝華筵始知否泰事有極但秉大節無顛連  
得名與壽理可必栽培自見脩盛延介山二高汾川長寒松翠栢爭呈  
妍如山如川爲母壽祝一觴敬值成新篇

八月七日秩山虹江集貫亭寓小飲十日弔筱南尊人有亭先生之喪十  
八日芝軒寓飲十九日得虎觀書廿八日送筱南還青浦廿九日貫亭寓  
小飲三十日得筠巖書是月得家書二

凌戒甫以余九世祖

文學故園

作詩入許擊雜詠仍錄副見示余因作此以

寄廉吏不可爲兒孫苦飢餒蕭然水竹園乍構亦旋毀此都憲以給

屬備後事養止四金歸田後承事不兄弟蝸廬遷既屢鴻爪跡已改空

將蘭圖名照耀朔文采當時盛交游諸生滿堂陸先聲起東林豪致師

北海先文學及門凡數百人塵上客常滿焉慚余數典忘汗顏誦家史珍重土風操憑君

庶千載第二聯下註應移首聯下

酬吳愈愚見憶之作 新詩遠自故鄉傳悵望雲山思渺然蓮社想留



高士楊水嬉應倂孝廉船一家風雅饒詞賦謂松坪侍御十載丹黃富

蕭編愈愚長江慚愧故人空索米縵袍襪滯幽燕

雲谷同年

楊烈女傳

烈女姓楊氏名貞宇四德常熟縣恬養莊人父曰桐山母

陶氏烈女少喪父稍長讀書通大義善鍼黹母氏奇愛之年二十許字  
邑諸生金廷鏞越二年廷鏞死赴至烈女不言亦不食母氏懼其死防  
守之累日慰喻百端且許奔喪成服始稍食自是却鉛華撤簪珥終  
歲素服意凜如也其明年有閨名者至烈女偵知之謂其兄若嫂曰必  
如是恐不能終事吾母矣皆曰何至是烈女默然時方爲母氏製衾褥  
日將夕縫紉完好刀尺聲鏗然頃之趨歸寢母氏訝其久不出往視之  
則已自經矣時嘉慶五年二月四日距廷鏞之歿適一歲先是烈女世  
母王氏早寡守節衣食於十指烈女獨敬事之異常其貞烈蓋天性云  
烈女既死族黨及媼戚知者咸傷悼之母氏尤慟絕以不從其志而致  
其以身殉也乃以篋歸金氏而葬又以其事上諸有司請於

朝得

旌表如制其從兄中書舍人景仁以事實請爲余爲傳俟史氏采擇焉論

曰世以歸魚甫之說謂未嫁而殉所許嫁之夫爲非禮其實不然魚甫

記湖州張氏貞女謂昔嘗著論云爾然高明之性聖人所不禁亦猶微  
箕比干孔子同謂之仁則固悔其少作矣謹案

欽定禮記義疏以殉所許嫁之夫為從父初命故

列聖以來旌表者比之烈女之死固深得乎禮之意也或又謂烈女匿歸  
金氏嫌於嫁殤此又不然禮禁嫁殤謂始未許嫁如魏武明之子女耳  
若許字之女從一而終此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可以義起姜園  
蓋嘗言之夫烈女之生母氏既許以守志其死也以問名者之來可謂  
從容就義求仁而得仁者矣

九月七日秩山寓飲

九日東又州 客中又值登高日 醉裏偏思落帽狂 借問詩人薛太祝  
三秋一日意寧忘

十四日祝蓉裳太夫人七十觀劇

序 余為諸生時則聞今戶部郎金匱楊君蓉裳名後得見其詩文諸  
集又聞其守伏羌之功嘉慶七年車來都門始識其為人粹乎其容而  
溫乎其言心甚慕好之已又得其弟今四川布政使荔裳詩集且知其  
季蘿裳亦才士也余性懶惰好執鄙吝不能數與知名之士遊處亦

不能以心所好爲翁。熱蓉裳獨悵。顧余命其子承憲從余爲科舉之學。越八年九月某日。是爲顧太夫人七十壽辰。復以稱觥之序爲祝。蓉裳所交皆天下英傑士。騁其才藻足輝映一時。以爲太夫人壽。余何能爲役。雖然不可以已。按石觀察作瑞撰太夫人六十壽序。備言太夫人名臣之裔。夙嫺禮教。歸我贈公。相助爲白華之養。及賦寡鵲食貧躬操作嚴訓。諸子迄貴顯。未嘗少懈。方蓉裳之守伏菟也。賊先陷通渭縣。相距百里。賊旦夕至城下。蓉裳念太夫人春秋高。不任驚恐。遣家奉以還里。太夫人曰。人心方洶。豈可爲此。以駭觀聽。堅不肯行。蓉裳始得一意辦賊。其後布政君從征廓爾喀。太夫人貽書勗以公爾忘私之義德之盛如此。自蓉裳及布政君相繼以文學受

上知。敬歷中外。板輿迎養。由吳而燕而秦而蜀。承色笑無一日之違。其福之隆如此。言太夫人六十歲以前也。自六十至七十。又十年。太夫人福愈隆。德亦愈盛。蓉裳以靈州知州入訾。爲尚書郎。遭際

國家續纂會典。以才見選。當論撰之任。方稟成

睿裁。潤色鴻業。布政君自川北道擢四川按察使。晉甘肅布政使。移今任。值四川陝西湖北三省教匪之擾。籌勦撫供儲。侍自禍牙。以迄奏凱。未

嘗不在其間戡定之際益務休養生息以紓

聖朝西顧之慮其幸蘿蒙亦以才自効爲縣丞雲南承憲及其諸弟英  
露爽克世其學是太夫人之福至今而愈隆太夫人之德亦至今而愈  
盛况此十年之中所以荷

國恩之稠疊而介夫繁祉者吾知其必有以也夫潤色鴻業及爲

聖天子休養斯民以益迓萬年之景祚者皆太夫人志也繼自今請更以  
此爲祝

十七日初度

惻 = 騷人心朝來感初度鮮民久自傷矧此見霜露學術嗟已疎孺冠  
詎云誤俯仰三十春何堪更追源 追源事如昨日月忽已今邊暮寧  
不感營競非所任願爲枯桐枝斷持作太古琴一彈再三歎冷 = 簡餘音  
餘音何所寄展卷得師友百行良亦詳所難在能守緬彼窮巷人捉  
衿而露肘志士甘飢寒誰能徇升斗

十八日得李平川及在亭書二十日得家書又得潤田兄雲南書廿三日  
訪巖先生寓飲

荅李平川書 李生足下僕鶴在京師雖抗顏爲師其實相講論者不過

科舉之學非有篤學力行維挽一世之具竊愧師道不立不足感發乎人來相聚者本無多人或得其意以去其情若親若疎求諸古人道義之交無有也足下之從僕講論暫耳僕誠無所啓發於足下足下別去三載有餘以甚暫之交重以三載有餘之別而始又無所啓發足下亦可絕意於僕矣乃倦於四千里外守手書相問訊且言其志嚮之堅非有古人之性情何以逮是有古人之性情則可以爲古人之學問有古人之學問則可以爲古人之事功由是言之則性情者其本也誠得其本則於學問事功也何有今足下乃欲然自謂未嘗學問而奮然欲從今日始此誠僕所深羨而樂聞者也雖然僕亦時過後學者故輒復終竟足下之說夫所謂奮然者誠能自此積學累行無少怠乎忽抑僅有其志也夫所謂欲然者誠能自此視前日所爲無當聖賢乎抑姑以自挹損也夫志不患其不銳而患其不尊功不患其不博而患其不慎深諸經以濬其理博諸史以充其識參諸子百家以盡其情僞此積學之道也孝悌以立其基忠信以達其途廉恥以嚴其介此累行之道也書不能盡讀則莫若先窮經亦不能驟窮則莫若先學禮先王制作之本古今異宜之故皆所宜會之於心而淑之於身者也自有宋儒

者教人以先讀論語孟子與禮記中之中庸大學此不可易之軌轍也  
今日之患在乎未嘗不讀而實未嘗讀耳誠如其工夫次第以求之有  
不卓然覺出乎流俗者耶論語一書聖賢之微言大義具在於是古人  
以之定天下興太平非虛語也今直以爲童蒙之拾誦名場之發覆而  
不知其爲出言制行之本不亦謬乎元儒作讀書日程先四書次諸經  
次古文之不詭於道者與夫考證論辨之切於治道制度身心日用者  
日用者而要之學以道爲志人以聖爲志此其書可取以爲用功之法  
也讀聖賢之書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非惟知之而又行之僕之所以語  
足下如是而已來書索僕所刊詩古文辭僕於科舉之文僕於科舉之  
文嘗欲取徑於先正大家以正後來浮艷佻巧詭炫之失久而知其不  
足以爲學問而所得師傳友教不容盡沒故姑刻三十首以塞責耳若  
著書之事則有志而未逮要之沒齒而不敢汲於目前也僕在此夙  
夜以素餐爲媿相中頗多故人時思棄官作一浪遊而未之能決在亭  
言明歲北來足下若與之偕來想尚可一晤也足下爲古文辭頗簡峭  
時有所作勿憚見寄

滇南文略序代自執事虞氏作而總集與其不賅不備者無論有錄一代

之文者若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海之類是也有錄一方之文者若周復俊之全蜀藝文范芸茂之晉國垂棘張邦翼之嶺南文獻汪森之粵西文載是也夫文之體與史不同而其用則相近史者所以紀載事實詳錄典制尚質而不尚飾用簡而不用繁才足以包舉一朝識足以勸懲千載如是而已文則飾矣繁矣以沈博絕麗爲才而包舉一代者惜其有所闕也以激滌牢籠爲識而勸懲千載者苦其多所檢也故其體不可以彊同然而史非文則雖良而弗達文非史則雖盛而弗尊善爲文者典制誥則帝紀之醇實也工考辨則書志之贍博也施諸箋奏移檄條教誌銘狀述則名公鉅卿之嘉謨嘉猷言論風采也博諸論說書啓記敘題跋箴銘贊頌辭賦則儒林文苑忠孝義烈技術佞幸殊方異域之備紀畢收也合於是則久而愈彰不合於是則不足以傳世行遠故曰用與史近余嘗謂一代之文卽一代之史也一方之文卽一方之史也錄一代之文也宜嚴錄一方之文者宜備錄一代之文者刊落浮蕪含咀英華恆審於棄而精於取所謂完然爲一王法是也亦猶紀傳編年刊譜竹帛不可以少蕪穢也錄一方之文者闡顯幽潛網羅故失恆博於取而謹於棄所謂欲求不可忘之在人是也亦猶圖經掌

記垂諸方隅不可以稍漏佚也雲南地處遐遠始唐開元以迄乎元憲宗之世隔聲教者六百載其文常若後於中土然自漢而降作者代有今日而聲名文物歷久逾盛則一方之文不可以無錄休山袁君某乃慨然以表章先賢綴輯舊聞爲己任偕其弟某友某二共相撰次得一百四十八家之作爲文八百三十有奇勒爲四十七卷名之曰滇南文略蓋先是有滇南詩略之輯故類而命之抑其意猶欲然求所以補其闕遺正其踏駁其編次不限於一時其稽訪不私以一耳目語曰沿流而下苟不止必至於海命名所以志也若夫所錄文多明及

國朝人之作而自唐以上尤鮮則自文苑英華已然不足爲袁君病矣  
十月五日坐班六日恭祝

萬壽同貫亭秩山虹江彭桐莊遊極樂寺七日得家書又得相圃愈愚鐵  
芸子仙南雅書十一日吊辛敬堂尊甫先生之喪十二日買車恭送  
孝淑皇后梓宮是日至彰義村同李南溪方雪浦黃青圃吳燮堂帳房宿  
十三日至良鄉縣之揚武屯借民房宿十四日至房山縣之半壁店帳房  
宿十五日至涑水縣秋蘭鎮借民房宿十六日過易州至古謝村帳房宿  
十七日至



太平峪未刻回車二鼓至易州東關外借民房宿

野店接城闌蕭蕭易水濱夜長渾似晝冬暖恰如春窻月照逾朗村雞唱復頻敢云行役殆來往未經旬

十八日涑水縣城外飯涿州之松蘿店旅店宿十九日寶店飯良鄉縣東

關外旅店宿廿日長新店飯申刻抵寓廿日奉

恩旨交部議叙廿四日貫亭寓飲廿五日滄雲先生寓飲廿六日滄雲先生寓宿是日得家書

十一月二日諸同年集吉祥祠飲兼送劉待園金靜庵蔣念亭之任四日弔尚書彭公之喪

余始遊庠實為公所取士自在部後公事外未嘗一見因為輓聯以誌

云省闈絕趨塵禮別嫌疑公所諒橋門沾教澤價增題品意寧忘

七日得家書二八日得彭吾岡書十一日同又州式齋觀劇夜歸寓得家

書聞二姪奕豐之變為次以哭十二日同姓木癡來執贄卧疾五日廿八日遂樓寓飲

十二月二日弔黃春池太宜人之喪十二日請告五日廿一日封印式齋來寓廿二日同司集宴滙堂餞劉之饒州守任是月得家書五

尚幸翰林院頌代臣謹言臣伏見我  
皇上臨御以來夙夜兢業仰惟

高宗皇帝繼

一祖

一宗之烈

生德神功超乎萬古大經大灋永無數至於

加意右文作新多士悉本乎重道覺民之意為億萬年所當法守迺八年

七月

詔曰翰林院為儒臣文藪規制甚崇乾隆甲子年

皇考高宗純皇帝曾經

臨幸明歲又屆甲子朕當踵行斯典詎吉親臨用光文治羣臣聞

命忻悚恪恭將事迺新闢宇并垣墉整棖榭恭修

至聖先師之祠旁及詹事之署祇肅潔清以俟越九年二月癸亥

皇上迺啓青陽飭鸞路虎賁先趨條狼呼蹕一時在院諸臣自掌院學士

以及諸庶吉士延頸跂踵望

穆穆之光聽簫韶之美罔弗歡欣扞舞以為爰自唐虞迄於三代亦或者

傲知人詩詠吉士儒臣榮遇伊古有之三代以下載籍具在集賢饗燕瀛洲圖畫侈爲美談軼世間見然而北門地私供奉流雜登瀛抱槩之譏鄙陋崇諉載諸史冊以爲鄙陋崇文之意蓋亦闕如從未有

將命法駕被以殊榮以

聖繼

聖先後合轍如今日者也欽惟我

皇上憲章

前典式廓丕基鋤大惡禱稷莩朝廷清明四海順序猶復

惇誨故老廣勸學官又

加恩文學侍從之臣鼓舞振興俾爭自濯磨積學砥行以爲天下人士樹

風聲導先路勉二循二希賢希聖以丕承

崇道尚賢無疆之治時惟我

聖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之極軌臣山左下士遭際

昌期忝竊九列伏觀

聖意淵深鉅典景燦輒不自揆撰爲頌言一章推原述往古述鑒初原本道

德以發揚我

聖聖相承之盛，美振興文教之至意，垂之於無窮。謹拜手稽首以獻詞曰：  
臣聞遠古文與道一，倉頡沮誦爰作爰述，降及唐虞，其書渾二，帝典王  
謨，百代所本，忠實遞尚，至周益詳，攸造攸因，其文孔彰，太史執簡，柱下  
明道存乎其人，識大識小。

天開洙泗，斯文在茲，嗣音彬二，習禮敦詩，微言大義，炳於六經，千秋萬歲，  
河嶽日星，歷歲而劉，神祖聖伏，經師守殘，時曰樸學，石渠虎觀，說經紛  
紛，孰云其靡，猶古之文降及東京，益支而漫，史氏甄錄，文與儒判，昌黎  
發憤洛閩，斷二或從或違，或漓或溥，迺分為三道，學有傳，大道將裂，不  
該不偏，二千餘載，斯文遞衰，無往不復，孰細維之。

聖清撫運，奄有禹土，道法攸存，乎其人，同符上古。

太祖肇基

太宗成功，集我

世祖車書，大同天戈，方揮首重文教，選士設科，興學立校，庸建天官宏文

國史秘書三院，羣才是儲，讀書禁廷，著籍省閣，黼黻贊襄，論思獻納

聖祖續緒，制作日新，鼙鼓軒舞，人文振二，迺  
飭士子，勸以德行，修明羣經，陶鑄服鄭，延舉制科，前史共刪，擬英，擢華，頡

頤馬班一藝不遺明道是嘉六十年紀燁光華

世宗垂光首崇

闕里以聖爲師尊乎一是迺

詔儒臣行誼是甄煌：

懿教教俾爾率循於穆

高宗敬

天法

祖制科再行經學特舉三禮既定四庫迺修宛轉石室精稽博求文以載

道屢

詔訓飭玉振金聲大成斯集賈乎邈哉大寶

親授聖聖一家亘古罕覯維

聖天子濬哲文明嚴恭寅畏揚烈觀光旰食宵衣於茲八載黎民於變海

隅率俾迺稽憲典迺啓方冊

高宗攸行是儼是則

謂時翰林是曰文苑長安之街廨宇攸建往歲甲子經營甫畢

高宗眷焉於焉駐蹕集賢稽古

天章攸題搆之堂楮於赫有輝掌故冊書詞臣攸紀重道右文并以  
睿旨景邃延洪歲時適壇六十年來海宇清宴重開甲子文治益昌

高宗攸貽億載無疆凡治有要成憲是監大猷具舉庶事用誠維此詞曹

往歲甲古所重隆儀茂典曷其弗用迺誦吉日迺

命法駕衛士羣趨詞臣拜迺樂奏莖英詩賡喜起仙仗逶迤

天顏有喜迺中展禮

聖師之祠羣士在列威儀孔時以獎人文以勗道德凡茲多士尚慎學殖  
睿慮既昭百寮咸懔實欣實感實奮實省維茲翰林始於有唐秘閣冊府  
命以匡襄雖崇其選亦雜其品相尚以浮相取以濫於維

聖清奕世重熙摩義漸仁挾髓淪肌以翼以引是生是成初為盛事被之  
殊榮維是殊榮俊髦在宥武歌武舞如疇如覆三代以下教化衰微惟  
我

聖主作之君師亦在末代堂廉賤否惟我

聖主臨之家人父子被是殊榮益相教勉烝二咸乂士風丕變頑金齊躍

小草共欣相告相勸伊道匪文輪轅攸載無取徒飾豈惟詞章雖蟲篆  
刻寶興有典德行是砥豈日旁求更駕跡弛維迺考篇章詠詠涵濡棧

樸菁莪是詠是敝維

帝作人雲漢爲章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濟多士爲楨於

國令聞令望其儀不忒迺布著榮發易以占卦有否泰消息是參惟

帝財成萬物咸觀如雲從龍如風從虎君子豹變炳蔚其文拔茅以彙觀

帝興賢達聰明目

皇建有極敘時錫福光天之下萬邦黎獻育俊有宅克灼見迺奏大樂

中和孝友以樂嘉賓以教胄子維

帝陶甄幹以鴻濛復禮節性易俗移風以雅以南歌商歌齊神人以和庶

尹允諧往古來天地上下維時緝熙歸我鎔冶儒以道醇文以道興

聖聖相承久道化成已治已安益高益深聲教攸被東西朔南東西朔南

達於無外萬祥畢臻麟遊鳳翹巖穴具起重譯偕來遠開辟靡端坐以

釐維時殊榮

高宗攸初維

帝繼之益端所嚮

高宗攸初勒爲盛典維

帝繼之丕承丕顯立乎今茲邁乎古初治統道統媿乎唐虞媿乎唐虞

今邁伊古罕擬臣作頌言垂示無上

又頌三首未錄又論二首又詩四首並未錄

又賦一首維

聖清七葉龍集乎甲子之歲

皇帝特以萬幾之暇

思加乎侍從

駕幸乎清閼蓋循

高宗純皇帝之舊典而欽承

文思也維時百度惟貞寰海鏡清四方升平人文載興綏我萬邦時和年

豐黎民於變重譯率從迺布方策稽

前謨六經大猷悉垂爲億萬載之令圖而一豫一游亦必寓道重右文之

旨以嘉惠羣儒此六十年之

豐功偉烈所以度越百王而

聖天子羹牆如之見所爲序小大之政而罔有或踰迺

發德音詔所司太史練日奉常習儀厥有廡宇以命工倅凡漫漶與傾敝



威葦之而新之旁及詹事之治首崇夫

大成之祠有麗有翼以肅以祇繕完潔清美待令時二月初吉日維癸亥

和風翕習以迎韶旭日曠曠以煥采

皇帝廼開青陽駕倉龍條狼呼蹕虎賁趨風旌旗飄颻以拂雲天香氤細  
縕而載路望

翠華兮逶迤遂莅止於玉堂之署繫斯署之初造傍玉河之滌泱中掩

以靜深外軒而闕敞周廊穹窿兮風疎飛簷削兮霞上櫺乎何

瞻就而有輝麗

璇題與星榜集賢稽古者

高宗之宸翰儲才勸品者我

皇之嘉獎雲漢兮昭回奎壁兮爽朗惟協

帝而

重光合萬方兮欽仰學博乎載籍道尊乎

尼山

特展禮而告虔示羣才以所躋攀廼設

黼座啓論堂授几有緝肆筵並張

一人端拱以悅豫百寮承事而濟濟惟親。而貴。自屏藩以逮宰執。越  
羣卿之舉。至亦多士之咸集。肅。兮列侍而無愆。雍。兮稽首而拜。嘗  
夫玉食騰羞。執爵其人。孔多禮備。樂舉威儀。孔時。五聲有楚。珍錯維旅。  
則酒正之六代物不忒。而外饗之百品時叙。大樂既奏。其音鏗錫。則周  
之宮懸六代。而虞廷之蕭韶九成。率舞交作。事正史傳。則貞觀之瀛洲  
作圖。而開元之集賢名殿。大禮備八音。關羣卿北面擁俎親徽。

皇帝聖橋睿藻運

宸思垂之為法。則播之為聲。詩分韻之作。盛乎唐。栢梁之體。創乎漢。既三  
解八人之悉罄。其惟材亦百有餘士之共中。其芹獻爰繼進。而迭奏頌  
雲之紉。縵惟累洽。而重熙信先華之復旦。於是羣公卿咸進而躡言曰。  
臣聞十日十二辰。相配肇乎甲子。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堯舜。而大  
備後世。因之禮樂文章。皆從此始。故古人用之為元。而史氏編之為紀。  
惟我。

高宗皇帝之御宇也。越九年而歲貞乎闕。逢川嶽效祥文。軌大同蓋續  
三祖。

二宗之烈也。受報而收功而

聖心之治益求治猶凜然於如日之中繫

臨幸之隆儀合衆材而陶鑄猗

景祚之延洪適協乎重開甲子之白是知

聖人先

天而弗違固已創非常而垂裕而

作人闡遠之規又奚啻百獲而一樹故天下皆化成於久道而詞臣尤特

承夫

恩遇也維

聖皇之嗣服宏鉅典於

授愛伊經傳所罕聞歷萬古而一覲洪惟

聖孝之淵深德日新而政由

舊逮斯典之率循亦自

天之所祐故初舉在六十年之前而踵行在六十年之後尊嚴

先師崇聖也於

經筵之次日勤政也一日二日萬幾無曠法

天也俾天下人士鼓舞振興而不能自己樹人也紹

高宗之攸行而服之無畧述

事也觀乎人文極渾=灑=之盛文治也維

聖主之舉事必衆善之咸備故推而行之則震古轢今而五帝不足六

王不足四豈特懷鉛握槧之徒相率頌揚以爲盛哉乎斯世而已哉頌

曰於赫

聖世煥乎有文茂儀載舉繼=繩=維此茂儀

高宗攸始我

皇繼之益昭盛徽

高宗攸始出典入謨我

皇繼之超唐軼虞超唐軼虞巍=蕩=出典入謨亘古無兩歌詠既畢秩

宗進奏鳳凰巢乎阿閣麒麟翔乎文囿迺

頌珍賜出上方律裁杜陵之細硯選端谿之良色燦爛兮文綺氣芬芳兮

佩囊於是

乘輿弭節

天顏有喜第羣下之嘉頌授史臣而爲紀臣愚職隸司空才非載筆惟葵

藿之微忱每傾心而向

日觀盛事之喬皇輒竭才而商榷鄙東觀之餘文陋石渠之往錄敬延跂於

天衢望

清光之穆 = 祝

聖壽兮萬年合巖穴梯航而共承乎

錫福

桂門記

陳子卜居宣武門外陋室數間取陸魯望詩意名曰桂門而

德清蔡生甫爲以小篆書之揭諸楣間久之客有過而笑者曰若魯望

真能幽栖者耳吾子前棄官而歸未及二載又汲 = 而出何魯望之羨

而取諸此陳子曰唯 = 否 = 夫吾之所以汲 = 而出者吾之志也然而

有取乎幽栖者吾之幸也而不見夫野人之負暄者耶知負暄之適而

不知虜履細旃之樂其陋也如此然且區 = 欲致獻諸吾君其誠然也

幽栖者非甚不得已則亦其見之偏耳吾固無取乎彼雖然遼東之豕

負其異於衆也見羣豕之皆白則慙然返矣秋水時至河伯顧而甚樂

遊於北海若之門則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今吾幸生

聖明之世天下已安已治草野之下所爲千慮而一得者未嘗不以次興

革其它所爲迂濶疎之而觀於事情者言之而莫聽熟計之而以爲不可行而吾又無言之與熟計之 = 責方且竊位而苟祿旅進而旅退側身賢士大夫之林有是人不加多損是人不加少吾又何爲不可以幽栖乎然而姑徐 = 焉徘徊以處焉貪戀

國家養養之恩而不敢爲悖 = 之去此小人之所安而亦聖世之所容也然則幽栖者未始非吾之志而汲 = 而出者亦未始非吾之幸也客笑而退遂次之以爲記

書碧血錄後 楊左之獄千古同憤當時宵小亦知其不足以服人之心故謂左公於北司有屈詞而先擬志始諸書載之明史葉亦取其說說余嘗謂君子能不顧禍福必不能不顧是非以羣小之誣蟻汪文言所忍死不承者而謂諸公承之無是理也且諸公當日所處卽中智以下亦知其必死謂猶有留其身以有待之心亦非事情也當日獄事甚秘外人本不能悉觀此錄載楊公血書至爲獄吏所竊而魏長君所述見聞尤詳彼親子弟所聞尚不過一二語而委曲密謀旁人何自得聞之左公屈詞之說蓋卽羣小造作以簧惑天下者不足信也

嘉慶九年正月嵇亭自訂

讀書改過齋叢錄

嘉慶九年甲子余年四十八在部

正月十一日劉竹湄寫飲廿二日開印是月得家書四

余歲初欲上言澄汰冗官書稿已具又欲隨衆獻賦松巖又州虹江皆以爲不可感其意作一律誌之并答彭水部相也曾經拂袖詠歸與重踏春明計本疎金擬莫邪猶寂寞花當藩溷尚躊躇延思匣下思投賦光範門前欲上書爲有素心能直諫免教淚滯步兵裾

答虹江 昨得手書已自毀所作詳具松巖處復札矣弟足下謂當爲古人之實不當循古人之迹此則未然蓋迹猶實也實猶迹也循古人之迹然後能自進乎古人之實不循古人之迹其能爲古人者鮮矣今之依阿洪忍無所建樹者正坐乎此故謂上書自薦之事爲不必學則可謂古人之迹爲不必循則不可又謂科道一官

朝廷因於舊額不欲裁減則尤未然科道政事之源本數年以來

聖天子採納其言見諸施行多矣今之緘默自容毛舉細故者皆自負其職守非設官之本意也自書傳所記有不戮辱諫官如我

朝者乎故謂額外添設科道之事爲不必行則可謂科道爲非設官之所

重則不可鄙見如此望更審之旦晚圖語言不盡意

桂門初稿序 桂門者元和陳鶴所居之所居之書舍也初稿者鶴自撰其嘉慶八年以前所作之古文辭詩歌也於是鶴年四十有八矣其仕宦不達其文采無以勝乎恆人其於聖賢之道猶觀海而未挹其一勺登泰山而未撮其一卷石也其生平所作僅有於此而自知其不足以傳世行遠而猶不能決然棄去猶思自此漸進以及於古人故曰初也嘗謂古之所以爲古人非以其文也以其道耳聖賢之道在乎躬行實踐之間隱微幽獨之際而其所以牖世覺民扶治立教必寓諸文故聖賢之文聖賢之道也自孟子而後則韓子朱子爲之宗其賢人君子憂時病俗而思有所維挽救正則屈子之悲憤賈生之慷慨王節信徐偉長之著書下至杜陵之詩陸相之奏議眉山父子之論冊皆不可不博取其敘事之文述古今來治亂興衰忠孝義烈簡而且詳疎而不漏則必以司馬班陳及溫國之史爲法嗟乎志於是者三十年矣涉獵非學而寒暴無功未有纖毫之得也時有所作多率意之筆然猶以爲所有者僅此也則過而存之夫文章之事本乎道以生而亦能生道者也由法以行而亦行法者也若是者鶴嘗得之於心而不能注之於手



其所刪棄則有初念絕以爲慊而後覺其未至者有觀於人輒相許而於心終未釋然者皆不在存之。列庶幾區。之心猶可就正於有道君子云爾。

論辨第一

周易象象附經辨 法先王論 正人心論 大臣論 好善論  
鄉賢論 貞女辨 辨惑 後梁春秋論 六則

讀第三

讀儀禮 讀禮記二則 讀春秋四則 讀左氏傳 讀晉書 讀

隋書二則 讀綱目若干則

書後跋第三

書手錄讀春秋記疑後 書宋史德祐帝紀後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書碧血錄後 秦三十六郡考跋 書史通釋後 書手錄  
詠史樂府後 書望溪集後 書手錄丙餘集後 書手錄蕞洲問  
嘯後 書清谿集後 書洪編修書稿後 何東甫思子詩跋 書  
年蘭孫小傳後 表貞詩跋 書顧氏先世手蹟後 書陶然亭分  
韻詩冊後 書潁川分祠記後

序說解第四

校補竹書紀年序 重錄族譜後序 張氏譜序 庚申科貴州鄉

試錄序代 李于仙四書文序 秋林集序 避寒集序 哭友詩

自序 顧氏兄弟字序 名字三子說 息爭解

送行壽序第六五

送潘芝軒督學雲南序 送帥仙舟督學廣西序 送趙介山使琉

球序 送石修撰序 送龔北海序 送蔣賓嶼序 送族兄澗田

第二序 送吳生序 送黃侍御序 送年松巖序 送顧南雅序

送吳棟華序 送大學士王公序代 辛楣先生七十壽序 紀

曉蒙先生八十壽序 於望亭先生九十壽序 劉太安人七十壽

序代 劉太總兵壽序代 僧開悟壽序代

書第六

上族父漁莊先生書 上辛楣先生第六書 第七書 答南雅書

與南雅 答徐直卿書 答韓桂齡觀按察書 答夏方米論易

書 示兒書 答李生書

記第七

先祖考墓記 先府君墓記 長姑母墓記 外祖唐府君墓記

外舅誠齋朱先生墓記 重脩三節婦祠記 新脩會館記代 桂

門記 藤花吟舍記 黃西樵先生遺像記 西河湖汎棹圖記

從遊赤壁圖記 漁莊圖記 記改名

狀傳志銘書事第八

本生曾祖逸事狀 蔣慕臧先生行狀 三進士傳 凌先生傳

副將李公傳 族兄韓菴家傳 聞典史墓志銘 王總巖先生墓

志銘 掌戶科給事中溫君墓志銘 亡妻礦銘 亡繼妻礦銘

詩家銘 硯銘 書尹山傭事

頌賦贊文考第九

篤幸翰林院頌代 涉淮賦 吳孝婦贊 弔黃四齋先生文 祭漁莊

先生墓文 祭楊杏村文 同年祭王南沙文 兩漢郡國考

詩第十

古體詩錄存若干首 近體詩錄存若干首

二月八日式齋移館內城十四日李心菴寓飲

對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理問楊君墓志銘 常熟縣之恬莊有草二為善

如古所謂孝友嫻睦任卹者曰守默楊君乾隆五十三年初置楊氏義田大吏疏聞於

朝有

詔嘉獎表其里門嚴君生平凡建宗祠一丙舍二族姓義塾里中義塾各

一義莊一置義田一千二百畝有奇書田一千畝義冢四所葺里中石隄一橋六濟河一先世遺產以讓寡嫂者幾百畝又息銀幾千兩出錢以息濟鰥寡孤獨者七十萬歲後倡振卹者再以母氏慶減佃戶租者三其言曰天地生財原以供人之用之用得其當則吾分與吾心俱盡而衣食亦不患不給其所見之高如此君名岱字元峰守默其號先世本葉氏曾租某撫於楊遂氏焉租某父某並

贈奉直大夫初君之父欲置義田而力弗逮君竟成之母袁氏壽八十有六君垂老為孺子慕顏其堂曰愛日齋曰北堂開池鑿石栽藝花木以爲母娛恬莊距縣城十餘里居人皆務農讀書者甚少自君置義塾進師教之日有程月有課於是學者遂盛君善書八九歲卽能作大字稍暇輒臨撫法帖手錄先哲格言成帙刻檢身錄以言行身心口者自檢考畫所爲夜必記之其爲善不求人知嘗以振荒奉

將旨議敘凡出粟者咸得以名上君獨辭曰恤災誼也豈敢遽邀  
恩獎義田例當上聞乃得坊表如制嘗入贖得授布政司理問非其好也

其後兩子俱官於

朝始以

章恩封徵仕郎晉承德郎云嘉慶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有六配陶氏  
贈安人子男四人長曰景仁由舉人入貲爲內閣中書无

文淵閣校閱次日景誼任工部主事又次景璠庠生景珪幼景仁景珪皆

妾尹氏出尹亦得

封孺人女三人俱適士族孫男六人女三人始君自營生墾於縣之休嘉

橋陶安人先墓及君將葬景誼以行狀來乞銘余與同官不可固辭且

重以余友薛舍人玉堂爲請也銘曰多財而不封殖也世固有之君

獨爲其大者也夫有所受之厥德則厚厥道可久時有耀於後

十五日山右王卜崖給諫招飲命子錫貴孫子貞子成子嘉執贄十八日

移寓太原會館子貞兄弟並來同寓二十日李桂圃寓飲廿七日粵西何

不園州牧招飲廿八日其子昭甫來寓學費亭寓餞秩山是月得家書一

三月八日五木癡來寓八日湯位三來執贄十七日弔賈亭令弟蒂陽之夜

廿日無錫周曉峯來寓齋學廿一日曹崖先生寓齋廿五日山右成荆山  
璞園來寓齋學廿七日送友石之任龍巖是月得家書五

廬州府志序代廬州守張君祥雲以新脩府志五十四卷寓書京師請  
序於余張君以練達之才處繁劇若無事泚政之暇留意一方風俗掌  
故山川人物勒爲巨編任纂修者陽湖孫君星衍元和蔣君棠皆淹通  
博洽之士而桐城姚君鼐以鴻儒碩望爲之是正故其書頗詳贍有法  
余嘗怪前人稱康對山武功志以爲書上七篇而能包舉一切夫一代  
之史義取謹嚴然亦不必略者盡是詳者盡非况鄉邦之志善一責於  
從長一行之可稱一藝之可錄過而存之皆足以垂勸勵至方隅古蹟  
寺觀冢墓列諸篇題所以資博聞備掌錄使必主於謹嚴多所刊落則  
於闡幽發潛之旨既無所取而鄉邦故實披簡者無所尋考此不足爲  
謹嚴而適足爲孤陋也廬州自漢以來代有聞人浮槎金廡之山巢肥  
濡須筓笛之水皆天下名勝今世所傳元和郡縣志雖闕淮南一道而  
自太平寰宇記以下其書具存故當廣搜博採以成一方之典以補舊  
志之所闕略其它孝子悌弟貞婦爲舊志所遺與所未及見者又當兼  
並載以誌風俗之美此張君之書之所以爲善也今之長吏罕能留意

以君能之故樂爲之序因書所疑以質世之談史學者

王晉亭先生遺集序 士之遇不遇數之至不齊者也天下之士不遇者至多而遇者至少或遇矣而蹇躓不自振又或一蹶至於不復此其人皆與不遇者等其不可齊如此於是世之君子汲汲於著書曰吾恃此以償夫一定之遇合猶不能自必而乃取償於千百歲不可知之名其計不更迂其爲情不更可悲乎昔有宋蘇子美罷官非其罪其友歐陽子爲數惜痛恨序其文復銘其墓以爲必行於數百年之後也自子美至今數百年矣亦未見其文之行也而謂足以償生平之屈抑然乎否乎婺源王晉亭先生以明經官吾郡訓導佞直爲僚友所忌中以事斥去其遇與子美類先生早歲卽喜爲詩歌古文辭既廢益肆力焉有所作元二本二彈見洽聞然不自愛惜脫藁往二棄去先生殁于思注梓其存者得文若干首詩若干篇次爲若干卷婺源自

本朝以來尤多窮經之士獨先生倡爲古學論者謂先生爲於衆所不爲之日此其事與子美又甚相類也子美之文雖不盡行顧世猶稱道弗衰則以歐陽子之故今先生之文實亦有足傳者而未有歐陽子爲之論次先生之不遇疑若甚於子美然先生雖屈抑於時身歿未幾思注

卽以文章取進士弟遂能大顯先生之名亦非子美三子之所及先生究未爲不遇也先生官吾郡時鶴方少小未及親其詞色其後與恩注同舉禮部有昆弟之好嘉慶九年春恩注謁選吏部出先生遺集俾鶴雙枝鶴因識其簡末如此而顯其簡端之序以俟世之歐陽子云

送秩山之任蘭州道序 元年余始官工部其後再請急復再部臣部

所與友者棲霞年昌裕松巖陽山鄭士超貫亭泰興陳啓文虹江及陽湖聖曾輯秩山久而最相親善余嘗慕古之人方其同處下僚默無所短長而立身行己不猶乎流俗後遂各有建樹垂諸無窮同官之記遊觀之題名後遂各人傳之以爲美談不知今之數子果能遠是也

九年春秩山由監察御史

特恩擢蘭州道以四月之任於是四人者相與餞之以爲相知之難而數年以來聚而散之而復聚而今此又當遠別爲可念也已而言曰夫士之建樹亦視乎時其耳秩山爲人簡默凡所不能行者不欲見之於言其爲御史日淺遭際

聖朝治法備舉諫書之稀也固宜今爲監司則可以行其志矣懲貪而獎廉興農桑而勸學校皆平昔所講求不欲以空言載者表率屬吏故



以愛民爲心而見之實政茲非其時與抑甘肅自昔爲邊塞民不得休息數困乏然素稱多勁健武堪將帥之士有水草畜產牧之饒今當大一統之日自嘉峪關以西拓地餘萬里百年休養嚮之邊塞更爲樂土官於斯者宜更有以興其地利作其人材以盡賢大夫之責往年松蘿請急還里余作文送之言工部多古君子見者羣以爲笑秩山勉之爲所當爲而無負平昔之志使後之人傳爲美談而不以余言爲標榜者必且安見不自子而始耶

盛太宜人壽序 大興盛比部某以母張太宜人六十壽辰屬余一言以侑介壽之卮且曰吾母之歸我先大夫某公而賦寡鵠也上無舅姑之可依下無子女之可撫而族中亦無可以爲後之人燒二簪幃不以身殉者無幾耳顧念大節所係門祚絕續繫未亡人是賴堅意以植綱常待繼嗣爲己任如是者越三年而彥始生今彥年三十有三矣吾母始則係抱於襁褓繼則延師以課讀後又以彥遊庠序久屢試不得售命入貲備職郎署吾母亦遇

覃恩被

恩封爲太宜人是皆始念所不及料今當吾母壽辰彥懼無以發揚母氏

之美計維得有道而能文者為之一言庶足以垂示來世而彥亦藉以  
為吾母娛故敢以為請余聞之肅然作而言曰有是哉太宜人之節為  
加人一等也蓋余嘗聞橫渠先生之言矣曰無所為而為者仁也古之  
人於兄忠孝義烈之事皆非有所為而為夫世之守節者亦若是而已  
矣然而有說焉曰撫孤耳教子成名耳有孤之可撫有子之可教則猶  
有可望也若太宜人異是當其所天既殞嗣子未生三年之中豈有一  
念敢必後日之熾昌乎熾昌不敢必敢必其竟有可教之子可撫之孤  
乎然而扶綱常待繼嗣之志則已毅然自持其遂也天也其猶未遂也  
曰未亡人之責也此豈有所為而能如足乎故曰加人一等也然而天  
之所以報節操者又未嘗不在意計之中於是乎有孤可撫矣有子可  
教矣自襁褓而壯警為諸生於庠序矣自壯警而壯盛有列於

朝矣而後值夫

曠蕩之恩以榮其親而後徐起其聲譽以成其親之名此皆當日意計所  
及以為不可必得而竟能得之者天也凡天之所以不可必而竟可必  
者勸也夫窮簷蔭戶苦節之婦無子之可教無孤之可撫而堅貞自矢  
者不少矣天何不於彼勸而獨於此勸曰此正天之所以勸也夫太宜

人之與窮簷戶苦節之婦所不同者境也所未嘗不同者心也是故於太宜人而一報焉而凡窮簷戶苦節之婦舉可以慰矣彼其心亦皆無所爲而爲者也然而天旣以是報太宜人矣則夫期頤之壽之方進而未艾與門祚之日益熾昌不又可預乎必而要非太宜人心也故曰加人一等也旣以應比部逆書之爲壽序

無錫孫氏義田記 先王之所以養其民者非必躬自衣之而食之也

其育之不一其方其聯屬之不一其道周禮大宗伯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而宗居其一所謂以族得民者也古者宗法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

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兄弟之義無分而親之之思厚故併踞辭語之風

不聞而犯上作亂之事卒鮮也三代以下浸淫至於魏晉俗益偷薄然

而詹哲之君明察之長猶相與維持而救正之是故有異居殊產之譏

有別藉異財之禁其有鳩集宗族數傳而不散者往必旌異之以爲義

門同州之張江州之陳浦江之鄭其最著者也自宋范文正公始置義

田以周蘇州疎族之急其子孫踵而增之益大其規制以守其良法美

意故天下言義田歸范氏而後人多師之無錫孫君保之借其諸父某

某倡其族人置義田若干畝規制一倣范氏饑有食寒有衣繇寡孤獨

廢疾有養嫁娶喪葬有似子弟之入家塾者日有課月有程與勵激勸  
有法始嘉慶三年迄五年告成事迺建宗祠籍其田之數以上諸長吏  
而介余同年周君琦以請曰願有記余惟孫氏居孟里族屬相依無轉  
徙出其鄉者蓋有古者義門之風其爲義田也族之有力者同心而共  
舉其事又有合於記所謂有餘歸之宗之義而無錫之爲義田者先有  
吳氏華氏馮氏秦氏而孫氏繼之以區二一邑百餘年之間敦睦宗族  
後先相望豈非世道之隆風俗之茂美雖其行事不出里閭亦必古處  
自敦之人爲三代之下所不數觀者與余家亦有義田而規制少廢竊  
媿無以上承先人之澤感孫氏之舉而爲之推言如此以爲非獨一家  
所宜勉抑亦有政教之責者所宜嘉獎而成其美也

孫氏節孝祠記

節孝祠在無錫縣蕙安鄉祀

贈安人陳氏蓋

贈儒林郎孫君國顯之配而候選州判保之之母也幼讀書識大義年十  
九歸於孫越七年而寡仰事俯育備極勞瘁如是者凡二十年而殁乾  
隆五十九年保之以母氏節操聞於當事當事以請於

朝得

旨旌表如制保之乃卽所居之旁建祠以奉春秋之祭洪惟

國家表章節烈之典歲不下數百人皆樹之坊以旌其門載其姓氏於鄉

邦之志有司卽公所建祠以奉祭祀凡被旌者俱設主其間子孫亦或

特建專祠有司祀祭與公祠等所以發幽潛維風化甚盛典也然而窮

居編戶之民力弗能請之當事者往而特建專祠又非大有力

家不克就或者遂謂處境有豐悴節操有難易不知節烈之婦其所負

荷甚鉅其人類能百折不回之死靡慝

家之表章之所以扶植綱常石振名教固不可論其處境之豐悴以爲

優劣保之建祠也蓋深有得於此旨請旌之制有教子成名之文而

保之方偕其諸父立義田建宗祠以垂諸無窮則其所以大母氏之教

以成其名又有遠過於世之成名者是皆不可不記周君并以爲屬故

書之

題雙梧草堂圖 結廬人境外帶郭復臨流村徑不曾掃草堂栖更幽

梧高百尺對樹豁雙眸想見孤情迴長吟無所求

四月二日宛平徐樹松來執贄四日魯齋招飲八日桂齡來都  
陞見卽之任福建同鄉集盛行餞之九日魯齋之子錫瑄亦來學十日祝

滄雲先生七十五日同年集陶然亭餞解春溪十八日弔謝芝由太宜人喪是日謝儀部薌泉招飲十九日其子湘帆來執贄廿一日來寓廿六日祝雲門師太夫人八十弟四女生廿九日樹松來寓齋會課是月得家書五

孫氏宗祠記

余既諾同年周君之屬為撰孫氏義田節孝祠二記矣

乃復以宗祠記為請蓋今世舊族之講於禮者往二建宗祠以奉其先族之父老子弟歲時祭祀合食於此所以追崇祖考敦睦宗族誼甚厚也或曰古者立廟自七以遠一大夫以上有始祖

今制公侯伯得立始祖廟其餘高曾祖考而已宗祠之建得無踰於制乎余曰不然古者廟有祧鄭君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始祖之廟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唐孔氏云大夫有祖考廟者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藏於始祖之廟聘禮之所謂祧也鬼其世之主也三極以至於五極皆旁為夾室以奉其高祖而上既

既遷之主此蓋

國家以孝治天下所以使人報本追遠油然而生其無窮之心而不能自已故宗祠者古之祧而今之夾室也惡得云踰於制乎今之宗法與古

大異矣人心渙而不萃或沉三焉視族衆如塗人維夫一二講求古禮之士始能以收其宗族爲意收其宗族始能述追其先祖於是乎譜牒以屬之義田以贍之而又爲宗祠以臨之此正

國家令人作爲夾室以奉高祖而上

既遷之主

油然生其慎終追遠不能

自己之心所漸被而成者也

孫氏之先

在唐曰金吾將軍新安伯某子

孫藏其告身以爲緞姓繫族之始其始遷孟里者曰某其後曰蕭山令

某贈文林郎某靖安令某明經某文章行誼皆傳於鄉邑之志而保之

之祖某從祖某創爲義田宗祠之議迄今日而有成事然則孫氏之澤

長矣

五月一日木癡辭往天津五日卜崖寓飲七日山右宋卽山來執贄十一

日臥疾請假十六日卽山來寓齋會課是日無錫顧慎儀楊樹滋來執贄

廿九日進署廿日涇縣朱質園來執贄廿五日筠谷來廿八日薛古香來

執贄是月得家書四又得望亭先生書

方鐵船詩序

方子鐵船今之詩人也今之詩人在上者比肩於

朝在下者接迹於野而吾獨以方子當之何也有詩人之性情也古之詩

人自賢士大夫以至隱居自樂之徒閭巷之歌謠農夫戍卒微賤勞苦

之詞思婦懷人之作其人皆不以詩名而聖人錄之以爲教其善足以勸其惡足以懲其聲音之微渺言語之澹宕使人流連感激而不能已則性情爲之也自三百篇後詩莫盛乎魏晉言其時之詩人必曰淵明淵明之性情過人也自魏晉而後詩莫盛乎關元天寶間其詩人曰子美子美之性情過人也自開元天寶而後詩盛於長慶其詩人曰樂天樂天之性情過人也方子爲諸生數十年及成進士官工部年幾五十鬢髮蒼然又當多士濟濟之日以常調論之猶無成也偃仰一室進退古人悲憂愉樂可喜可愕之境一寓之於詩非其性情過人何以逮是或曰樂天之譔論時爲之耳後之人何必然余曰古人之爲詩者固非徒以潤色鴻業美盛德之形容也蓋皋陶當虞帝之世而有叢脞之憂召康公當周成王之時而有泂酌之戒詩之本義固如是耳然則吾之獨以詩人名方子也夫豈過哉或又以余之文比方子之詩余學文三十年率意而言義法不逮於古人方子獨牢籠前後作者而鑄鑄之深造不已成一家言余固不足以序方子之詩特有感於詩人之必有其性情而世之能爲方子者鮮也聊爲言之

六月二日厚甫寓飲三日送周味蘭之任當塗六日薊泉寓飲七日潘竹



坪寓飲十二日送王定軒之任十八日同年集財神館餞送介山芭泉裕亭各之所任海豐張信堂來執贄十九日信堂來會課廿日弔蓉裳令弟荔裳方伯之喪又弔定九婦喪廿二日卧病請假廿四日濟源艾玉莊來寓齋讀書是月得家書二

七月二日哭徐荇洲八日松巖貫亭劉桐菴同遊善果寺虹江寓飲在亭來寓讀書是月得家書二又得辛楣先生書

八月四日家碩士招於陶然亭雅集未赴是日散館

上辛楣先生 六月初敬肅一函想經呈鑒矣晤瞿訓導鄒亭聞夫子

於三月中曾經違和幸得勿藥繼奉到四月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兩次

手書知已益臻康泰深為欣慰猶望順時集福勉為後學嚮往之思萬

分頤養承諭有十駕齋養新錄之刻不知何時報工將來傳播藝林與

伯厚寧人之作同一沾溉於無窮矣又承以鶴前書有留意明史之言

反覆提撕若不知其人之不可而務欲其有成持鶴自顧非才恐如昔

人謂王處叔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終於章句混漫耳然猶不敢不自

勉自去歲以來將定藁兩本互勘刻下略有端緒約略秋冬之間可稍

為撰次儻粗成數卷即當敬呈函大以求鑒定也竊惟定本者

聖朝著作之大所以傳信萬古今當以此爲本先爲長編之式每事年繫而件錄之其次則聚實錄以下百家紀載之同異悉釐爲分注然後下筆莫削擇其語尤徵信可裨治道者勒爲一編雖不敢遽擬溫公庶幾於仲豫彥伯猶堪冀及萬一然而自此以往尚須數十年之功智小謀大暮塗遠不知終能有成否也明祖奉龍鳳之號本紀亦明言之特謂不受其官則未免仍實錄之諱飾耳然其權以濟事不能終爲林兒之臣則亦明矣又况太祖起初起日并未有龍鳳之稱豈能不書至正竊意可但於起事之始一書至正之號以後只書其明年又明年而其用龍鳳之號及爲元至正某年皆因事書之至稱王稱帝後方書吳元年洪武元年未識於古法有合否志傳中有稱太祖乙未年丙申年者似亦未可用也承詢卓然可傳之人鶴見識淺陋誠不足以此有蕭山鄭助教豹文者頗專心易學然其說以乾上文爲太極坤下文爲兩儀乾自上而下爲天道下濟坤自下而上爲地道上行又謂古法揲著惟有一爻變以爲據左氏傳如此聞之頗狂而不信也

與玉松文 昨承教謂曾聞友人說桐城姚君諸事竊以爲不然蓋手本稟見今日外官例應如此雖以韓歐之才居布政司以下之官不得

不爾若姚君則京官也京官從無用手本者鶴始至部聞韓桂齡言前輩於督撫皆用晚生帖近始改用銜帖乃是過於抑損後見辛楣先生言亦如此然則姚君之於楚撫其不用手本亦明矣竊觀姚君著書雖不能大有所負荷然其所以自待亦甚不輕其平居授徒亦能篤信程朱之說其資格年齒甚深且高如傳聞者云：竊謂必無之事也抑又有說者長吏屬官之名自周禮已有之故明史言楊守陞掌翰林院自謂有會考所屬之責又謂與掌詹事府學士各有屬員此乃尊三責三之體統宜然並非在部者始謂之屬吏也鶴又嘗讀常熟顧裕隱公道筆其為員外郎時稱尚書侍郎曰老先生自稱曰員外又每日有會揖之儀所為事上之節不遜如此近來郎中以下於侍郎以上誠有過於貶損者是以上年

特頒諭旨諄：訓戒而此風猶未盡改似亦凡為臣子者所宜交相儆厲顏文忠公所謂朝廷紀綱須共存五過爾懲壞亦恐及身此尤士大夫之責也明史錢習禮傳又言英宗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躡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當時以為談此尤不然翰林與中書古人所謂內外制明史職官志謂內閣因翰

林職嘉隆以前文移關白猶稱翰林院西楊既為殿閣大學士卽是翰林之官豈可以其非科舉出身之人而擯之習禮生平無大建樹西楊雖不無遺議然較之習禮何止高出數籌况南楊本以進士為編修則事尤恐屬傳聞之誤而後來分別翰林郎官過於軒輊皆是此等謬論流傳既久痼於人心至而無識之徒往至以不得翰林為恥甚於宋時登瀛抱槩之請是使

朝廷之上重末而輕本土大夫之間長浮薄而刻廉隅此皆不可不辨案頭適無

會典率臆而言恐多謬誤幸詳摘之

竹嶼垂釣圖記 有地數十弓背巖西川前後莖竹千箇春夏之交密

葉結蔭窈然而深於是乎結蒞其中聚書萬卷彈意著述其暇日則持竿臨流兀坐苔磯不知日之將夕此亦生人之至樂也然而能樂其樂者卒鮮潘戶部竹坪以嘉慶九年入都瀕行命工肖己像為漁父狀雜以竹樹瀟灑若屋外芝軒侍郎為題其首曰竹嶼垂釣竹坪之入都為莖任也而乃為此圖則其志固有異乎人者歟初竹坪從余從父竹村先生讀書數年故余與相知久其性澹雅無他好獨好畫竹盡數紙不

休見者以為入能品觀其所畫與其所自號其好竹可知抑余知竹坪之好竹而不知其好漁也今為此圖其又將以漁釣自適歟昔王子猷好竹矣而未嘗畫也與可好竹且畫竹矣而不必其漁也元真子則終身漁而不必好竹古之人蓋特寄焉而竹坪殆將兼之則亦安知兼之者之樂不且過於寄焉者之樂也耶

浙江鄉試錄序代臣惟取人以言自唐虞之世已然至西漢而有特策試士之事晁董公孫之屬為世傳頌臣觀仲舒之學長於陰陽災變所著玉杯竹林洪範傳諸書闕肆而淵博及其對策何其醇也蓋將先資其言以自獻其身不敢不持之至慎故卒為世儒宗此明王道述孔教之驗也自時厥後論策詩賦其制遽變獨經義為後作而行之至久遠當其盛時非仁義道德之名不述非濂洛關閩之旨不談是以士習端而人心正後稍駁雜變幻然其間卓然能自立者恆統以義法為先變而不渝乎正而其人之行誼政事亦必有可觀故知言者心聲不可

以苟我

聖朝教澤涵濡

重熙累洽

列聖諄諄訓之以敦行導之以博古而於經義之作一以清真雅正爲先  
又改專習一經爲兼習五經又加以詩策古人有言上以名求之下  
必以實應之此二百年得人之盛實由於立制之盡善也夫處極盛之  
下者必持其所偏勝而返之立志之初意臣竊觀近年以來士之有志  
好古者知嚮學矣其陋者或專以博摭割剝爲能而不求其本五經兼  
習矣其疎者或撮拾浮詞而反不如一經之專詩筆工矣而或故爲纖  
側以傷雅策對博矣而或徒勞記問而不能上下古今爲有體有用之  
學以浙省之人才不可謂無堪其選者而之數者之流弊則不可以不  
慮臣等疏：持擇雖不敢謂鑿鑿之無失而要其背道而馳者務去之  
庶以冀士習之益端士風之益振云爾

書樂天集後 靜檢樂天詩句讀憂來不覺淚沾襟寄書欲和唐衢哭  
千載何人見此心

六日

欽點甲子科順天鄉試外簾官卽日入闈製藝得受卷所同事八人余與  
福建同年丁楸巖同一房十日收第一場卷十三日收第二場卷  
至公堂口號呈同事諸君 分曹承並

命夫慎此登堂唯諾非吾事迂疎是所長昂二屈原賦鬱二左思章多

麒麟援無勞恃酒狂

十五日同趙學寧吏部楊東園比部周梧庭楸巖兩同年飲  
醉後書屠木齋學正廟用學寧韻 靜夜何須抱枕眠良朋聚處足欣  
然請看明遠樓頭月為照吾儕分外圓

十六日收第三場卷少慶雲卷一本十八日具呈檢舉是夜陸鄴仙邀同  
同梧庭楸巖飲十九日出場廿日卜崖先生寓飲廿三日奉

旨交部照例察議廿五日送泰來姪就婚岳家同年集陶然亭送祁竹軒  
督學席西幸慕遠王菊畦熊石莪各之所任廿六日范實夫邀觀劇廿七  
日進署是月得家書五又得桂船閣中書三餘來寓

題吳惕人獨立圖 飄然獨立氣凌雲想見生平思不羣我亦有懷千  
載上幾回搔首對斜暉

九月二日琴巖半巖南雅竹坪謁人芝治變堂盛松雲集長吳會館邀同  
同鄉應試諸君子觀劇三日魯齋寓飲九日卜崖吟山同遊崇教寺貫亭  
寓飲十日揭曉鸞亭昭甫及懷遠林蔭浦俱中式十四日厚甫寓飲十五  
日又飲十六日楸巖寓飲廿日送竹坪還南厚甫寓飲廿一日又飲廿四

日松巖貫亭虹江朱海喬集桐莊寓飲廿五日實夫招觀劇廿八日送王  
蔭三周惺菴之任是月曉峯湘帆仍來寓得家書一

陳太孺人六十壽序 錢生大昌一日謁余而言曰相鄉陳光祿聞先  
生名有年矣今其太孺人六十壽辰爲壽言者甚衆願未得先生一言  
若有所不慊於心又以未嘗素交於先生而恐其遂不得也敢爲之介  
以請余應之曰夫以言爲壽宋元人皆有之至震川而爲集然震川之  
壽序究不如震川之它文者其情泛也今余之才萬不逮震川於光祿  
無一日之雅所聞太孺人懿行得自錢生所述非平昔之所甚詳且悉  
而何以爲言雖然余之居京師有年所矣聲華恆後於它人蓋自一二  
知契外鮮有過而問者而余踴<sub>二</sub>涼<sub>二</sub>之性又不能以心所慕樂者而  
改其它得余之文者類多使達官貴人名之故余之名日益晦光祿迺  
能知余名又委曲欲得余之文自余觀之不得不引爲知己雖無一日  
之雅余之情固不能以已也然獨恨余文之不足以逮震川也昔震川  
之爲壽序僅數十首爾而行之至久遠蓋有姓名不出於州黨而藉其  
文以傳者今光祿既列官於

朝矣而太孺人當光祿入<sub>齋</sub>之始戒以勿爲州縣謂親民之官不可輕易



嘗說不如姑就冷曹此其言尤有足以風者使得震川之才而為文以張大其事其為壽不亦多乎余獨有感於光祿之知我而此情不能已也於是乎言

十月一日初頤園先生來六日敬祝

萬壽同貫亭虹江遊萬壽寺又遊極樂寺松巖寓飲七日周曉峯移寓十二日式齋寓飲十五日三餘移寓廿二日得齋遊飲廿八日同年送黎湛溪還所任王鳳亭之任廿九日送始得微雪廿九日送愛堂還南是月得家書七又得棧華湖南書

鄉越二年始相見於杭州西湖之上余去之江右又之雒舉乃復與式齋同舉於禮部成進士於是兩人者始相親計同登第百四十四人而余與式齋獨相親以為先嘗同舉也其先同舉而復同登第者亦二十三人而余與式齋獨相親以為兩同榜帖也余與式齋先後還里復先後入都於是兩人者尤相親既而警齋奉太夫人就養京邸余登堂拜母被服朴素德容粹然其後福未可量也退見警齋貌古而莊氣淳而清有學有養人也間讀其文湛深經術原本忠孝異乎世之為文者也

嘉慶四年

天子兩推恩臣工式齋既得迴贈其祖乃陳情乞

恩封警齋爲翰林院編修蓋式齋少而學長而遊得警齋之力爲多而其  
一家中慈孝友愛之風爲不可及也式齋嘗欲與余爲婚姻以古法卜  
之警齋之幼女吉遂許旣余長子德勉會余復請急歸里警齋亦歸其  
鄉過余蔣氏寓齋余亦過其梅里二居聚族而居數十家弦誦之聲鏗  
然其地有良田陂池竹木之饒致足樂也警齋欲割宅居余二堅辭乃  
已未嘗不感其厚余之情其後余重來都門式齋則遣家奉母南還而  
身獨留其暇日輒舍余寓所於是兩人者益相親今年春式齋語余吾  
兄明年甲子週矣正月吉日實惟稱觴之辰子其爲我一言以祝及秋  
又來促曰子爲吾兄壽言今其時矣夫以警齋之壽與養家居奉母有  
白華之潔白值杖鄉之年潔一尊以爲太夫人壽其門弟子濟多成  
材爲頌言以侑介壽之卮知不乏人也而式齋以敦朴之品中御史選  
日夜思竭其才力求報稱於

上可謂不負其兄之教皆無待於余言而余俯仰十餘年之交情盡之以  
二姓之好知警齋之慎守其家學而且將大終其世澤也復申之以爲

祝云

十一月二日蘇泉寓飲十八日弔宋麗生太孺人之喪廿一日卜崖寓飲廿四日祝鸞亭尊慈六十觀劇蘇泉寓飲廿六日亦軒以辛楣師之喪來告哭於寓齋是月得家書一

書魯大令繫非遺墨後

吏道久冠雜鷹鷂風已競何來長者言展卷

起人敬吾聞魯侯才古文擬韓孟始知汲綆深愷悌固所性在昔漢之

東中年有異政違二湖家風千載相與並

十有二月一日滿洲孝廉永念堂來執贄二日送周磊軒還南三日違祭

辛楣師於松筠庵亦軒及同門官京師者咸來會哭

祭文

維年月日鶴謹以清酌庶羞就故明楊忠愍公遺宅為位以致

祭於先師故少詹事錢公之靈嗚呼聞吾師之喪八晝夜於茲矣欲出

一語壘生平之德而心煩意亂不知所以為詞必也如子貢之稱夫子

學不厭而教不倦庶可以道吾師之所為此一旦天不憖遺而後生末

學咸皇一如窮者之無歸蓋諸弟子皆有吾將安放之歎而在鶴尤切

吾無為善之悲也嗚呼古人有言贖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

之淚鶴之區二亦復如斯猥以微秩待罪首闕不能效解官奔赴之節

羣居則經之儀謹卽琳宮致茲哀薦莫吾師之神在天下無往不在而鑿此區二之私尚饗

又同門公祭文一首 維年月日受業門人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脩雲南學政曹錫齡禮部員外郎徐昆辛酉科舉人周學恭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脩李錫恭工部主事陳鶴戶部主事前翰林院

庶吉士陳鍾麟翰林院編脩記名御史陳超曾翰林院庶吉士顧莼辛

酉科舉人顧寅壬子科舉人宋福潮翰林院編脩葉紹本兵部七品官

吳信中大理寺左評事吳廷華等謹致祭於

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廣東學政錢公

之靈嗚呼夫子天錫斯文少壯好學老而猶勤六經百家洞達貫穿作

爲著述其書等身心得乃書同古必刪前所未有後莫與倫史學荒蕪

自昔而然雖有述作維陳是因夫子奮興獨窺綜其全實事求是踏識

刊天象律算輿地職官糾紛錯雜咸得其端尤所陋者曰宋與元蒐軼

采遺糾謬補殘討之論之以俟後勒爲一編以我先覺惠夫後人早受

特知索筆金門情澹簪紱壯歲歸田後來之秀我其陶甄爰及薦下宏獎

愈殷海內學者濟多賢翹首跂足北斗泰山嗚呼夫子學成道尊不

得其門孰窺其樞蟲測之私擬以兩言不厭不倦庶幾有焉嗚呼叔重  
康成久而愈伸伯厚寧人近而已傳維我夫子參乎其間不朽令名更  
千萬年顧我弟子瞻依所存如何一旦訃音遽聞何所折衷何所定論  
訓誨永絕音容莫攀各有攸司臨喪未奔相向而哭絕膺摧肝設祭矢  
詞維以告虔儼乎慨乎公靈在天尚饗

卒楮先生手札跋 右先師嘉定錢先生手札一十五通鶴謹裝為一  
冊存之座右時自勸誦嗚呼鶴困頓諸生十有餘載自分永為世棄獨  
吾師之噓植之者不遺餘力及鶴來京師臨三涼二之行猶夫昔也而  
吾師亟歎之以為庶幾能讀書勸品鶴近歲以來粗欲有所撰述而吾  
師遽應辰已之夢不及見鶴之成又不知鶴之果克有成以副吾師之  
期望與否此尤鶴所感泣歎歎不能自己者也嗚呼吾師道大而能容  
持已嚴而待人恕淡於仕進泊然無營護惜古人未嘗輕加詆毀於儒  
墨之辨較然分明不少寬假此皆樹立之大者生平所著書俱於禮堂  
寫定更一三百年人之愛之重之必倍蓰於今日此寥寥數簡在吾師  
幾育所不必存然使後之君子見之而有以知吾師成就後學誘掖獎  
勸之盛心而油然而生其樂育人才之思於世道實不為無補且使鶴

之微名附吾師以不朽又昔人所謂若不到此幾於虛過一生也悲夫  
悲夫

二十日封印廿二日當月廿三日移寓下斜街

頻年歷碌敢求安乍喜相依我友端

比屋而居

割宅已教三徑闢

虹江

所分巢林彌覺一枝寬斜街地近連花市斗室人間倚藥欄獨有夙心

慙報稱憂來時復涕沈瀾

廿四日虹江寓飲是月得家書四是歲十一月長女適陶氏塔路字震黃

黃東臯之子也就余家成嘉禮

丁蔚岡四書文序代古之人於一技之微嗜之至於終身不暇外慕非  
獨結習使然亦其心有所得不能自已故也四書文之作所以發明聖  
賢之義理其去一技之微莫啻倍蓰而外慕徒業者尤多何哉諸城丁  
蔚岡先生天才俊邁自其早歲卽已取科第官禁近而於四書文獨終  
身嗜之不厭每遇一題殫精研思勤苦過於諸生及其既成而視之或  
清微淡遠或汪洋恣肆非諸生家之所及也夫四書文之作七百有餘  
歲矣其甘苦辨析於微眇分寸間者必久於諸生而後能之此豈然而  
先輩大家往之作爲官稿而其文愈勝此豈爲官稿者其才皆過於諸

生時乎特無所爲而爲之耳無所爲而爲之而爲之不巳則於聖賢之  
理所得必深且四書之在今日夫人而習之矣求其實有見於聖賢之  
理以治其心以措之於身以施諸事業者無幾而爲諸生者又不能無  
得失之見清乎其中甚至務采色誇音聲以求有當此古之所謂侮聖  
言者而賢智之士不免爲之彼其心誠有所爲也夫是故宦稿爲勝諸  
城居青州之東山海之間得扶輿清淑之氣往者實東臯先生力追古  
義方駕王錢數十年來言四書文者歸實氏先生之文於實氏不必盡  
同要其發明義理不肯務采色誇音聲以爲工則未嘗不一矣今嗣某  
以遺稿付梓乞余爲序余與先生爲友壻入詞館又爲後輩知先生爲  
深誼固不得而辭也

與厚甫 承示會典稿本疆理沿革二卷滿略舛訛不一而足就愚所  
知者如順天府有灤縣順治十六年省入通州豐潤縣康熙十六年改  
屬遵化州寧河縣分寶坻縣梁城所置直隸省有興濟縣順治十六年  
省入青縣永寧縣是年省入延慶州阜平縣康熙十六年省入行唐等  
縣二十二年復置赤城縣以赤城堡改置龍門縣以龍門衛改置懷來  
縣以懷來衛改置蔚縣以蔚州衛改置西寧縣以順聖川西城改置懷

安縣以懷安縣衛改置天津衛本靜海縣地大名府有濬滑二縣雍正三年與內黃同改屬河南省山海衛本撫寧縣地魏縣省入大名縣承德府本熱河廳雍正元年置平泉州本八溝廳雍正七年置灤平縣本喀喇河屯廳豐寧縣本四旗廳乾隆元年置建昌縣本溝水溝廳乾隆三年置赤峯縣本馬蘭哈達廳朝陽縣本三座塔廳二廳並乾隆三十九年置山東省則莒濮二州雍正八年並升爲直隸州莒州領沂水日照蒙陰三縣濮州領范觀城朝城三縣時又以鄆城縣與濟寧同還屬兗州府嘉祥鉅野二縣改屬曹州博山縣分益都淄川萊蕪三縣地置榮成縣分文登縣成山衛置海陽縣分萊陽縣大嵩衛置十三年嘉祥縣還屬兗州府山西省則雍正六年以大同府之蔚州屬直隸省虞鄉縣分臨晉縣南境置十一年以大同府之廣昌縣屬直隸省平順縣省入潞城縣河南省則南召縣省入南陽縣雍正二年又升陝州爲直隸州領靈寶閿鄉二縣四年以彰德府之磁州屬直隸省五年省胙城縣入延津縣十二年升直隸許州爲府置石梁縣爲府治以禹州及密新鄭二縣屬許州府乾隆六年降許州府仍爲直隸州以石梁縣省入二十九年省河陰縣入滎澤縣陽武縣亦從開封府改屬江蘇省則順治二



年改應天府爲江寧府康熙十一年省海門縣入通州雍正二年又分  
嘉定縣寶山所置寶山縣金山縣本金山衛阜寧縣分山陽鹽城二縣  
地置東臺縣分泰州東境置海門鄉本故海門縣安徽省則鳳臺縣分  
州置虹縣省入直隸泗州移泗州治故虹縣地江西省則雍正九年改  
永豐縣曰廣豐縣蓮花廳本永新永豐等縣地福建省則彰化縣分諸  
羅縣地置屏南縣分古田縣地置福鼎縣分霞浦縣地置湖北省則順  
治三年改承天府曰安陸府十六年省上津縣入鄖西縣雍正六年升  
歸州爲直隸州以長陽縣及改施州衛爲恩施縣並屬歸州長樂縣本  
廢五峯石寶長官司地湖南省則雍正四年以靖州之天柱縣改屬貴  
州龍山縣本白崖洞長官司係靖縣本係靖宣慰司桑植縣分慈利縣  
之桑植安撫司置陝西省則雍正四年分華陰縣之潼關衛置潼關縣  
屬華州定邊縣本定邊營靖邊縣本靖邊營興安州本直隸甘肅省  
則徽縣本徽州岷州本岷州衛大通縣本大通衛雍正二年置昌吉縣  
本寧邊城乾隆二十七年築淵泉縣省入玉門縣阜康縣本阜康堡莊  
浪縣省入隆德縣四川省則順治十年省江油縣入平武縣射洪縣入  
潼川州遂寧縣入蓬溪縣十六年省羅江縣入德陽縣彭明縣入蘇州

十七年復置遂寧縣康熙元年又省雙流縣入新津縣大足縣入合州  
璧山縣入永川縣安岳縣入遂寧縣是年復置江油射洪二縣五年以  
烏撒土府屬貴州省六年又省威遠縣入榮縣七年省彭縣入新繁縣  
崇寧縣入邛縣岳池縣入廣安州武隆縣入涪州大寧縣入奉節縣新  
寧縣入梁山縣八年省定遠縣入合州九年省華陽縣入成都縣大昌  
縣入巫山縣正四年會川衛麻者土司地復置會直隸會理州雍正四年以  
正四年以東川土府屬雲南省冕寧縣本寧番衛鹽源縣本鹽井衛直  
隸資州本成都府之資縣時又省威州入保縣罷馬湖府以屏山縣屬  
敘州府以烏蒙鎮雄二土府屬雲南省六年復置彭縣屬成都府復置  
威遠縣屬嘉定州以貴州省之永寧縣屬敘州府以遵義府及所屬一  
州四縣改屬貴州省清溪縣本黎州所七年分天全六番司地爲打箭  
爐廳十二年設黔彭廳治黔江縣以彭水縣及改酉陽宣慰司爲酉陽  
縣改平茶長官司置秀山縣並屬黔彭廳乾隆元年罷黔彭廳十七年  
改維州安撫司爲雜谷廳天全州本天全六番招討司地越嵩廳本越  
嵩衛馬邊廳本馬邊營廖東省則開平縣分恩平新興新會三縣地置  
花縣分番禺南海二縣地置陸豐縣分海豐縣地置鶴山縣分開平新

會二縣地置豐順縣分海陽縣地置廣西省則順治十五年升泗城土  
州爲府西隆州本安隆長官司西林縣本上林長官司康熙三年以田  
州屬思恩府二十八年省陀陵縣入永康州直隸賓州所領又有來賓  
縣五十八年改思明州同正州雍正七年改東蘭州同正州九年改思  
明土府曰思州屬太平府十年以慶遠府之荔波縣改屬貴州省十二  
年以來賓縣還屬柳州府雲南省則康熙五年省新化州入新平縣以  
直隸北勝州屬大理府開化府本教化三部長官司七年省歸化縣入  
呈貢縣順州入鶴慶府八年省三泊縣入昆陽州嘉縣入南安州陽  
宗縣入河陽縣維摩州入廣南府亦佐縣入羅平州三十一年升北勝  
州仍爲直隸州三十七年又升爲永北府以永寧府省入宣威州分霑  
益州地置思樂縣本者樂甸長官司文江縣乃開化府附郭普洱府本  
車里宣慰司時又省定邊縣入蒙化府昭通府本四川烏蒙土府永善  
縣本米貼寨土酋地寶寧縣乃廣南府附郭三十五年又降元江府爲  
直隸州永北府爲廳貴州省則普安縣本馬乃土司康熙五年又以水  
西地置黔西府大定府本大方地平遠府本比喇地威寧府本四川烏  
撒土府是年省清平縣入麻哈州十年又改龍里衛爲縣屬貴陽府二

十六年改永寧衛爲縣與畢節同屬威寧府改敷勇衛爲修文縣屬貴陽府清鎮縣本威清鎮西二衛安平縣本平壩衛永豐州分廣西二隆州地置時又分鎮遠縣之清浪衛爲清溪縣分思州府之平溪衛爲玉屏縣並屬思州府此皆漏略之當補者也又如每省首載府州縣數當以

國初爲準而

國初之府州縣本因明舊以明史考之順天府凡二十二縣直隸首凡七府二直隸十州二州九十四縣山東省凡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山西省凡五府三直隸州十六州七十八縣河南省凡八府一直隸州十一州九十六縣江蘇省得江南之七府一直隸州六州四十六縣安徽省得七府三直隸州七州五十縣福建省凡八府一直隸州五十七縣浙江省凡七十五縣湖北省得湖廣之八府十一州五十三縣湖南省得七府二直隸州六州五十七縣陝西省得陝西之四府一直隸州十一州六十八縣四川省凡廿六州百一十一縣廣東省凡一直隸州八州七十州三府六州七十六州百一十一縣廣西省得四府一直隸州九州二十八縣四州三府六州七十六州百一十一縣雲南省凡二十府一直

隸州三十九州三十一縣貴州省凡十府九州十四縣今皆不合

盛京所領州縣俱建自

本朝作邑豐鎬無關勝國蓋海諸州本皆衛所不必先列也天命六年始都遼陽十年遷瀋陽天聰八年建爲

盛京不可但云自遼陽遷都

盛京直隸省之宣化府本宣府衛非宣化衛廣昌縣從山西省改屬不從定府改屬山東省之東平州雍正十三年始屬泰安府不當重出於雍正二年營州濮州以俱直隸州改屬非從青兗二府改屬山西省之寧武府本玉林衛與大同右衛同城

本朝曰右玉林衛左雲縣本左雲川衛與大同左衛同城

本朝曰左雲川衛不當書大同左右衛神池縣本堡非所五寨縣本城亦非所蒲縣於雍正九年已改屬隰州不當重出於乾隆三十六年吉州之鄉寧縣不可誤作寧鄉縣寧鄉乃汾州府之屬縣也樂平馬邑二縣俱省併不可云改爲鄉馬邑省入朔州不當云仍隸府治河南省之滑濬二縣從直隸省改屬不從開封府改屬禹州及密新鄭二縣乾隆六年始還屬開封府非與鄭州同時還屬太原縣雍正二年已屬陳州不

當重出於十二年陝西省之葭州及神木府谷二縣乾隆元年始屬榆林府不當重出於雍正八年吳堡縣本屬葭州乾隆元年始改屬綏德州不當於雍正二年已書綏德州領吳堡縣而葭州轉少此一縣也定邊靖邊二縣初屬榆林府乾隆元年始改屬延安府不當於初置時即云屬延安府安康縣置於興安府郭下以漢陰縣省入不當書改漢陰為安康甘肅省之靖遠縣本靖遠衛雍正二年改為廳八年改為縣與岷州同屬鞏昌府乾隆三年改隸蘭州府非是年新設迪化州設於乾隆二十四年三十八年升為直隸州亦非是年新設四川省之會理州本直隸州其地距貴州省之遵義府千有餘里中隔雲南之昭通貴州之大定二府不可云舊隸遵義府新寧縣雍正七年復設屬夔州府十二年始改屬達州不當書於雍正二年彰明縣雍正六年<sub>改隸</sub>定州郭九年改屬龍安府不當以改屬之年為復設之年達縣自在綏定府郭下太平縣即太平縣故地不可云改太平為達縣四合同知為太平廳<sub>乾隆非</sub>廣西省之沅城鎮安二府皆土府改同正府非雍正四年七年新設寧明州本思明州康熙五十八年改同正州歸順奉議二州雍正十年改同正州皆非是年新設雲南省之鎮沅府亦本土府非新設蒙化景東

二廳在省之西南曲靖府在東北麗江府在西北隔越府縣不能相屬  
貴州省之天柱縣從湖南改屬不可先書貴州南籠府本南籠廳康熙  
二十五年分普安州之安籠所置至是以廳爲府非以所爲府平越縣  
省入平越州興義縣自在興義府郭下不可云平越改興義平越府降  
爲直隸州不可云並所屬之黃平州改隸鎮遠府每省末列今定府廳  
州縣乃據現在而言而河南省九十七縣乃而云九十六縣蓋南陽府  
脫桐栢一縣江西省止七十五縣而云七十六縣甘肅省止洮州一廳  
而云四廳廣西省屬州十七而云十六貴州省府十二而云十三此皆  
舛訛之當改者也又如直隸之延慶保安二州書於設宣化府之下而  
皇輿表載二州尚爲直隸州宣化府止領八縣不知何年始改屬新安  
縣始終屬保定府而會典云雍正十一年改屬易州又不載何年還屬  
不知有誤否臨榆縣乾隆二年置而洪編脩云雍正三年分樂亭撫寧  
二縣地置其說不同洪又云熱河廳雍正十年一升爲直隸州永州乾  
隆七年復爲廳會典則以奉天府之承德縣雍正七年升直隸州乾隆  
七年升爲直隸州縣二名相同必有一誤喀喇河屯廳不知何年置山  
東省  
之長清縣始終屬濟南府而會典云雍正二年屬泰安州據洪云肥城

縣雍正十三年屬泰安府會典亦云所屬三縣豈初為直隸州時所領  
有長清而無肥城及升為府乃改領肥城而長清還屬耶湖廣有南渭  
施溶上溪三土州見明史又有芙蓉土州康熙四年設見皇輿表今不  
知俱屬何地湖南省之永定縣會典云衛改而洪云永定衛改為安福  
縣永定縣乾隆中新設其說亦互異甘肅省之靈州明宏治中已為直  
隸州不知何時改為所考皇輿表本云靈州所而云靈壽所尤誤四川  
之高縣明史云正德中升為州不知何時復為縣屏山縣本馬湖府治  
射洪縣康熙元年復設裁眉縣本屬嘉定州而皆云雍正九年設銅梁  
縣始終屬重慶府而云雍正十二年設豈中間又嘗省併耶或裁眉乃  
威遠之訛也明史有安居縣今為銅梁縣之安居巡檢司不知何年所  
省雷波廳本廢雷坡長官司不知何年所置廣東省之開平縣明史云  
明末置會典云順治十年設按皇輿表亦同疑明史誤也廣西省有邏  
江土府載皇輿表不知何年添設何時裁去又有上映上石西思城全  
茗鎮遠下石西祿西平八土州羅白土縣並見明史不知何時省併下  
雷州本屬南寧府今屬鎮安府龍江思陵憑祥四州明史云直隸州而  
皇輿表屬太平府不知何年所改雲南省有富州今省入寶寧縣又麗



江府有通安寶山蘭巨津四州元江府有恭順奉化二州皆不知何年所省江南陝西湖廣之分爲二首屬州所領之縣之改領於府皆沿革之大者而不書其所由始土司之改爲流官而或書或不書一廳始於新脩本而山西省歸綏七廳之類又不書凡此又皆愚所未詳而當再爲考訂增纂以求全備者也至如山西省之澤潯二府雍正七年升而省志在六年貴州省之黔西平遠二州康熙二十二年降而皇輿表在二十三年皆當據以改正其洪說年歲差殊者濟寧還屬兗州在雍正八年臨清濟寧升直隸州在乾隆三十九年霍州之升爲直隸州在三十三年十五年延津內黃改屬在雍正二年濬滑二縣改屬在三年南召縣復設在雍正十二年封邱考城陽武改屬在乾隆四十八年金山縣改設在雍正三年滎陽縣之改屬在八年諸羅縣分設在元年浙江省海寧縣升州安吉州降縣在乾隆三十八年定邊靖邊二縣改設在雍正九年潼關廳改設在十三年洮州廳改設在八年安西之設爲府在乾隆二十七年又云二十五年始爲州鎮西府宜禾縣添設在乾隆三十八年奇台縣添設在四十一年敘永廳添設在雍正八年華陽縣復設在雍正五年雙流縣復設在六年潼川嘉定二府州升府在十二年天全

州增設在八年崇寧縣復設在七年連州升直隸州在五年泗城府改  
流在五年寧明州改名在七年西隆州升直隸州在五年其改屬在八  
年昭通府改設在五年新平縣改屬在七年皆與會典不同亦宜再為  
詳考求其是者而書之其餘愚所未及舉者恐尚多遺漏也伏維

皇上特允科臣之請重脩會典宏綱鉅目所以垂諸無窮而所纂乃如此  
以垂諸無窮而所纂乃如此  
士如夫也吾弟既身為纂脩謂宜攷二兀二考訂精詳紀載明審以為  
同列觀法但使因愚一言而目前所撰之官書皆信而可徵詳而有法

無負

聖天子擇人而使勒成巨典之至意卽加我以盧斐李庶之罪亦所不辭  
耳

書副都御史劉公遺事 余嘉慶二年入都問當世賢大夫於吳丈玉

松曰鴻臚卿劉公請言其略曰今草竊起浸及河南而巡撫非禦侮  
才以輔臣故舉朝知之而莫敢言劉公於

召對之際痛陳之大為輔臣所嫉不顧也曰平生何如曰其為檢討也於  
時網禁寬類文者或也直及門或贈遺及公怒揮之門外當賊初起

內外皆不以爲意務爲掩飾以敗焉功由是至於募延窮天下之力八  
而後戡定使得一二人力言其弊選將命兵風迅雷發安見其不及時  
撲滅哉蓋庸人自謂靜鎮而養成禍患往二若此公雖九卿

素對時以故所言止此然亦庶幾不欺矣公官至左副都御史以勞卒官  
論者謂未竟其用公嘗見余文字有知己之言余執硯二未嘗往見然  
於心終不忘及再來都門而公歿矣頃見其家行狀及曉嵐先生所撰  
墓誌皆不載此事故書之以俟世之記名臣言行者

嘉慶十年乙丑余年四十九在部

正月四日松蘿貫亭虹江厚甫集敝寓飲十一日式齋遂樓竹澗心菴南  
雅謝湘帆集敝寓飲廿一日開印是月得家書六

書表文張君割股事 君名光照字容端不知其先世所出祖允成父  
思鞠並諸生允成從張匠門先生遊以詩名有集行世君喪父母時可  
二十許歲事仲父諸生橋叔父位台如父塙病君割股肉療之病良已  
夫割股之爲奇節近世儒者論之詳矣或疑事起於唐以後非聖賢所  
白不知以人肉爲可療察其說亦起於唐時而用之往二有效則至性  
所激固不可盡責以中庸之行也或又謂割股以療親信至性所激矣

施諸仲父則似賢智之過此又不然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古者至親以期斷三年之服加隆焉耳矣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古未有以世父叔父與兄弟之子而稱爲叔姪者而後世有之甚且正其父子之名而反以爲異矣此謬之甚也然則君之事仲父如父而爲之割股不重可爲末俗風耶君外祖母爲余曾祖母君又與余同時爲諸生故余知君詳君之歿遺言謂余作輓歌存之集中余惟輓歌不足以至重君故特書此以徵君之至性不敢飾也不敢贊也

棗香書塾授讀圖爲卜崖給諫賦 雜 = 棗實誰家種下有書堂勢竄聳一燈佔畢半生心回首當年淚如湧當年老鳳將孤雛手植兩樹如脩梧脩梧百尺曾有日丹山萬里寧云誣幾歷星霜心不改樹色成陰雖煥采并將老淚溯趨庭遺訓猶傳莒公在門第三槐風所推高風十起本無私請看安邑千株秀不及君家奕葉垂

二月十五日哭曉嵐師

祭文 乾隆十二歲在丁卯公舉於鄉哀然爲首甲戌之春遂登上第以才在選讀書中秘維此兩舉最號得人公居其間博而有文典試山右校文禮閣樹 = 八關玉尺是持久歷清班行試民社望郡需材僉曰

公可維

帝則哲謂公淹雅特留館職孰敢望者遺書既訪文館乃開衆長是集總成者誰

帝謂廷臣無逾公才論定之事公其司之秘笈咸蒐墜簡仍獻著錄之書爲卷七万碩學鴻儒迷起並進惟公討論勒爲不刊品藻万古涵茹百家惟公盡心

帝曰汝嘉有嚴秘閣專官斯設孰堪其選我公在列晉歷宮卿司冠是副職守屢遷清銜依舊晉歷三爲宗伯五掌烏臺蹇蹇之誠終始弗移我皇初元大典時舉

授受一堂超堯軼禹公實當官討論今古遭際之盛莫與爲伍迺操衡鑒狂瀾是障文各有體不厖乃昌毋有掇拾毋有竊攘廓清之功如古歐陽喉舌是莞垂二十載

帝賴老成俾贊百揆肅成均俊髦斯在公來表率無曠無怠吁嗟我公受知

兩朝文獻之望冠乎百僚在乾隆中人才尤盛史裁馬班經訓服鄭出乎乎其類嘉定河間過二南北靈光歸然海內之稱無有間言往歲之冬

已哭錢公承學之士惟公是宗公在朝廷

天子是毗

齊公

咸奉爲師如何一旦箕尾遽騎識與不識齎咨涕洟

況在某等托公門牆公今逝山頽安仰益復悵二俯仰十年安受公教

矣何所則微慘二中心翻飛如憐永念典型匪私公悼

十八周遠薈杏園吳鑑菴雲谷方米澹如丈蔣靜齋集故寓飲十九日弔

雲門師令子春極之喪是月得家書二

吳鳳白四書文序代韓子曰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余嘗以此意驗之於古公孫宏推賢良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遷然而卒擢第一匡衡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卒以經明至宰相其它不遇於前而過於後不遇於此而過於彼者不可勝數故韓子之言爲信嘉慶六年分校禮闈得涇縣吳鳳白薦而不售咨嗟者久之以爲有文如此而不售可惜也其明年余復分校禮闈而鳳白爲翁比部所薦宜泉不售咨嗟之與余同雖然余與比部所咨嗟者一時之不遇耳羣天下之才而進於禮部率二十餘人而一得焉其不能盡遇者勢也若究而論之以韓子之言徵之士亦患無才耳誠有其才不遇於前未必不遇於後

不遇於此未必不遇於彼鳳白年甚富才甚高再進再黜氣不少挫與其難兄柳門皆務讀書道古撰述等身區區不遇猶淺之乎爲言者夫韓子固未嘗以遇不遇爲重輕也平津樂安之事尚不足言況其它乎余於鳳白非汎然之交也書其制義之簡端因以爲勗

送何蘭士之任寧夏守序 余嘗誦古人之言或接膝不相知或異世相慕輒慨然太息不能自已而觀自古以來賢人君子苟其並時而生未有不相慕而相知者則又疑前言之未必盡然也靈石何君以嘉慶十年出守寧夏瀕行索余一言爲贈始何君官工部余及與之同寮然蹤跡甚落其後何君爲御史巡漕天津又爲知府九江余亦請急旋里奔走於江淮之間不相聞問者六七載交疎也如此然而何君甚好學而有文所爲詩尤工絕余固久知之而茲又欲得余之言不以爲迂鄙則亦不可謂君之無意於余也夫余亦何言哉夫古之君子學焉則必行有其名則必副其實夫今之君子其於興利除弊養民察吏之道非不素所講也及見諸行事而或大不然則是徒驚其名而已夫其所以徒驚乎名者蓋自以爲通達治體而無事乎迂拘者之言也不然則因循於俗之靡習熟見聞以爲固然也不然則是苟便其私也何

君之賢余固知其万不至此然余聞古君子之相知而相慕者未有不以規而以諛者也且以今之君子不免於此者多也於是乎言

吳太宜人壽序 孝也者聖人之所謂庸德也盡人能言之亦盡人可  
以爲之然而聖人著之爲經推之至於則天明事地察而中庸之言又  
以爲必得祿必得壽此豈有所加於庸德之外哉戰國時有北宮嬰兒  
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至於鄰國稱之以爲能率民而出於  
孝情者自時厥後史氏紀載往而有此真有所加於庸德之外矣然  
而聖人未嘗以是爲教故曰女子從人者也雖然顧其心何如耳使以  
從人之女子而盡北宮之養此其孝行不更加人一等乎同年生吳吏  
部光悅以其太宜人八十壽徵言於余吳子早歲孤露乃能自力於學  
自爲諸生卽爲故宗人丞諸城實公今布政使興縣康公所特賞旣成  
進士官內閣復以才選傑直

樞庭擢官吏部蓋得之母氏之教爲多而太宜人以大耋之年神明不衰  
兩遇

國家曠蕩之恩封由太孺人至太宜人享有子舍之祿養翟弗輝煌絲枲  
繞膝知其必有以致乎此也吳子之言曰吾母事父母盡于道事吾父



盡婦道撫悅兄弟盡母道勤苦惜福寬仁好施其所性然也又曰吾外祖母年至高八袞以後卧牀不能起非吾母手調之饌弗進也吾母每飯必遣人致珍膳所居相距里許挈榼之使往來於道風雨寒暑不爽時刻如是者凡數年里中人皆稱之夫太宜人之德不勝書也至於事高年之母盥飲饋食歷久弗懈使自忘其牀蓐之困此卽進而擬古之撒環瑱至老養父母者不且有過之無不及也哉語曰孝也者爲仁之本太宜人既有是孝德矣則其所以相夫子教子孫周親故悃臧獲皆由此而推而又何歎之有矣子才甚高於世務甚明習方將大顯於時而太宜人精神矍鑠綜理家事如少壯時繼自今所得之壽與祿必將有大過於目前者故謹爲壽序以致區區之祝且以勸夫從人之女子如古北宮之盡養者

張太宜人壽序 獨不聞雋不疑之母乎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毋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它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後人以續劉子政列女傳以爲仁而善教夫古先聖王所爲繼天出治明五刑以弼教者亦曰仁而已矣放流誅殛自堯舜時有之然所以爲此者不過順人心之大公使

為善者愈有以勸而不肖者不敢輕蹈於法至於必不得已而後致諸  
罰則哀矜惻隱之意常無窮甫刑一篇猶可徵也其所以求民情者不  
外乎辭聽氣聽耳聽目聽之間無有後世治獄之吏之慘酷然而聖人  
之心猶以為未盡乎所以教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恤  
乎其重有所不忍也若是者仁也漢初去古未遠人心淳樸故雖更  
之後張湯杜周竄成義縱滅宣之屬已大肆其不仁而不疑之倫猶必  
原本經術嚴而不殘而其母又能體好生之天道疾威虐之行使此義  
常著於世則亦豈有唐之酷吏滅絕天理之事也哉我

聖朝仁覆海寰律例所著悉協於唐虞欽恤之愷囚之繫而未決者饑有  
食寒有衣疾病則有醫藥其輕罪則笞杖枷紐皆有尺寸輕重之制訊  
囚之法必情罪尤重始許用刑然亦不許增加於法外其有情竊貪殘  
之吏設為舍宇淹繫無罪及為擗耳跪鍊壓鍊損一切非刑則

聖天子必立予懲治以申嚴禁令夫是故吏治蒸三有以追堯舜三代之  
隆而不僅漢廷之緣飾也同年生張比部聖愉筮仕五年未嘗少為殘  
刻張君家居滇南往者奉諱南還即思樹讒娛母長侍膝下而太宜人  
促之官蓋太宜人自張君少時勗以忠義大孝而平居仁心為曾

簪珥質衣裳以贖卹貧乏惟恐不及嘗有貧而棄婦者太宜人率諸戚屬贖之卒完其家而張子又適爲刑官吾知太宜人所以教張子平獄緩刑以仰副

聖主憐覆之深仁者必有過於雋母無疑也歲之三月實惟太宜人八袞壽辰張子有難兄曰某方以名孝廉家居奉養而張子又徵諸同人作爲詩歌以遙致期頤之頌雖然亦何待人之致頌哉夫仁者人也生而不窮繩二而未有艾也然則太宜人所以自壽者無涯已

三月十五日壽峯寓飲

是日得家書知范兒於前月之十四日附燮堂眷屬由水道入都既喜燮堂不負前諾又念是兒年始七齡辭家遠涉二女在家別離之際尤際難爲情不禁爲之迴腸也

廿日同松巖貫亭虹江過法源寺看花歸相莊飲廿七日弔何升菴尊甫之喪是日得家書凡六子成歸太原應試

書黃總兵事 余既好無能之辭常思得魁偉絕特之才而書之而耳目淺狹無所得久之得黃總兵黃總兵名標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所由起積官至廣東水師總兵官是時廣東海盜充斥而凡海中鬪爭必

以居上風爲得勢海盜皆習於海知居上風官兵生長內地不習於海不知居上風捕盜往無效盜益橫標善解水性能自馭舟使得形勢又能與士卒同甘苦所將數千人相與若親子弟遇盜輒窮追盜操舟當先士卒無不盡死力盜畏標甚遠見皆驚駭曰黃家來矣皆大潰標卒之日海盜至酌酒相賀云博羅賊起提督出師四日不進總督乃以屬標卽時行提督聞亦亟前進賊遂平信乎兵貴誠速亦在將得其人也標事余初得諸貫亭所述久之凡官於粵東者粵東人官於廉師者稱之如一口也儻所謂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者非耶

書林都司事 余既書黃總兵事虹江爲言林都司亦賢者也林都司名貴浙江海寧州人起家行伍積官至泰興營都司先是營政廢弛士卒不及額者若干執僕隸之役者若干營都司公用多尅取兵餉私其羨餘馬匹亦不額且羸疲衣甲弓弩劍戟之屬朽敗缺折者至不可勝計貴至則盡釐剔之士飽馬騰器械修利勤操閱嚴約束待士卒有恩備至相親愛若父子凡捕盜巡緝之事率身先之於是貴之賢聲著於泰興泰興故濱江其地產鹽多私販把總某捕之於城北之官蓬寺私販聚者且千人把總告急貴聞卽往捕或以盜衆多止貴請總道旁古

唐而令士卒先往貴不可曰此無賴烏合聞吾至且盡散焉敢抵拒若  
遣兵士往則適以釀成事變耳盜聞貴至果紛二委所販逸去獨尤桀  
驁者留相抗拒貴悉縛之事遂定貴之鎮定類此是時泰興令素虐民  
民赴訴者必於貴二好言謂之曰縣令爲民父母何至如若言且若亦  
當安分畏官長毋妄訴先自陷於罪民流涕聽之及見令又好言謂曰  
縣令爲民父母豈忍虐民吾武人不當預君事獨爲君惜此名耳令亦  
少戢貴暇則行田野間以孝弟力田與農夫相勸勉每夜行聞讀書聲  
必贈以茶果勉勵之泰興人益謹然言林都司愛我會

高宗皇帝上賓貴哭臨慟甚曰臣以兵丁官至四品嘗兩瞻  
天顏此後不可再得矣宿廟中二十七日惟謹公除後猶著布衣嘗夜自

同僚署所歸已昏暗或以肩輿請辭曰武官不許乘肩輿豈可以昏夜  
違制耶士大夫聞者益心敬貴二官泰興二年遷泰州營參將時江北  
歲饑穀貴獨泰州有穀因禁商賈毋得出境貴至謂曰商販流通穀價  
自平減過糶非計也從之穀價果平貴之官單車往來不以家累自隨  
凡貴所爲多閤合於道虹江稱之不容口且手敘其事蹟累紙余爲節  
其略云

四月二日同鄉集長吳會館邀同鄉會試諸君子觀劇六日鄉同年集太  
館奉邀雲門師同觀劇七日同門集太原館奉邀羅世伯飲九日晚昭甫  
中式廿二日送三餘還蘇廿七日同年集陶然亭兼送鄭松谷諸君之任  
是月得家書三

蘇州孟氏支譜序 惟孟氏根漢末茂源遠流洪鄒縣之宗承二繼二  
越二千載

國家稽古建官仍置五經博士與孔穎諸氏並垂無窮其在四方則東海  
會稽鉅鹿河南江夏襄陽柳州汝州並有聞人著聲載籍有宋中葉信  
安郡王忠厚以勲戚從南渡子孫或居無錫或居嘉善並建家廟以奉  
先祀蘇州之有孟廟則自元時承直郎潼始建於顧家橋明萬歷廿七  
年長洲諸生一鯨移建學宮之南卽今廟也蘇州有學宮三而長洲與  
元和之學同在一區居城東隅鶴少時好遊其地與亡友於福數至  
焉其後與孟燧同爲諸生因得入孟廟拜遺像慨然如見泰山巖之  
氣象又其後公車再上過鄒縣孟子廟及博士宅于役有程不獲登堂  
肅拜嚮往之所存夢寐之所遊猶在里居之近也孟氏自一鯨後世有  
隱德及燧篤學能自好顧其族姓稍衰春秋饗祀來會者不過數人燧

之子三人又失其一以孟氏之繁衍而居於斯者獨否未嘗不憮也  
嘉慶八年乃取家藏舊譜及三遷志叙世次述祖父以上行誼爲蘇州  
孟氏支譜以授二子而寓書京師俾鶴爲序夫聖賢之子孫豈其如世  
俗之士以富厚顯榮爲能繩其家聲也哉七篇之書具在童而習之身  
體而力行之則先聖之神靈將於此乎式憑焉雖衰微庸何傷然以聚  
族於此閱數百年而譜牒尚無所述亦非所以仰答乎先聖也嗟之所  
爲可謂知其本矣鶴旣以里居之近屢得瞻拜庠廷而又以掛名於其  
譜牒爲厚幸遂不辭而謹爲之序

五月二日卜崖寓觀劇十三日移寓太原館十五日召甫邀同趙遠樓張  
四香朱芝圃陸謙齋費心谷觀劇十九日謝小泉來寓讀書廿日遣車迎  
范兒於天津廿六日平泉仙舟邀同諸同年集陶然亭飲是日范兒始至  
寓是月得家書三召甫得館選子成遊序

口古示范兒

我別家園憐汝小今來京邑恨余鯨江南尚有備二羽  
聚首何能遽解頰

程太孺人壽序 同年婺源程子官內閣中書舍人頃之輒謝去嘉慶  
十年偕計入都適內閣有關員卽

奏留入直俄而禮闈報罷復謝去將行過鶴言曰凡吾之所以庸去來  
不少憚煩者皆以吾親故也始吾少時吾父母教之讀書必以古人爲  
期吾幸得舉於鄉而吾父棄養所依膝下者惟吾母是賴吾固無出  
理也獨念束髮受書得爲

國家造士十有餘年苟一意邱園甘於淪棄不惟上有負乎

闕廷卽下亦無以自謝乎慈母故姑就一官以爲親娛而吾親之志不在  
乎是今公車又見黜矣自惟無陋恐終不得有所成就而古人所謂三  
公不易之旨未嘗不怍於吾心今歲吾母壽六十二月某日竇惟設  
悅之辰予知我者其爲我釋區區之志庶有以侑一觴於吾母之前予  
其無讓鶴於是面稱之曰子之事親可謂賢矣鶴於是以子之賢而愈  
愈知母之賢夫世俗之所斷焉而不能決者出與處耳自明之盛時  
讀書者以成進士爲榮其讀書而成進士者以過鄉里壽其親爲樂而  
一二賢智之士矯其說者以爲杜門足以自樂躬耕可以養親舉無藉  
乎人世之榮此其說近似矣而以出處之道衡之則猶未得其中也夫  
聖賢之於世未嘗不冀夫見用也及其志之不得又未嘗不有以自樂  
故傳曰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況乎事親之事不以顯榮而有所加



不以沈淪而有所損而所貴者在乎無違乎親之心然則子之屑去  
來非子之所以加人一等乎抑嘗聞尹和靖之母矣願子以道德顯而  
不願以科名顯夫和靖非不應試也特以道之不行故退而自藏耳設  
一旦而吾道果可行安知母不更命之就試耶太孺人之見可謂得其  
中矣故曰以子之賢而愈知母之賢程子年方富而才甚高終必有所  
成就今之歸也率其子若弟跪而起居奉觴上壽綵衣銀鹿輝映一堂  
則太孺人之所樂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傳曰居下位而獲乎上以信乎  
友也其信乎友以順乎親也夫既順乎親而信乎友矣又安有不獲乎  
上者哉惟其不以將來為可期而弟以目前為可樂此其所以愈足多  
也故并書之以為壽序

六月二日卧疾半月

性本江湖適心還

魏闕留去來誠屑：進退亦優：豈有一身臆難為繞指柔寒山精舍近  
散髮佇盟鷗 余此次入都無日不思再作歸計棲遲久亦漸忘之矣  
今日欲起未起之際忽夢作此語豈機動於不自知耶姑記此以俟所  
應 五六語竟不可解不知何謂也 八日記

十五日請在亭督兒課十八日進署廿四日哭那東蘭廿六日奉天王書四來執贄廿七日松巖貫亭遠樓同遊善果寺虹江寓飲是日得家書三厚前弟以潤田兄之喪來告作詩哭之

山間驚從万里傳手書重展涕潸然壯懷未竟安民略下壽偏丁置閨年雁影已分難再合烏巢方毀冀能全何時旅櫬歸先兆絮酒同酬墓碣前

皇贈承德郎刑部湖廣司主事賈君墓誌銘代山右平陽府太平縣有醇懿淡泊闇修自好之士曰賈君澹齋生四十九年而卒是爲乾隆某年卒後若干年其次子爲從父後者曰某成進士官刑部湖廣司主事遇覃恩賜贈君如其官階承德郎又若干年卜葬君於所居尉村莊之西姑射山之麓配

贈安人李氏曹氏梁氏並附乃手撰事實來乞銘君名某字某澹齋其自號幼端謹以勤儉起家艱苦備歷暇輒披讀經史集古人嘉言懿行以勗年二十許父母相繼歿躬侍醫藥不解帶者數月居喪哀毀過禮有妹二人及長爲擇壻遣嫁咸盡心力從兄某析爨已久君復合之事無大小悉稟命而後行一門之內畛域盡消性豪飲兄微戒之杯酌

之事遂絕其克已如此居平嚴氣正性里中人咸敬之或爭競未決及一切難處事咸取君一言以解有五彥方之風其課子必延名師並招致親知之子弟聚處肄業弦誦聲彬二乃顧而樂之焉曾祖某監生祖某鄉飲賓父某有隱德李安人思貢生某女曹安人鄉飲賓某女梁安人某女君凡三娶而李安人最賢侍舅姑醫藥衣不解帶者亦數月肌膚為糜撫姑所遺二幼妹恩意備至妹終身事兄嫂如父母所生子四五歲即撫口授四書孝經唐宋人詩教以執筆學書人皆謂君有賢助其後君卒梁安人欲殉未果竟伊鬱以終蓋其家庭間行誼如是子三人某庠生某為從父某後嘉慶四年進士刑部候補主事某候選從九品女若干人銘曰 古為人後蓋為大宗禮失其初科條益峻唯君克友行修於庸從俗攸宜死心罔恫已亦食報章服既崇述德以封是謂禮終

閏月二日送厚甫之永定河工次十五日蔣子良來執贄十六日弔麗堂尊甫先生之喪又弔羅始泉令叔少白之喪十七日松巖寓飲廿日不園寓飲廿三日式齋寓飲是月得家書一

送周曉峯南歸省親序 陽諫議為園子司業進諸生語之曰學所以

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歸養者二十餘人古之君子務本而勇爲如此所以無世俗之士依違苟且之行也今之人非不知忠孝之說然而世故悉則誠信薄記誦博而聖賢之教若庸近而不足動於其心夫是以見爲當然而行不然者往而有周生以母與死之命學於京師一旦聞死喪而遽歸不少待庶幾猶有古人心乎夫僅省其親未足以謂之孝也然未有不念其親而可進於孝者故由生之所爲則依違苟且之行吾知免矣子不云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生其由此心而擴充之卽其學問之所已及以究其所未及審求其是而篤行之誠如是則古之所謂忠於事君者亦將爲生期之也

王太宜人壽詩 同年生王芭泉奇士也辭中書舍人而爲知縣萊陽蓋將造福一方不屑於館閣之職復以暇日板輿奉母春酒介壽寓書都門屬諸同年作壽言以爲太宜人祝鶴以爲使諸年家子祝不如使萊之百姓祝尤足有當於太宜人心也因爲民謠四章以寄其辭曰昌之山兮嵯峨戾之來兮委蛇奉壽母兮髮蟠觀戾之政兮平不頗昌之水兮漣漪戾之至兮舒邊奉壽母兮面如梨戾政成兮以母爲

師穉養穉養兮大澤，漑膏壤兮宜稼。宜麥戾政成兮無射，壽母觀之兮  
睥容有憐。村酒兮社鼓，叟歌兮童舞。躋戾堂兮爲母祝，嘏母長壽兮我  
民是撫。

七月某日松巖寓餞貫亭是日得家書二

示厚甫·莫問升沈事，樽前且浩歌。命優天與逸，志遠網難羅。世已安  
耕鑿，吾方戀薜蘿。它時青史筆，所得孰爲多。

長壽張節婦詩 我生最喜揚人善，長篇短札亦屢書。周君書來道苦  
節，兼襲之好情無殊。樂溫江頭長壽縣，古巴于國州名渝。陳家有女張  
家婦，清操遠自乾隆初。得歸君子亦佳士，魏科高擢人誰如。飲榔飲酒  
偕計吏，高文埋監中。途溪閨倚賴，復何有林藜。淒斷龍鍾姑膝前，雖有三  
女恨非子。三穉同泣聲，吟二艱辛忍。死事復育生，養死送心全。刻春來  
秋往，不復數恆德。貞吉誠非誣，平頗世事更難料。無端古祠鳴妖狐。

廟堂有謨烽火靖，兵燹不壞貞姑廬。

聖恩況許彰，特標巍然綽楔光。門閭噫吁戲，人生樹立但如此。天意亦復  
相扶持，與人育口史有筆。彼擾攘者胡爲乎，噫吁戲彼擾攘者胡爲乎。  
王大宜人壽序代登州府之屬州縣十萊陽爲大雍正十二年分其地

置海陽縣然其幅員猶廣人物殷繁於登州屬號為難治嘉慶九年婺源王君思注來知是縣王君以名進士

特恩授內閣中書舍人地望清華不當復為縣令顧自以才任繁劇又心存利濟謂京僚事簡不足以展其所負請於吏部以就此職世常謂今之人不復能遠於古觀王君之所為何其恤乎有急病讓夷之思也越明年秋以其太宜人七十壽徵諸同人作為詩歌而請余為之序王君所交多天下才俊館閣臺省之英著作之選珠玉闡溢可以照耀一時固陋如余豈足序其所作顧王君殷之請以余得相聚於此知君之政事為稔職守相聯有相規勉之責而平日所聞太宜人之懿範又有佩服於心而不能已於揚頌者余是以不辭太宜人程氏漸溪望族世傳理學迨歸贈公篝燈佐讀敬戒無已贈公以拔萃科官蘇州司訓太宜人從之官清操介節播於吳下太宜人蓋有助焉贈公以伉直罷官太宜人復從歸里青山不改寒壇如故於是贈公遊覽四方賣文自給太宜人則紡績組紉支持門戶時或典衣裳釵珥以補不足其後贈公赴召修文太宜人苦節自勵時二勗思注無墜家聲迄能底於成立以文章取進士弟而太宜人之賢聲益大著於鄉里及來萊陽享有

子舍之祿養

思誥晉封五品翟第輝煌見者莫不稱慶而太宜人之清節自持昂思注以盡職猶夫昔者之心也可不謂賢也哉余嘗愛歸震川氏之言古之君子為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屬威嚴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為之處則其民之報必有躋公堂稱兕觥之遺意王君之蒞萊陽一年所矣孔子曰期月而已可也一年之中必有被其澤而戴其仁者相與惟忻鼓舞願為太宜人壽太宜人有不顧而樂之者乎列女傳言魯季敬姜齊田稷子之母皆能教其子以德行法理廉潔正直而贊田稷母云忠孝之事盡材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今太宜人之賢既有敬姜田稷母之風王君又盡誠於萊絲之節有孺慕之純思誠時二推太宜人之慈仁以遍覆乎萊陽之民則忠孝之事一以貫之而躋堂稱觥之報亦無有涯涘矣既以為太宜人慶又以為王君勗

韓君墓誌銘代余客歲秋闈得一卷落乙榜心甚惜之既撒棘知為衡水韓生國順余友趙檢討序堂之高弟二子也今歲七月國順奉<sub>其</sub>命乞銘其祖州同知君之藏且具行述二君孝友任卹之誼甚詳余以

質諸序堂而信爲敘而銘之敘曰君諱某字某號某先世山西洪洞人  
徙直隸衡水曾祖某祖某處士父某附貢生祖父二並

皇贈儒林郎君五歲喪母祖母楊安人躬自撫養及長以父命習騎射應  
武科縣府試皆冠其曾比試提學弗售父爲援例就直隸州同知職非  
其好也韓氏自徙衡水及君凡七世分三支族姓甚繁君偕從兄歲貢  
某衛千總某創修族譜戶授一編又別繕譜系爲卷軸者三具祭器亦  
如之建始祖以下墓碑栽松栢楓楸數百本其尊祖收族之誼如此衡  
水居冀州南漳洺二水間地窪下君所居里又在縣西南水濱每水勢  
盛時高於平地六七尺舊有埝以資捍禦埝者冀州方言以謂堤也埝  
爲一鄉所賴顧善潰一鄉常有湛溺之患君每倡衆修築固視里黨凡  
乏人力者薪木闕於供者咸爲之助或大風雨連數日君亦連日夜不  
自休秉炬行雨中躬自督率又多備酒食以相勞苦於是力作者競勸  
一鄉恃以無恐乾隆六十年秋水勢尤泛濫君愀然曰如此異災埝一  
潰一鄉無噍類矣亟買巨舟十餘艘以爲鄉人遷徙之用泊水退始遣  
遣去所費亦不訾嘉慶六年夏水又爲患有兩舟出於里之左夜昏黑  
風急檣摧數十人命在頃刻君方臥疾聞號聲立起督家人駕舟往



拯數十人皆得生里中每日米鹽所需皆購自鉅鹿鎮相去五里大水間之津逮甚艱君每命家人操舟往濟且囑其子曰此事久無替也蓋自君之祖父始創義渡人謂君能推廣先人之志君事父孝祖母揚安人卒思慕歷久不置居兄喪已七十哀戚備至從兄需其所購宅臣讓之親故子弟能讀書者多延致家塾好施予遇饑饉輒以穀米振貧乏鄉之人有善舉未嘗不在其間交友有誠信遇事侃侃嘗有少年數十人以細故互爭幾興大獄君以片言折之得已於陰陽星相之術無不解醫術尤精嘉慶九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二娶王氏太學生廷錄女

贈安人嘗買婢以年長立遣歸不索其值先於君三十九年卒年三十有四繼娶邢氏處士立喜女

封安人亦以賢淑著後於君一年卒年七十于二人某附貢生某增生並王安人出女五人孀者二三適士族孫四人某國順嘉慶甲子副榜貢生某增生某孫女二人曾孫三人始君課子孫嚴國順中式時友臥病爲彊一開顏國順之來請銘也有餘痛焉銘曰其內行也淳其教子孫也賢而有文其爲德於一鄉也有推解之仁禦災捍患之勤然則古

之所謂中銘法者非君也耶

八月十二日送貫亭還陽山同鄉集長吳會館餞滄雲先生觀劇十五日送滄雲先生還里薜蘿寓飲廿五日祝雲門師六十是月在亭移館宅所

送滄雲先生請假還里

即和留別詩二十六韻

卅載文章伯魏科早

致身

在先生殿試進呈之別

宦成還解組年至欲垂綸禮重安車賜時方

玉輅巡

幸天與遊思珠卷

與命亦頻

與宗委

餘命少尹高蹤繼小山雅望均故鄉遊釣適吳會土

土風淳臨別言重贈當筵意轉親襟懷如皎日格調似陽春辭擬歸來

切篇惟自敘真奔騰川注海皎潔宿羅旻桃李情逾摯關河向未淪共

誇詩卷富猶喜官囊貧遙想栖南國依然戀

北鷹辰常栽稚圭菊豈愛李鷹籠直對林巒愛初開弟宅新廉廊清有韻

几榻淨無塵欸二邀朋舊依二話夙因琴書閒事業龍馬健精神習俗

須矜式持躬示屈仲圖經應溯往柳志久齒位會謀賓宏獎餘髦士傾

心爲古人郡中先賢祠宇傳家看繼起通守觀方尋樂在天倫湘文孫

依膝下庠序存交誼鶴本生先大夫與先生京華接笑頰幾經歌授梨下

富齋一旦詠驚蘋麻嶺靈河上舟同郭南州榻下陳何當返初服

相送暮江濱嶺近日亦切歸思

次韻滄雲先生中秋日將發承諸君子張筵餞別賦謝二首

珍重誰

筵酒一樽不殊供張上東門青雲已遂高賢志白首猶懷

聖主思坐有簪纓交誼永圖惟把菊夙心存引年大節懸車與此意於今

未易論

風光最好是秋晴送別依二倍有情路出魯齊千里近水交

淮泗十分清歌驪夢向江南饒待免愁從莫北生鄉國故人如見問雲

亭寂二愧羣英

送鄭貫亭還陽山省墓序

松巖貫亭兩侍御吾黨之尤賢者也嘉慶

九年有

詔選諸郎官為御史一時賢士大夫莫不以二君不與其選為慮已而二

君皆中其選一時賢士大夫又莫不以二君之得行其道為喜其明年

貫亭請於長將歸省其先人之墳墓蓋去其家已十餘年矣於是乎松

巖作文送之道其立身行己之詳而勗之以遠來而貫亭又欲得余與

虹江之文以慰別後之相思夫余二人所欲言松巖則既言之矣又安

所益之雖然以余慕古仲顏二子於它朋友之行往二贈言以別况於

吾貫亭而惡得無言乎夫道之行有本有機方今

吾貫亭而惡得無言乎夫道之行有本有機方今

朝廷清明萬目畢張於事固無所闕然而士大夫之心亦少頽靡焉矣趨  
利嗜進志得意失雖號賢者或猶不免此非一二君子守夫禮義廉恥  
之防而相與砥礪之則其本不可得而立雖然猶未見夫道之行也昔  
歐陽氏之言曰不為宰相必為諫官韓子作觀二一篇其卒章曰願辱  
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致君匪無術自進誠獨難古之君子皆有志於是  
苟察時之所急而力持其本上陳之

黼座以下警夫百寮其為行道不既多乎貫亭為御史有所陳未嘗不在  
禮義廉恥之際

詔旨未嘗不嘉獎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貫亭固未可去也凡  
人子之於親未有去之十餘年而不亟思一見者也雖於墳墓何獨不  
然貫亭之歸所以夙擗昔之思慕又將以其平日所講求者行諸一鄉  
之間然後汲二而出以自致於

朝廷之上此豈惟余與松巖與虹江之心抑亦一時賢士大夫之所共望  
也貫亭能無意乎哉

贈朝議大夫陽山鄭府君墓表 嗚呼子之於親猶臣之於君也天下太  
平高爵厚祿夫人皆可坐享至於興大利創非常為國家數百年計非

有卓絕之識堅凝之力肫摯之誠不勝也子之於親也安常處順親戚故舊相聚爲樂死徒無出於鄉卽承順猶無難至於高識之士邨二乎有所思皇二乎有所去就此非一二賢子弟相與贊成之則其事亦不能以立監察御史鄭君士超居廣東之陽山縣再世矣邈其始遷自其祖贈公而奔走相度以成之者則皆其先府君之力初鄭氏家福建永定贈公渡海賈於臺灣以忠信爲儕輩所倚居積久業稍裕諸子皆室於臺灣諸孫成行矣願念海外人情澆漓難久居卽歸永定其俗又未有以相勝不足以長子孫乃以乾隆二十九年命府君適廣東擇里府君行歷數府不當意最後至陽山陽山在廣府西北二近湖南山幽而水清風俗淳樸府君樂焉歸復於贈公卽命府君先攜一弟往結昏旣又偕兩弟攜家人至卜通儒鄉以居然後贈公盡室西徙當是時府君經營五年涉重洋者五往返三萬餘里波濤險阻備歷艱苦嘗舟觸石壁瞬息間且齧粉一舟皆哭俄風轉得濟或謂府君何獨無怖府君曰吾自若生平尚無疚心事耳居陽山七年贈公卒又三年躬建室室五楹設主以祀先世於是府君喜曰吾從父命踰數千里移家於此此地平敞足容千戶子孫必有興者吾一生辛苦無憾也嗚呼以贈公

之識府君之誠與力使得藉手以自展布當必有所建樹而士超之行已與其當官可不謂其來有自耶始贈公之臺灣府君留永定躬耕養母饋糲不繼每以腹伏田膝忍飢每卒負土為墳見者感泣既移家贈公所儲資財盡耗府君復躬耕以養父弟喪婦一子僅三歲府君負之歸使其配撫視之生平無一戲言未嘗一談人過失好解紛好任難處事好周人急嘗設酒肆來沽者求益輒益之有一人不求益既去府君呼之返曰子長者也獨奈何它人益而不長者益乎其不欺類此曾祖某祖某贈公諱某生四子府君其長諱某字某與贈公並

皇贈朝議大夫母曰

贈恭人某氏配晉江楊氏處士某女

贈如其姑教于甚嚴士超少時偶嬉戲無度輒痛扑責贈公曰兒尚幼俟可教時吾自嚴教之恭人始敬諾霽容府君之負弟之子歸也子國超亦甫四歲恭人提攜保抱之如一見者不辨孰為猶子府君卒以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七日年五十七恭人卒以三十六年九月二日年三十四子男二人長卽士超乾隆六十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歷浙江道御史次卽國超

敕贈修職佐郎女四人壻曰徐魯徐龍嗣宗達張倚世孫男三人女六人  
士超在工部盡於其職及爲御史益務持大體侃言事陽山之鄭於  
是始大嘉慶十年八月士超以省墓乞歸里手一編流涕謂鶴曰先君  
與先恭人始莫異地後遷而合於花園岡之原惟是誌墓之文未備于  
其乞我一言鶴固不文嘗與士超同官交厚不敢終辭謹舉府君承父  
志爲子孫數世計之大端以及行履婚嫁卒葬之詳敘次如右俾表於  
墓道以示後人

誥贈中憲大夫潘君墓誌銘

君諱文龍

字

正乾太學生先世有留孫者

明初以指揮分理火藥局於蘇州自金陵徙家焉遂爲長洲縣人後分  
屬元和曾祖穉歐祖穎昌並處士以居積起家父元常太學生潘氏家  
法子姓未嘗別籍異財敦行誼尚朴素自髫髻以上皆令讀書務本君  
父及君籍隸太學亦未嘗求聞達其後

國家屢開事例又以任郵卿黨

特恩褒獎於是君之從兄文起始以議敘道得

贈穎昌如其官君之次子師豐以候選道三子師升以戶部廣西司員外  
郎

贈君父及君官亦如之階皆中憲大夫羣從子弟師履師乾之屬服官及需次銓選又十餘人潘氏赫然有耀於時然守其家法讀書敦行誼不變初君之祖遺言命諸子立宗祠置義田以贍族之貧乏者君父及君相繼贊成其事君之年又以屬師豐兄弟凡置田千二百畝有奇義莊一所用白金千四百餘鎰嘉慶九年師豐遂偕從父文起從弟師履從于筠岡籍其數上當事請於

朝廷坊旌表如例於是君之志始竟君性孝友弟喪過時而悲又依古方修合藥餌以予病者所用多參桂珍貴之品歷數十年費不啻潘氏至今施予病者藥餌自君始也君卒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一配顧氏太學生思逸女

誥封太恭人贈恭人子男四人長曰師鼎聘陳氏未娶而卒陳氏再喪守貞顧恭人命以師豐子筠浩為之後師鼎

贈奉直大夫其季曰師晉候選府同知女二人太學生周景垣候選布政司理問鄒炳初其壻也孫二人筠浩候選州同知師晉出者曰筠霄鶴與師豐兄弟交最久師升在戶部無三五日不一過鶴所嘉慶十年十一月某日合葬君及顧恭人於某縣某都園字圩之新阡先期以書托



鶴乞銘鶴近以無能之辭紀載當世嘉言懿行置義田者無錫孫氏常熟楊氏及潘氏而三孫氏潘氏皆以父子兄弟積數十年之力而成合於古者有餘歸諸宗之義而潘氏家法又平日所稔知故於銘君之墓詳焉銘曰 篤古誼非求名祖父志已能成已無年子能承義曰建貧宗銘任郵行

聖主旌不言躬行如古万石我識其藏千秋不泐

九月十日弔栢亭太宜人之喪十一日弔湘謝帆婦喪十四日弔倪壯湖尊甫先生之喪廿五日弔陶世塘太孺人之喪廿七日哭韓湘帆是月得家書四又得味蘭書

駕謁

祖陵頌代臣聞孝經云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二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故周人郊祀后稷而宗祀文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享此至德要道之極軌也既隆配天之儀又嚴於宗廟之祭故春秋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二大祭也或以為郊祀天或以為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或以為功臣皆祭禘合祭也其為推及於無窮一也既嚴於宗廟之祭又加意於陵墓故史記周本紀曰武

王卽位九年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親陵之祭也周官冢人職曰凡祭墓爲尸鄭康成曰祭墓爲尸或禱祈焉按禮記祭法篇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有月祭有享嘗有禱祈此祭遠祖之文也史記越世家少康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漢書地理志曰山陰會稽山上禹冢越本國少康去禹四世夏都在安邑而禹葬會稽故少康封庶子以奉祭祀此亦尊嚴祖陵之義也宗廟之祭旣推及於無窮則於陵墓亦猶是尔臣又聞祭義篇曰祭不欲數則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則忘故祭必合諸天道春禴而秋嘗月祭享嘗禱祈其節所以不同蓋亦繇此欽惟我

聖朝

肇基東土受

天眷命興京盛京如古蓀幽岐豐之地是曰留都

三陵康焉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先期詣

陵虔告

聖祖仁皇帝敬承

先志始創謁

陵之典六十年三舉大祀

世宗憲皇帝毓德潛邸奉

命展覲

高宗純皇帝率

祖攸行恭謁

祖陵先後凡四至此皆

列聖以來報本追遠繼承承無窮之孝思也

皇上嗣武受服孝德隆茂祇承

祖廣展敬

山陵緝熙單心夙夜無斁迺十年之秋

特命法駕東巡盛京祇謁

祖陵蓋自康熙十年肇稱殷祀嗣是近或數年遠或三十年必一修盛典

以適䟽數之中

皇上聖孝蒸二同符

列祖率循舊章以昭

祖

宗之彝訓禮成之日復

諭嗣後間歲一遣王公大臣恭詣省視并

許其自祭先墓凡中外臣庶以及外藩屬國有知識之倫莫不以欣以

欽抒欽仰

聖孝而思揄揚於万一臣禱昧下材荷蒙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覆育矜全以至於今日清夜捫心莫可罄塞謹稱竭

思慮撰爲頌言一章凡一百八韻八百六十四字以推稱

聖天子率由

祖訓不匱錫類之至意竊附衢歌卷祝之後拜手稽首以獻詞曰

皇帝卽作篤是

聖孝有祇於

陵有嚴於

席既歲武烈既闡文教率由

舊章是訓是徵時維十年民和神勞寰海昇平日月清照

皇帝曰咨朕心有覺願是東土區宇神與

天作高山

肇祖攸導長白之陽千里雄鷲爰相陰陽雜是茲肇築城有減作室伊厲

繇二廷二以歷遐邇

六世載德實崇實赫洪維

太祖奮興有耀張我捷伐宏我覆憐式廓丕基旼旼簡勤

太宗

世祖以翼以劭我武維揚除殘去暴以同九州以宅四境爰建陪京如陝

分邵

三陵攸康勤我瞻眺昔在

聖祖理析微妙創時大典於心則悅亦越

高宗

祖訓是蹈四謁

祖陵爲後嗣敷礼行有時疏數可校以常舊服以伸大報迺發

德音布之

明詔百司快揚奔走呼召宗伯習儀遣人儲錫視車轄軸量馬蹏噉

與蹕所經是灑是掃七月之吉日維在迺成駕鸞輅山行乘轄由薄故設

羽葆左肅東懸灤平，雄關有峭，廣寧錦州踰越海，嚙吉行五十旌旆，飄搖綏我侍從袴，袿騰激于橐，于橐授以廩，稍民力必矜，毋有枉橈，迺至興京大道覺較。

開創之初，攸度攸料，瞻維

永陵

寢殿穹窿，儼乎有見於奧，於寔追慕之誠，悽愴怛悼，盛京之原澤潤如膏，鬱蔥佳氣，緼縕繚繞。

福陵

昭陵以饗，以禱，亦如初誠，意懇到延詣

郊

庶循行垣墉，精意以饗，至敬用燎，秩於羣神，是類是配。

大成之祠，嶺藻是芼，爰暨功宗，莘耕渭釣，其從與享用是醑，醑八月乙巳。

旭日初曜，朝儀斯設，雞人呼詔，親賢畢至，晉鄭邨，羣卿庶士，濟二焦，焦屬國鎮蕃以覲，以頒爰及荒裔，焉耆饗驃，奔走偕來，飛超騰趨，敬獻厥賁，球琳鏐錄，維

聖天子南面執瑁，愷澤所頒，渙夫大号。

思加幽隱

德遍悼羣黎百姓振動懼謀

錫宴慶成以炙以炮行惠必均肩髀臂腴薦之庶羞鷄鶩免鷄備樂進奏

英並同調鐘鏞鏘鏗間以笙箏鼓之舞之左籥右翺小大稽首時飲咸

酬至於九月氣勁折膠山容寥次川無停潦颺迴

法駕肅我旌旄處虎賁條狼載趨載趨言瞻

親陵於焉敬造大禮既成中以虔告

皇帝聖孝執道之要

祖訓攸垂惟踐惟肖六旬之間同我卜卧根車始出福草維茂三代而還

共是契好維夏維周義備辭約陋彼儒生其謙哨三墓藏廟祭或漏或

倒黨是偏辭牆面同誚懿維

聖孝永念

謨詰以正支辭以返淳耀無有忽忘無有怠傲

天祚

聖孝四時豐饒農服於畝士奮於校旅安於衢運達於漕一並六穗嘉禾

曰葉廷嬉黑丹白鳥翳三万祥畢臻

聖孝之效四海之內食耕飲鑿東西南朔達乎荒徼凡有血氣戴髮含齒  
歌詠

聖孝無間史少神人克諧世風和樂

孝德之光四咸海冒微臣固陋固有謬巧故作頌言

聖孝是道

又四言詩十二章代

天眷有心集我

聖清長白肇基興京載營爰暨盛京載營載成自東徂西有倣其誠城宮

殿以興

郊

廟以寧以覆以育羣黎百姓有山巍二于郊于垌時惟

天作以康

三陵其一

天眷有德全付所覆

三陵既康百司是守於穆

列祖永慕克孝克孝克虔大典時親有馨稷黍有嚴俎豆有時威儀有駭



奔走禮重上

陵是崇是懋

聖祖

高宗作述先後其二

皇帝嗣服聖孝克

宗廟是嚴

山陵是尊懷乎有見慨乎有聞春秋饗祀弗懈益虔迺備舊章迺瞻

橋山於赫有輝

弓劍衣冠迺練時日迺習儀文

聖孝蒸二舊章是循其三七月吉日

鑾輿斯駕既間既均既整既暇迺踰濼平迺闔鶴野言行有程五十一舍

翼二留都沐浴淳化穀我士女宜黍宜稼

鑾輿至止羽葆星搖條狼趨蹕脚尹拜迺其四迺謁

永陵興京之西時曰

啓運有山崔巍洪維

四祖是篤是培如殷商邱如周鄴岐於万斯年是仍是基維

帝克念

四祖鑿茲絲二瓜造益蕃而滋

四祖是瞻

帝德維熙其五迺謁

福陵緬維

太祖捷伐功崇開基神武既戡四部亦戢蒙吉三十年間入歸

天與九二松柏哉二

天柱鐵馬夜趨玉衣晨舉

皇帝聖孝永念篤祐統二克承

太祖之緒其六迺謁

昭陵天柱是望

興業之山有巒有岡於維

太宗我武維揚纘

先之緒益熾而昌耀兵燕郊釋而弗攻陳師克濟冊府有光

皇帝克念聖孝無疆率循舊典曰則有常其七舊典既循

聖心悅澤迺詣

郊

廟告是無數秩於百神有來歆格爰及功宗

恩命頻錫

恩命頻錫應和曰莫罔有不周政行咏息有俾升雲其容圖以作霖雨

以沛膏澤其八維是隆儀亘古罕儔

聖祖

高宗是崇是修

皇帝聖孝典冊是誦昭我法守豈為豫游迺

詔宗伯迺申後期自今伊始億萬春秋億萬春秋是循是由昭我法守荷天之休其九昔在夏后肇封者越亦維周王上祭於畢三代有作其禮則

一反始報本於何不秩陋彼羣儒其議輻輳墓藏廟祭爰剝爰剝懿維

聖孝志繼事述於萬斯年昭我

謨烈其十昭我

謨烈萬國共瞻報本追遠是崇是嚴薄海內外其道大成歸厚之德淳然

而興淳然而興咸喻

聖心欽若

列祖咸五登三上

陵之儀是遵是監

聖孝所溥東西朔南其十一東西朔南達於無外以拊以誣以紀以載維

是隆儀互古無對

聖祖舉三

高宗至四懿維

聖孝敬戒無忘

謨烈維虛舊章咸備微臣作詩矣鄙是愧惟其質辭用附六義其十二

十月十六日弔張敬庭太宜人之喪十九日弔扎夢堂之喪是月得家書

二以上二月核對四司題稿

藝樞傳

京師之大自四方俊造之士以至一技片長有足稱者莫不

挾所能走集其間号曰人海而胡若藝樞獨以賣字自給著聞於時藝

樞之賣字也未嘗自名往二假諸公貴人名能書者之名四方人士求書諸

公貴人不時得二亦潦草酬應或其客為之不工往二不之諸公貴人

而之藝樞藝樞取直廉應之又速書之工足以亂真四方人士各得其

所欲以去以故求於藝樞者日益衆藝樞之書清和朗潤自成一家然

竟以賣字終薛舍人玉堂曰藝樗非賣字者也嘗以諸生寫四庫書得  
欽賜舉人矣其兄以中書舍人從軍積官至鴻臚卿進秩三品聲勢長  
卽藝樗亦可因以得志然而賣字自如其爲人重氣誼歲所入有餘則  
以爲任郵賙救之用始鄉人客居京師或無力歸葬俾樗甚多勢且  
暴骨藝樗倡慈航會約同志友若干人歲各出錢若干遍訪鄉人買舟  
代送比三十年得歸骨者不可勝計常州於天下爲望郡顧未嘗有會  
館應鄉會試者散處旅店寺觀資斧不繼藝樗復倡鄉人爲之開七  
集所謂武陽會館也其爲學專精於六書考證一字繕書輒數十種尤  
明於

國家掌故古今文字之體式非其意雖盛名之下弗稱許也平居脫略儀  
檢好諧謔人以癡目之卽欣然以癡自命晚乃更爲藝樗以鄉音諧也  
名紀歎姓胡氏宋文恭公宿明忠安公濩之後世居常州祖某父某並  
皇贈文林郎父鑑廩膳生

封通議大夫兄時顯鴻臚卿進三品秩者也于之源亦諸生薛君嘗言藝  
樗愛余之文於其歿乞爲之傳余未嘗識藝樗<sub>薛君</sub>人能不死其友又  
惑於愛余文之名也故應之不辭

谷西阿詩集序代我師西阿先生自撰詩集爲一編曰龍華山草者初官翰林請急家居讀書山寺之所作也曰彩雲別墅存稿者服官都門寓居城西之所作也皆淡遠高曠自得於性情之際其它矜才氣尚辭藻之作則別爲采蘭集不以入此編某受讀竟復緣先生之意敘其大惜夫詩自三百篇後其變至不一矣漢魏之醇古齊梁之綺麗既已各不相合至於有唐一代作者輩出李杜之詩縱橫變化爲集古今之大成其餘各名家指不勝屈而襄陽右丞左司柳州獨以淡遠爲宗宋時宗杜韓者謂之西江宗溫李者謂之西崑迨濂洛諸君子專言義理詩又一變先生於諸家無所不窺早官禁近雍容潤色抽妍思騁秘詞亦無所不有晚乃刊落才華一意古淡於濂洛取其理於王孟韋柳取其雅詞與其高格以遠希乎漢魏醇古之音然則先生之所以爲詩又豈淺近之所得而窺測也哉先生爲諫官風采甚著其後改官比部自公逸食蕭然高寄絕不以升沈櫻心城西之寓老屋數椽自謂得心遠地偏之趣俯仰一室浩然自得發之於詩又餘事也昔滄浪嚴氏論詩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爲超妙而議者非之以爲詩本言志有美有刺憑理而發是故有隱秀之言而非可云不落言筌也有元遠之理而

非可云不涉理路也。知此者可與讀先生之識，可與詩先生之性情矣。十一月六日同鄉集度香尚書寓饒邱芝房方伯之任山東，八日吊萬壚齋尊甫先生之喪，十日鄉泉寓飲，十四日送徐直卿旋里，十七日玉松丈賓岫丈彭吾岡吳燮堂徐警吾陸雲洲集敝寓飲，十八日又洲寓銷寒初集，十九日吊黃仲民之喪，廿一日送宋子廷之貴州，廿四日楊蓉裳戶部寓第二集以上二月監用堂印。

書叔臧子諫兄書後。嗚呼！士大夫之依阿澆忍，非必立朝之日然也。古之聖賢學以為己，不敢自謂無過，且惟恐其過之叢也。已有過未嘗不冀人之告諸我，人有過又未嘗不冀我之能告之於人。雖子之於父，弟之於兄，莫不如是。夫是故學有由以成，而風有由以淳。今之人以虛譽相高，以面諛相悅，自其居家居鄉之日已然。二則推而放之，又何適而可武進臧叔子禮堂嘗為書諫其兄庸，至再叔子卒其兄又載諸行。余因得讀之，夫臧伯子之過所謂可以知仁者也，而叔子必諫伯子，又不自諱。此其兄若弟之間，皆以古聖賢之道相砥礪而不拘於流俗也。固已決矣。余聞伯子名久，近始識之，其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異乎世之為名士者。及觀叔子為志經學內行，淳備其弟如是，則其兄又可知也。

嗟乎叔子則既已矣世之留意人才者慎無於伯子失之也哉

太倉李氏兩世畫像記 同年太倉李子以其祖若考畫像裝為素冊識其生平之梗概乞諸同人為之題贊復俾鶴記其後夫祖考之教其子孫子孫之所以述追其祖考皆自有在不在畫像也即畫像之設以為音容笑貌之所寓尊而嚴之又不乎宜人之題贊之也然而孝子之心有無窮焉者思其親及其畫像則凡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動念惟吾親矣思其親及其畫像而因識其生平則自彛訓之大以至梧槽口澤之細無不欲人題之而贊之矣惡可已乎李氏世居太倉李子之祖始以儉勤起其家至其考又盡心於教子語曰積金以遺子孫未必能守也積書以遺之未必讀也李子之祖考積金而能散之孝友任邨為善如恐弗及李子及其諸弟奉先人之教爭自刻厲皆赫然有聞於時家之起者落而積書之澤方長則惟其積善之足以餘慶而非獨以書也後之人觀於畫像讀李子之所自識為善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李子之祖諱某字某考諱某字某並太學生

皇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李子名錫恭五弟兄人皆舉於鄉李子先成進士入翰林其科第亦一時之極盛云



慈竹長春圖記 趙子遂樓官編修之三年太宜人就養京邸融二洩  
洩意甚得也又三年太宜人思歸其鄉而趙子方擢官御史益盡心職  
事誼不可從而行太宜人亦不欲趙子之從行也於是趙子令其弟慎  
峻于敦詩奉太宜人以歸其秋太宜人抵家敦詩亦成嘉禮融二洩二  
無異京邸而趙子思太宜人不置乃謀遣其兩幼子俱歸侍太宜人側  
又屬工畫者寫平昔承歡之事為慈竹長春圖以寓己意夫仕而不忘  
其親又必不敢違親之意又必有所以自達其意此趙子之所行難也  
而鶴謂太宜人尤難蓋迎養而至者時也悵二不忘其故居者節也勗  
子以忠孝而不必其在膝前義也覺諸子以遠諸孫罔有不均慈也一  
往一來未嘗有所留滯斷也趙子之為此圖將以顯母氏之懿俾傳文  
學之士相傳播於無窮而豈敢曰己之思親足以爲一時之美談耶鶴  
又聞趙子早失所怙太宜人以養以教有松筠之操圖中有松有竹義  
亦兼取諸此長春云者孟東野所謂寸草春暉之意且以爲太宜人百  
年之祝焉

任烈婦傳代任烈婦者河南永城王氏女父鍾玘乾隆己亥舉人三通  
館謄錄母某氏烈婦適蕭縣任嵩齡嵩齡父銜憲官直隸天津知縣烈

婦借嵩齡從任所事舅姑修婦順待小姑和而有礼甚宜其家踰年嵩齡遺瘧疾久且劇烈婦朝夕視湯藥伺呻吟意甚悲愴然婉容愉色以承舅姑如故嵩齡卒烈婦痛哭幾絕舅姑恐其相隨而死慰諭之百方其明日烈婦哭漸止進勺飲守視者謂無它俱少懈晡時烈婦遣侍婢出闔戶結衣祔自經死時嘉慶十年八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二 論曰或謂烈婦早喪父母既嫁夫死又無子女痛無以自終故決意如此余謂不然夫死生亦大矣古之人蓋有侃然正色以君子自居而臨難不能引決況以一女子當舅姑具存之日養生送死有賴卽終賦寡鵠豈不足以明志而必以死殉此非扶植綱常之意賦於天性者有素亦何能斷然決然殺身成仁若是耶余以乾隆五十二年主禮部試得天津令君惜其遭際迫躓而喜其當官足以自立今得烈婦事又幸其家教之足傳矣

皇贈奉直大夫趙君傳代君姓趙氏名充德字允修先世小興州人徙易州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並以諸生貢太學君少穎悟讀書默而好爲深湛之思年十九補州庠生與兩弟某某以文學相砥礪聲譽方起會遭親喪哭泣久幾至失明其後醫治稍愈而兩目皆起爾障視物不能

了二遊絕意進取專以治家課子弟爲事初君之曾祖破產以紓族人之急聞兩世家稍起君既主家事二如蠅毛集而御之有方久之子弟以末疾廢君益兼綜條貫經畫井二趙氏自徙易州祖墓尚未有祭田君增置之又分貲以給親黨之貧乏者其課子弟必躬自講授督率不少懈一室中咿唔恆至達旦年逾五十始舉一子愛之甚然教之以義方不少姑息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有八子曰鈺醇謹有矩矱如君之爲人今爲中書科中書

贈君如其官晉階奉直大夫孫曰某舉人某副榜貢生 論曰余與鈺爲婚姻某又余主順天試所取士故知君行爲詳昔曾子責子夏喪親未嘗聞古人毀不危身而三年之喪未嘗不有以自盡故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行雖過中不以爲諱後世天性益薄喪紀殆廢有能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而無失乎跂而及之二意豈非聖賢之所許乎趙君哀毀而幾至喪明可謂賢矣至性所推薦於源本施及宗親恩義並至子不云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趙君之謂矣

十二月四日史柘溪廉使來是日敝寓第三集五日移寓下斜街十一日

五松文寓飲十二日秦小峴奉常寓第四集十六日立春十九日送鳳筠齋之任湖北是日武齋寓第五集廿五日送臧在東還常州是月得家書書一又得貫亭豫章書

湘鄉謝氏新脩族譜序 隋書經籍志有謝氏譜十卷謝於江左爲著姓自王氏而外莫得儷焉又當譜學方盛之日所謂遠有承傳世次最明者是也唐時謝氏無甚顯者其世系不見於新書表藝文志載其譜亦祇一卷豈族稍替耶抑由文有詳略不能以盡同也夫古之爲譜者貴於詳後世之爲譜者貴於慎亦各其時而已古者立九品置中正譜學始興史職皆具甚至天子之尊特詔以責天下之譜謀參考史傳檢正真僞此安得不詳乎宋世儒者承五季喪亂之後諸錄皆廢昭穆淆混於是斷<sub>二</sub>焉譜其所及知闕其所不知<sub>一</sub>又安得不慎乎故曰亦各其其時而已湘鄉謝禮部振定以其族人新脩譜問序於鶴蓋自宋紹興間有名惟興者始從江西之太和徙居邵陽湘鄉之間其子姓或居衡陽或居新化或居寧鄉而惟在湘鄉者爲繁衍其譜自明宣德以至皇朝康熙中屢經修輯後又溯惟興而上始居安成者曰宣遠又溯諸居金陵者曰仲庸又溯諸居山陰者曰堯卿別爲會稽金陵吳西三世系

列於菴端而凡謝氏之散處四方者皆可考其繼別之所從出慎所當  
慎未嘗不詳所當詳其斯爲譜之善者歟謝氏居湘鄉至今日尤多明  
經修行之士禮部先由翰林編修歷監察御史給事中躋而復起淹雅  
通達而甚長於古文所以光大先緒無忝乎江左之舊望者將於是乎  
在抑觀自宋而後世之爲譜者多矣獨能治古文者有以傳世行遠宋  
之歐陽蘇氏明之歸氏是也謝氏之譜則旣善矣以禮部之文章本之  
以油然孝弟之心吾見媿美乎永叔明允熙甫之作且以唐隋唐二志  
之遺文不難矣

封朝議大夫周君墓誌銘代曩余巡撫湖北實偕友人周君以往幕中事  
多取次焉周君蓋老於佐幕者嘗官安徽繁昌縣巡檢已復棄去從尚  
書李對襄公於四川所會兩金川用兵君出打箭爐歷章谷抵美諾崎  
於不毛之境烽火刀鏑之間先後七載其後君有良子曰季堂由湖北  
漢陽縣巡檢積軍功屢遷鍾祥知縣荊州知府君間一就養猶時二位  
幕以助其匱之一之貴州而居武昌最久君名文煥字倬雲号紉蘭濂  
溪先生裔也家蘇州祖某

皇贈儒林郎父某舉賢良方正任某官本生父某與賢良公並

皇贈朝議大夫君少穎異為文章高出儕輩年二十餘從賢良公於宿州於靈璧卽綜理內外事如夙習自是益留心經世務其在繁昌大吏方釐別州縣積逋檄君佐局事既公且恕上下大服或餽白金為壽峻拒之俄遭水災民重困君力請振卹全活者以萬數又修築江隄數處完好堅固利賴至今在四川總司饋餉冊書旁午應以整暇對襄倚之如左右手金川既平留省城會計軍興以來支應七千萬帑金條分縷析條分不爽銖釐當事欲留君川省補官以親老辭在鍾祥以季初涖民社為疏地利民情居官行政用人察吏之要凡數万言示之是時賊起當陽蔓延及鍾祥君亟命李堂帥兵勇迎捕而自為之守李堂以是無後顧憂君亦累

封至朝議大夫嘉慶九年八月某日卒於荊州年七十六配歸安沈氏廣東雷州知府生遠女累

贈至蒸人方君及李堂宦遊在遠蒸人情歲時祭祀惟謹李堂在軍中又再貽書勗以公尔忘私之義先於君四年卒以嘉慶五年某日卒於家年七十卒堂軍事未竣

特旨留之而

賜白金營奠時以爲榮子二人長卽率堂其次曰于陵候選縣主簿女二人長適安徽霍邱縣巡檢邱官吉次適陳念樵孫三人鈺候選縣丞鈺鏞孫女八人李堂以某年月日奠君於某縣都園某山沈恭人附先期具事狀東京師請銘謂知君者莫如余也銘曰恭勤襄起身官至六卿爲時名臣君克飲焉臭味是親弗於其躬於其友蓄之培之以遠令子子庸旣集時考之教鑽石埋辭於幽有耀

嘉慶十一年丙寅余年五十在部

正月五日進署七日辛楣先生誕辰在寓設祭自是歲以爲常亦軒賓嶼丈蔣香杜家貞白集漱寓飯九日松巖又州武齋虹江王鷲亭彭桐蔭集漱寓飲十日同司集署中飲十八日同年集財盛館觀劇廿日同鄉集長吳會館觀劇廿一日鄉同年集梨園會館觀劇廿三日弔黃太宜人之喪是月得家書二

林太宜人六十壽序代廣州林戶部韶光余昔主禮部試所取士也一日謁余而言曰韶光母馮太宜人壽六十矣韶光不幸生數月而孤得自疾幾至失明其不終以痼疾廢者吾母力也韶光年四歲吾母卽遣就傅以養以教以至今日韶光竊祿於

朝十年矣吾母就養京邸所以教之無異於往昔又曰自吾父見背吾祖  
父母年老溫清定省垂二十年無以異於吾父之存者繫吾母是賴今  
吾母節操旣爲大吏所舉得請

旌表如例又以紹光官遇

覃恩封太宜人矣顧平昔懿行猶未敷著於人計非得有道而能文者之  
一言無以爲吾母壽也故敬以爲請余惟三代以上風俗茂美節烈之  
婦生其間者蓋不少矣惟栢舟之詩爲聖人所錄故共姜之守義傳於  
無窮劉子政之贊節義也曰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以爲世基  
此言節義者姜如之所法而著之於文章可以爲世基也戶部之欲以  
文壽其親也固宜抑余觀周易之節蓋言節也而其辭不能純乎吉至  
於六四則曰安節亨釋之者曰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  
以斯得其道也太宜人之事舅姑二十餘年盡力盡衷似之至於九五  
曰甘節吉往有尚釋之者曰爲節而不苦非甘而何術斯以往二有尚  
也太宜人之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享有祿養似之夫節烈之婦其操行  
大略相等也天之所以厚之亦大略相等也然而或顯或晦或壽或豐  
或速或遲不能以預必者有故焉子孫有賢愚執業有高下此不可必



一也羣天下之士而試於學羣學之士而試於鄉羣鄉之士而試於禮部得者恆什一不得者恆什九此不可必二也當官之日或直己守道而竟以速躋或詭遇求獲而終亦不免於速躋此不可必三也戶部承太宜人教早以科弟自奮其官又甚達嘗爲今光祿卿初公所特賞越次轉一官而不損其名此豈偶然而致余并牽連書之以爲太宜人得天之厚之徵

二月十九日送賓嶼丈吾岡雲洲回蘇州三十日同鄉集長吳會館送韓桂齡觀劇卽之湖南方伯任觀劇是月得家書三聞望亭先生訃哭之

三月一日厚甫寓飲

梅柳江春圖爲桂齡題

關海春波遠乘潮解纜行

通庚

遊子意戀

關蓋臣情樹色紫飛葉花香雜綠旌遙知湘水側竹馬早相迎

十日同年集橫街張麟閣寓送成誠齋之

盛京禮部侍郎任飲十七日吊陸郡仙尊甫之喪廿八日大兄六十生辰飲

四月二日小泉相帆來寓讀書四日送王南垞回蘇八日送曉嵐師殯於彰義門外九日祝玉松丈六十觀劇十日玉田陳瑞先來執贄十九日小

峴先生寓飲廿七日哭花橋姪是月得家書二聞竹村從父之喪哭之得  
雲谷穎州書

與秦京兆書 承示凌君所藏吳文定與先都憲手帖及大作跋尾反  
覆展誦不忍釋手明史戴林負肅劾繼曉梁芳事初無先都憲名轉錄  
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之諺似科道無一人與其列考之實錄殊不  
相合鶴嘗推求其故蓋緣負肅及張經歷蔽竄誦遐荒得福較酷而先  
都憲於拜杖後僅以奪職視事當日諸家紀述見聞互異後來作史又  
雜採諸書遂有詳有不詳耳先生據實錄直書又及史所未詳者數事  
此古之君子微顯闡幽之心凡天下之士欲表章前哲者疇不望以為  
歸況鶴又有術追先祖之思其為感激寧有涯矣先都憲兩蒞南臺此  
帖到南都上任云云不能定知為僉憲時抑副憲時考給事中王蓋者  
嘗以勘田事劾先都憲亦見實錄而明史戴恭簡傳云宏治十七年考  
察京官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  
縱妻子納賄帝下舜蓋詔獄命即舉察事許黃門天錫傳云十七年五  
月天變求言上疏曰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  
之條或轉遷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其大寮曾經

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帝善之遂著爲令又題名碑錄云王蓋南直隸宣城縣人與此帖求賢詔下及陷害鄉人反自受累相應文定所云似乎卽指此事則當在孝宗之十七年先都憲爲副都御史時也竊觀古來雖極盛之朝不能無一二儉人廁乎其間惟有其人而諛邪之說不行乃爲小人道消合於大易泰傳之義此孝宗所以爲賢聖之君而先都憲遭逢之幸百世下猶可想見文定於先都憲蓋有布衣昆弟之好事贈都憲憲公爲叔父見文定撰贈公墓誌也故語多切至寒家先世遺蹟零落殆盡言盡轉欲從凌君乞得此帖藏諸家庶不能出之於世或者凌君同屬同名臣之後繼繼以鶴爲冒昧乎望先生盡姑爲鶴一言之

雪月觀梅圖爲鄭灌夫題 凍雲壓山雪未消千枝萬枝同萋寒孤芳不與凡卉併獨出新芽破嚴冷玉盤觸雲透重嶺恰對橫斜水邊影酒杯淡斟燭高秉裏情逸吾致吾能者

五月一日宛平史調梅來執贄五日鄭年圃來執贄素交也辭之不獲移寓海波寺街子衍思生 取名德聚廿一日請子良督范兒沅兒課瑞先調梅並來寓廿五日同年集陶然亭送鄂翠巖之安西收任飲是月得湖南

羅芝堂先生及史柘溪書

六月十四日昉巖師玉松丈松巖黃季虞集敝寓飲廿三日瑞先以病辭去廿五日送潘敬堂回蘇是月得家書五

答賈亭書 別來忽二十有餘月私心想念無日能已兩次接讀手書備知鄉程安穩眠食勝常弟亦嘗兩次寓書不知得達否也前次來書述及大兄有季父之痛感又魚山比部已歸道山種悲悼之事聞之使人增感然以至親密友中餘年不相見而猶能及喪期而哭之以少致其情此實吾兄平日篤於親戚厚於故舊至性所感以視弟五年來先後有從父兄子之痛而情未少伸生平受嘉定先生知厚而至今未能躬拜墓下相去甚遠矣前書又疑弟已東歸裝囑虹江將惠問轉寄讀之殊以行止不決不見信於知己為愧然弟自去夏以來實深信慮翻骨相從此長屯刻下雖姑復留滯而未來之事不可預料弟長年需次索米徒勞坐嘯盡諾非吏非隱安得不再思歸計至於區區自守則頗思自勉設使再有抑塞亦決不肯妄希捷徑之得嘗謂士大夫進退之際非獨不當得而求其得為可恥即當得之時有不得之勢而務欲求其得亦為可恥蓋選賢舉能使各稱其職乃居上位者之責有義有

命難進易退此則吾輩之責從前大兄在部轉官之日弟曾以此言進大兄頗然其言故更以相質世道須人擔荷廉恥退讓後人所不甚重者古人視之極重弟雖言之不作亦未敢自信其果能踐此言也然意中實有是輟轉故不欲去以為高然大約以去為究竟耳近偶得一聯云早歲何嘗媚安石晚來真欲和淵明弟之自處如是質之吾兄以為何如讀來書知吾兄出山與否尚在未定而弟之久留與否亦未可知相見之願不知何時始能一酬情長紙短欲言無窮惟有臨風耿耿而已

周太孺人壽序 古今家誡之書多矣其言家人之所以際未嘗不起於閨幃於是為之一切禁防約束之具使之成就於範而無有詬誶勅谿之迹萌於其間自以為盡之矣然而不由其本而制之於未勢且將潰決而莫之禦非所以為善也欲求閨幃之賢其必有所自乎余嘗為同年周子撰孫氏居無錫宗祠節孝祠義田三記孫氏居無錫世以敦樸相尚其長老彬二有禮讓之意其子弟皆勉二焉有興起於為善之忠家教固殊焉周子孫氏出也始周氏與孫氏望相埒周子之世父以名進士官比部歷雲南麗江守駁二顯達既而去官家居偕其兩弟相

砥爲敦睦之行未嘗別籍異財其於孫氏之家教又相類也其後諸父相繼殂謝而太孺人與妣氏守其遺教十餘年未嘗少變夫周子之諸父則信能刑家矣然使太孺人之睦於妣氏非出於性之自然而猶有纖豪之矯彊於其中安望十餘年而無變哉然則太孺人之賢固天性之獨至而亦孫氏之家教有以裕於素也鶴惟易之文言書之伊訓言積善降祥之理至明且備而劉子政之言則曰和氣致祥此非有異於易與書之意也人之爲善也有利焉有勉彊焉和則其安而行之者耳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之時義之大至於如此而致祥其細也周子以名孝廉出宰望縣太孺人偕其妣氏扶杖而觀政之成羣從于姓濟二在側可謂和之至矣家之祥又寧可量也輟歲之九月實維太孺人七十壽辰同年中書舍人薛子監察御史蔡子思欲以文爲壽而俾鶴爲之辭鶴固不文其於太孺人之和於妣氏本於性之自然與家教之粹然者則平素所稔知也因爲之序如右系之以詩曰維周之族世有聞人弗替厥聲實維母賢維母之賢善本乎性克宜厥家承天之慶鍾天之慶鍾於令子遂升賢書出宰百里姑孰之城大江之旁厥政之成謳歌洋溢

惜鳴琴樂三黃綬集是謳歌以爲母壽鳴琴雅三黃綬肅三奉母以觀  
樹麥繁鞠氏氣樂矣室家維熙我作頌言以兆期頤

七月五日厚甫寓同虎觀飲九日得家書聞三弟婦鈕孺人之喪數年來  
余兩喪孺于女幼小孺人撫視之恩爲多且其夙夜交倣佐余弟得粗  
有所就貧苦操作人所不堪而絕無怨尤之意一旦溘逝不禁爲之歎  
絕也

十二日弔姜叔問之喪十五日送昉巖先生之廣東從化令任十六日弔  
周葵齋尊甫之喪十七日哭郎紅谿十九日在亭來寓廿六日送李虎觀  
還蘇省親廿九日哭祭漁莊先生自是歲以爲常

羅師母祭文 嗚呼昔我夫子早歲通籍優游禁近逾二十載慷慨之  
性廉介之節我行我素久而弗改內助之賢實惟夫人儉以自處豐以  
事親詎勉有無以厯甘苦以篤故舊及羣弟子維羣弟子旅食京師偃  
何適夫子曰來於我乎館至則如歸教誨飲食夫人贊之迨我

皇初元夫子捐館舍於時上有老親下惟弱息慰情良可宗祧誰續膠木  
逮下非不早計載震載風熊羆未卜夫人則稟君舅之命撫伯氏之子  
以慰夫子於地下墜誓崔踊泣血椎心附身之節罄其誠信返葬有典

輻車遂駕水浮陸走哀感行路君舅繼逝大故頻臨側室所出又復非  
男夫人則堅意撫孤思意周至請於伯氏延師課讀九能嘗膽莫承家  
學復竭餘貲以襄窀穸夙夜不遑中封窆宅以妥先靈以封以樹感中  
禮節嗚呼俯仰十年之間降割甚酷心力交瘁血淚為枯方幸嗣子漸  
長庶幾復為李公以竟吾夫子所未竟以娛夫人之晚景而夫人又弗  
及少待此尤門弟子所歎歎而慘愴者也嗚呼山頽之痛有淚如新追  
昔撫今益增悲愴蒼悼追湘水不能窮奠筭於練帷而助執紼綢於  
墓道此則隻雞斗酒事有待乎它年而一束生芻情莫伸於此日也亦  
惟夫人之靈鑒此區區之虔告而已尚饗

祭瞿太恭人文

昔松維年月日寅愚姪江南監察御史年昌裕工部

主事陳鶴陳啓文謹致祭於

誥封太恭人瞿母謝太恭人之靈昔在虞曹締交令子久而相親莫解所  
以往來既稔習母之賢仁智賢於時有聞維裕與鶴陽山之鄭風木久  
久悲中心恸越歲戊午文亦居憂相吊相恤涕淚橫流萍水何常聚  
必有散一東一南歎歎飲餞嗟我良朋天各一方音書阻隔雲海茫茫  
自申徂戌復聚羣輟登堂拜母令子之福聲以同應情以久要論心五



夜聯襟崇朝雜以遊嬉手談坐隱逢母之慶飲食宴衍甲子之春令于

西行欽承

爾命觀察金城維時母病久卧床箒遠道絲絲私憂莫釋令子獨斷奉以  
安輿慈顏既和我行徐沈病漸起有喜勿藥簡書不違親心彌樂水  
泛黃河秦川邈迤隴阪嵯峨五泉舊壤我行幸至使節初停長才乍試  
奉母之教載清載寧監司之職時曰福星維我同人契濶伊始秋月春  
花懷思靡已差暨丑歲鄭子南歸豈無它人心知愈稀南望嶺嶠西瞻  
秦隴心遁身遙意長書重每維令子歡侍慈闈維其康寧亦謂庶幾詎  
意今茲詎聞來告升屋徒招排闥莫叫山川悠遊弔慰無從引領西望  
憂心有忡聞古孝行莫大祿養如何不淑麻衣削杖作善之報云降百  
祥如何一旦薤露淒涼維太恭人亦復何憾禮備哀榮身垂槩範顧念  
令子棘人藥呼天搶地泣血摧肝側聞靈輶已返梓里地角天涯況  
瘁何似一束生芻其意則戾政之令予以告几筵尚饗

八月十七日王邑塘來寓廿九日回蘇是月厚甫弟以五同會圖歸鶴得

家書二

九月九日同松巖虹江過趙象菴寓看菊松巖寓飲是日雨十七日初度

廿二日弔楊蓉裳太夫人之喪廿八日薊泉寓飲廿九日弔彭瑞圖之喪

連奉集甫特約

是月得家書二又得桂舫根堂書又得貞白書又得棣華書

十月二日南雅寓飲十四日同年集張麟閣寓飲是月得家書二

十一月三日吳寶夫寓飲十三日冬至是日梧岡來寓讀書十五山右史

六如寓飲十七日山西鳳臺茂才史義村及其弟星占來寓齋讀書是日

卜崖寓飲廿五日仙舟寓飲廿六日弔鄭灌夫太孺人之喪廿九日送

王蘭階之桂陽州吏目任是月得家書二

十二月六日送謝薊泉之通州坐糧廳任廿六日弔吳蔭華祖母之喪是

喪是月得家書二又得味蘭書二又得贊亭書

五同會圖贊五首 文定高濂博文純行疏爭據教後事若鏡綸扉側

席弗與知政淡焉自安守之以正贊吳文定公文安純懿不為苟同正

色直辭兩侍東宮典禮執法不肯立王彼閹雖肆竟莫能傷贊李文安

公都憲厚重終始一節諫垣執事弗撓弗折治師海隅躬擐曹甲彰我

明信渠魁是戢贊先都憲公文恪淡造學為世師講筵進言曉暢兵機

迨相武宗公論所推不可則止古大臣哉贊王文恪公司寇寬惠起家

法吏持躬以廉應務以智掌憲於南無偏無陂竟擢閣鋒以遂初志贊

送謝薺泉坐糧通州序 余嘗論今日漕政之弊釐謂別之必自通州倉場始然而倉場有侍郎有巡漕御史有坐糧郎中員外郎事權不一且其弊已深其勢積重難返鮮有慨然能以釐別爲己任者儀部薺泉先生居常慕古入之道以爲文章而於政體甚達會坐糧廳需代諸尚書侍郎舉堪其事者五人而

上以命儀部儀部起家翰林凡侍郎若御史往。出其後輩其道宜易行又嘗爲御史巡漕瓜儀孰於十餘年以前之事夫欲釐別弊政者必明乎立法之初意積漸之所以然而徐起而理之而後其事可以集然則居今日而欲釐別漕政之弊非儀部之望而誰望乎夫國家之事其利害得失之小者不必紛爭也衆以爲無如何而所繫者大則君子不敢不一持之今計臣稍絀矣

聖天子統以百姓足君無不足爲心而有司之奉行願以病民爲事甚且習爲不可釐別之說以惑羣聽余蓋漢非之而聞者未嘗不笑余之迂也儀部固達於治體而又以古之道爲文章者也其庶幾不以余言爲謬也乎哉

荅棟華書 望間接奉惠書反覆展誦真所謂慰誨殷三有逾骨肉感  
何可言然兄知弟之不能歸而不知弟之不能不歸也弟此番入都所  
區三欲稍遂其報稱者是其本願然亦必有所藉手而後可以自達故  
三五年內原自分作隨行逐隊之計若忍而至於一二十年之久則實  
不能也自抵都之日見部中之光景銓政之紛更而歸志一決自去夏  
之事時輕時重而弟適罹池魚之殃而歸志又一決然尚遲徊瞻顧不  
汲二於束裝者誠以去歲適當俗情悵快之際決然棄去氣象太覺局  
促故姑復留滯豈真尚有餘戀不能自知其命之所極乎且弟自拜官  
之日卽自謂終於此職此番入都又任以虞翻劉峻自比安知其不為  
終身之讖乎抑又有難者弟自七年去家實留兩子兩女以託舍弟今  
長女已遣嫁次子已北來而長子居家五年名爲讀書轉益荒謬次女  
許字嘉定先師之文孫值山頽之痛尚未成嘉禮大約事在明歲而舍  
弟以夏間悼亡至今五月有餘更無分片札與弟家兄年六十自來不  
問家事瑣屑此外更無分憂之人事勢如此弟又安能不歸乎弟兩年  
以來頗思有所述作雖其才甚短而其願甚奢儻邀天之幸再得優游  
數年或可粗有所就故近日所思自酬其生平之志者在彼而不在此

矣直卿計已啓行吾兄平江一席曾開講否家鄉漕事如何當事者之  
謬想牢不可破潔已自好不能不倦於同人生甫前與蔡法甫言其  
習生甫舉志士不忘溝壑一語弟亟歎爲知言吾兄聞之當亦不以爲  
河漢也

茂椿軒記 平谷賈光村先生以嘉慶三年就其子國于監學正名仲  
之養於京師又八年名仲聞其寓居得椿樹一於庭除大可十圍清陰  
院蓋數百年物而名仲子友齡始九歲日讀經史數千言又以其意作  
爲口義日數百言皆有理解於是先生樂甚名其軒曰茂椿之軒移櫺  
其中而授簡於鶴俾爲之記鶴維椿之爲物其根易植往得之家人  
籬落間不以爲可貴及其久而輪囷磊砢而後見其奇焉其在京師則  
竇氏之靈椿其尤著者也先生以名諸生舉優行宜昌其身而僅以教  
授鄉里成就後學至名仲得登第矣而宦又不達蓋遲之久而天始賦  
穎異之質於友齡以娛先生之晚景此亦如椿之輪囷磊砢當之數百  
年而後有是而豈一人之培植與一時之積也歟今先生年八十有二  
讀書無隙異少壯名仲及其弟名香馳怡日侍左右而皆以友齡  
誦讀爲事然則賈氏之茂椿不且與竇氏之靈椿同爲盛事歟名仲号

晉山鶴同年進士今爲戶部司務寓居在崇文門外里曰五老

贈中憲大夫棲霞年先生墓表

古之君子行脩於家而名成於鄉者家

名成於鄉者其心皆未能忘乎斯世者也惟其不幸無所遇而獨以孝友文學稱焉此亦未足以盡其爲人矣而天之所以發之又或遲之久而特鍾於其後之人故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諒哉言乎棲霞年先生以乾隆二十五年舉於鄉至四十六年三月病卒爲

國家造士二十餘年先後僅兩試於禮部或以爲先生固沒於仕進者然

鶴聞先生中歲得末疾不良於行者數載而其子昌裕應試入都命以己之選期詢諸吏部豈非以一命之士皆可存心利物而平昔之讀書求志猶有用行之志也乎而謂先生之心能一日忘天下乎方先生

未病時父訓導公已老而伯兄先生逝季父弟又累試不售先生則意

兄之子己之子弟之子移家田間躬耕自給嘗畫出操作早暮爲諸子

口講指畫鏡下則自課爲舉子業往三徹夜不寐其勤苦如此其後諸

子漸有成則又分攜其穉弱者而教之年氏於棲霞爲望族世有聞人

而先生之子及兄弟之子皆能自成立不墮其家聲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得末疾訓導公已歿而仲父猶在每歲時節序必令諸子扶掖往仲

父所展敬如禮仲父數止之弗爲懈也先生諱暄字溫如號旭升卒時年五十有九昌裕承先生教成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數言事皆一時至計其始墓先生也時其欲顯先生之名也未嘗有已時於是請於故副都御史清平劉公爲誌銘刻石墓壙左矣頃之又以表墓之文屬之鶴鶴自惟不足爲劉公役特有見於先生之孝友文學皆可施之政事而昌裕之所以當官亦固非先生之教故爲推言之如此凡劉公之文所已詳者皆不復書後之考先生之生平而論列之者或亦有取乎此焉

辛先生墓表

先生諱炳昭字能濟號燾亭江西萬載人袁州府學歲

貢生也曾祖金澄廩生祖汝獻湖口縣儒學教諭

贈江南道監察御史

父樹貴本生父樹國俱增生先生善承事父母因推之

兄弟宗族媼黨暨乎一鄉一邑之間恆以信義見推初贈御史公卒羣從兄弟以家事委先生其後季父病革復以身後事相屬先生謹司其財產出入從弟長而後授之無纖豪私有妹壻素封交不擇人妹憂之先生割宅與共處朝夕規勸終妹世得無敗妹卒壻遂蕩其產則數贖給之甥旣長議婚不能取爲資而取之邑人有學田以諸生司之同庠序者舉先生先生任之數年佃民愛戴若父母邑人應童子試者千五

百餘人以自攜坐具爲苦諸搢紳謀創立試院而艱於費因率諸有力者出錢諸有力者曰非辛先生任其事吾儕終不出錢時先生已老謝不與事諸搢紳彊起之事始集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縣首舉先生而府爭之曰此府學諸生也豈可不自我舉之乎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六將易箴命諸子治喪不以佛老惟朝夕設奠如禮邑人士多從而效之其奠也白衣冠而送者幾千人遠近嗟歎以爲從來布衣諸生所未曾有蓋先生之爲人類乎王彥方陳仲弓而上希乎夫子所謂信則人任焉者然先生固經生嘗謂讀書不如鈔書課寫五經至一再遍年逾六十猶爲諸釋孫鈔經寒暑不輟信乎經義與治事相兼而信義之所以著於人者皆自學問中得之也嗚呼斯真克副乎孝廉方正之科者已于七人紹基附生紹業嘉慶元年進士國子監學正誠質增生紹顯紹模增生紹訓紹良孫十八人曾孫七人墓在上高縣山棗渡江北月形山之原

同鄉祭彭侍御文 嗚呼吾吳舊族凡數十計或衍或湮或隆或替維君之先遠自明代

國初以來益盛而大肇於長寧侍講是繼爰及尚書沖和淳懿尚書諸子



克肖克類厥澤孔延孫行是遠君之爲學卓然明慧借我弟昆日征月邁鳳雛無凡驥足寧滯遂登賢書遂取上第畫省分曹屬車同載君之當官禮進義退矢以勤慎戒夫亦收始在駕部詭勉從事歷有年所屢報厥最維

帝特簡授之諫議封章頻上不激不劇催科毋苛察吏勿懈以達民隱以警有位君之治家事無鉅細綜理有條經緯悉肄內外井二罔不辦治君之事親愛敬交備將母懷歸望雲愁思在歲涖難請急首侍母年既高母疾微示歡顏逮承含斂躬視至性所感里黨稱異君之教子夙夜淬厲追之琢之戒是令器爰始弱冠迥出儕輩校文天祿讀書中秘君之居鄉衆所共賴任卹解推溥以大惠往者歲凶家鮮藏蓋飢寒已迫敏揀將熾惟君惻然胞與情摯培害發困以糶以貸氓安於廬賈寧於肆厚德所傳載之奕世天道不僭維德是植仁者必壽於古有誌以君盛年充養方晬優游林泉遐齡可冀如何一旦卒然不諱五十年竟弗克至嗚呼哀哉有盡者形不滅者志百年幾何榮名斯貴君之生平里社可記尚樹穹碑爲君墮淚矧維令子學養兼遂以承厥家有美世濟楹書能讀手蘭毋棄先澤益延家風不隳九京可作云何弗慰尚饗

題錢亦軒獨立圖 君不見福正平三年袖刺卑公卿又不見張長史

遠客移牀客驚起古今名流盡如此何況讀書號君子世俗於今尚尚

同脂韋突梯吾所恥錢郎學積萬卷多二十八宿胸能羅文詞俊拔本

家學篆刻兼擅隸與科早登賢書入京洛十載依然歎孤落磷磷傲骨

本天生眉向窮途效唯諾偶然寫作獨立圖意趨自與常人殊蒼茫豈

誇詩卷富遯世何必去占符心慕古人行古道先論衰影後懷抱貧賤

尤思慎致身不流不倚真強矯丈夫立功會有時立功亦可千秋垂不

須更向時賢問心事悠二世豈知

睿太妃福晉壽詩 仙源分流何濤汎四星有序綺文明生輝爛相映

貫珠纒正且平板輿安和容更粹神明不虧聰聽視二南風化躋堂

詞先與

熙朝頌人瑞 仙源分流自銀潢俾彼昭回燦爲章微雲匹練望不極奎

文壁府相輝煌輝架藏書三萬卷持向高堂供拔簋郝鍾禮法謝家才

編成一二珍戚畹 仙源分流億年南極一星光彩鮮秋分之曙春分

夕候之南郊天下安華筵乍開眾仙集鶴髮婆娑上堂立壽觴舉處慈

頤和更祝遐齡啓雲笈

五十初度自述 人生鮮百年五十及其半初度值茲辰徘徊起長歎  
昔余賦歸來逝將老阿澗中道忽幡然豈爲干榮進自惟本諸生家世  
服經訓畏閑昌黎心憂樂希文願此意久相傳耳熟在髻鬢猥當不肖  
軀竟忝

明廷選一命卷

君恩豈敢薄叱散雖無速化術浮沈亦吾分以茲易初心甘被朋儕訕或  
云榮傾陽又謂驚德棧曾聞古人言止謗在無辯捫心苟無瑕不知終  
不慍自從出山來歲月復屢換每當知己聚慷慨好議論共言士登

潮致

君惟堯舜熙載百揆宅賓門四山竄其次重立身砥礪始貧賤守官虞人

避辭祿原思稍情二心徒憂矯塞寧變途窮魑魅逢勢異請張幻

日六李唐本數奇張季仍久宦空負十年官余初釋褐日誦昔人浮生

其期樹立無尺寸今茲况始衰老至亦已迅壯行嗟已矣述古尚所羨

假年聖人學文占並堪玩煌煌春秋筆游夏莫能贊後來希聖徒相去

固万二紀傳易編年馬遷啓其捷縱橫廿一家一垂論讓苗袁亦能

昔鈔撮異漫漶在宋治平中涑水提英俊珍裘集衆腋羣史皆貫穿勒

成不朽作至今重瑜瑾區二薛王輩繼起尚有聞近來徐與畢菟討益  
詳慎我師錢夫子刪訂色彌潤恭惟

聖清朝遠邁御雲縵首成勝國史廣內羅羣彥編年繼有作文章魏且煥  
遂偕宣聖書方古同傳信微臣詢非才伏讀每忘倦重念古今來有經  
必有傳元史與綱目薛王復私篡因之不自揣縱心遊汗漫時二披卷  
袂往二親筆硯焚膏更繼晷夜起或待旦餘年儻可假夙夜矢自奮庶  
成一編書用爲

當寧獻

嘉慶十二年丁卯余年五十一在部

正月六日進署遠樓寓飲七日賓谷循陔遠樓芸昉霽峰仙舟集敝寓飲  
九日同年集財神會館觀劇十日梧岡移館卜崖給諫宅十一日同司集  
祿壽堂觀劇十三日洪鄉晚招同復觀劇十九日卜崖寓飲廿日林迪園  
寓飲廿二日調梅子良往通州應試廿四日霽峰招於浙紹館觀劇廿五  
日漢軍李來宣來執贄廿六日史六如招於財神館觀劇廿七日同鄉集  
長吳館觀劇三十日姜葦塘來執贄是月得家書三又得芝軒書山雲蘿  
根堂書調梅子良並入泮

二月二日賈晉山寓飲三日來宣之為肅之來執贄鄭年圓始來執贄四日秋巖紫庭父子黃松坡蔡式齋集敝寓飲調梅子良來寓五日昌平陳蔚之來執贄是日遣人進署請假九日天津榮心似來執贄十一日弔邵皆山之喪是日心似來寓來宣弟繩之來執贄十五日楊菴汧來執贄十六日謁雲門師十七日虹江寓飲十九日歸安葉仲文建叔來執贄廿七日送鹿賈晉之任雲南是月得家書二又得雲雜書

答李平川 平川足下去夏曾接手書碌碌久未奉荅深用歉然乃足下不以爲怪惠問再三且諄諄以立身行己之道僕實自愧行不加修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豈生平力行古道見一近似者而遂以爲可耶瞻然之操肫然之孝思僕方當奉爲畏友豈止引爲知己而已哉來諭云遭本生母艱絕湯水者二日不食菜羹者九日將至服闋然後食魚肉焉此近人之所難而足下行之凡合齒戴髮有知識之倫孰敢不敬愛足下至謂本生服本杜期今欲加至十八月則僕以爲不可夫今之爲人後非古之爲人後也古之爲人後者後大宗爾古者天子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也於是乎宗子死無而子則同宗爲之置後雖以三殤死猶置後也於是乎有爲殤後者凡以重宗

故也後世宗法廢絕無子者以死弟子爲後非古之制也故常熟陳司業謂之非禮之禮然而歷代之世俗守之

國家許之而世之爲人後者又往三奉其所生父母之命此不可驟變也先聖不可驟變則不得不用古爲人後之禮而爲其本生父母期非杜期也制之歷代守之

國家用之此不可有加也加之則是以非禮加於親此豈僅如孟子之謂夷之以所賤事親已哉竊嘗伏讀

大清律

性理精義二書所載喪服圖並云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仍申心喪三年此

聖朝之定制義之盡仁之至者也古之所謂喪者衰麻馬爾不飲酒食肉不處內不從政馬爾心喪云者於衰麻則除之於不飲酒食肉不處內不從政則仍之焉爾故僕以爲服不可加而不食魚肉可持之二十七且如是而更不處內不應試則於禮亦已盡矣客氣害事之說誠如來諭然但克治之而已非有它諛巧也其它自守之道則善矣更望讀書求志爲道自愛惟思無媿於聖賢不必立異於流俗亦不必急以自

明行之久二必有所就日暮途遠復何傷乎臨書縷三言不盡意南望  
湘雲惟淡企想鶴白

三月一日哭式齋八日豐潤鄭粹如來執贄九日哭邱春卿又送吳友石  
殯追念疇昔淡爲感愴十五日

恩詔以

實錄告成文武大小各官皆紀錄一次廿二日同年集普濟堂餞邱英川  
之湖北觀察任又唁霽峰次子之喪廿三日冀州張賓甫來執贄秋巖招  
集南雅寓飲廿五日祝慶堂太夫人七十觀劇廿九日立夏卅日送史六  
如回山西虹江之南河是月得家書三又得虎觀鄭灌夫信

和玉松丈上巳日同兒子沉舟通惠河作凌晨叩門者投我五字詩  
謂言昨修禊勝遊仍及時丈人玉堂彥而具山澤姿每當風雲從愈切  
煙霞思膝前有雛鳳羽毛更多奇相隨窮幽勝往無一遺城隅縈帶  
水利澤元人垂臨流智者好憂旱風人詞我思江鄉間春波始瀾何  
當共求伸暢此平生期

徐太孺人墓誌銘 同年生募兵部鑿一日過余而言曰常敷有屈軼  
者其爲人矯二能自好者也今將葬其母徐太孺人寓書京師求銘其

藏且爲文表於其父屈君之墓其意不求諸顯者而欲得有道而能文者之一言庶幾其可久余於是面辭之曰子之言云鶴何敢任慕子曰雖然不可以虛軼之請孺人之行蓋有余友李秀才福所撰傳以爲之徵故爲之銘曰 孺人姓徐氏父曰天慶爲常熟諸生十歲就塾師評事陳君書史並明二十厄家事條理井井厥考謂臧年二十五適屈君文熊里閉是同上事祖姑中事君舅咸盡其敬誠維時屈君體羸多病弗安弗康孺人慘怛旣醫且禱夙夜弗違如是久之迄年三十九大故遽丁君舅先逝夫子哀毀相繼以傾孺人慟哭矢以身殉勺水弗嘗顧念似續闕焉罔承責在末亡叔氏有子生十七日而母死吟在牀孺人撫之歷有歲年遂正厥名以鞠以復以啓以翼迄臻於成服母之教有見於友有聞於庠廣文清秩祿養斯亞仕版遂登孺人顧喜謂子克家教戒益詳首正家祭及於高祖合禮之經丙舍墓田先靈所棲是營是營下逮摩佃收其租入公量以量三過歲稔輸貲於官振貸是藪弗以孤寡而諉弗克爲感馨其橐囊嘉慶十一年月惟其正甲戌日逢朔厥生初得六十八齡完節以終維屈之先以死殉國

聖世所崇爰暨孺人夫孝婦節嗣其家聲



朝有旌典亦限以年善二則長裁之郡邑列女之傳燦乎有光

處士屈君墓表

余嘗爲蔣慕緘先生行狀附載其兄震子死孝事而

不書其爲親割股願編修藝極以爲非謂君子善二也長割股奇節其子弟既言之豈可自我弗傳震子於余爲中表丈人行幼猶及見之知其苦孝不聞其割股竟弗敢益也張文容端亦余所稔知也嘗爲仲父割股余謹書之聞上舍詩求誌其父典史君墓亦有爲親割股事上舍恂二非飾說者故爲之誌吳秀才嘉泰以其母徐孺人傳示余云嘗爲姑割股傳爲先師嘉定先生所作信而有徵故又爲之贊焉常熟有屈君者名文熊字鶴峰五世祖坦之明甲申之變殉國難見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父增歲貢生

贈奉直大夫君幼善病奉直君數憂之其後君病稍已而奉直君得痢疾危甚諸醫束手君禱於天祈活己年以益父因割左股肉作羹以進奉直君飲之而甘痢竟愈久之奉直君卒君居喪哀毀日止食粥一盂舊病浸劇喟然曰昔吾父謂我不壽今其驗矣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某日卒年四十三初奉直君治家嚴有五子使各執一事以君多病不能應煩劇使主賓客君年十五嘗一應童子試幾冠其曹益發憤自力於學

然奉直君念君病竟弗使再試也君事親頗與震子相類震子兄弟之行余能言之不必以割股也諸人者知其割股而生平所行事亦可想已昔余本生祖母胡太孺人在室時嘗爲父割股顧太學祿百爲作傳及余自少至長而所見聞者又四五人其它未及見於余文者又不一人焉豈非吾郡中風俗之美耳目漸染之有自故至性所激卓然望於時有如是耶抑聞忠孝一理以君之事親繼坦之殉節非所云克肖者耶君葬在常熟北門外報慈里之采園阡配徐氏余別爲之墓誌銘君無子以弟之子軼爲後由廩貢生官訓導當君葬既久而追述君行事輾轉以請余之文者軼也孫曰某幼

四月二日小峴司寇以吳文定寄先都憲手柬來歸三日遣人進署請假十二日晉山迪園吳寶甫林賡颺昆仲集敝寓飲十三日全州孝廉伍景門來執贄十四日弔周立齋尊人之喪十九日祝直卿生祖母之壽觀劇廿五日送徐厚卿之南河廿八日弔芝房方伯太夫之喪是月得家書凡一又得警齋書

書吳文定公手札後

少時與伯兄共讀族譜伯兄謂至

至王益劬先都憲事

蓋必儉人故

惡直醜正若此鶴頗以爲不然古人固有同爲君子而或以職事相糾

適不害其為和而不同其後讀明史戴恭簡傳始悔少時議論之偏而伯兄信道之篤為不可及也先都憲生平止檢田受降二事為言路所指而王文恪謂檢田所持者東受降所存者信蓋當日之公論如此今得文定此書知人言之起果別有所為益想見先公之行無瑕尤矣又書五回圖後 孝宗之世朝多君子人能言之然明史止文定文恪有傳而三公事不甚著鶴考之諸書始知文安司寇皆當劉瑾亂政之日以持正見權凜然大節不獨文恪一人而先公及文定則已先歿矣當日羅景鳴上書長沙請削弟子之籍而張簡肅楊康濟諸公皆以正卿被黨人之目二公而在必更有所表見故族譜謂先都憲負節而不以節顯鶴謹表而出之俾後之讀此圖者知五公之所以見重於後世以其大節而非徒以文采風流也

與潘芝軒書 歲初接奉手書兼以厚貺即肅一箋奉復然契濶之悰非尺素所能達也比維絳帳風和鈴閣晝靜出則栽培桃李入則色養寢門

君寵親恩而伸美報人生樂事孰過於斯伏惟為道自愛益培蒼生霖雨之本曷勝幸甚弟自送別以來需次亦不為不久矣然每當應補必久

久無缺及其有缺則又必有意外之壓班私念虞翻骨相卽欲隨流平進亦斷不可得韓子云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弟將以此爲究竟矣然區區之心尚不能無戀者則又有故弟少遭不造年十

朝兩週

三以庶人後之義出奉先府君祀厥後竊祿於

覃恩其一次

貶贈本生父母一次因未改官例不許貶封止係自請每念一命之士得

逢

國恩卽可推封及祖而弟之不肖不孝獨未得遂常恐倉卒棄捐無以報

先人於地下且以情而論弟苗不爲人後則弟一次

覃恩已當及本生祖父母以例而論則雖此後再得選

恩亦止得推贈祖父母而不敢先及本生祖父母數年以來夙夜憂歎思

欲本生祖父母及祖父母同時拜

恩計惟有捐請

誥命之一法而貧士欲驟致千金殊非易所以當食較著方寢投枕涕

泣歎歎而不能自禁也春初奉復之札望吾兄惠以買山之資然買山

之資瑣事也不足以煩知已惟捐

封一節不能不商諸朋友而弟所知文大半窘乏再四躊躇不能不以此奉償儻吾兄鑒弟之意慨借千金俾得及時捐請

封典而容弟陸續奉繳弟雖結草銜環必不敢忘大惠願之上也僅以清風兩袖不能如弟所願或得先寄若干俾弟再商之知交中之有力者亦其次也弟數年以來頗嚴於非義之取約計所辭亦有此數而今願爲此返三者蓋欲全先人清白之訓而求仁者之粟耳惟吾兄鑒察焉式齋七兄於三月初奄忽作古同年各竭綿力僅得扶襯旋里母老家貧子幼竟無以爲久計亦冀吾兄圖之

邱太夫人祭文

天子在阼歲在甲子粵有某臣陳情

黼庠曰臣有母八十餘矣與臣相隔六七千里臣有兩弟俱母所生一吏中州一留上京母賴幼子色笑是承今者不祿兩弟俱傾臣有伯兄異母同父三謂母慈兄能弟撫兄官給諫母幸聚處近亦先摧母心逾楚臣受

國恩始官粵西母纔七日迎養不來況今數載日望臣歸臣願解職惟

聖主慈

帝曰俞哉嘉汝克孝汝本詞臣

先朝所造還之秘府草麻承

詔亦使朝臣知所則做越明年冬山左需人旬宣之職實惟重臣

帝曰時咨求忠孝門地近養便汝情亦申方伯稽首感激惶惴先臣捧檄

併孳斯地臣實生焉釣遊猶在敢不竭誠以贊

孝昭歸謁寢閣慈顏慨慷憶侍君子艱辛備嘗六十年來始遂顯揚惟

聖主恩勗哉母忘惟太夫人貞靜純一在下能柔居高不溢教忠之思久

而彌摯神明弗衰視聽固關鮮華不御灑掃躬操儉則養廉匪惟習勞

光緒孫曾嗣殊有鳳毛如古于公門將愈高偶示微疾忽焉棄養寶瑟宵

儀晨喪方伯毋違以禮殯葬黎庶悲情羣察悽愴况在某等素託粉榆

瞻望靈輻讀遺讀書有薦在俎有醴在壺俯之以詞賈而弗誣

題雲泉圖 在山泉水出山雲二氣泉聲兩不分欲識流行無礙意市

塵依舊絕塵氣黃鑑號雲泉蘇人工篆隸

五月三日大興張又新來執贄是日遣人請署請假七日又新來寓十一

日玉松丈招日蔡生甫熊介茲飲兼送左杏莊陳白雲之任安徽十二日

甲丁也堂尊甫先生之喪十五日顧瞻淇來執紼十九日衍恩罔時飲廿一日送彭脩田主試福建張四香主試廣西是月得家書一

福建鄉試錄序代臣聞學莫大於明道教莫善於因材治莫先於得人典莫貴於由舊此立法之本也

國家興建學校萃一鄉之賢者能者而處其中非六經諸史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設蓋因材也而明道寓焉矣三年大比試之以經義詩律對策之文辨別其心術之正偽學問之醇疵以備登進之數蓋由舊也而得人在是矣此鄉試之典循之數百年而不敢以爲奉行故事者良由立法之盡善也抑臣於福建竊又有說焉夫關粵之地素稱山川秀美自唐以來文教漸興歷宋元明而擬魏科號才士者後先相望史不絕書可謂盛矣然而此其末也非其本也蓋黃幹氏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而朱子寓居於崇安遷於從考亭其地皆在福建其師友淵源若楊時氏李侗氏劉子輩氏以至幹及陳淳李方子蔡元定父子之屬皆閩產也今諸生所講習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所居者朱子及將樂延平諸大儒所居之地其進於

是舉固將行其所學以稱

聖世之任使其爲是舉所遺猶將修明其道以儲它日之用然則父教其子師勉其弟以成鄉鄰風俗之美以無負乎

聖朝久道化成之治者其在斯乎既以語諸生謹次序之以爲

黼座獻

六月五日遣人赴署請假十七日弔頤園先生封翁之喪循陔寓飲十九日送瞿木夫之官湖南黃松坡回蘇州廿七日送篔樓主試江南三十日遣人進署請假是月得家書三

七月九日弔永鸞亭尊慈之喪是日進署復請假五日廿四日同鄉集浙紹會館餞杜薌先生觀劇是月得家書四又得侶雲書兩月來連得雲蘿黃杏園李山問悽愴之至

八月三日散館十六日送杜薌先生回暨葦塘楊菴江回蘇又送潘時洲回蘇李在亭吏義村調檢星占來寓二十日虹江來言貫亭抵都卽與同車往廉州會館候之設數刻得家信一件并聞貫亭過蘇時特至余家晤三弟及勉兒索信而別真可感也廿四日祝桂齡五十觀劇廿六日同年集陶然亭送陳綺石督學廣西譚琴巖之江西建昌同知任廿八日松巖



公廨飲廿九日同鄉招同鄉試諸君子集長吳館觀劇

贈國子監學正賈君墓表

賈君平谷光

人光村先生之父今戶部司務

名仲之祖也少推擇爲吏考滿當得官棄去幕遊於江華渭源晚而歸

家年若干病卒後若干年而名仲成進士官國子監學正得

馳監贈如其官階徵仕君之爲吏也吏所習多欺罔以取財君獨不肖

有富人爲盜所連染衆知其寃莫敢白君慨然曰富人有罪不可以富

故赦無罪顧可以富故入之哉力言於官二察之果寃事得解終身

嘗因以爲利其幕遊也居停主人信之家事皆聽君而行二十年未嘗

有私晚歲家居益嚴毅以禮法自持鄉之人皆從而化之雖婦女無敢

倚門而嬉者賈氏居平谷久族葬之冢可二十餘世顧譜謀散佚莫能

考其名字世系可考者自君之曾祖某而下祖某父某並處士君諱字

某配某氏

贈孺子三人長曰某諸生次曰某歲貢生

封國子監學正卽光村先生也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余觀兩漢之世士

君子多爲功曹游徼番夫之屬以成其名其後或至卿相未嘗以吏爲

卑也明初三途並用有起家吏員至侍郎尚書者其它薦舉尤夥後乃

專用進士說者歎其積重難返而吏亦益自棄作姦犯科靡所不至故嘗謂居今日而欲復兩漢明初之制非堯之以數十年之教化不可不然其不為營競之數也鮮矣若君之嶮然不滓庶乎其可以希乎古之為吏者乎君再傳而名仲得食祿於

朝居常汲

二欲顯其揚先人

糾族屬為譜牒詳記其族葬之家俾後人毋

忘封樹可不謂賢乎矣余既為君墓誌

應名之請因併書之俾鑿之於石

九月二日送秋巖回蘇五日王鶴汀寓飲八日卜崖給諫招集太原會館

觀劇九日松巖貫亭與泉同遊慈仁寺虹江寓飲十日揭曉楊莖汀葉仲

文永純浦俱中式廿二日上虞趙晉齋來執贄史禮堂寓飲廿四日晉齋

日來寓廿八日貫亭與泉鶴汀虹江集散寓飲廿九日送梧桐回蘇在亭

回石埭是月得家書三又得禮門書聞種書計音又增悲感也

龍山慈孝圖記 同年吳庶子鼎以龍山慈孝圖卷屬余為記蓋歛人

鮑傳叔及其子二壽遇賊爭死而其族孫志道為圖以永其傳者也傳

叔事見宋史孝義傳久之而人或不能舉其姓字及是圖之作昭二乎

若日月之明凜乎若霜雪之交下而松栢之特立浩乎若元氣之流行

於太虛人之觀之者肅乎以敬悄乎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夫死生

之際亦難言矣然古之君子當大節之所在必矢之以死而後其身可  
以死可以生宋史以傅叔與鄭綺同傳綺之後德珪德璋兄弟爭死而  
德珪竟死傅叔父子爭死而皆得免於死方其見父子兄弟瀕於危殆  
哀痛慘怛呼号求代幸則俱濟不幸則併命此豈有纖豪顧之慮僥倖  
於万一而後爲之也哉豈非所謂求仁得仁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  
之下聞之莫不興起者哉鄭氏自德珪以後歷元至明号爲義門而鮑  
氏自子壽之子景曾築慈孝堂於龍山歲久傾圮志道於六百年後重  
建斯堂以奉傅叔父子之祀既又爲之圖以章之文辭以宣之刻之石  
以永之使天下之人皆慨然如見當日之事孝義之澤不其長乎庶子  
與志道交契爲之遍請於士大夫作爲詩歌今又屬記於余擬之昌黎  
所謂潛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宜牽連三入書者亦  
庶幾無愧焉尔

顧考功畫像記

余讀顧考功松交先生遺事未嘗不慨然歎息曰嗟

乎士大夫居家之難也夫杜周南與劉季林相非也以大義言之固是  
所係在乎清議匹夫之賤猶與有責況其曾達而在上者然或公論未  
明禁網方密危言激論抵觸忌諱上無裨於君國下有害於身家漢之

黨錮唐之清流明之東林復社覆轍相尋禍患不已是皆然矣至於先生遭際

與朝直已守道而當日諸生之獄在下有橫議之罪羣吏無不毀鄉校之識鍛練周內坐青衿以大逆駢首就戮十有八可不人可爲太息可爲先生以事外之身豪無所與特以居平正色爲衆所忌牽連入之身幽牢戶妻子流離

聖明燭照僅而得免其後卒以奏銷褫職洵乎蟋蟀之詩一則曰職思其憂再則曰職思其外可不慎歟可不戒歟因觀先生畫像三歎書之先生名予咸松交其号順治七丁亥進士歷直隸寧晉浙江山陰知縣刑部主事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所至皆有治績詳韓文懿公所撰墓表畫像作於順治七年又三年先生自爲之題迄今又百五十餘年矣先生五世孫師洵在京師余因得敬觀焉既又考其行事而發其所以感慨之意且爲後之品行不逮先生而不勝其悵三之忿者戒也

十月二日厚甫寓飲四日桂於寓飲七日送小雲姪還蘇十二日弔張地山太恭人之喪又弔劉邃菴之喪十五日卜崖寓飲十八日遣人進署請假廿六日賀雲門師得子又送李相芷回蘇是月得家書二

題槽搖背指菊花開圖 千古西川地 三秋叢菊時 感懷殊渺 二解  
獨遲 二 往蹟烽烟靖 修程琴劍隨 浣花遊賞約 回首尚縈思

王黃山車中吟序 詩之有詠物也 其原出於三百篇乎 自雖鳩至鷓  
言鳥者三十有六 自麟至貓言獸者二十有九 自荇菜至茹言草者七  
十有五 自樛木至柘言木者五十有二 其它言蟲言魚言稼穡之屬而  
言器用者尤多 其數至於九十 又如殷其雷 小星日月 終風北風 蝦蟇  
細繆 雲漢之言天 漢 廣江有汜 河 廣之言地 碩人 猗嗟之言人 都人士  
言牛 羊 牢 籠 漱 滌 盥 態 極 妍 自 非 博 物 君 子 其 孰 能 與 於 斯 乎 諸 城 王  
吏部 黃山以嘉慶十二年監戶部寶泉局 每日自寓居至公廨往返幾  
二十餘里 車行多暇 輒爲詠物詩 以自適 久之積數百篇 因選其尤者  
刻之 命之曰車中吟 而屬余爲序 余於詩無所解 親知以詩見貽 讀之  
未嘗終卷 顧以名能古文時 爲人役 使作詩序 辭之不獲 而文亦不  
能工 蓋嘗序友人之詩 而或摘其詆諆 儒先以爲余病矣 然余實見之  
未審 而非敢助成其謬也 今黃山之詩 庶其免於是乎 黃山爲吏部才  
甚著 方將以久次出爲郡守 夫道州 蘇州 豈獨以其詩傳哉 其惻怛愷

梯之心所以及乎民者固無之而非詩也黃山爲詠物之什而以秦中吟自比則它日之登高能賦所以合乎三百篇之旨而無愧乎元章二公者吾卽以斯編卜之矣

黃瀘溪傳代瀘溪黃侯之歿邑人士爲立專祠以祀越五年球以謁選入都知侯身後之事有足悲者且恐侯之政績久而就湮因爲傳貽邑之人俾刻石於祠以諗來哲 侯名炳奎字文陶號春帆先世歙縣人徙蘇州又徙京師父良棟乾隆丙戌進士官至南昌府知府母恭人貴氏侯年二十舉乾隆己酉順天鄉試又五年成進士分後知縣分發湖南補東安旋署瀘溪未幾五溪苗不靖陷乾州瀘與乾接壤城郭庫惡兵不滿百人侯急率士民設寨修城募鄉勇爲守備計會乾州潰兵四出大帥檄令所在捕得者悉斬之侯獨請於大帥赦其罪授以器械使登陴守禦以自贖兵皆感泣不三日來者三百餘人守備遂固而球亦倡義勇結寨於所居之浦市衛西南各村時乾隆六十年正月也閏二月賊遂來攻城侯分兵守城而自率一旅由水門出賊背奮力勦殺之躬冒矢石轉戰數晝夜球率義勇於西南隅爲犄角聲息相應連挫賊鋒賊衆驚潰苗百戶孫大太孫大海等二十餘人易服入城將爲內應

侯偵知之按名捕戮無漏網者城賴以完既而大兵雲集瀘溪爲湖廣  
貴州兩省要衝軍械糧餉運送悉由之諸營取給供億殆無虛日侯上  
不病帑下不病民綜理裕如然自此積勞成疾矣苗俗男子均穿耳墜  
以環如女子飾辰州民生子息不育者多效之軍興之日官兵遇穿耳  
之人多加誅戮侯復請於大帥令凡獲穿耳之人必審明其爲民爲苗  
然後行罰賴以免死者不可勝計軍務畢旋東安任嘉慶三年充湖南  
鄉試同考官明年秋復調署瀘溪瀘溪兵燹之後繼以荒年斗米值錢  
六百樹皮悉根草以充食侯捐貲備米千石以振命球董其事邑紳士  
輸米者踵至全活無算復講求屯田法安輯鄉勇以時訓練至今利賴  
踰二年調署益陽又署衡山先是以守城功有

旨議敘已而大吏題請以知州用歷試嚴邑而侯病日亟咯血不止竟以  
嘉慶八年正月卒於衡山官舍年三十有四初侯舉於鄉而太守公卒  
喪葬盡禮事母恭人以孝聞娶李氏早卒繼娶史氏方瀘溪被圍或謂  
史宜人盍避之宜人正色曰臣死忠婦死節一也避將焉往其明於大  
義若此子二人振麟夢麟俱塲今以仲弟翰林院編脩焜望之子紹先  
兼承侯祀 論曰自兵興以來凡行間功罪戰守事蹟往三傳聞異辭

獨球與侯周旋於患難之中知之最詳故爲之傳瀘人之報侯者於城於浦市廡祀相望亦甚隆矣嗟乎侯以少年負偉才踔厲夙發方謂大有所就不意遽以勞苦死已而兩幼子以殤死仲弟編修以哭死死母死恭人以哭子及孫死三四年間翰山頻遘天道亦曷可問哉編修之歿遺一孤甫兩月今三歲矣如姊共撫之而史宜人尤加意焉一家之中雖二穆二內外秩然天之所以大延黃氏之緒而慰侯之靈於無窮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十一月二日警山寓飲觀王文成年書詩卷三日嚴拙軒來執贄五日常班王費山寓飲十三日同虹江弔長太夫人之喪廿二日江山鄭靈首來執贄廿五日冬至是月得家書三又得負白書

玉延秋館記

玉延秋館者庶子時帆先生自名其所居之室名也玉延

者何按廣雅玉延儲藥薯蕷也本草云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素楚關謂之玉延庶子嗜山藥友朋間相招爲飲饌者往爲設之而又植之其庭陰故以名其館也玉延之名孰昉於吾鄉先正吳文定公文定亦嗜山藥寓居崇文街有園一區建玉延亭於其中所謂偶栽山藥得佳名牆下幽亭一日成者是也文定當明孝宗之世清望最重斯亭之



作育圖育詩繪畫流傳珍若共璧其矣文定之宜爲後人欣慕也庶子  
駁流好市尤留意文獻都門故實搜討殆遍所藏古名賢畫像不下數  
百本見余家五同圖卷卽臨摹之甚矣庶子之愴於古人也庶子課  
鶴鶴昔文定之專成先都憲實首戒四韻爲同人唱今斯館之記子其無  
諫鶴固不足當此言而庶子教來絕法鶴何足爲之慕古有較諸飲食之嗜而尤甚者不  
可以弗書也玉廷云乎哉

十二月三日託虹江於署中請假揚州謝虎文來執贄十日松巖貫亭又  
州虹江集漱窩飲十三日哭顧瞻淇十七日送又州之廬州同知任

序 余嘗兩過滁州愛其山川之清淑惜行程甚迫不得縱觀醉翁豐  
樂之勝又不得訪全椒山中道士而與之語其後爲人作廬州府志序  
觀其輿地之圖慨然復有志於舊游時方重來都門欲行而無資竟莫  
能遂也喜慶十二年冬同年友薛子玉堂以內閣舍人久次出爲同知  
廬州薛子素瀟灑而廬州大郡同知治無爲州有米元章之遺蹟官舍  
中有梅花百餘樹又安徽巡撫方号得人吏治清肅同知曹務優閒有  
居官之樂而無難爲之慮一二相契厚者皆欣然爲薛子慶然余聞出  
與處殊途

國家之設官未有無所事者况同知貳於知府知府所不及同知皆得而  
正之薛子家世循吏其曾大父守廬州有治績至今尸祝於學宮今其  
往也上以思無負乎設官之意中以思無忝乎其曾大父之政績下以  
辨自盡乎司牧吾民之責吾未見同知之易為也傳曰無忘賓旅夫賓旅亦為  
政中之一端也余近益疏二無所效其尺寸思欲自放於游二必自安  
微始以其地近而多故人也薛子往矣使余它日至其境而其境之父  
老子弟皆愛其長官因以及其長官之客則余固將樂薛子之樂矣使  
余至其地而父老子弟猶有疾首蹙頞而相告者則薛子雖甚厚於余  
余亦將不樂薛子多讀書其議論往二高出於人無待於余言而余顧  
區二不能自己者非特為薛子言之且冀薛子之遍為僚友言之俾余  
終得遂其安微之游也

朝議大夫雲南永昌府知府周先生墓表 嘉慶十二年江蘇巡撫以  
所部士大夫應祀鄉賢者請禮部覈其名實相副者三人得

旨皆予入祠而金匱周抑亭先生實居其一鄉賢之祀焉

國家褒崇功德之大典而地方有司徒二徇一時之人情或濫或遺部臣  
於此始能有所執持聞者皆以為難惟抑亭先生居家孝友鄉之人無

無間言其當官大節足與古人比烈禮部所謂名與實副者也先是先生之子監生璋弟之子當塗知縣琦以書抵鶴屬爲文表於先生之墓鶴逡巡未果及是乃次序之先生諱際清字斯盛濂溪周元公之裔也宋末始居無錫

皇朝雍正中分無錫地立金匱縣所居隸焉先生嘗寄籍大興而後復歸金匱乾隆十五年舉人十九年進士官由刑部安徽司額外主事至雲南永昌府知府署迤西兵備道事階由奉直大夫至朝議大夫以主事總理秋審以員外郎提調律例館以郎中隨侍郎鞠獄貴州之威寧桐梓皆以愷悌見推其爲知府麗江也方在道而所屬鶴慶州以採買激變人情洵<sub>二</sub>或謂先生盍徐行先生曰此愚民未知利害耳吾不疾馳解散且釀成大獄遂驅之民間新太守至數百人迎訴馬首先生暫駐道旁古席中反覆撫慰衆稍<sub>二</sub>散先生入城<sub>二</sub>守者表甲來見云將請<sub>先</sub>兵議<sub>先</sub>先生曰若慎無妄動脫有變吾何自任之乃審起事之由執州數人繫之獄明日衆羣集具牘言冤而不列主名先生怒曰牘無主名吾何從白汝<sub>二</sub>今眞族滅矣衆愕顧有頃署者老數人以上先生呼使前爲剖析所控告諸事并述桐梓首難者所得罪曰若屬宜自謀保身

家不然悔無及衆謹申太守活我遂解散後數日先生廉爲首者予之  
杖曰聚衆非法也吏繫獄者械諸通衢曰致覺者此曹也知州亦以它  
事罷去民帖然是役也所全活不下數千人在永昌所屬保山永平皆  
以虧倉庫獲罪考其出入簿籍獨先生豪無所染先生初舉鄉試以父  
久客海南將往迎之甫姑至家而父至官主事聞母病卽請急歸省委曲  
必得請而後已喪奠父母大父母皆獨任之爲兩弟娶婦終身不別籍  
異財諧子至今守其遺法罷永昌知府歸兩佐廣東西總督山東巡撫  
幕以所入供菽水父甚安之至大耋而卒仲弟病危篤先生哭曰吾兄  
弟相依爲命五十餘年豈遂溢先露朝增吾老景悲耶日與季弟視湯  
藥夜心數十起越兩月仲弟竟瘞祖秉禮監生

贈王朝議大夫雲南麗江府知府父宗澳

封亦如之舉鄉飲大賓娶戴氏子三人玠瓊璋初先生未有子戴恭人撫  
叔之子爲子卽玠也孫三人基棟堅先生卒以乾隆五十八年二十六  
六墓在縣之某鄉龍山之原鶴旣次先生行事因謹爲之表曰是爲鄉  
賢周先生之墓後之論學宮之祀典而徵其生平者尚有考於斯文  
文林郎福建光澤縣知縣王君別傳 君諱瑤字玉池号琴齋晚年別

號澆園逸叟陝西渭南人大父有言處士好施與年五百歲父元績樂人祖父並

贈封如君官君少穎異與仲弟瑤同受業於叔父淑義夙夜刻苦手鈔諸經史殆遍試輒冠其曹年三十與瑤同舉鄉試又八年成進士授福建光澤知縣乾隆二十五年也將之官大父誡之曰汝爲知縣以親民爲職慎無忘愛百姓三字君跪而受教既至官卽以三字揭之廳事光澤地鄰江西爲入省要衝民頗好訟君開誠布公聽斷勤敏案無留積暇則召其父老課農桑明孝弟又勅立杭川書院以教諸生一時有父母師儒之日邑豪某因嫌誣一諸生將麗之法君廉得其狀杖之釋諸生豪憤訴諸上官遣役逮諸生役受賄肆暴焉君聞瞿然曰如此衣冠掃地矣逮其役又杖之自爲文復於上官備言其顛末上官無以難邑多陂塘爲農田灌溉之資君每於春初躬行相視湮廢者疏鑿之因戶授渠分渠定役水利具舉城西有洪濟鐵關二橋歲久傾圮病涉者衆君亦以時修建當是時大吏多器重君將以卓異薦而君自以大父考終瑤及季弟璣相繼歿父垂白居憂無它子弟侍奉遂決計乞歸養邑人士留之不得建生祠焉又爲詩以紀政績命之曰愛思吟君歸七年父

卒又十餘年繼母楊孺人亦卒免喪之日有司敦促赴選而君已淡於  
宦情不復出矣家居教授里中子弟口講指畫多所成就出家粟若干  
石爲義倉以贍族之貧之三遇歲饑皆竭貲以振其鄉里不足則稱之  
貸以益之有無賴子欲爲非法畏君之聞而止乾隆六十年年六十  
三子三長曰代鈞監生次曰松年嘉慶六年進士工部主事又次曰華  
年初若兩弟皆無子以松年爲嗣後華年爲璣後而代鈞及華年皆先  
卒乃以松年之子承曾繼代鈞及君後 論曰余聞松年言君終養後  
例當起官以所見聞仕途氣習與已爲吏時迥異故堅卧不起嗚呼君  
所設施於光澤者固足以自見矣大吏欲以卓異薦而又不果此何爲  
也耶太史公言張敖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君之竟不再起殆以  
此夫

廿日封印廿一日芝軒寓飲廿二日葉達叔來辭往相鄉成嘉禮廿五日  
得沈氏從姑母訃哭之廿八日進署是日得家書六又得秋巖書又得靳  
筠巖齋周味蘭書

嘉慶十三年戊辰余年五十二在部

正月五日桂船寓飲十日同司集浙紹會館觀劇十三日進署十四日芝

軒寓飲十六日同鄉集祿壽堂觀劇十八日同年集財神館觀劇

送齊北瀛使琉球代詞臣銜

命出神京遙指扶桑万里行綵服乍陳

君寵渥便道疏錦衣初試使星明彭湖東去波濤遠姑米西來島嶼平

說此邦恭順甚十年兩度拜

恩榮嘉慶五年余同年趙觀察  
文楷奉使今纔九年耳

廿一日開印廿二日宋奕巖彭脩田招同鄉集浙紹館觀劇廿五日貫亭

寓飲廿六日同鄉集長吳館觀劇廿九日弔李南溪太宜人之喪

二月五日南雅紫庭厚甫集漱寓飲六日鄉同年集浙紹會館觀劇七日

豐潤董仁峯來執贄九日星占辭歸山西應試十三日弔同司謙君太宜

人之喪廿日同年集靈峯寓饒仙舟督學山東廿三日無錫陸少迂來寓

齋讀書劉介穎十餘年之別音問久不通是日來謁始知其改名遊序且

於去秋中或湖北第五人矣為之一喜

廿五日厚甫寓飲廿八日同年集吉祥祠饒嚴佳山之蘭州觀察任廿九

九日亦軒回人心算介穎小濂集漱寓飲是日勉兒就蔡氏宅成嘉禮得

家書二又得葑巖禮門戒甫蔡雪亭書

族母宋太宜人七十壽序 鶴少時好尋求家門之故自贈都憲公以  
至本生曾王父嘉言懿行莫不考次而佩服之顧生晚不及事曾王父  
獨逮事我本生租處士公承家庭理學之緒規言矩步不言而躬行一  
室之中雖怡蓋自鶴之少長以及成人粗有知識後又卅餘年交  
於天下賢士大夫未嘗不追想少小時所習熟見聞者為太古之風太  
和之氣杳然其不可復尋也族之望曰葑溪葑溪之居自都憲公兄弟  
始至文莊公益播而大之鶴所及見則有若族父河間公階州公靖江  
公皆以績學提躬為時聞人而贈庶常公於諸父中最少亦最賢公嘗  
執經於本生先大夫故與鶴兄弟尤親鶴年十九從階州公受業往來  
葑溪時過公所居其後與兩弟鍾麟鍾嶽同肄業紫陽書院每試必  
偕而過公所居尤數公好讀書聚數千卷於燕超堂中談論媿移日  
晷無倦容故鶴尤樂從公遊嘉慶元年鶴始竊祿於

朝又三年而鍾麟成進士入詞館尋改授農部時本生先大夫贈庶常公  
皆不及見諸父徂謝殆盡葑溪池館亦非復往昔及鶴重來都門忽二  
七載不知族中子弟能自樹立以負荷遺緒者尚有幾人然則鶴與鍾  
麟雖遭際一時以通族之大較言之不可謂非極衰之日也族母宋太



宜人贈庶常公之德配而鍾麟之賢母也鶴受業階州公卽備開太宜人賢後屢得進謁而所聞益信今歲九月爲太宜人六十有九壽辰於是鍾麟先稱觴於都門鍾嶽及其弟鍾俊鍾傑稱觴於家而鍾麟又屬鶴爲壽序將致之家以爲太宜人娛夫太宜人固及見吾家前此之典型者也區區世俗之榮豈足以爲太宜人道哉鶴謹述先世以來舊聞及生平所歷盛之衰故而要之以負荷遺緒以告鍾麟以爲居今日而爲太宜人壽未大有大於斯者矣

三月三日子貞子成來寓齋讀書飲十七日菑汀來寓十九日弔法時帆淑人之夜周磊軒來寓廿一日根堂金朗軒周遠齋費在軒吳夢溪賡廷熙堂愈惠雲谷鐵裝集敝寓飲廿二日弔王春甫圃先生夫人之喪廿一七日祝朱滌溪太孺人八十同鄉集敬止堂邀會試諸君子飲是月得家書一次女適錢氏塔師眷字許庭辛楣先生之孫隱石之子也

四月四日代州班藍田來執贄六日朱滌溪曾牧庭山尊葉晴洲陳壬居蔣東莊賡廷桐圃愈惠雲谷耳菴熙堂芝軒吳竹筠吳退旃鐵裝集火把廐范氏園飲廿五日謁人於會館歸弟同鄉集敬止堂觀劇廿八日菑汀辭往四川是月得家書三又得遂樓書

五月二日調梅來寓四日山西孝廉鄭春園來執贄十九日桐城許農生常熟景黼堂來執贄三十日哭松巖是月得家書二

故巡撫聞公奉誌銘代乾隆四十一年公始巡撫安徽一時人士數天下總督巡撫之賢者必及公或且曰安得公來撫我乎越四十五年公果移節撫江蘇者十載先後署兩江總督事者再京察一等者再最後所屬有胥吏偽為印章欺侵錢糧者廷議以公不先舉發顧微為所屬辨當大臣巧言市恩罪應殊死

天子念公無它特命長繫時五十五年之四月也明年以公所坐在左袒屬員非貪黷枉法者比

特釋回籍又五年

特旨免公所未完官項十餘萬兩論者謂公生平勤慎見契

聖主當為法受過之餘猶

愧二念其前勞若此益以戴

聖朝之寬大而砥臣節於無窮也公姓閔氏諱鶚元字少儀号時庭浙江烏程人乾隆九年舉於鄉踰年成進士授刑部奉天司主事歷山東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再為山西四川鄉試主考官一督山東學政即超

摺

山東按察使踰年調安徽又五年升湖北布政使又四年調廣東再調江寧又六年而至巡撫公初在刑部即以讞獄明允受知

高宗純皇帝督學之日

諭曰學校事汝固優爲之也及授按察使又

諭曰刑名事不足爲汝難兩司爲地方大員如遇督撫好惡不正舉劾不公能不曲爲阿順乃爲稱職及巡撫安徽值

聖駕南巡逐次召見又

諭曰汝管轄通省必事二親理恐重大處轉多疎忽因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以賜蓋

聖主知公之深愛公之切大用公之意已先定於數十年之前而公之所

以上酬

知遇亦自盡於數十年之內最後年益高任益重事亦益繁雖失勤矢慎未嘗少懈而疎忽之愆得之所料之外卒以生平誠節得邀

恩宥優游鄉里全受全歸然則爲人臣者果念二君國而不惟身之圖究

亦何負於身哉公所至尤以振災爲務爲安徽按察使時安慶池州廬

州太平和州諸府州大水大府方屬公覆覈而州縣意存觀望驗云水

已退可補種公一二親歷其地凡被水處所數十里一望無際高埠山麓災民蟻聚不堪名狀遂據實力請入告得

旨撫卹湖北沔陽州有窪地先以災民通租請減糧額因令以後遇災不復給振監利縣有因災斃役之事當事惡其頑梗亦久不振貸公為布政使履勘武昌漢陽黃州水災始力言於大府一體予振如制在江寧日河決山陽之老壩口毀淮關板閘水勢洶湧淮城內外居民皆露處城垣公星馳抵淮見城樓寄貯淮城大軍倉兵米亟借支煮粥分振又飛檄旁近諸州縣不拘何項錢糧皆運送淮安應用倉卒聞部署粗定人心大安尋又請以江寧省倉滿營兵米續振大府以動缺兵米為嫌公遂自行奏請得

旨有具見實心之褒為巡撫又奏請於鳳陽潁州建預備倉四百間貯麥及雜糧以備振公於刑名尤詳慎興利除弊務其大者在山東披閱案牘往三子夜始寢或朝公西曹老手何竭蹶乃爾公應曰因稍習刑名愈知不可草率耳清江楊清恪公方督漕運貽書以諸葛謹慎士行精勤相勗其為名流所推如此安徽之泗州舊治濱洪澤湖與所屬相阻隔官民皆以為苦公為巡撫奏裁州屬之虹縣移州治之泗州治虹縣

自公始閔氏於湖州爲鉅族公禮部尚書如霖後也曾祖天中太學生  
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祖自洙父振武皆增生皆

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曾祖妣王氏祖妣金氏妣錢氏皆

贈夫人娶毛氏河東鹽運副使覽輝女

封夫人子九人曰思敬湖北武昌同知曰思誠翰林院編脩刑部主事曰

思紀福建興化通判曰思毅內閣中書曰思堅曰思瑞並舉人曰思宣

曰思載並諸生曰思勉女六人舉人沈咸寧候選員外郎祝徵萃太學

生陸世綸庠生屈爲章陸世隆吳世昌其壻也孫七人某庠生某副榜

貢生公卒以嘉慶元年十二月六日年七十七葬以某年月日墓在烏

程長田村之原公在蘇州尤喜獎拔士類世思年始舞象卽爲公所特

賞生平知已無先於公二卒十餘年而思端以墓銘之文來請其何敢

辭銘曰 吳興古郡若嘗出焉代有偉人閔族最賢閔之先世顯自勝

國四世正卿羅列築戟百五十年惟公繼之公之勲名赫然於時始自

比部斷獄惟允出典文衡直繩平準

帝簡能臣歷試二司晉之巡撫封疆是毗始自皖江遂移吳會謂公巖

公獨藹昔撫吳者於維潛庵維張與陳繼起爲三我民之望謳歌未

已以耳語耳莫解所以作人之盛亦惟我公十載之久瞻望則同功名之際人所難處疇角而雀疇牙而鼠

帝諒勞臣蹇三匪躬以及寬政以保令終公亦有子文學政事克紹家聲

歷久未艾長田之原體魄是藏納銘幽宮垂示茫二

閏月六日子良辭往內城讀書三日遣人進署請假九日設奠於松巖宅十一日吉州葛蘭公來執贄廿六日請岳軒督范沅兩兒課廿七日子成辭往山西鄉試是月得家書三

祭年松巖文

維年月日具官鄭士超陳鶴陳啓文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松巖先生大兄之靈天之生才各有所爲獨於吾兄罔測天意謂將推之蔚有名位始自詞館終於諫議惟時二職清要之地有實於己有望於世豈無畸人括囊藏器以兄方焉不爲不遂謂天培之俾有所至邇兄生平彌復迭躋翰林之司儲材攸寄疏曰妙選亦多濫廁維兄卓犖克稱無媿庶幾隨流公輔可逮乃更改官取蹇戮驥卽署十年淹留沈滯凌競者進方正者退鳳鷺同栖薰蕕共類舌敝耳聾終見還棄

帝簡言官亦限以例幸而及格衆望所萃封章頻上侃三言事洵足以行

可乃已試及乎考績公論斯在上考方書

御屏待記或者晚成其器益大如何倉卒長理實志兄之處事隨所措置  
咸得其宜必有所濟胡弗展布為蒼生賴兄之陳言略去苛細飭夫紀  
綱本以仁義胡弗究竟以贊

盛治昔在虞曹罪謫是悖遮須閻羅荒遠誰誌生各有死又安從避達人  
知命若寤斯寐獨惜吾兄世所延跂識與不識咨嗟感喟况我心交誼  
等同氣形影周旋叩履相比如何一旦幽明路異從此永訣更千万歲  
有酒斯酌有肴斯載追念曠昔愴焉墮淚尚饗

題崔白百爵圖卷睿親王所藏也代昔聞崔白大幅徑三丈天女織綃  
雲漢上鍊坡風蒲寒雁紛可數十里江天何濶泱此圖流傳八百年神  
妙亦到秋豪顛綺窻日射凍梅發如聽百鳥喧堂前賢王好禮兼好古  
閒將故物成新譜錫與嘉名更足珍傳家清白繩先武邊鸞徐熙世所  
推熙寧能者濼梁崔披圖撫掌歎奇絕題白媿乏坡仙才

送凌懷堂登弟後還江南 不肖隨流俗何嫌反抱關名題前進士人  
返舊家山黃卷千秋業青鞵十載閒為霖終有日勝霸好追攀

六月一日同年集陶然亭兼送黎湛溪還所任十二日屬虹江於署中請

假十八日當月廿日送玉松大典試江西廿七日再請假是月得家書三  
年松巖墓志銘 中憲大夫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牟君之歿一二同志  
既走其家會哭遂謀所以歸葬者而徵銘於鶴君嘗屬鶴表贈公之墓  
病中又謂鶴吾身後之文亦以屬于鶴固不文其忍達亡友遺言乎君  
諱昌裕字啓昆松巖其号山東棲霞人先世詳清平劉公所撰贈公墓  
志中祖曰著陽穀縣訓導父瞻乾隆庚辰舉人祖父並

贈中憲大夫工部虞衡司主事加四級祖母張母林繼母林並

贈恭人君生有異兆四歲喪母哭泣思慕逾於成人贈公遭父喪躬負土

營封樹君拮据贊助事竣之日咯血如絲縷由增廣生選充乾隆四十

二年拔貢生遂中鄉試五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三年授禮部主

事座主王文端公方長禮部而主事適有闕故事庶吉士散館改授者

必奏留方得補或謂君盍謁王公請之君毅然不可逾年選授工部虞

衡司主事勤勞職業視公事如家事嘗摘條例中不便者數事請改於

長官長官亟稱之顧弗能用先是直省兵營各有公費以製軍器火藥

之屬後著令報部而價多浮於例遂令兵丁賠補君謂兵丁所得錢糧

尚不足贖妻子不可令賠補長官多不以爲然君爭之屢後卒如君議



工部有寶源局以二侍郎主之或言其弊實多尚書屬君往勸君曰如此是不信侍郎而信主事非政體也爭之得已君以久次當得員外郎長官以屬它人同列多不平君坦然未嘗自言也嘉慶五年請急還里越二年補都水司主事歷營繕司員外郎中充九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嘗治一要工實心經理吏不忍欺費少而事集所贏數千金以補它之未完者又有餘則歸諸公無纖豪私十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入臺三日即上封章言事翼日

特命巡視南城君資格最淺

上越十五人而簡用之一時以為異數嗣後封事屢上嘗言事例數關於國計實無益欲求足用必自節儉始又言匿名揭帖紛見苦應依例銷燬則矯誣者自息又言畿輔殺貴請弛關東閉糶之禁又言刑部辦理刑名有以不足蔽辜應行加重為詞者關殺案內有本非關殺因其已有爭鬪情形即比照關殺例定罪者州縣為親民之官而徒流以上有至配所枷以示衆者有即於犯事處所枷示者均應改用本律以重刑名勵廉恥君不為矯激之論而能言人所不能言性慎密疏草自鄙鈔傳播者未嘗輕以示人極言至論世不盡聞故所以稱君者止於此

巡城一年許訟俱立訊不以屬吏夜則單車巡歷雖冬夜嚴冷不必懈  
南城有蠹役爲民害數十年君發其深戍之十二年奉

命抽查通州運京漕米得

召見溫諭良久是年京察一等轉掌雲南道事又轉掌河南道事十三年  
五月乙丑晦卒於官年六十二君待人和煦容貌辭氣藹然尤急人之  
急從弟肥鄉知縣某卒於所任一子甫生逋官項累二君貽書當道陳  
虧闕之由反覆千言淚漬楮墨肥鄉始得歸葬同年生葉某歿於庶常  
館爲經紀其喪同年生由某將之某縣任於長興店病歿君馳往視其  
舍歿而歸其匱於家初君在工部而鶴與故監察御史黃照前甘肅蘭  
州道瞿曾輯今監察御史鄭士超員外郎陳啓文咸在意氣相得其後  
黃君告歸瞿君亦外轉而四人者散而復聚益相與爲淡交曾幾何時  
而鶴乃以無能之辭銘君之墓也悲夫君娶王氏

封恭人子略附貢生次年十九殤有孫蘭孫略所生也早慧八歲而殤  
名痛惜之爲之小傳鶴嘗跋之君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鄉  
某原銘曰 昔夫子言剛毅近仁又曰未見剛者蓋甚難其人觀君生  
平庶幾有焉

國有重任賴人以肩在庶寮中惟君最賢而遽止於斯嗚呼其天

陝西城固縣知縣年君家傳代君諱鴻騫字雲程号瀛圃先世居山東之棲霞縣後徙日照曾祖僕附貢生祖允璽廩生

贈滕縣教諭父朝泗附生祖父並以君官

贈文林郎陝西城固縣知縣君少穎悟年十九補諸生旋食廩餼屢試不

售益砥礪行誼為鄉邦士大夫所重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

士又十二年謁選得城固於是君年五十有四矣城固在褒斜間當陝

安東西之衝自其平時長民者多專意送迎供億不復以勸農興學為

事君至則大興水利脩舊所有五堰疏濬溝渠皆躬臨督率露次者累

月民固已愛戴君矣邑故有樂城書院廢為行署君別立之城西延進

士某為諸生師月課則招至署中親評次討論由是教化大興漢中所

屬諸縣人士就城固講學者甚眾嘉慶元年湖廣教匪起蔓延陝西四

川之境城固北則鳳縣東則洋縣西則留壩廳皆賊所出入處君於離

城十里或二三十里擇險隘地添設營砦練兵勇日夜拒守有警則單

騎巡歷激發以忠義士咸感奮賊未嘗得傳城又供給大軍舟車靡餼

稌糈芻芟纖悉周備君信義素著每當窘急時輒謀諸搢紳之有力者

事立辦而民間未嘗有纖豪之擾八年三月以大計卓異調繁渭南縣  
赴京師引

見行至潼關遘疾卒年六十五子一人思渥

論曰君於余爲族昆弟在

兵間嘗貽余書備言艱辛拮据之狀而謂此境它人所不堪惟余庶亦

能此雖然士大夫平居坐談經濟卽設施一二猶易耳至軍旅之際事變

倉卒能靜鎮者有幾况從容以措置乎然則君之才其殆不可及也夫

四書潛心錄序代四書潛心錄者汶上劉先生所述也先生以名孝廉

教授鄉里歷數十年嘗謂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所以俾之講習於先聖賢之道而躬行實踐之者非

徒以其文也然卽以文論亦先資拜獻之義而不可以或苟故於四子

之書沈潛而反覆之因文而求諸法因法而返諸理使夫童而習之卽

文章之末事而漸進之身心踐履之實此教人之苦心也夫四書之名

自朱子章句或問集註之作而昉也迨宋末而其道大行歷元及明上

非是無以爲教下非是無以爲學可謂盛矣講章之作自明中葉以後

而異說亦興於其時一二有志之士卹二乎憂之爲夫所岐者在口語

之間而所中者卽在身心實踐之地也我

朝理學呂明

聖祖皇帝特命儒臣撰輯朱子全書頒之學宮又屢

詔飭士行正文體於凡先聖賢之微言大義固已闡發無遺其在下者則  
有若平湖陸清獻公手輯四書大全附以蒙引存疑說達說又自爲  
困勉錄松陽講義諸書皆於學術行誼語之詳而辨之力其後長洲汪  
氏金壇王氏繼有所作則便於行文者爲多近世儒者喜談考證而或  
以掇擊朱子爲能事關中之作日尚新奇而亦之理法弥復鹵莽此豈  
國家尊崇正學之旨而於學問躬行究亦何所裨益乎先生此書一以行  
文之法說書使初學皆有所領會蓋引而近之義然理必衷諸朱子  
而不以它說參其間至於典章制度舊說失之而考證家得之者又未  
嘗不舍其短而集其長雖純粹以精未必遽如清獻而以嗣響汪王亦  
庶幾無所歉矣學者得是書而讀之又何有破度壞律徇規錯矩之失  
也乎先生以其書來請序因書以詔之 右二首俱松巖病中屬余爲  
之督補成於此

與桂船閣下奉

使河間旋承

新命聚首未久輒又遠離不知何時再得握手望風馳想能不一舉集

本未有闕而

特旨簡用可見

聖眷優隆仍寓獎勵人材之意以海疆要地符小民借寇之心

倚毗之重迥非它人所敢冀望弟在都數載頗與粵中士大夫往還訪其人情土俗大抵皆言以治盜為第一義不特在洋之匪急切難於蕩定而內地之匪根株盤結實切隱憂地方有司遇有小二事故惟恐激成大患一切鎮以安靜所見未嘗不是然須相其機括折其萌芽使吏治常清兵威常振方可奪其悖志銷其逆心在洋之盜若使出入內地尤非所宜大約外匪以內匪為線索內匪倚外匪為聲勢治之之法總須絕其出入之路嚴禁海口杜其往來聞粵中有番攤館最為窩賭窩盜之所地方紳士屢次控告上憲日夜望其禁絕而當事者以為不急之務且謂使奸人有棲息之所可以息剽劫之患然奸人宜散不宜聚自中盜賊潛蹤多在賭場妓館此尤事理之易明者竊謂吾兄到彼可即嚴行禁絕一以安士大夫之心一以奪宵小之氣勿使陽奉陰違方為至善又聞粵東有搶掠牛隻一事其人一方之霸而被搶者乃懦弱良

民屢次上控不得辦理粵人盡爲不平所以去年鄭侍御陳粵中吏治廢弛亦及此事而粵中有司取

旨讞訊反將被搶者坐以誣告其意欲實御史風聞言事之誤而不顧地方將來之害甚爲謬戾此事恐一時不能翻駁然所謂一方之霸者不可不預爲防範折其悖戾之心吾兄到彼之日似宜一爲察訪其人名及縣名弟未能確悉然鄭君摺內言之甚詳聞其奏稿粵人到處傳誦不難即時訪得也弟聞粵中總督巡撫向日皆有賢能之名而在粵數年民間有不管不理之目又聞今歲孫撫

陞見奏稱粵中盜賊已經淨盡誠如其言豈非百姓之福卽別有深機妙用亦非遊聽者所敢擬議否則諱疾忌醫誠恐養癰貽患隱憂尤大吾兄履任之始自然必有一番振作弟所撫拾一二事不足以盡彼中之利害卽鄭君所奏亦止其耳目所及誠恐粵中利弊尚不止此謂宜時時接見賢士大夫博訪而力行之持之以慎密而斷之以果決庶一省之事皆有起色弟書生之見本不欲瀆尊聽特念吾兄遭際非常所以仰酬

聖主高厚之恩尤在不遺葑菲故不禁媿二及此聞粵中議論多歸咎於

吾鄉前輩謂習氣太甚地方事皆其所壞平心而論或亦不如是之甚  
然以陳臬大員既可爲督撫任咎卽何難爲督撫効功吾兄適承其後尤  
尤望一雪此言也

七月二日厚甫寓聞宋太宜人喪哭之六日哭貫亭十二日致祭於貫亭  
虹江堤祭文

廿三日心似來寓廿六日梧岡來寓是月得家書三又得仙舟山東書又  
得熙堂書又得蔣研薌江西書

八月一日送厚甫南還二日散館八日始進署又至舉場送諸徒考九日  
秣山寓飲十六日義村梧岡來寓十九日調梅辭往揚州廿五日送貫亭  
喪至東便門是日晉齋來寓廿七日文水孝廉張厚菴來執贄是月得家  
書三二

鄭貫亭墓志銘

監察御史棲霞年君之歿

陽山鄭君哭之慟已而過

鶴曰子已銘年君矣何時復當銘我乎鶴頗訝其言越二日君病二十  
日卒是爲嘉慶十三年七月六日嗚呼鶴窮於世久所恃相砥礪者獨  
二君耳繼自今俛三其奚適耶鄭君之歿在年君之後而歸葬反在其  
先鶴悽愴鬱結不能措一詞於其祖奠之夕乃卒爲之以竟後死者之



賈貫亭亦號也諱士超字卓仁先世福建永定人徙臺灣又徙廣東陽山縣於時君始十五歲則已嶄然見頭角日記誦至二千字家貧耕牧炊爨之事皆躬親之然一意讀書有高鳳漂麥之風又三年而學大就陽山有李君濟堂者名能知人嘗曰吾邑科第闕絕幾四百年後來之秀惟此子耳以愛女字君二以開產不得與試李君左右之乃得試三則冠其曾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額外主事補都水司主事歷營繕司員外郎二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廣西道又轉掌河南道其為主事也兩充嘉慶六年七年會試同考官一充六年武鄉試同考官三遇

覃恩積階至朝議大夫為御史嘗一上疏劾大臣之不遵

詔旨者舉朝皆悚惕又自以籍隸廣東而廣東盜賊充斥吏治廢弛屢疏切言之

上皆嘉納又嘗於十二年冬密疏言事

上特命大臣召至軍機處諭以

聖意君退而焚其草當是時君與年君有臺中二鳳之目君孝友肫摯居喪衰麻不去體貌豐腴自遭喪毀瘠遂終身不復充寶弟兩目失明躬

負之就醫不遠千里其後弟病歿於京師君夙夜顛天以踴地髮項為之禿撫弟

之子如己之子妹寡居無子為之置後者再一妹寡居於臺灣遣人涉

重洋迎至陽山割宅居之嘗請急省墓見羣從兄弟多窘乏散橐中金

與之而典衣以自給其居京師也節縮衣食而於朋友之以緩急告者

未嘗不應雖傾囊弗惜也好講求社倉法門下士官知縣者必舉以相

告後遂於家中舉行之詩及文皆有法度楷書尤工絕神似鍾王蓋生

平未嘗為草書曾祖日炳祖鼎恆父鴻程祖父並

贈朝議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加三級配李氏

封恭人先撫族弟之子曰玉照所生子曰奎照女三人壻曰馮天祿陳瑞

堂其一幼未字君之歿距年君僅六旬有六日又方代年君掌河南道

而君少於年君八歲得年止五十有四年君之歿識與不識無不咨嗟

痛惜之者而君又繼之此賢士大夫所以尤爽傷於心也初李君濟堂

既於君有恩後以事為怨家所誣禍不測君星夜往連州訴之中途遇

虎大言曰吾為至親骨肉救患分災至此豈冒險夜行耶虎搖尾而逝

其事尤異故并書之銘曰嗚呼貫亭雖芳如椒蘭吾不見其能壽雖  
堅如金石吾不知其可久惟其忠愛與其孝友誠則必形在人之口傳

之千秋是謂不朽

九月六日同鄉集盛遠堂邀鄉試諸君飲九日揭曉李來軒及謝小泉俱中式

余窮無所之止以課徒自遣所愧者靦顏爲師而所講不過科舉之學耳是役也應試者二十餘人得薦者十餘人調梅建叔虎文闈公粹如俱取謄錄少迂取中已數日而亦改謄錄小泉去而名它師則亦得焉焉豈非我命之窮貽累於諸生也耶

跋陽城張公手書 明家宰陽城張公當天啓初首疏力爭三案遂爲宵小所忌謫戍肅州崇禎初起官復連蹇後爲南京尚書值福王之立掌銓政薦起一時清流又爲武臣所構而罷國亡以感憤卒其立身本末如此二冊作於辛未是爲崇禎四年考公以刑部侍郎持山西巡撫耿如杞獄與尚書韓繼思同下吏尋落職歸則此正作於家居之日筆下矯二有奇逸之氣神似坡公真可寶也義村得此冊余爲題數語於後

十三日義村辭歸山西十九日少迂辭歸無錫廿二日梧岡移館南雅宅廿五日虹江寓餞秩山是日題江南省題名錄得知蔣蕙汀中式爲之一

喜是月得荏汀四川書

送王春溪序 余向者好爲送行之文迂踈之言累紙不能自休以爲  
苟余言之得行猶道之行也已而察之則固未有行余言者也余是以  
久不爲送行之文矣嘉慶十三年刑部郎諸城王君請假還里瀕行過  
余索一言爲別且曰吾嘗爲知縣新陽新陽之漕政困民甚余故去今  
爲郎刑部刑部之案牘繁苛殆有甚焉吾故又去夫去非難所以去之  
難也王君知漕政之不可困民宜爭之大府知案牘之不可繁苛宜爭  
之長官爭之而得道固行矣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道雖不行而未嘗  
不有不如是而僅以一去自明是徒自潔也夫徒自潔非君子之所尚  
也王君志古之道而胡爲汲汲於是哉雖然充王君之心其不至於依  
阿諛忍違時苟合甚且認爲漕政不可清案牘不可省之說外以欺於  
世而內以欺於其心也斷然矣至君之行秦侍郎瀛作文送之侍郎能  
古文王君亦好爲古文夫爲古文者非其辭之云也王君道濟南府有  
經曆陳純者亦今之治古文者也其更以所言質之余故因王君之請  
聊復言之且以告世之爲知縣爲刑部郎者

十二月二日送松巖喪至永門定門外四日洪薌晚招觀劇八日送秩山

之四川鹽茶道任哭汪銳齋宋秋卿來寓十六日于良來寓十七日雲門  
師寓飲廿日小峴司寇寓飲是月得家書三

十一月三日汪璞菴寓飲送潘春洲之霍山縣任十三日盧綰菴寓飲十  
六日王賈山寓飲十九日弔紀二世兄之喪是月得家書三又得貞白及  
蓋汀書

書黃石齋先生召對分注後

明漳浦黃忠端公手書召對分注一卷

崇禎十一年六月<sup>遷</sup>也明世以大學士為政本而莊烈帝十七年中至  
五十人先是八年六月以翰林不習世務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  
擬旨而張至發入閣及是發茶親試用楊嗣昌等五人史言帝意已前  
定特假是為名耳夫發茶試判古人用之庶僚新進常調選人若股肱  
大臣孰賢孰否簡在帝心無取於是也又况假是為名豈推誠以用賢  
之道哉方帝卽位時國事固大敗壞矣然老成人尚有存者人才不乏  
也使帝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取人望之所在用之而不責效於旦夕之  
間未嘗不可轉危為安而帝以剛愎之資濟以猜疑用舍無恆賢否消  
亂又果於用刑雖當世所謂正人摧折之不少恤所始終信任者溫體  
仁而已矣嗣昌而已矣且人主之職在乎擇相而擇相之要首在知人

知人不可學必兼聽並觀參以衆論而後可以無失故孟子言進賢如  
不得已宋人之稱仁宗曰人無賢不肖一聽之於公論未有發策親試  
假是爲名而可以得賢相者也其後陳演亦以條對稱旨擢用則以結  
中官揆帝意所欲問而得之事愈下而國亦隨之矣公之所憂蓋在乎  
此惜乎以帝之勵精圖治憂勞夙夜而不知求其本也是卷爲萊陽初  
頤園先生所藏無錫秦小峴先生既題其後而余復推言其未盡之意  
如此論其世者可以鑒矣

書鮑琦亭集後 明史備述福唐永明三王事而於魯王稍略以其未  
稱尊號諸家紀載俱附之唐王篇中故因仍書之亦史家之體宜爾非  
故有所軒輊也謝山生

聖朝無諱之日遺文故事稍二顯著又文軌大同海外著述俱歸披覽故  
搜羅最備其言魯王之殞在鄭成功既死之後蓋據張蒼水沈斯菴諸  
公集書之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備至張觀淵碑載曾妃垂簾同聽政事  
則余以爲不然唐王本有英名曾妃亦知大體者以福王所不爲而爲  
之又拒諫不納此必無之事當日唐魯如水火傳聞往二失實容有造  
爲此說者後之人乃不察而承其謬不可不辨也 明史言馬公思理

殆唐王之難而此言魯王再起海上馬公尚直內閣薦錢箕仲入詞館  
疑明史亦傳聞之誤

十二月十日弔胡翠巖之喪十一日卜崖寓飲十三日謝芝田寓飲廿一  
日封印廿三日弔邱笑川之喪是月磊軒移寓內城子良亦辭歸寓半園  
梧岡同來寓度歲得家書三又得旭亭丈仙舟賡廷慎齋書  
嘉慶十四年己巳余年五十三在部

正月一日

太和殿廷朝賀

皇上以本年

五旬萬壽

恩詔百官各加一級給與應得封典午刻

賜百官宴於

殿廷六日同司集正乙祠觀劇七日小峴玉松丈棣華梧岡茹香姪集敞  
寓飲八日玉松丈寓飲十日李達夫号宜園來寓十四日江蘇同鄉集浙  
紹館觀劇十八日弔楊介坪太安人之喪十九日開印廿日休寧朱蔚南  
來執贄廿二日秋卿執贄仍請課會恩讀廿四日同年集浙紹館觀劇廿

六六日同鄉集浙紹館觀劇廿九日歛吳集之復齋江寧沈因之並來寓  
讀書過霽峯屬代辦捐

封事卅日過竹湑屬其代為請

封送李鍾山之湖南桃源縣任是月得家書二又得桂舫粵東書

二月三日蔚南來寓六日小峴寓飲八日進署請假十日蒞汀來寓十二

日高純齋寓飲十四日芝軒招於浙紹館觀劇廿四日宋京兆奕巖招觀

劇廿五日同年集才盛館餞韓若舫之浙江溫處道任廿七日壬子同年

集浙紹館觀劇廿八日壬子霽峯以捐

封執照來廿九日過芝田屬其呈驗

題請是月得家書二又得桂舫味蘭雲谷周級堂書

答桂舫 兩承惠書以弟前札云云示以粵中新政不遺封菲此吉大

臣盛心也伏惟

先正

寵命頻承長才大展粵東之地乃吾鄉葉文莊韓襄毅兩公舊治二公歟

業彪炳史冊吾兄勉而爲之務使方駕古人其爲桑梓之光詎有涯淡

近又得菊溪制府往彼必能左提右挈相與有成以大慰粵人之望獨

惜吾貫亭不能及見此盛爲可愴然耳聞粵中士大夫佐雜以獲盜保



舉者甚多其中頗有庸劣之輩冒濫升賞且所獲非必要犯亦未必其人果能躬自緝獲而一邀升秩便當有社有民誠恐貽害地方爲患不小以弟愚見似宜隨時甄別有不堪其任者皆嚴加彈劾蓋弭盜所以安民而察吏亦所以安民

聖天子高居九重無時不以小民爲念封疆大吏承宣

德音尤當以此爲第一義至粵中士大夫頗能留意一鄉利弊愷切陳辭氣似吾鄉專爲一己起見似宜詳加采訪公聽並觀書生之見不臧吾兄以爲然否弟近況如常部中近日又將有壓班乃軍機章京應選議敘者弟補期又當在二三年外想迂疎之性用世本非所宜蒼亦哀憐之使得優閒耳所幸者歲初恭遇

尊恩得以

馳贈祖父母又承仙舟太僕露峯給諫周味蘭太令共相假貸得爲本生祖父母捐請應得

誥命益弟前遇

推恩祇得迴

贈本生父母而未能力及祖雖先人貽訓初不在此而弟區區之私所輾轉數年而不能自己者未嘗不藉此稍慰至於

君恩未報非不夙夜疚心而虞翻骨相如此也遭恐終無由稍效其万分之一矣刻下業已請假惟欲行無資當俟五六月間漕艘北來再為聚糧計耳南歸之後不免仍前飢驅每念紫陽大賢尚倦於祠祿以為註釋諸經之地王處叔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供其紙筆方得撰成晉史弟近年以來頗留意於明史竊觀

聖朝所定迥非宋元以上諸史所及而

綱目三編

通鑑輯覽二書一筆一削尤得春秋大義昭如日星惟涑水之作昔人所謂左傳家者尚未有其續無以為薛仲常王新甫徐健菴畢秋帆之繼誠不自揆思欲撰次本書編年繫月以繼薛王之後又先人遺著亦有數種俱屬草萊須及時綴錄所恃依戀邱隴不能遠涉重嶺相從節下儻天假之緣於浙東西近地得借桂棲可以安頓筆硯更歷歲時或可粗有所就於浙則生平志願亦已足矣以吾兄順風而呼故贅言及此留意也希代為之謀也

三月七日同虹江遊法源寺十四日謝薺泉寓飲十七日宜園辭歸通州廿日万年堂觀劇廿二日同鄉集太原會館邀同會試諸君子觀劇廿六日奉邀雲門師暨諸同年集棗華寓飲是月得家書一又得賡廷姚春木札書

蔡式齋墓誌銘 式齋名維鈺字其相金匱縣板村人古之梅里也曾祖家椿州同知祖煥父順堂並

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式齋由庶吉士授編修擢湖廣道監察御史轉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以嘉慶十二年三月一日卒官年四十八配吳氏

封孺人子某。某始式齋擢御史即走余寓齋問時事之當言者余援筆書先教化別流品精保舉。循良勸農桑預積貯肅營伍禁苛酷啜治河興水田凡十餘事式齋大喜即屬余具草余遂巡未為已而式齋自以其意言事一日西洋人在京師時用其推算之法今乃私行其教以天主名色惑人聚會有期什伯為羣宜嚴禁止一日江浙米船出海私販例禁甚嚴而地方文武陽奉陰違致內地米價翔躑宜申明舊例一日奉

旨發交督撫勸覈之事宜定有限期毋任其優游以售銷弭之計皆奉  
特旨允行余甚服式齋之切於實用而余猶徒爲空言也式齋自舉於鄉

以至成進士皆與余同榜帖嘗言吾每試後子而願得入翰林以此媿

子然式齋入翰林

翰林一官皆

聖天子特達之知式齋自無所媿也

御史昌裕以書言余曰式齋前輩蓋焉長逝老成忠厚不可多得僕以

同官猶深悽愴以君契誼何以爲情其後鄭御史士超自粵東入都亦

咨嗟式齋不置乃甫踰一年二君相繼物故嗟乎余獨何心而踰焉

久居於此耶此筆爲銘有餘痛焉銘曰 人海茫茫 知心蓋寡維我與

子情實無假亦有年鄭促膝傾寫今皆逝矣誰與言者

四月二日送楊定生之黃梅知縣任十三日金朗軒來寓廿二日送愈愚

還蘇廿四日董汀辭往廣東廿五日

太和殿廷謝

恩是月得家書三又得秩山書

五月十七日哭謝蘇泉十九日進署秋卿移館史氏請朗軒督沅紀課廿

二日哀族姪婦范安人是月得家書一

書汪銳齋遺著後 右經說八卷日記一卷雜著若干卷余同年進士  
禮部員外郎懷寧汪德鉞字崇義号銳齋之所作也銳齋年三十充拔  
貢生闈二十年而成進士其摧折已久然精悍之色可挹塵主紀文達  
公極稱之同年之學問未有先於銳齋者北方其

殿試時名在二甲十四或言銳齋已在一甲三人之列而後失之夫  
殿試之卷雖不易書未嘗不糊名讀卷者皆

天子之大臣諸生來自田間非有握手傾蓋之雅豈能一二知其名字性然  
姜西溟應

殿試

聖祖皇帝欲置之一甲吾鄉韓文懿公對以識其字跡則昔人嘗有是事  
不以爲異也惟是士之爲士在乎能自樹立而不在于一甲與否士可  
以重一甲一甲不能以重士也銳齋始入郡名籍甚諸公貴人爭願與  
交顧介然自守多所謝絕故鄉會二試屢失而僅得之其以庶吉士散  
館改官方冀修

高宗皇帝實錄總裁固欲留之銳齋辭曰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古之誼也敢擇官而仕乎其所見如此豈肯以一甲爲榮者哉

經說俱三十以前之作嘗自謂未愜然比自由探索得之與勸說雷同者殊異於易春秋龍其能有能龍其能以傳之久遠日記皆檢點身心之言雜著於治道制度多所發明巡撫論及上大興朱相國書於天下事皆洞見原本龍其能能言其大穰門尚書銳齋之族兄也嘗言銳齋經濟可以當封疆之任而屈於郎署故僅以學問名讀銳齋之書有以知尚書之不爲妄歎矣

書芝房遺詩後 古古今體詩若干卷余同年進士國子監候補學正吳江陳毓咸字受之号芝房之所作也其從子兆彪舉人鈔以貽余時帆庶子方選及見集余因以示之時帆爲序其首而復歸之余二於詩無所解又性所不好於近人之作讀之未嘗終卷然而憔悴專壹之士斷圭零璧僅有存者獨喜搜訪而薈萃之芝房與憔悴專壹者故有間而俯仰身世感慨時事之作亦兼存於其中且其生平著作頗多而余之所得者僅此也其可不珍惜愛護之耶

荅姚春木上舍 僕在京師聲氣不足以自振議論臥采不足以驚聳人之聽聞學問行誼不足以有立於時而可傳於後一二交遊之士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者亦不少矣足下翻三佳公子乃留意於闕然

寂然之區枉顧再三別後又遠辱手書重以長歌見貽反覆展誦且慚  
且感卽欲報書而俗事紛繁致遲之又久惟足下有以諒之幸甚幸甚  
僕少承父師之訓卽有志於撰述遭家多故未嘗讀書中年奔走衣食  
微幸遇合一名始得爲時已晚兩經請急本宜卽決遠初之計過不自  
量思欲有所建樹重來都門適當多士濟濟之會數遭意外之抑塞常  
調之期愈益淹滯乃始追理少小時之志嚮時過後學日暮遠遠所謂  
進退無據流俗人之所共非笑也僕尚不敢望仲常新甫何況仲豫彥  
伯足下倦推許便以君實相期此豈僕之所克當哉反覆思維誠不  
知何以得此於足下然亦用此自慰自勉筭路藍縷尚當有三五年之  
功儻粗有所就竟當歸之鄴架庶藉呵護之力斲以免於醫說之覆耳  
僕歸期定在明歲小峴侍郎亦有青春結伴之說侍郎

聖眷優隆恐未容遽遂所願如僕不才斯真可以尋興公之賦矣侍郎言  
曾與足下相見於浙西至今不忘所須次風先生集此閒無有俟覓得  
再行奉寄聞官齋清寢趨庭之暇益復研窮典籍覃思著述于霄菴日  
之材豈先零蒲柳所得較其尺寸迢遞雲山惟期自愛不宣

荅春木見贈之作

籍甚聲華十載聞餘

關春木名得親眉宇更情欣

同時獨有徐元固異世誰爲揚子雲燕市風塵猶漢二蜀江春浪亦云  
云何年共遂撥幽約三御舟中對鄂君

六月十八日弔柘溪方伯夫人之喪

與小峴先生 承大著先生本生祖墓表簡嚴質實具得史法不勝佩服  
感激之至先祖生平尚有一二軼事爲褚君所未詳日前未及奉告淡  
海粗疎又不敢於大作中徑自添入故另錄一通以塵明鑒極知先生  
兩部公事紛繁不宜再以私情攪擾惟是鶴之區二欲以先祖生平記  
大集以不朽故不憚再三往復儻以退食從容爲點定鶴卽往請生  
甫侍讀書丹永諸貞石傳播無窮實佩無涯之賜

七月一日小峴侍郎寓飲二日南雅寓飲廿三日送柘溪方伯之江寧任  
又弔蔡雲橋尊甫先生之喪三十日玉松丈虹江南雅集敝寓飲是月凡  
爲悽愴月得家書四又得愈愚書聞鐵器物故爲之廢食

祭一品劉太夫人文 代雲門先生嗚呼世之稱閭閻之福者類皆以鞠  
祿編次爲榮然或恆借老之願而不聞繼起或享綵衣之養而始振家  
聲又或祿位之崇奕世弗替而德望之優不必其克享夫令名夫是以  
福不難乎備而難乎是數者之交并也維太夫人以瑯琊之華族作淑



配乎彭城方文正公長簞空牀之詠而適協乎求賢反側之誠既克尸夫嶺藻復交警乎雞鳴迨秉釣而贊化亦共傳夫內助之賢明維文正之德業又矣止留餘慶於家庭蓋公後必復始閱二十餘年而趾美於文清抑繼續其未艾至今日而更得夫司農之英二維太夫人之大年殆將躋夫百齡歷三世之顯名厚實而終不改夫恆德之貞昔壽登乎八表正文清參政事而踐台斗暨九由而開慶譙適司農涉江介而操鑑衡拜

兩朝之嘉命而

奎章彪炳兼以獎夫慈範之統三此固

思榮之遠夫後裔而太夫人教忠之思亦維期勉企夫前型嗚呼數十年來天下仰文正公爲兩魏姚宋而太夫人實儷體而著其聲稱維文清之風操所以守其家法者亦有光乎漢代之韋平迨司農之奮起又將以瑤環瑜珥而共占其祖武之克繩然則太夫人之福又豈尋常之榮寵所得而與之京乎方仲春之和煦忽微疾之遽嬰維司農之孝思急奉養以陳情越孟秋天地之始蕭悼重闈鶴鷺之初升竟追攀而莫逮惟慨誦夫歿寧某託師門之末籍每起居以有恆乍悲歌夫薤露感今

昔以宴勝媿公西之爲志益追念夫山頽木壞而不禁悲來而填膺踞  
陳辭而薦酒莫昭假格夫雲車與霓旌尚寶

八月四日送蔣秋汀之馬龍知州任六日弔張四香尊甫先生之喪十日  
葉琴柯招於浙紹館觀劇

桂門圖記

自余以桂門顏所居汪禮部浣雲胡學正秋岑高縣尉柳

漁並爲余作圖余不解畫理而性喜曠遠以爲作此圖者當有山川絲  
邈之致使人想像於數椽以外而諸君所作皆經營於一區以內於余  
心猶若未慊焉今年春見屠吉士琴臨畫心悅而好之因輟轉屬爲一  
圖及秋而得之急展視之果愜所願而余之歸計亦至是始決於張圖  
於壁舉酒屬之之香香爲桂門其落其成也嗟乎余之欲歸久矣行而無資  
而弗能遂也幸遲之數年得際

國家曠蕩之恩褒封兩世今之歸也奉告身以告於祖考以焚黃之日爲  
誓墓之年不可謂非其時矣維是竊祿於

朝先後十餘載曾無涓埃之報中夜捫心不能自已然以余性識之闇才  
之拙僭使所得所願仰首伸眉論事於

朝廷之下亦恐迂遠而濶於事情終於無所裨益則辜負

國恩益淡也今之歸也計維聚里中二三子弟教以忠孝大義開以暇日  
作爲詩誦以誦詠太平以抒葵藿向日之誠亦聊以行吾心之所安而  
已抑余於此園又有感焉昔安成劉清惠公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蓋  
輿於梁曲卧其中吾鄉文待詔爲作神樓圖余之歸亦萬不能買山構  
精廬以爲休息之所獨以此園晨夕卧遊守先人之敝廬而以為無異  
於平泉金谷也視清惠所得殆已過之

十六日遣王妾率其子女附漕艘先還仍請朗軒督沅兒課

幾年辛苦事廢殮分手何能吝一言教子且宜師絳秀尤人慎勿營章  
悖璋碑須知速躡皆天命惟願團圍守故園待得早梅迎歲後好教童  
穉候衙門

十八日送年圖調梅之江寧十九日復請子良督範兒課廿三日汪紫庭  
來寓廿七日實夫寓飲

九月一日禮堂來知漕艘尚未啓行六日棧華來知河道運道阻滯甚爲  
繫念

下覺分攜意聞然從知遠道思歸裝尚有三千卷餘數年以來積  
無佳旅食曾無二萬錢輒乘東南趨事急漸源星宿計程便布帆無恙

行人穩更與焚香祝上天

九日送趙雪村之路安知府任晉齋隨其父之任所于良因之往通州錄科虹江寓飲十五日蘄塘翠泉齋舉心菴竹軒集敝寓飲十九日子良因之來寓廿二日廣東同年鄉分社來嘉慶元年會試奏名

欽賜檢討今九十有六矣祝

據來京因得相晤起居動作如五六十歲人洵為人瑞廿二日同年集吉祥祠餞俞鶴亭林迪園各之所任齋奉往濟寧巡漕廿五日送寶甫回蘇廿七日吳訥人來寓是月得家書二

齋吳德文序

管仲言士之子恆為士商之子恆為商蓋言世也夫是

故處士就燕閒處商就市井此其居業不同也董生言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皇：求財利常恐不足者庶人之事此其存心亦不同也吾以為居業固殊亦視其存心何如耳世之人固有儼然士大夫而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以視夫負任儻何服牛輶馬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託業之在此者已万：不如而其人方且有視面目不知媿恥而市井之中往：有敦行誼尚慈讓者出於其間韓子之言儒墨也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者擯之問其名則非較其行

則是者進之吾由此以推士大夫而商賈其行吾不可以士大夫之然則有商賈其名而士大夫其行者又可以商賈之乎今年春宛平諸生吳泰來從余遊恂<sub>二</sub>莊<sub>二</sub>無儼薄之態問其世歟之右族也父德文商於京師數十年矣早歲艱苦躬自節儉以起其家撫兄弟之遺孤皆底於成立嚴課其子及兄之子藻皆爲諸生年始五十有孫二人兄弟之子亦有抱孫者矣謂非和氣之所積乎余觀世之人固有辛苦居積以成其家以大其後嗣者要其所以致此必自乎忠厚信善而不自乎刻薄機巧無疑也泰來又言其父好讀四子書常思有以合之夫合四子書豈易言要其存心如此抑亦可謂賢矣某月某日實惟初度之辰吾友辛助教敬堂旣爲文以稱道其媿矣泰來復以請於余不能拒也因并書以贈

十月二日同鄉集長吳會館邀同度香司空丈桂船中丞觀劇六日

太和殿廷恭祝

萬壽虹江寓醪飲十六日同年集關中會館送李滋園之任敝寓銷寒弟一集廿日弔劉竹湑太宜人之喪廿二日送度香丈還蘇廿五日玉松丈寓第二集廿七日弔徐子耘之喪廿八日栢亭寓第三集是月得陽山鄭

兄及年圖調梅書

宋太宜人壽序 余嘗見宋給事小坡言銓法及兵事二書心甚壯之顧未得與之交也吾友松巖侍御亟爲余言小坡之生母賢母也述其達於大體者數事余於是因母之賢而益信小坡之賢戶部主事小巖小坡之羣從弟也與余先後出前總督尚書治亭先生之門余嘗見之尚書座上尚書方以督漕述職入都有送部稽覈事爲部所持尚書謂小巖部臣不宜如此瑣屑小巖儼然起對曰此事某所主所持者法也余甚心異之久之而吾友虹江員外又亟爲余言小巖之賢小巖亦屢過余言大宜人楊年八十矣家素封自于歸後執鉞組紉之事皆自爲之嘗爲翁姑作糜翁喜其清者姑喜其醇者太宜人以清者奉翁醇者奉姑二生癆於頸親副洗吮咀之衣不解帶者數月小巖之先德樹滋公持家素嚴太宜人濟之以寬僮僕有過未嘗用鞭撻教諸子必以大義而循二引誘之年躋八十神明不衰教諸孫如教諸子今以某月日之年壽辰欲余一言以爲壽余觀士大夫家父子兄弟科第接踵名位言以尊顯輝映一時者多矣未必其皆得賢聲也又未必其閨門之內多矣皆有仁智賢明之行也以小巖之賢於小坡殆有光焉而太宜人

之賢又如比合之白所聞小坡生母之賢一家之中多可為人師法者此豈易得也哉夫女子之行不出閨門而賢聲往傳於里黨蓋鼓鍾於宮則聲聞於外矣誠之所形不可掩也余本生先親唐太宜人事本生先祖奉政公如小嶺所稱楊太宜人而處境尤艱奉政公屢為人稱道自族之長老親戚交遊多能傳述之者無它誠而已矣內則之篇當尊采繁之什何有無詎勉求之向夫人而知之在能實踐之耳

吉來列女之傳夫豈異人也哉小嶺其以是言歸為太宜人壽可矣

答調梅

得九月廿有四日手書知春屬已抵江寧諸凡安善又聞賢

尊執事惓惓為愚留意書院甚感甚感但須賢尊自為愚作薦則可若欲轉商制臺則可不必儻此席必得制臺為政望別商一小處所但使安硯有所仍可授徒即於愚已足不必計脩脯之厚薄也愚聞制臺議論頗為謬戾欲於賦外增加耗羨又欲嚴治搢紳之鬪漕者夫鬪漕非鄉黨自好者所為然謂搢紳不當為此舉以其讀書明義理不當復為此卑污苟賤之事耳彼地方有司獨非讀書明義之人獨當為卑污苟賤之事乎江南賦本極重自數十年以來日增月加靡有紀極其間中誠有竭蹶辦公萬不得已者然以愚所見聞則橫征暴斂僅以私肥

其囊橐佐其驕奢淫泆之具者不少此事全在上臺苦心調劑得其均平若必陽託不畏疆禦之名而陰爲袒庇芳員之實恐際此民窮財盡戶鮮蓋藏之日其患將有不言者愚意制臺萬不至此尤望賢尊事主持正爲窮黎護持斯大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福不獨愚一人之私感也此札望呈賢尊一覽卽付之丙丁愚行期定在歲杪二月中定可圖一良晤不宣

周先生墓表 先生名官字秉六號竹澳先世湖北孝感人徙陝西城先固父某

皇贈文林郎內閣中書先生以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以子之域貴封階官如其父年七十有七以嘉慶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於縣之某鄉某原配韓氏

贈孺人子三人之垣之塏之域其季以嘉慶元年進士

授官俸滿候選府同知孫六人允修肇修皆諸生曾孫六人先生少貧苦耕且讀未嘗缺甘旨或重其文學要之遠館以親故辭弗就其後親年益高先生集邑中高年有德行者若干人爲逍遙會飲饌豐潔燕笑款洽以爲常邑中言養親者往往以周君爲法中歲喪偶弟某亦喪偶弟



之子女皆幼弱而之垣已娶弟異居十餘載矣先生復命合之祖墓有隙地。師以爲大吉之垣等請以葬母先生曰葬汝母而不葬汝叔母非情也葬汝母祖墓而別葬汝叔母它所尤非義也命更擇地可容兩穴者俾並時而葬居平疾惡如仇廉介不苟教人以敦本爲先務設教三十餘年遠近從學者數百人多所成就鶴嘗觀世之君子不遇於時不能有所表見要其潔身修行必有卓然自異於流俗者而天之所以報之亦必顯其後之人能稱述其祖父之行誼傳於人。之口如先生者非其人歟之域手先生行狀俾鶴論次鶴爲撰實書之後之過漢中而問一鄉之耆舊者儻亦以斯文爲質而可信也歟

題屠琴臨雙藤老屋圖 雙藤老屋誰所居屠君品望珍瓊璵往年射榮升

朝藉文采照人何奕。幾回置酒又看花人是主人花是客除書復作東南行主人兼主百堆城却顧雙藤增愛惜雖留一日如有情君於草木猶如此何況眼前嗷。二百万皆赤于東南民力亦已疲知君愛護心無已君不見公安袁中郎至今惠澤留吳閩流連詩酒亦爲政題品泉石甯光古來遺愛惟甘棠何必藤花手植吏部堂姓名始足千秋揚

十一月七日得朗軒信云漕艘於前月望日始抵東昌今歲恐有守凍之厄余之志躓固命所應爾樛兒弱女亦復何辜而遭此艱難輒轉思之終夜不寐

九日走詢禮堂禮堂言余妻子所附興武三幫在二進末此時當已渡黃不足慮也

十三日聞河督奏漕艘出東境余心少安十九日姜葦塘來辭行作書一緘并金記其寄至漕舟廿三日李師母五十同諸同年觀劇夜南雅寓銷寒弟四集廿五日聞河督奏糧船三十八幫在邳宿諸處守凍始決南還之計廿七日弔吳悔堂之夜廿八日變堂寓銷寒第五集廿九日請假諸弟子於寓齋箴行未刻同二兒登車玉松丈虹江南雅子負子成宜園昭甫蔚南集之復軒子良因之紫庭梧桐茹香姪並送余至彰義門外初更抵長新店泰興武孝廉朱湘田及其姪武進士夢吉同行

窮年竊祿玷清班常調淹留歲月閒事業空期古賢達夢魂時戀舊家山謫居賈誼仍憂國復傳終軍竟出關從此江湖老猿鶴惟瞻北斗拜龍顏

十二月二日維縣旅店晤雷太守澹夫詢及余歸後生計并述往事為余

悅惜

昨一官寂寞滯京華，萬里扶搖望更賒。敢謂賤緣非道得，轉慙譽是不虞。  
東加提攜稚子經長道，檢點殘書付役車。多謝故人相問訊，孤蹤從此卽  
兩天涯。

平日過兗州，作書與負白，以不克入城一晤為憾。負白復書亦然。

我從京國來，言經東魯境。故人方守官，劇談燭可秉。征車有程期，于邁  
客心警。一緘聊致聲，臨風意耿耿。亡何投逆旅，皎月布清影。報書有餘  
情，重展觸溪首。君方今盛聲華。

王路事馳騁，而我獨無成。戢翼向閭井，出處已殊途。何時更合併。

十三日至义河江寧，來春村通守來晤，推挹頗至，為之慚恧。

八載長安名利，天真喪盡博虛聲。名括囊那便占，无咎觀我猶堪問。此  
生豈有文章誇盛業，祇期藁笠課春耕。多君傾蓋殷勤意，更觸慙三萬  
里情。

十五日至順河集，詢諸關吏云：興武漕舟過此已二十餘日，心為稍安。

息二聽唱渭城歌，未免窮途怨悵多。見說征帆尚安穩，一盃聊慰醉顏  
醜。

十七日至漁溝馬疲不行十八日募土人以牛助之窮日力始達王家營  
下車於西街紀行十九日渡河至清江浦買舟二上宿姜葦塘來晤廿日  
午後放舟薄暝過淮安府四鼓過寶應風大泊舟廿一日風尚大行廿餘  
里至界首廿二日辰刻行未刻過高郵薄暝至露筋厝泊廿三日雪風大  
不行廿四日風息河冰不行廿五日行三四里許冰未融不行廿六日鼓  
冰行薄暮過荷花塘湖堤全圮一望無際瀕水一家幾有其魚之慮邵伯  
之澤微矣廿七日大雪晨抵揚關暮抵江口風大不行廿八日渡江至鎮  
江遇漕舟候潮不行

是日始知興武三幫船尚有十九艘在黃河北即往詢巡漕程鶴樵竟  
不知妾子所附之船是否在內因作一書并白金一鎰託鶴樵足往  
寄據云此間竟無從詢問囑余到家後再與渠一信余亦無如之何命  
運之蹇至此已極夫復何言

三十日解維行二里許

嘉慶十五年庚午余年五十四館江寧藩署兼主講尊經書院

正月一日復行十餘里二日放船五日抵家又至盍簪坊六日候親友二  
姑母宅飲九日第一孫生取名克家小字阿梁遣人迎會恩母于於淮上

十日候親友十二日拜硯山塋十三日拜華山塋十四日候親友韓聽秋  
宅飲十五日赴嘉定十六日拜辛楣先生墓四雖堂飲廿一日得拓溪江  
寧書廿二日哭蔣靜齋又哭周遠齋廿三日弔蔣珊餘宜人之喪廿五日  
會恩母于至家廿七日東臯招觀劇廿九日蓮亭丈完飲

紀文達公遺集序 古之君子所爲既沒而言立者非必皆致意於文  
詞也天地民物之理洞然於胸中而不爲窳冥恍惚之辭以欺世其於  
朝章國故則知之悉而言之詳而又以其好善之誠述一時之賢人君  
予不苟同不虛美皆足以傳信於後惟然故無意於文而其文之傳也  
益遠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

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  
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致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嘗  
語人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  
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  
未嘗著書間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卽棄擲未嘗存藁竊嘗考有  
宋之世詞臣撰述若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最稱繁富而纂修  
諸臣或無專集之可紀獨歐陽文忠公作唐書司馬文正公作通鑑而

其文皆衰然為集則以二公之學問文章固加人一等也公雖不欲以  
文詞自名而名之播於世者久固自公之存而館閣詩賦南行雜詠試  
我法集並為世所傳誦碑誌文字請求者踵相接公孫刑部郎中香樹  
樹馨手自輯錄積久成帙公薨四年而樹馨居同知府君之喪乃盡發  
白時之所錄及已梓行者詩賦箴銘贊頌序記碑表誌銘行狀類而次  
之總若干篇為若干卷題曰紀文達公遺集後之人博觀之提要而約  
亦之此集於以知公之生平實有同於歐陽司馬而遠媲乎古之立言  
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蔣靜齋小傳

吾吳舊家蔣氏為盛自清流公以來族姓繁衍代有顯

者靜齋名錫

康字某曾祖某祖某並太學生靜齋所後父曰某抱病早

世本生父癸吳庠生本生母黃氏歲貢生某女靜齋少穎悟六歲就傳  
母氏親為定句讀稍長父授之經義已就學外家文譽日起年十八補  
長庠生踰年舉江南省鄉試三上公車益奮發不少挫論者以為大器  
將晚成也所後父既弗逮事於所生父母克盡心力讀書勵行以承父  
志母氏病衣不解帶者四旬晨夕籲天祈代其居喪也竭誠盡慎不以  
降服自弛比免喪猶布素哭泣迄三年乃已又念父獨居岑寂每自館

舍歸輒侍父寢座主万侍郎視學江陰招之往力辭不赴竟以是終其  
身撫弟某極友愛母歿後尤篤出脯脩贄所積佐父爲弟授室祝以成  
名舉子其課弟子也攷三焉嘗曰立朝盡臣道教學則盡師道不可以  
苟易焉尔其立心制行大抵類此嘉慶十五年卒年三十有一 論曰  
石埭諸生李成蔭居本生母喪貽書質余欲加服至十八月余勸以服  
不可加不如申心喪書未達而成蔭以毀卒余甚慟焉若靜菴之居母  
喪庶幾中道而亦歿夭折其殆与李生不同其迹而同其心者乎靜菴  
雖少年無儂薄之態老成端謹人皆愛而敬之至其孝友之行可謂安  
且成矣

契靜菴

早看拔帽薦賢書跨厲標大器儲何事霜疏偏屢蹶長教

驥驥服鹽車

百年世廐重潘楊世家為藉此曾擬西原續辨香靜菴

祖西原先生嘗從余本生曾祖受經

我正歸來而遽逝邗堪淚灑舊書

靜菴亦以尊人揚齋命執贄於余

平生知己於臻百玉折蘭摧劇可

堂余年十四就揚齋完從徐二憲

漫說達吳東五十年華亦始衰

憐此日重悲兩年少南偏情與靜菴同

所願如餐時自遣九原含笑

庶可慰心期

二月三日族孫東溪招觀劇十三日棣華自都門代領到

誥軸本生祖考祖考並

贈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候補主事加二級本生祖妣前祖妣祖妣並

贈宜人

鶴以嘉慶元年始官工部自後三選

覃恩兩邀

晉秩於是祖考妣本生考妣考並邀被

贈典惟本生祖考兼得奉侍郎小覲勸鶴援例入貲以請而苦於無其力

已而帥通政仙舟與給諫齋峯周大令味蘭知鶴此心共相假貸於是

本生祖考妣亦得

貲贈如例迨惟本生祖考以來孝友忠信積久弗倦遭際

國恩稠疊章服之榮賁及泉壤信所謂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也惟是

鶴以至愚極陋之質上辜終無裨補於世上辜

國家養養之恩內負先人教忠之澤祇服

訓辭惟有撫膺滋愧而已

十四日毛訥菴招觀劇十五日厚甫宅議脩世表飲十七日都憲公祠堂



陪祭又拜貞節公祠又同大兄德厚姪謹改題本生祖考妣本生考妣神  
主十九日改題祖考妣考及亡妻神主廿日焚黃許庭壻及二女來華讓  
堂飲廿二日弔警齋之喪廿四日許庭辭歸嘉定廿七日納姪嘉禮盃簪  
坊飲廿八日家確毅招觀劇是月始命會恩從三姪讀書於盛莊許氏  
三月十日汪杞園丈招觀劇十二日家星槎招觀劇十五日至光福族父  
玉符留飲十六日至琴山拜外祖墓運開兄留飲又至郁社十七日硯山  
墓祭十九日歸自華山廿日弔雲遠本生太孺人之喪廿三日遣奠胡蘇  
水婦喪

題管佛容小影

昔慕二林居優游富文史雖參二氏蹤未礙乘除理

管君本清明瀟灑園亭美遠誦清芬從師接芳軌若先起曹郎杭直  
風自矢天道既福善靈徵理或爾詳黃堯圖跋惟君實英才蘭玉方繼起長  
嘯吁素懷自号承家子

廿四日買舟赴江寧勉范兩兒震黃塔汪旭初內姪同行廿八日自龍潭  
自輿至柘溪方伯署中下榻瞻園之柘翠樓廿九日候姚姬傳先生旭初  
移寓江寧府署挹翠樓飲

先是有尊經書院之約余聞以此席已訂定黃農部又軍再書力辭已而

松湘浦制軍以黃君病不能到院堅欲另延主講且約黃君脩脯仍及時饋送余乃勉應之

四月二日書院開館晤江寧呂郡伯富通守朱楊二明府四日候同年胡愚溪陳勉夫七日史惇甫執贄八日陳碩士來晤九日候同年端木蓮峯十日又州來晤十二日赴書院課諸生取金殿等廿四人爲一等廿二日課諸生取盧長年等廿二人爲一等廿三日候湘浦制府廿七日湖南周兩蒼來館齋讀書館齋飲

五月二日史肇端執贄五日館齋飲十二日課諸生取周鴻章等廿四人爲一等十三日候同年陶果亭不值十四日包禮堂來晤得玉松文書廿二日課諸生取李際春等廿四取爲一等廿八日吳杏園來晤

六月十日屠琴臨來晤得小峴都門書又得桂舫粵東書廿二日課諸生取張書紳等廿四取人爲一等廿日黎湛溪來晤廿二日課諸生取周鴻章等廿四人爲一等廿四日弔朱幹臣太宜人喪

七月七日惇甫辭往浙江應試同年路益堂來晤十七日錢嚶田鄭鄉來晤廿四日葯巖來晤

私試問目五首 問學莫大於通經而經學古今數變漢初專門授受

各自名家久之而或廢或興其故安在漢末及魏晉諸儒遞有述作南北既分奸尚各異唐初作正義文軌方同何以各主一家而諸說皆廢宋劉原父說經始異儒先程朱倡明絕學所得迴殊乃朱子於書禮春秋往：無所注釋何也元明以經義取士所主亦非一家而遵用者鮮又何也夫漢之學主訓詁宋之學主義理然義理真備於經不自宋始而訓詁之學亦至今未絕孰精孰疎孰醇孰駁將出彼入此遂可名一家之學乎抑博聞多識擇善而從然後為通儒也諸生沐浴

聖化研經以致用久矣試各抒所見以規素蘊 問史有六家二體史通之備矣今之所傳者二十二史為一體而非一家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子綱目為一體而非一家也能剖析言之否古者一代之史分為數家自唐以來始有官修之本然私家撰述亦時二有之孰存孰亡孰為最善溫公著書託於顯德自時厥後續成者幾家明世諸儒有更定晉書者矣有重編宋史者矣果能勝於本書否晉陸倕有言以千載之闕文夫讀史而能收其闕文此誠述作之尤鉅者而未知何道之從也吾子益各以己意言之 問古人之為學將以見諸行事而已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作昔人謂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自宋以來儒者

著書思爲世用如朱子小學之書可以行諸家庭否藍田呂氏鄉約可以推諸鄉里否程畏齋氏讀書分年日程可以施諸學校否真西山氏大學衍義邱瓊山氏行義補可以布諸朝廟否凡此皆布帛菽粟之文夫人而習之者也至如詩諷諫春秋斷獄見於史傳尤多明徵可言其梗概否願各述其體例揭其綱領疏其義蘊著於篇 問鄉舉里選載於周禮尚矣三代以降魏晉之九品中正最得其遺意而劉毅之言以爲有八損何歟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而光祿四行有實樸敦厚德行高妙學通行修剛毅多略之目又有獨行有道至孝勇猛諸科至唐而滋多故因學紀聞言唐之科目凡八十有六玉海則曰五十有九能備述之歟進士科始隋大業中行之千有餘歲其試之法則或以策或以帖經雜文或以詩賦或以經疑經義其取之數則必或二三十人多或數百人其知舉之人則或以考功或以禮部侍郎至於臨軒親策之制糊名易書之法三塲分試之期鄉試會試之名歷代互殊試詳言其沿革之所自 問禹貢九州爾雅及職方州名不同其說安在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或又曰四十郡孰爲是歟漢以十三刺史分巡天下東漢時各有治所能備舉之歟或言西漢刺史亦有所

治果何據歟晉時凡十九州南北既分置州漸多隋唐之際郡皆爲州其仍以郡名者凡有幾年唐分天下爲十道宋爲十五路後又爲二十四路元爲十一行省明爲十三布政司能詳言之歟唐之節度軍號與宋之節度軍號唐之州郡名與宋之州郡名其異同何如也宋諸州之外又有軍有監其制若何元時有路有州其差等又若何府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州盡爲府而又有直隸州有屬府之州果何以區分之也古今縣名有沿有革明初以州所治之縣盡併入州而古名多湮能言其大略歟哉

朝疆宇之富爲亘古所未有據今所處以驗古昔亦儒者所宜周知也願備聞焉

方太夫人壽序代總督關浙尚書相埔方公涇福建之次年將以秋九月述職京師有

詔以七月己巳爲太夫人壽辰

令先期抵里稱祝於是太夫人年八十有二矣方年八十時公爲巡撫陝西陳情乞歸養

優詔不許有增福增壽之

論陝西及中朝士大夫作爲文章傳於人。之口比公換節抵福建太夫人留止江寧新居視聽益固神明不衰愈以爲

天語所期延齡之兆方自今伊始而公之。所部申嚴號令百政具舉一  
二自作不靖偷視息於濱海間者皆束手內向稽顙歸命公又按部臺  
灣番人峒女溪林密箐人跡不到之所靡不周歷宣播

國恩衆情悅服薄海內外遂以無事

聖心嘉悅獎許備至錫賚便蕃乃如期抵家奉醵上壽自古綵舞之隆綺  
筵之盛未有越茲者也夫天下之數始於一而衍於二古人以八十有  
一爲開九秩自生日之禮既盛而羣集稱慶往。於是歲今嶺嶠之俗  
皆然。一必衍之二而數乃愈長故曰一生二。生三。生萬物此天  
地自然之運也太夫人之壽既已開九秩矣乃以八十有二之年而適  
當公報政之會

聖恩命以祝嘏而公以航海來歸星馳旋里又適當太夫人設悅之辰此  
皆太和之氣自然洋溢禎祥所釀萃於一門不偶然也設公之報政而  
非當太夫人開九之歲以

國恩爲家慶而弗值太夫人設悅之辰亦豈不足詡爲盛事而要未若今

此之尤奇也然則謂延齡之北方自今伊始者不尤信乎公世臣也自  
總角之歲已入侍

禁廷迨射策升

朝駮歷中外

聖天子倚毗之隆眷注之厚至於休戚與共如家人父子而公之所為報  
稱者亦殫厥精忱以繼述恪敏公之志事蓋忠孝兩盡必如是而後可  
以為太夫人壽也抑又聞公早歲失怙屢有迷遭之遇太夫人鎮之以  
靜持之以嚴凡所以保護而教誨公者無弗至安安營兆均愛猶子  
皆非尋常巾幗所及當此

國恩稠疊必更勗公以

國事為家事而公之慎終如始亦必有以仰副乎太夫人之教蓋以為如  
是而後可以為太夫人壽也某等官斯土觀斯盛事謹以一言侑介壽  
之卮系之以詩曰江海之間是生異人惟此異人肇自世勲既稟庭訓  
亦受母教秉憲為臬分陝如邵關粵之間繫古與區物芽其蘖海嶽其  
通

帝倚良臣界之節鉞以動以綏斯荷斯揭變其金革登之衮衽左體右綱

肝起莫寢謚寧既奏

帝曰嘉茲述職維典汝其亟來

帝謂良臣維汝有母念汝馳驅出告已久維時述職道由里門汝首汝定

以晨以昏家人之事時敢上達

帝念良臣軫其瑣屑維汝有母爰及生辰豈無觴酌亦有媯賓念汝馳驅里門是趨觴酌具陳媯賓咸會淹留之期寬以旬日以媯汝母維予汝

悅乃

頒珍賜出自尚方槩二如意製作精良螭以名杯獸亦號瑞瓷維取攜嫌

可衣被方公稽首拜

賜維虔顧臣母子何以承

恩暨二方公維孝與忠承此

茂思爲有位風八十二齡厥數可紀

錫福延齡自今伊始鍾山巖二江水潺二自今伊始永二承

思

廿五日有輿至棲霞買舟還蘇廿八日抵家

八月廿二日同年集雲遠宅餞核奉之任浙江十五日關帝廟水府殿行



香十九日同克寧遊虎邱廿三日楊介坪來廿四日朱楠臺招同劉北園  
介坪方米飲廿七日都憲公專祠陪祭廿八日程印香來執贄卅日蓮亭  
文招同觀劇

題徐羅山前輩尋梅得句圖 衝寒獨往興何佳數點峯巒水一涯我  
亦愛梅成結習披圖神與昔賢偕 茂陵封禪語原誣雪後園林意迥  
殊贏得鑿楹書萬卷好教摘句更成圖

九月一日買舟赴江寧四日至鎮江候湛溪蓮浦俱不值又候春池五日  
至棲霞遊得雲養古佛菴幽居諸勝六日遊千佛嶺諸勝飯後有興至館  
八日呂仲篤太守招同姬傳先生山尊觀劇十日揭曉懷遠林默菴書院  
林門生端木坦履吉李芳如舟俱中式舉人哈甸豐南酌中式副榜章沅  
芝伯中式順天副榜十一日候同年楊虛谷十四日陳白雲來晤卧病半  
月廿二日遭廟來未晤廿四日愚溪招飲亦未赴廿五日院課取周鴻章  
于愈等二十二人爲一等得蔡生甫書

十月二日張秀三執贄十六日課諸生取焦若鈐聘侯等廿五日爲一等  
過龔北海飯又過澧蘭十八日得山西題名小錄知萬閩公王子貞俱中  
式舉人廿日始得家書廿二日庚子野來晤廿五日虛谷寓飲卅日勉兒

陶堦先歸應小試

十一月十三日第五女生十六日課諸生取周子儉等廿四人爲一等廿五日卧病三日

十二月六日弔王觀察之喪

練湖志序

練湖志者吾友鎮江知府黎君之所作也練湖者鎮江之

水利也其開濬蓋在東晉之世歷唐及宋益疏濬而淳蓄之以資傍湖之田之灌溉明時通運運於鎮江又引其水以轉漕久之湖廢而爲田皇朝康熙中巡撫張清恪公復其下湖而上湖遂不可復大氏湖雖有源而不甚遠其四圍雖寥濶而中不甚淺而又資之以轉漕水之洩也易故其湮塞也亦易湖廢則爲田之利近而易見無湖之害遠而難知或狃於近利而弗慮其遠害故自晉至今疏濬者屢而湮塞者亦屢黎君至則詢斯土之利弊僉以爲復湖之利大君乃按行其地相其形勢考諸故牘參諸民情議以克協遂鳩工庀材疏其源而闢其淤治其堤堦而修其牘凡爲役若干日費金錢若干已乃集昔人之著作有關於是湖之興廢利弊者以爲此志以貽後之人俾後所稽考而遵守而授余曰子其序之夫民者國之本也而食者民之天也

國家撫有斯民設之有司以收養之將使之敎焉日焦心勞思講求利  
弊為民開衣食之源乎抑別求其所謂利弊而於民生之休戚況焉  
若秦越人之相視乎既講求所以利民矣將善其經畫以垂諸久遠乎  
抑姑自盡其一身之責乎有君子於此其辨之必審矣黎君之為政可  
謂能見其大矣始君與余同舉於禮部而君為知縣江西未幾遂請然  
有名而余於此更重君之能務其實也夫清恪固君之鄉先生也又其  
前則湯文正公皆吾民所尸而祝之者也君其益勉務乎實求以無媿  
乎鄉之先賢則被其利者豈僅鎮江之民而已哉

戴恭人墓誌銘 當塗知縣周琦以書告鶴曰先世父柳亭先生之祀  
於鄉也吾子嘗表其墓今世母戴恭人沒矣將以某月日祔於世父之  
兆子其再為之銘鶴固不文願與當塗君交厚悉其家之孝友雍睦數  
以文叙次其熾不可於此而辭也恭人姓戴氏曾祖某處士祖某附監  
生父某庶生母張氏禮部尚書文恪公泰開之女恭人幼善事父母為  
文恪公所鍾愛比于歸柳亭先生方以舉人試禮部即舉家事付之家  
甚貧自柳亭先生歷官中外以逮佐大府幕上相隨京邸數年餘半家  
居生養祖舅姑舅姑以逮死葬為兩叔娶婦區勉有無不貽柳亭先生

內顧憂抑亭先生矢昆弟不別籍異財恭人實贊成之初以無子撫叔  
之子玠爲子已側室劉氏生子瓊李氏生子璋恭人均愛之如一其後  
抑亭先生昆弟俱歿獨恭人及叔姒孫太宜人在琦迎養孫太宜人必  
並迎恭人恭人時三往聞琦政聲優則爲色喜璋嘗於京師應鄉試聞  
瓊歿卽星夜歸侍蓋慈愛之誠之動於諸子者如此於外家亦有恩弟  
舉人某歿於旅館爲其匱而養其孤寡孤以矢死又爲之置後恭人  
卒於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于玠監生瓊先卒璋亦  
監生孫墳墓壟壟銘曰 幼承姆教不愆忒也遠事君子儷以德也均  
愛諸子能盡力也家法所垂戒改易也啓先賢之兆而附焉無媿色也  
七日肩輿至容向八日至丹陽買舟夜行十日抵家十一日哭九嬖母于  
三日弔馬詔卷之喪十六日弔蔣惕齋令子之喪十八日送顧倬夫北上  
廿日義莊拜祖像

除夕作 昔誦中州李汾句已嗟三十四年非誰知丹載流光速更歎  
平生心事違餘口尚憐驅短策放懷差幸著初衣從茲歌嘯昇平代祇  
頌春耕黃犢肥

嘉慶十六年正月十日稽亭自訂

桂門初藁題辭

余學殖蕪淺不能治古文顧喜讀當世才士之文尤喜讀吾友稽亭虞部之文蓋余得交稽亭十年矣其立身行己卓然有本末而不苟同於世其作為文也俯仰今古窅窅力持子禮義廉恥之防洞察乎治亂興衰之故舉凡指事類情知人論世以若陳善納誨發潛闡幽皆足以愜人義理之心而有關於學術治道之大其居官則自謂不能盡職居恒鬱鬱屢欲自廢以託於窮愁著書者之所為余與栖霞牟松巖秦興陳虹江亟阻之卒未有以決也夫國家儲才以有用類多不在目前而在異日士君子以身許國

要於有成亦不盡鰓鰓於急功近效以稽亭之志與學又遭際

聖明謂當益從容醞釀備他日敷奏對揚之選斯豈非立言之尤  
要者乎而謂可愬然已乎稽亭愛余厚有所作必相示今又以桂  
門初藁屬綴數言自維固陋不足發作者之蘊輒就所能言者書  
之以誌服膺且并抒其欸欸之愚冀吾友熟思而審處焉兼諭松巖  
虹江二君子以為何如也

嘉慶十年乙丑秋七月既望陽山愚弟鄭士超

戊申秋八月古學妻後學沈辰吉拜讀一過

丙午仲冬下浣完平年愚姪劉榮桂  
拜讀於湖南旅次

乙巳季冬十有二日同里後學雷受聲拜讀

乙巳嘉平七日桂林後學陳應元拜讀一過

辛丑清和七日世再姪王鴻拜讀於歷亭

道光庚子十月七日曲昇世再姪孔憲彝敬讀  
於歷下旅次

癸亥春閏二月同里弟吳宅讀